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长篇小说卷 · 短篇小说卷 · 诗歌卷 · 评论卷 · 舞蹈卷 · 摄影卷 · 曲艺卷 · 杂技卷 · 戏剧卷 · 儿童卷 · 民间艺术卷 · 美术卷 · 杂技卷

曲艺

1945-2005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总主编：怀忠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DA LIAN YOU XIU WEN XU HE YI SHU ZUO PIN XUAN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曲艺

总主编 怀中民
主编 张玉珠

纪念大连解放80周年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曲艺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总编委会

总 顾 问	孙春兰	夏德仁	李永金	林庆民
总 主 编	怀忠民			
副总主编	魏小鹏	贺 旻		
委 员	张玉珠	洪文成	周大新	王家胜
	邓 刚	张国平	季福林	张 超
艺术顾问	邵默夏	余定华	沈西牧	董志正
	李勤明	王永林	阎德荣	郑述诚
	康文金	王世昌	张 毅	张家瑞

编选委员会

主 编 张玉珠
副主编 康文金（特邀） 王家胜 王晓峰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刁成国 马世顺 马志广 王大斌
王忠玲 车培晶 邓 刚 卢 奕
田 耒 刘美华 刘益令 齐春生
曲致正 沙仁昌 宋 民 宋延平
杜 明 李卓毅 李振远 李紫娟
何永娟 迟德顺 张本义 张廷起
张秉加 张 玲 张俊英 阿 拜
邵勋功 郑海英 林 丹 杨友臣
杨 赤 津子围 郝宏春 高志华
素 素 晁德仁 徐 铎 阎太恩
矫红本 满 涛 蔺剑梅 蔡永武
滕毓旭

编选办公室

主 任 王晓峰
成 员 何永娟 王长丽 吕克文 石轶鹏
张远凤 刘晓牧 郭 军

曲艺卷

顾 问 郝宏春
主 编 刁成国
副主编 安邦彤 李卓毅

总序

1945年8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们这座被日、俄帝国主义掠夺、奴役了半个世纪的城市，终于获得了解放，长期饱受凌辱的大连人民，终于呼吸了自由、民主的空气。一轮红日，在这片土地上跃然升起。

时光走过了60年，我们这座城市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过去满目疮痍的废墟，如今已经变成了美丽壮观、繁荣昌盛的北方明珠。伴随城市前进的脚步，我们的文艺事业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60年来，我市的各类文艺创作硕果累累，璀璨夺目，它们记录了时代的风采，闪射着世纪的光华。为了庆祝大连解放60周年，我们编选了这套《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其目的是：回顾历史，展示成果，面向未来。

早在大连刚刚解放不久，一批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如文学界的李一氓、方冰、柳青、白朗、罗烽，戏剧界的阿英、田风，美术界的朱鸣岗，音乐界的刘炽等，先后从革命根据地来到大连，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传播革命文艺的种子，催生革命文艺的发展、壮大。他们带来的延安革命传统和精神，像春风吹拂，像细雨殷殷，滋润着大连的文艺芳草园，迅速出现了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本地的一批有志的文学青年也在革命文学家、艺术家的带动和影响下，投身革命文艺事业，走上了文艺创作之路，形成了我市最早的一支新老结合的创作队伍。这期间，柳青等人在大连创作了长篇小说《种谷记》等，本市的业余作者也创作了一批反奸锄霸、歌颂新生活的文学、戏剧作品，如《穷汉岭》、《一二〇新纪录》等，这批作品敲击着时代的战鼓，紧密配合了当时的民主革命斗争，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人民的新生，城市的新生，文艺的新生，大连市的文艺事业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怀着胜利的喜悦和革命的激情，推动了全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各类专业文艺团体相继成立，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蓬勃开展，锻炼了一大批专业和业余文艺创作的骨干。他们以广阔的视角，关注新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门类的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而出，有的作品如话剧《红旗》、《人往高处走》等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57年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我市歌舞团编演的《花鼓舞》一举夺得金质奖章，不仅成为我市歌舞团传统的保留节目，也成为全国许多歌舞团

学演的节目之一。此后，尽管也受到了“左”和右的干扰，但我市的文艺创作总体上还是积极、健康的，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各个时期都有佳作问世，并卓有影响。著名作家高玉宝的长篇小说《高玉宝》就是在这期间出版的。1958年，大连京剧团编演的现代京剧《菊花石》，运用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在全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先驱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我市歌舞团创作演出的《摇篮曲》、《俺是快乐的饲养员》唱遍大江南北。这期间，我市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相结合，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剧（节）目，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复县（瓦房店市）创作演出的二人传《镶牙记》，单出头《三到刘家》、《放猪姑娘》在辽宁省新戏曲汇演中轰动省城。旅顺口区演出的《出车之前》、金县（金州区）演出的《跨海办学》以及大连京剧团演出的《松骨峰》、《迎风斗浪》，也都轰动一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市的文艺事业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文艺创作在低谷中徘徊。但是，严冬过去是春天。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春天到了，树上绽出了新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激发了我市文艺工作者的无比热情，文艺创作又出现了新的生机。宣传画《迎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且很快便被全国多家报刊、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也被上海、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大幅街头广告临摹。从此，我市的文艺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各个艺术门类，竞相争辉，新作迭出。在全国性的许多文艺评奖和大赛中，我市的作品均榜上有名。电视剧的创作，可谓是佼佼者。从《篱笆、女人和狗》农村三部曲叫响国内外以后，已有23部电视剧荣获全国“飞天奖”，其中获“飞天奖”一等奖的就有《太阳小队》、《相依年年》、《远山远水》、《轻松一点》4部，《相依年年》和《轻松一点》还先后获亚洲电视剧金、银奖；摄影艺术的创作，全国共6次评出60名“金像奖”获得者，我市就有5名同志获此殊荣，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独占鳌头；文学创作自1981年《路障》、《敬礼，妈妈》、《阵痛》等6篇连续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后，《迷人的海》、《爸爸，我一定回来》又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散文集《独语东北》获鲁迅文学奖，儿童文学创作成绩喜人，《神秘的猎人》、《轰然作响的记忆》等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戏剧创作方面，《海蓬花》、《勾魂唢呐》、《西门豹》、《三月桃花水》等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杂技有《水流星》、《顶碗》、《转动地圈》、《大连女孩——车技》等获全国杂技比赛“金狮奖”，《软钢丝》、《水流星》等在国际比赛中获大奖；舞蹈获全国“荷花奖”银奖；书法获全国“兰亭奖”创作奖；民间文艺《荷花龙舞》获全国首届“山花奖”；曲艺《说说心里话》获全国相声大赛

“牡丹奖”一等奖；还有一些作品获“文华奖”及“群星奖”。其他艺术门类也都有在国家和省级以上评奖中获奖的作品。为了推动我市的文艺创作，1987年，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十条规定》，并决定设立全市文艺创作最高奖——“金苹果奖”，有力地推动了我市文艺创作的发展，至目前，已进行8届“金苹果奖”评选活动，共有15人荣获“金苹果奖”，383部（篇）作品获优秀创作奖。在全国和省级“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我市共有12部（篇）作品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36部（篇）作品荣获省级“五个一工程”奖。总之，新时期以来，我市的文艺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预示着一个更加辉煌的鼎盛时期就要来临。

回顾60年来我市文艺创作发展的历程，我们感到欣慰和自豪，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是在我们未来的工作中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一是弘扬主旋律，注重多样化。大连市的文艺创作，从起步伊始，就是在老一辈革命文学家、艺术家的启蒙、影响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那种来自延安的革命传统和精神，在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中间传承和发扬，他们自觉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理论作为导航的灯塔。高唱时代主旋律，与时俱进，形成了大连市文艺创作的鲜明特点。当我们汇编这套丛书的时候，时时感到一股股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我们的文艺作品既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又推动和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创作者们在自我完善的同时，笔下流淌着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真诚与信念。在深化作品思想内涵的同时，也注重了群众多样化的要求。大连市的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的教导，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养育我们的土地。

二是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越是成功的作品，其生活底蕴就越丰厚扎实。笔力来自生活的“底气”。这是创作实践验证的真理。多年来，大连市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积极深入生活，有的长期挂职生活在第一线，有的不定期到生活基地或用其他方式，保持与生活前沿的密切联系，他们在生活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分享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感受人民群众的爱恨情仇。他们用心去感悟生活，用笔传达人民群众的呼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激励着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用优异的作品回报人民。

三是十分活跃的群众文艺创作。这是我市文艺创作显著的特点之一。大连素有“音乐之乡”、“舞蹈之乡”的美誉，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异常活跃。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群众性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普遍开展。事实证明，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

创造力和聪明才智，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辽南渔乡的风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群众性文艺创作是我们文艺创作的生力军，也是我们文艺创作产生精品的广泛基础，而多种文艺精品的产生，又进一步推动和提高了群众性的文艺创作。

四是在改革中发展，在开放中前进。这是我市文艺创作发展总的趋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文艺创作的生产力，使我们摆脱了思想上的许多陈腐观念和局限。大连的优越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我们加快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时期以来，我市举办的许多大型涉外文化活动，如国际服装节、赏槐会、烟花爆竹节等，不仅面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风韵，也让我们更多地接触了外来的文化艺术。这些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活动，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活跃了我们的思维。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创造性地建造我们新的民族文化大厦，是我们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

以上是仅就文艺创作而不是总体文艺工作而言的。由于我们这次编选的着眼点主要是各艺术门类的一度创作，因而对于表演、导演、舞美设计等二度创作就无法在这里体现，这也是一种遗憾，但是二度创作在我们整个文艺创作中也是功不可没的。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大连市文艺创作的明天会更好。

我们编选的这套系列丛书，是按各艺术门类分编的，计 17 卷。其中文学、戏剧、曲艺、歌曲、电视电影、民间文艺等 12 卷以文字形式成卷出版；美术、书法、摄影、舞蹈、杂技等 5 卷以光盘形式合集出版。

为这套丛书的编选和出版，文联的同志们历时两年，精心策划，认真组织，从大量散存的作品资料中收集整理和选编出几百万字的宝贵文献，为大连留下一套十分有价值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文学艺术优秀作品丛书。所有参与其事的同志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许多文艺界的离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也多次热情地予以关怀和帮助，文化艺术出版社和大连理工大学印刷厂也多方为我们提供方便，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总编委会

2005 年 3 月

目 录

总序.....	V
相声.....	1
军民一家人.....	1
列车新风.....	7
两个心眼.....	14
打扑克.....	22
从头学起.....	37
《花为媒》续话.....	45
绰号与文明.....	52
并非艺术.....	60
我媳妇.....	69
大连人.....	77
二进城.....	87
无发生非.....	94
一场虚惊.....	100
还 礼.....	107
无价的情.....	114
梦飞东洋.....	120
夫妻之间.....	129
缘 分.....	134

迎接视察.....	142
真富假富.....	148
姐俩学雷锋.....	153
希 望.....	158
说说心里话.....	164
大家庭.....	169
评书 故事.....	173
贺龙过江.....	173
飞来的证词.....	176
抢 坟.....	180
换 罐.....	188
考厂长.....	191
时间到了.....	195
提黑皮包的人.....	199
扁担沟奇事.....	204
二缺一的宴席.....	208
紧急救护.....	212
婚礼风波.....	215
二人转.....	218
果园风波（拉场戏）.....	218
镶牙记（二人转）.....	232
放猪姑娘（单出头）.....	240

三到刘家(单出头)	246
银针新歌(二人转)	251
蓝图赞(二人转)	257
亲家俩(二人转)	262
夫妻进城(二人转)	270
画真价实(单弦)	279
樱桃园(二人转)	284
快板 快书.....	289
孙大娘护税(山东快书)	289
大公无私(山东快书)	297
智取炮楼(快板书)	303
砸盐税局(山东快书)	312
转变(对口快板)	323
要相片(山东快书)	333
火树金花照丹心(山东快书)	340
买饭碗儿(快板书)	346
老一套(山东快书)	351
山乡新歌(快板书)	357
两包酸杏干(山东快书)	361
歌声伴着笑声飞(群口快板)	365
扒炕(对口快板)	372

鼓 曲.....	379
吕传良（西河大鼓）.....	379
仨女婿拜寿（山东琴书）.....	386
买橘子（京东大鼓）.....	390
鱼塘风波（东北大鼓）.....	393
家常菜（京东大鼓）.....	397
后 记.....	399

相声

军民一家人

范仲波 孟繁山

甲 唱 “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

乙 哎，你怎么唱上了？

甲 唱 “哎嗨，咱们是一家人。”

乙 好！

甲 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乙 我说这歌儿写得好。

甲 是我写的。

乙 不是人家集体创作的吗？

甲 对呀。

乙 那怎么说是你写的呢？

甲 是集体创作的，因为我爱唱，把它抄写在笔记本上，还不是我写的吗！

乙 嘻，我当真是他写的哪。

甲 这首歌写出了人民军队和老百姓的鱼水深情。

乙 军民一家人嘛。

甲 我们家都喜欢这首歌。

乙 为什么？

甲 我妈常说：“一唱这歌，我就想啊，想啊……”

乙 想什么？

甲 “想起了1948年。”

乙 1948年？！想得可不近。

甲 “1948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咱们才翻了身，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可别忘了毛主席啊！”

乙 你娘说得对，东北解放战争是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甲 可是反革命两面派林彪诬蔑东北人民，胡说什么“辽西地区群众基础薄弱”，不欢迎解放军。

乙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甲 我妈常说：“不欢迎解放军的有，就是那些汉奸恶霸、地主老财。”

乙 阶级敌人是不欢迎。

甲 就拿我们老家来说吧。

乙 你们老家？

甲 辽西黑山。

乙 噢，就是打黑山阻击战那地方！

甲 对。当时叫国民党反动军队糟蹋苦了，大伙儿恨得都管他们叫刮民党、遭殃军。

乙 恨透他们了。

甲 都盼着解放军早点来，盼哪、盼哪，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解放军开进了我们村儿。

乙 家乡解放了。

甲 全村像过年一样，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兴高采烈，载歌载舞地欢迎解放军。

乙 怎么唱的？

甲（唱）“东北风，刮呀，刮呀，刮晴天，晴了天，庄稼人翻身，翻身过新年，哎嗨，哎嗨哟。”

乙 好。唱出了喜悦心情。

甲 当时我妈一天到晚不闲着。

乙 都干什么？

甲 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砍柴挑水，烧火做饭，天天推碾子磨面。

乙 干嘛天天磨面？

甲 我们家人多呀！

乙 都谁呀？

甲 我爸，我妈，我大哥二哥三哥四哥……

乙 你有多少哥？

甲 十三个。

乙 十三个？！你怎么那么多哥？

甲 我们家住着一个班的解放军。

乙 嘿！解放军也算你们家的人了！

甲 没听人唱吗：唱 “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

乙 对，军民一家亲。

甲 当时我妈是妇女会长，我爸是担架队长，我大哥是民兵连长，我是团长……

乙 四八年你当团长？

甲 啊！我们团……

乙 四八年你多大？

甲 十三。

乙 十三当团长？

甲 儿童团团长。

乙 嗨，我还当是解放军团长哩。

甲 当时我们团担负着很艰巨的任务。

乙 什么任务？

甲 野站。

乙 参加野战军……

甲 野战军干什么？野站！

乙 噢，跟野炮……

甲 野炮干嘛？野站！

乙 野战？

甲 连野站都不懂？就是我们儿童团……野站！

乙 到底是怎么野战？

甲 在野外站岗、放哨，给解放军传送情报。

乙 这任务很光荣。

甲 这是我妈给我们的任务。我妈说：“你们长点精神，站好岗，放好哨。”我说：“妈，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野站任务。”

乙 别提这野站了。

甲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切为了前线。”

乙 积极支前。

甲 我妈说得好：“为了打反动派，解放受苦人，咱们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

乙 全力以赴。

甲 你说需要什么吧？

乙 需要人员？

甲 积极报名参军参战。

乙 需要粮食？

甲 发动群众把粮食送到前线。

乙 需要军鞋？

甲 组织妇女连夜干。

乙 需要舌头？

甲 好办，你要猪舌头、牛舌头？

乙 不是吃的舌头，我们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抓个舌头了解情况。

甲 抓俘虏？

乙 哎。

甲 抓过，有一回我妈带着民兵，配合解放军抓了个大舌头。

乙 大舌头？

甲 职位比较大的舌头。

乙 你倒说清楚了。

甲 我妈不但抓舌头，还发动群众做军鞋。大伙都说我妈军鞋做得好。

乙 怎么说的？

甲 “您老军鞋做得好，
看出您的手儿巧，
鞋帮结实鞋底厚，
穿上它登山越岭不硌脚。
红旗插遍全中国，
誓把蒋军彻底干净消灭掉。”

乙 好。

甲 我妈接上茬了。

乙 大娘怎么说的？

甲 “这鞋底好比是国民党，我拿锥子使劲攘。看你再欺负老百姓，看你再来烧杀抢，我要抓住蒋介石呀……”

乙 怎么样？

甲 “掐死这个贼老蒋。”

乙 大娘恨透了中央军。

甲 没过几天我妈就带领妇女做了一大批军鞋。

乙 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甲 就在辽沈战役快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村掀起一个参军参战的高潮。

乙 好。

甲 我妈把我大哥送到部队。

乙 送子参军。

甲 我妈说：“首长，为了打蒋匪，解放受苦人，我把孩子交给您，您就把他收下吧。”

乙 首长怎么说的？

甲 “谢谢您，老妈妈！有这样强大的后盾，我们军队就无往不胜。我们决不辜负您老家人的期望，不但要解放全东北，而且要打进关去，解放全中国。”

乙 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好，太好了。

甲 好，太好了，好极了。

乙 怎么啦？

甲 我高兴啊，我一想，大哥当兵了，我怎么办？也得当兵。

乙 不行，你不够条件。

甲 我不够条件？

乙 啊。

甲 首长还没说我不够条件哪。

乙 首长怎么说的？

甲 他说我条件不够！

乙 这不一样嘛。

甲 首长直问我：“你为什么要当兵啊？”“我妈说了，要解放天下受苦人。”

乙 回答得不错呀。

甲 “你多大了？”“我十五。”

乙 你等会儿，你不是十三吗？

甲 我虚岁十三，满岁十五。

乙 这也不对呀，虚岁十三，满岁应当十一呀。

甲 你往下满哪。

乙 啊。

甲 我往上满了。

乙 有往上满的吗？！

甲 我怕说小了人家不要我呀！

乙 挺有心眼儿。

- 甲 首长对我说：“小家伙，当兵是好事，可是你还小……”“我不小啦，你看我比去年高多了。”
- 乙 有越长越矮的吗？
- 甲 我怎么说首长也不同意，最后还是我妈说句话，首长才点头了。
- 乙 她怎么说的？
- 甲 “算了吧。”
- 乙 算了？
- 甲 我妈也说我岁数太小，等长大了一定送我去当兵。
- 乙 大娘做得对呀。
- 甲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妈送我大哥当兵的情景。
- 乙 说明大娘相信解放军，阶级觉悟高。
- 甲 可是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却诬蔑东北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盲目的正统观念”，“不愿意打仗”，“群众基础薄弱”，不欢迎解放军。
- 乙 真是瞪着两眼说瞎话。
- 甲 我们东北人民和其它地区一样欢迎解放军，热爱解放军。
- 乙 军民一家人嘛。
- 甲 我妈说：“解放军来了，咱们欢迎，解放军要进关，解放全中国，咱们要欢送。”
- 乙 对。
- 甲 欢送解放军进关那天，我们村热闹极了。全村人都出来了，连唱带跳哇。
- 乙 怎么唱的？
- 甲 唱 “八路军独立营，谁参加谁光荣！”
- 乙 好。
- 甲 大伙唱，我也唱，唱着唱着，把我心里话都唱出来了。
- 乙 怎么唱的？
- 甲 唱 “八路军独立营，谁参加谁光荣，我想当兵没当成，说我个小还不行，我长大当兵不行，我长大当兵行不行，行不行？我行不行？”
- 乙 问我呀？！

1974年获辽宁省曲艺汇演优秀作品奖

列车新风

孟繁山 范仲波

- 甲 旅客们，本次列车是二十一点整由大连开往哈尔滨方向去的1 2 3次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开车了。
- 乙 这是发车预报。
- 甲 行啊，你也懂发车预报？
- 乙 这有什么！
- 甲 这么说你是老坐车的啦？
- 乙 没少坐车。
- 甲 你是老出差的啦？
- 乙 常出门。
- 甲 你是老旅客了？
- 乙 什么老旅客……
- 甲 你是老旅行家了？
- 乙 不……
- 甲 你是“老由子”了？
- 乙 老油子？！
- 甲 我是说你老由大连坐车到周水子、汤岗子、沟帮子，这不就是“老由子”！
- 乙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 甲 对不起，我是想把话说得精练点。
- 乙 你呀，好好练练吧。
- 甲 我这不天天练哪！为响应党中央抓纲治国，铁路大治快上，全面提高服务质量，苦练基本功。
- 乙 你的基本功怎么样？
- 甲 这最好看我的表演。
- 乙 表演？
- 甲 比如这是车厢，我是列车员，你是旅客，我来接待你。
- 乙 行，咱们表演表演。

甲 开始啦。“同志，您请坐。”

乙 哎！坐状 好好。

甲 我可是个新兵，错了请您批评指正。

乙 谈不上指正……

甲 请您不要客气！

乙 放心吧……

甲 请您光临指导！

乙 ……

甲 请您严格要求！请您……

乙 请你简单点，我这快坚持不住了！

甲 “旅客们：本次列车是经过瓦房店、大石桥、鞍山、沈阳、四平、长春、哈尔滨直到三棵树去的，如果你在旅行中遇到什么困难，请随时提出来，我尽力帮助解决。”

乙 我有困难。

甲 你说吧。

乙 我这受不了啦。就这么坐着，到沈阳我就趴下了，干脆我站着吧。

甲 也行。“旅客们，你有什么要求或需要我解答的问题，可以提出来，你提提吧。”

乙 我？提什么？

甲 什么都可以，随便提！

乙 有海蛎子吗？

甲 对不起，火车上不卖海蛎子。你提点旅行当中的问题。

乙 好。到营口在哪换车？

甲 一点零五分到大石桥换乘4 2 2次列车。

乙 不，我想到通化。

甲 这得看你的工作需要啦，在沈阳、四平都可以。

乙 要在沈阳哪？

甲 换乘3 7 3次列车，开车时间八点四十四分。在四平换乘坐3 4 1次列车，开车时间二十二点五十分。

乙 你的基本功不错呀。

甲 过去我可不行。

乙 怎么？

- 甲 “四人帮”破坏干扰铁路交通，他不让你练基本功，说那是“白专道路、业务第一”。结果我什么都不懂，一问三不知，常闹笑话。
- 乙 出什么笑话啦？
- 甲 有个旅客问我，陶赖昭在哪？
- 乙 你倒回答呀！
- 甲 陶赖昭？陶赖昭是男的是女的？
- 乙 嘻！陶赖昭是车站。
- 甲 啊……对，大概有这么个车站。
- 乙 这车站在哪？
- 甲 在……对啦，离火车道不远。
- 乙 多新鲜。
- 甲 列车长说：“同志，过了德惠、中德、达家沟、老虎岭、丁家园、姚家、新镇，下一站。就是陶赖昭。”
- 乙 嘿，看人家多熟练。
- 甲 列车长说的好，我们铁路要当好先行官，做好旅客服务工作就要为革命钻研业务。
- 乙 为革命练好基本功。
- 甲 就拿送水来说吧。
- 乙 送水有什么？！“谁喝水？没有？完啦。”
- 甲 别说，你这服务工作还真……
- 乙 满意。
- 甲 可气。你瞧他连点笑模样都没有。
- 乙 对，笑着点，“你喝……”
- 甲 你要咬我？！
- 乙 这笑也不对？
- 甲 对旅客要态度和蔼，语言亲切，行动上关怀，一杯水都能送到旅客的心坎上。
- 乙 这么热情。
- 甲 “旅客们，现在我给大家送水。同志，请您喝水。”你听语言多亲切。
- 乙 是亲切，我不渴。
- 甲 喝一杯吧，旅行当中，难免上火干燥，喝一杯水对您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 乙 是啊，那我得多喝点，等会我换个大碗。
- 甲 提壶要两腿叉开，倚住靠背，既安全又稳当，两边旅客都照顾到了。

乙 好，您给我来一碗。

甲 我提壶您拿碗多危险哪，把您烫着。甭说烫着，洒您一身，衣服湿了裤子也透了，这不是送水，洗衣裳来了。

乙 应该怎么办？

甲 右手把壶，左手接杯。

乙 对， 做动作 左手接杯。

甲 干吗，您抓切糕来了？！抓完杯别人怎么喝呀，多不卫生。

乙 应当怎么样？

甲 左手接杯，二拇指扣住杯底，水壶借右腿劲儿，倒水，涮杯，倒茶根。望乙动作往哪倒？

乙 地下。

甲 一百多位旅客涮杯水全倒地下，回头你瞧，车厢成了澡堂子啦。（对乙）倒水桶里。

乙 对，倒水桶里。

甲 “大娘，请您喝水。怎么晕车了？吃片晕海宁，一会就好了。您先喝水，我给您拿药去。”

乙 嘿，你的服务工作不错呀。

甲 你可别这么表扬我，越表扬我，我脸上越冒火。

乙 怎么啦？

甲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那个死党专让咱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我是个列车员，可不好好为旅客服务。

乙 你干吗哪？

甲 我也没闲着。挑个刺儿，训个人儿，抬个杠、拌个嘴儿，瞪眼扒皮龇牙又咧嘴。

乙 这什么模样？

甲 “谁喝水自己倒，水可不多了，差不离儿少喝点，喝多了上厕所。”

乙 这什么态度。你不是给送水吗？

甲 自个倒，自个倒，自我革命嘛，谁侍候谁呀，不能培养你资产阶级剥削思想。

乙 行，咱自个倒。

甲 （大声地）站住！谁叫你倒两碗。

乙 喝水你也限制，定量吗？

甲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啊。

乙 这挨得上吗？

甲 留一碗。

乙 干什么？

甲 我喝！

乙 噢——我给你送水呀？

甲 你怎么回事儿，瞧这水不花钱？！一会儿喝了六碗。什么？你还要上厕所？门锁着哪。哎呀，我钥匙没了。这一下那位旅客可急了：“你快点吧，我受不了啦！”

乙 这旅客能满意吗？！

甲 是不满意。如今上车如到家，车厢整洁，旅客满意，东西摆的一条线那么齐，长横短竖重下轻上。

乙 车厢整容搞的真好。

甲 这也离不开态度和蔼，语言亲切，行动上关怀，旅客才能配合你搞好车厢整容。

乙 是嘛！

甲 “同志，这是您的箱子吗？”瞧这手势，文明礼貌。“同志，箱子放这儿，旅客通过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我给您放在行李架上好不好？”

乙 好，我自己来吧。

甲 您休息吧，我来吧。

乙 谢谢你，这真是铁路大治以后，一片新面貌。

甲 过去行吗？整不好就也许打起来。

乙 不能吧？一个发态度，一个不上火不就完了嘛。这事遇上我三大爷保证不上火。

甲 不上火？我能把他气火了。

乙 咱试试！操地方方言 “同志，这是到哈尔滨的车吗？”

甲 自个儿看！

乙 这什么态度？“老刘，过来吧……”

甲 这谁的箱子？

乙 我的……

甲 这是你的箱子？手指乙

乙 慢点，捅眼珠子了！

甲 箱子放这儿不行！用脚踢

乙 慢点。

甲 这是什么东西？

乙 玻璃鱼，一箱三十六个，一百三十多，这玩艺好拿脚踢吗？

甲 我这是踢吗？我这不拿脚推嘛！

乙 推个稀碎……

甲 箱子放这儿不行。

乙 不行说话，你这是什么态度。

甲 这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

乙 干什么？打人吗？

甲 你不是不上火吗？

乙 全碎了，能不上火吗？

甲 打倒“四人帮”，铁路大变样，通过“三大讲”，使我很受启发，改变了服务态度。“大嫂，我给您抱孩子，大娘您慢点走，我搀着您。同志往里一点，让这位大爷坐这儿。车厢外边的往里走！”我抬头一看哪……

乙 怎么？

甲 我又看见你三大爷了。

乙 仍操地方方言 老刘，坐这红旗车厢，错不了。

甲 来了，老大爷，您往里……咱们好像见过吧？

乙 对，这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那位小伙子吗？

甲 大爷，过去我错了，请您谅解！

乙 我的天老妈呀，怎么又坐他的车了。坏了，车开了，下不去了。

甲 大爷我帮您拿这箱子。

乙 我这是给人捎的鸭蛋，你要再给踢个稀碎可糟了。

甲 我给您放在座席下面，既安全又保险，好不好？

乙 那敢情好！

甲 把筐给我吧。

乙 不放心 谢谢你的好意，我自己来吧。

甲 大爷，请您喝水。

乙 给我倒水？这是真的吗？

甲 是真的，喝多少，倒多少。

乙 不定量吗？

甲 您随便喝。

乙 不敢不敢，喝多了上厕所没人开门。

甲 还记着哪!

1977年获辽宁省曲艺汇演优秀作品奖

两个心眼

姜同彬 朱 强

- 乙 我爱看戏。
- 甲 我也爱看。
- 乙 《秦香莲》这出戏看过吗？
- 甲 看过。
- 乙 《花木兰》？
- 甲 看过。
- 乙 《女驸马》？
- 甲 看过。
- 乙 那什么呢？
- 甲 看过。
- 乙 看过什么？
- 甲 你说的什么？
- 乙 《墙头记》。
- 甲 看……没看过。
- 乙 怎没看呀？
- 甲 我爱人不让我去。
- 乙 看戏你爱人还不让呀？
- 甲 我爱人说《墙头记》不怎的。
- 乙 这出戏好啊。虽然是出传统剧目，可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不赡养老人的人就更有教育意义啦。
- 甲 噢？
- 乙 就拿戏中的两个“乖”来说吧。
- 甲 怎么样？
- 乙 从小老人把他们当成宝，可结婚后，他们把老人当成草，任意折磨，无理取闹，后来，大乖把老人背到二乖家的墙头上。
- 甲 不管啦！

- 乙 任凭老人喊叫。后来，到底把老人给折腾死啦！大乖二乖他们也被倒塌的墙头给压住了。
- 甲 好！
- 乙 凡是看过这出戏的人都说好，纷纷反映说：“赡养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赡养老人是社会的风尚；赡养老人是后代的义务；不赡养老人不得人心！”
- 甲 说的好！
- 乙 您太应当和爱人一块去看看。
- 甲 我呀，多余啦！
- 乙 怎么个多余啦？
- 甲 我爱人说：“纯是诌书编戏。要想折腾老人，根本不用背到墙头上去，那也太不讲策略啦。”
- 乙 讲什么策略？
- 甲 “你看，我在家不也一样折腾你妈吗？！”
- 乙 就这么个讲策略呀。
- 甲 就拿上星期天，我们家演的那出“面条记”来说吧……
- 乙 哎，你们家演过“面条记”？
- 甲 演过。
- 乙 你能不能把你们家演的那“面条记”说给我们大家听听。
- 甲 上个星期天……
- 乙 你看什么？
- 甲 看看我爱人来没来。
- 乙 这位怕老婆。
- 甲 你说谁怕老婆？不是我怕老婆，是我老婆不怕我！
- 乙 一个样。
- 甲 上个星期天，我妈来啦。
- 乙 老太太来了。
- 甲 我妈活了七十多岁，就一个爱好。
- 乙 好什么？
- 甲 好吃面条。
- 乙 噢。

- 甲 到了做中午饭的时候，我就对爱人说：“咱妈胃口不好，爱吃面条，下点挂面哪？”
- 乙 主动和爱人商量。
- 甲 “下呗！和我说什么？！”我说：“你看下三扎还是下两扎？”
- 乙 是啊，下多少？
- 甲 “什么三扎两扎的！咱家不是就存十扎挂面吗？！你就是都下了我还能说什么吗？”
- 乙 这……
- 甲 “当儿的没有点孝心哪行。你不用再问问你妈，光下挂面能行吗？！啊？！不想再吃点什么猴头、熊掌、燕窝、鱼翅、龙胆、凤肝吗？！”
- 乙 别说啦！
- 甲 一看表，十二点了，可挂面还没下。
- 乙 真是的。
- 甲 我是心里火直冒，脸上强装笑，这头做我爱人工作，那头怕我妈听着。
- 乙 两头难！
- 甲 在这节骨眼上，我妈从炕上下来了。
- 乙 得，老太太坐不住啦。
- 甲 我赶忙说：“妈，您老别着急，面条这就好啦。”我顺手抓过一扎挂面，“刷”扔锅里啦，哎呀！不好！我赶紧又捞了上来。
- 乙 捞那么早干什么？
- 甲 我把粉条下锅里啦！
- 乙 咳！
- 甲 我妈说：“孩子，别忙活了，妈不饿。”说完我妈就走了。
- 乙 你妈走啦？！
- 甲 我爱人也走啦。
- 乙 你爱人走什么？
- 甲 送我妈。
- 乙 还送？
- 甲 “妈，今天都怨这个倒霉的炉子火不旺，妈，下回你再来呀。”
- 乙 别来啦。
- 甲 来啦！

乙 来啦？

甲 我妈刚走，我岳母来啦。

乙 噢，老丈母娘来了。

甲 我爱人可是张罗开喽，她是跑前跑后的，买鱼买肉，煎炒烹炸，应有尽有，眉开眼笑，脸上净“抽儿”：“妈，你快坐下，先喝碗糖水，大热的天，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乙 啊，外国妈呀！

甲 可是我妈来看她，

乙 就说不过去。

甲 不过，也不全是这样。就拿前几天送虾的事来说吧。

乙 送什么虾？

甲 那天我刚下班，我爱人就对我说：“把这盆虾给他奶奶送去。”我低头一看，嘿，一盆新鲜的毛虾。

乙 行啊。

甲 你说我爱人主动不主动？

乙 主动。

甲 够不够意思？

乙 够意思。

甲 比你怎么样？

乙 比我，比我干什么！

甲 我看着这满满的一盆毛虾，使劲咬了一下手指头。

乙 这么大人咬手指头干什么？

甲 看看是不是做梦。

乙 不是做梦，快送吧！

甲 我端着这盆虾，出了门就唱上了。

乙 心里高兴啊！

甲 唱 “毛虾虽小情意长，
送给我妈尝一尝，
一只毛虾一颗心，
我妈见了定欢畅。”

乙 好。

甲 哎——

乙 你嚷什么？

甲 我爱人在后面喊上啦：“你把我给她奶奶买的虾送去呀，啊！”

乙 你爱人和过去是不一样。

甲 “你把我给她奶奶买的那个虾送去呀，听没听着啊？！”

乙 听着啦。

甲 “听着了吗？！啊？！”

乙 哎，你爱人四下瞅什么？

甲 看看邻居们都出没出来。直到邻居们都出来了，她也回屋里了。

乙 全是喊给邻居们听的。

甲 我妈听说是儿媳妇叫送来的，掉了眼泪啦。

乙 感动的。

甲 我说：“妈，以前的事就算过去了，你看，现在不就挺好啦。”

乙 就是嘛。

甲 我妈很高兴，“孩子，甭走啦，妈给你擀虾汤面吃。”

乙 这喜面是得吃。

甲 不行啊，我爱人没告诉我在这吃饭哪。

乙 这位真听话呀！

甲 我妈很理解我的心情，赶忙找了个盆。

乙 盛虾。

甲 我妈一边拣着虾，一边就叨念上了：“栓柱子，这虾可够整装呀。”

乙 要不能送嘛。

甲 “这虾可够嫩的啦。”

乙 要不能送嘛。

甲 “这虾可……栓柱子，你脚没踩什么吧？”

乙 怎么啦？没呀。

甲 “你没踩小孩屎呀？”

乙 没呀。

甲 “没？噢 孩子，你们看妈的牙口不好，还送虾酱来啦。”

乙 你们还给你妈送虾酱来了。

甲 没呀。我上前一瞧，啊？

乙 怎么啦？

甲 这盆底里的虾，不就是前些日子我小舅子买的虾，隔了潮全臭啦，我叫我爱人倒给鸭子吃，怎么弄这来了？

乙 咳，夹馅啦。

甲 我这个气呀。

乙 那还能不生气。

甲 回家得说说她。

乙 对 得好好说说。

甲 一进家门我就说：你也……太不像话啦。

乙 就这么说哇

甲 还没说完，我爱人就冲我来啦。

乙 还冲你来啦？

甲 “你说什么？我就知道你妈又给你出道眼啦，大家说说，俺这个家还有个过吗？这真是磨道里找驴蹄印——没事找事呀！这真是要饭的还嫌饼子凉啊！好好好，往后叫你妈连臭狗屎也捞不着。”

乙 应当赡养老人。

甲 “少来那一套，新社会新国家，个人挣钱个人花。”

乙 这什么话。

甲 “你说什么话？一辈留一辈，一辈不管两辈的事儿。”

乙 不讲理呀。

甲 “才知道我不讲理呀，晚啦！谁叫你当初瞎了眼。今天咱俩当面把话说清楚，你说，你是要我还是要你妈？！说呀！”

乙 要……

甲 “啊，要我呀，那好，和你妈断绝关系。”

乙 那不行。

甲 “啊，要你妈呀，咱俩离婚！”

乙 离婚？

甲 “你们大家伙说说，就凭我这个腰条，这个长相，找什么样的吧。看看你那个虾皮蟹子盖样！”

乙 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甲 别说啦，凑付着过吧。

乙 这家庭。

甲 哭

乙 你哭什么？

甲 我妈身体本来就有病，再加上我爱人的折腾，就……

乙 病重啦？

甲 咳，死啦！

乙 这回儿你爱人该乐啦。

甲 哭啦。

乙 还哭啦？

甲 哭的那个伤心呀，哭的那个揪心呀，哭的那个 人哪，哭的那个乐人哪，哭的……

乙 你等等，怎么哭还乐人？！

甲 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爱人，她抱着孩子就往我妈家跑，还没进门，在院子里就把嘴张开啦！

乙 哭啦？

甲 学京剧喊嗓

乙 这是干什么？

甲 先喊喊嗓。

乙 嘿！

甲 学发音 1 3 5 1 妈、妈、妈、妈。

乙 这又是干什么？甲 找找调。

乙 还得找找调？

甲 哎！要保证哭的质量。

乙 噢。

甲 要保证哭的效果。

乙 效果？

甲 是啊。

乙 哎，你能不能给我们学学你爱人那哭？

甲 学不好。

乙 甭客气，来来。请大家把手绢准备好，抱小孩的注意，别吓着孩子。

甲 我这就哭啦。

乙 行。

- 甲 哭 “妈呀，我的亲妈，高尚的妈，丰富多彩的妈呀！我给你带来的饼干，桃酥，你怎么躺在那个地方不歹呀！”
- 乙 吃得了吗？！
- 甲 哭 “我的天老妈妈呀，当媳妇的不是不孝顺啊，上回那几扎挂面我起根儿留到现在哪！”
- 乙 说的好听。
- 甲 我爱人正哭，我那七岁的孩子扯着我爱人的衣襟就嚷开啦：“妈，你不是天天教我骂俺奶奶吗？说俺奶奶死了好吗？你怎么还哭呀？！”
- 乙 就是呀。
- 甲 “你瞎说些什么，你看你个熊样，不叫你来你偏来，来了就讨厌！妈不哭能行吗？妈不哭，别人能说你妈我孝顺吗？你奶奶置的那四间房子我能弄到手吗？！哭房子哇！”
- 乙 什么？
- 甲 “不是。妈呀……”我爱人一看孩子还是没走。
- 乙 还不走。
- 甲 “你看你个熊样，去！那边有耍猴的，快去！”“俺不去。”“不去在这干什么？”“俺跟你学。”
- 乙 学什么？
- 甲 “妈，等你以后死啦，俺也好哭房子呀。”
- 乙 咳！

1978年大连市第一届职工文艺汇演一等奖

打扑克

刘荣忠 赵连枝

- 甲 你上过供么？
- 乙 我念过经。
- 甲 噢，你是和尚。
- 乙 唉！你才是个和尚！你怎么说话？
- 甲 你不是念过经么？
- 乙 你不是上过供么？
- 甲 我是说打“娘娘”上供。
- 乙 打扑克呀，那叫进供。
- 甲 对，会打么？
- 乙 打过。
- 甲 水平怎么样？
- 乙 跟大伙一块玩，水平一般。
- 甲 你这就不如我啦！
- 乙 你的水平不一般？
- 甲 唉，我是二班。
- 乙 二班哪？
- 甲 比一班高一块。
- 乙 那你都会什么打法？
- 甲 光打“娘娘”我就会好多种玩法。
- 乙 都会什么法？
- 甲 我会单打、对打、混打。
- 乙 噢，打乒乓球哇，单打、对打、混打。
- 甲 不懂了，要说你们一班就是业余水平，只有我二班才是专业水平。
- 乙 打扑克还有专业啊，那什么叫单打？
- 甲 个人打个人的。
- 乙 对打？
- 甲 打对门呀！

乙 混打？
甲 要朋友。我最拿手的是瞎打。
乙 瞎打呀。
甲 我瞎打水平高哇。
乙 还高？
甲 我瞎打，不但对门埋怨我，连斜对门都恨我。
乙 斜对门？
甲 就是下家呀。
乙 你这水平，知道底的没和你玩的。
甲 胡说，只要我在场，大伙非拖我打不可。
乙 可能人手不够。
甲 够了，四人一局，加我就五个了。
乙 可能那四人中有一人水平不如你。
甲 他们都是般水平，就我是二班。
乙 别提二班了。那可能是要朋友，多一人没关系。
甲 打对门啊！
乙 大伙为啥非拖你打？
甲 因为扑克是我买的。
乙 你专门买扑克呀？！
甲 不用天天买。
乙 对呀，买一付能玩挺长时间。
甲 我一买就好几付。
乙 可不少买。
甲 跟他们打五个人的，真有意思……
乙 有打四人，打六人，没打五人的。
甲 这就叫“四打一”。
乙 嘻，四人打你这一个人！
甲 四人打我自己，我不叫他们给揍死啦！
乙 打仗呵，四打一不就是四人打一人吗？
甲 四打一是四人打这一付扑克。
乙 那多余你干什么？

甲 我专门洗牌呀！
乙 洗牌呀？！
甲 分工不同么。
乙 还分工哪，这说明你水平不怎么样啊。
甲 其实我不会打扑克，可我喜欢看。
乙 看别人打，有啥意思。
甲 通过观察我发现打扑克有一定好处。
乙 有什么好处？
甲 打扑克，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
乙 对，打扑克得动脑子。
甲 打扑克，得有协作精神。
乙 得配合好。
甲 打扑克，能看出脑子快慢呀。
乙 脑子快，打得主动、灵活。
甲 打扑克可以舒筋活血。
乙 对，它能……舒筋活血？
甲 啊，抓牌，理牌，出牌，洗牌，这关节不活动么，一活动，不舒筋活血吗？
乙 真有说的。
甲 特别有的人，一出牌是咬牙，瞪眼，捎跺脚，浑身使劲。
乙 怎么使这股劲？
甲 注意啊，一个“3”。
乙 一个“3”就使这么大劲哪？！
甲 一个“K”。
乙 我出一个“尖”。
甲 我搁“2”，你下大王，你敢下大王？！
乙 我下大王怎么？
甲 你下大王，我砸死你！
乙 我下大王你使什么砸呀？
甲 全凭这股唬劲。
乙 好么，你对打扑克研究到家啦。
甲 通过大伙的实践我发现打扑克对时间是最大的浪费。

- 乙 打扑克那玩艺就是消磨时间。
- 甲 为什么要消磨？
- 乙 时间富裕了就得消磨它。
- 甲 这么说你是活够了！
- 乙 你才活够了，怎么说话哪？
- 甲 现在全国人民在新的长征路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分夺秒抢时间，而你却消磨它，这不是活够了么？
- 乙 扑克打多了不利于工作。
- 甲 有的人中午一边吃饭一边打扑克。
- 乙 时间抓的真紧。
- 甲 唉，给我捎碗水，哥们给我卷袋烟……
- 乙 紧忙活，中午不休息下午没法干活呀！
- 甲 一打扑克就顾不了啦，尤其上班铃已响过。
- 乙 得快上班。
- 甲 “别走哇，再过一把瘾，抓紧时间！”
- 乙 没抓在正经地方。“都上班了！”
- 甲 没关系，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 乙 上班想起休息了，“八小时工作不能随便占用。”
- 甲 “我们业余时间有时还干我们本职工作，也没讲任何价钱！”
- 乙 “你本职干啥？”
- 甲 “我是木匠。”
- 乙 你业余时间还干木匠活？
- 甲 好几个礼拜天没休息。
- 乙 在厂子干木工？
- 甲 在家里做沙发。
- 乙 干私活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应当珍惜一分一秒钟呀！
- 甲 有的同志打扑克为了刺激情绪，出些馊主意。
- 乙 啥主意？
- 甲 贴纸条、钻桌子、喝凉水。
- 乙 真不道德。
- 甲 挺体面的人，脸上贴些纸条滴溜郎当能好看吗！

- 乙 不像话。
- 甲 也有好处，不招苍蝇。
- 乙 蝇甩子呀。
- 甲 赢的那位说话更损：“哎，赶快把脸倒出个地方来。”
- 乙 干什么？
- 甲 好贴纸条哇！
- 乙 像话吗。
- 甲 你说能把眼眉放兜里，还是把鼻子放胳肢窝夹着？
- 乙 那不憋死了！
- 甲 更损的是喝凉水，三张纸条一碗水。
- 乙 定量不低呀！
- 甲 我瞧见一位，一气喝了六碗半。
- 乙 赶上水桶了。多亏喝的不是酒，没度数。
- 甲 有肚数。
- 乙 水有啥度数？
- 甲 喝多少肚子有数。
- 乙 肚子数啊！
- 甲 那位实在喝不下去了。
- 乙 不喝吧。
- 甲 脸上还有三张纸条。
- 乙 还够一碗，怎么办？
- 甲 他要求：“我实在喝不下去了，我钻一下桌子吧。”
- 乙 这模样能钻桌子吗？
- 甲 钻了。他满肚子水，一低头，全吐上来了。
- 乙 那还不出来呀！
- 甲 更为严重的是打扑克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自觉不自觉的破坏了党中央提出的“团结，团结，再团结”的伟大号召。
- 乙 那么严重么？
- 甲 啊，有这么回事。就在我们班，有个大老王，是个山东人。他有个老乡，也在我们班，活干的真不错。
- 乙 他俩关系挺好。

- 甲 可不是一般的关系，自从老王好上扑克之后，他俩关系就不行了。
- 乙 怎么啦？
- 甲 这老乡配不上老王的扑克水平啊，老王就“臭”这老乡。
- 乙 怎么“臭”的？
- 甲 操山东腔 俺那个老乡你是不知道哇，打扑克水平太臭了，真是个臭手，一打扑克就没有精神了。有一回我和他打对门，你看他坐在那像个木偶似的，呆头呆脑两眼发直，知道的是我个对门，不知道的以为我那放个模型啦。
- 乙 你这话也不对，怎么能搞到这一步。
- 甲 有一天俺俩上码头去接人，船还没来，我想打两把扑克。
- 乙 打吧。
- 甲 俺老乡要看书。
- 乙 怎么办？
- 甲 我做他的工作：“老乡，老乡！”
- 乙 这叫我呀？
- 甲 “咱摸两把？”
- 乙 “我不想玩，明天技术考核，我看看书。”
- 甲 “你就是要强，那个东西非得考第一么，若两个人咱考第二不挺好么？”
- 乙 “那不就是拉巴丢子吗？”
- 甲 “来玩两把，快点。”
- 乙 “我打不好哇。”
- 甲 “咱俩只要配合好，不让装箱就行啊！”
- 乙 “什么叫装箱？”
- 甲 “咱俩都当娘娘不叫装箱吗。”
- 乙 “那不叫装罐吗？”
- 甲 “啊，箱子比罐大，咱俩进去能宽敞点，快，你看一个‘2’鼻子。”
- 乙 “你先出。”
- 甲 “一对‘3’。”
- 乙 “上家没要，我出一对‘6’。”
- 甲 “你这个牌打的真水，伙计，你怎么能出一对‘6’？你不知道你下家也不要么？”
- 乙 “我没出牌，怎么知道下家不要，我先问问那不是打冒赖吗？”

- 甲 “你不能压对门，俩‘7’！”
- 乙 “我俩‘尖’。”
- 甲 “这个牌，真臭，你出俩‘尖’干什么？”
- 乙 “上家两‘K’，我不出两‘尖’，出什么？”
- 甲 “上家俩‘K’，你不能出俩‘Q’吗？”
- 乙 “有越出越小的吗？我是压他。”
- 甲 “你压他干什么？”
- 乙 “我压你不能，压他也不行，我还出不出啦？”
- 甲 “你还有理啦，快出吧！”
- 乙 “我出一个‘9’。”
- 甲 “你看这个牌打的，真臭！你不好出两个‘9’吗？”
- 乙 “我有俩‘9’出俩‘9’没有俩‘9’出什么俩‘9’？！”
- 甲 “你没有俩‘9’不好出别的对儿吗？”
- 乙 “我抓了一把单呀！”
- 甲 “这个牌打的臭，抓得也臭，你还能当皇上呀？八辈子当不了皇上。”
- 乙 “当不了皇上当工人，俺老家就是工人出身。”
- 甲 “你这个牌打的和臭豆腐一个味儿。”
- 乙 “俺牌打错了你说话，你不该骂我。”
- 甲 “我骂你怎的？”
- 乙 “你再骂一句。”
- 甲 “你看你那个熊样！”
- 乙 “你看你那个熊色！打个熊扑克，眼珠子瞪的像电棒子一样。赢金子赢银子？”
- 甲 “什么不赢，也的赢。”
- 乙 “赢了下次长工资还能长一级呀？！”
- 甲 “不长一级我乐意。” 点自己鼻子
- 乙 “老实点！你点乎什么？”
- 甲 “我点乎自己的鼻子。”
- 乙 “人家不打你拖着打，人家打啦你又骂人，你当是俺指这个吃饭？”
- 甲 “你指什么吃饭？”
- 乙 “俺指技术吃饭，俺听党中央的话学技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这才是一辈子

的饭碗哪！不干啦。”

甲 “不干快滚，离你地球就不转啦？还谁玩呀？”

乙 “还玩呀！”

1978年大连市第一届职工文艺汇演一等奖

流浪者的命运

安国臣

- 甲 上场用印度语唱《拉兹之歌》前一句 啊巴拉古…… 问乙 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 乙 哎呀，我真没想到，你这歌唱的真不怎么样。
- 甲 噫！不怎么样啊！？看来你不懂声乐。
- 乙 对了！我是不太明白。
- 甲 这回呀，你闭上眼仔细听，你就会感到我唱的和拉兹唱的一模一样。
- 乙 是啊？那我得好好听听。
- 甲 你听着， 唱 阿巴拉古……怎么样，你听这味一不一样？
- 乙 哎！要说这味我倒想起来，是有些相同。
- 甲 才听出来。
- 乙 你唱的这个味和拉兹那天发高烧唱的是一个味。
- 甲 噢！感冒味啊？照你这么一说我这功夫白下了。
- 乙 你下这功夫有什么用呢？你要实在没事干我建议你跳跳印度舞，也比唱这歌强啊。
- 甲 跳印度舞有什么用？
- 乙 你没看跳印度舞各个关节都活动吗？这不但能舒筋活血，还能清脑健胃。
- 甲 这比吃大力丸还好。
- 乙 不信你看那， 边唱边跳印度舞 啊……啊……
- 甲 好了，好了，就你这腰条跳的还真够活的。
- 乙 不管怎么说，跳舞比唱歌有用。
- 甲 这倒不一定，《流浪者》电影的整个音乐能使影片的主题得到极其恰到好处的深化，单用舞蹈解决不了，我唱《拉兹之歌》的目的，也是为了加深对主题思想的理解，光跳舞能行吗？
- 乙 这是不行。
- 甲 所以说，我一唱这歌就想起了那种社会是多么样的黑暗，我一唱这歌就想起法官拉贡纳特的血统论是多么样的反动，我一唱这歌就想起了拉兹和我妈被迫害得多么的凄惨，要说我妈她……
- 乙 你等等吧，这《流浪者》电影里面怎么出来你妈啦？

甲 那应该出来你妈!

乙 哎! 出来我妈也不像话。

甲 那应该出来谁妈?

乙 嗨! 应该是拉兹他妈。

甲 对呀! 你知道拉兹他妈和我妈是什么关系吗?

乙 这……不知道。

甲 我告诉你吧, 拉兹他妈和我妈她俩是那个女的。

乙 这不废话吗, 要是男的那是你爸爸。

甲 不, 我是说我妈和拉兹他妈都是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迫害的妇女。

乙 噢! 照你这么说, 你妈也受过迫害?

甲 要说我妈受的迫害比拉兹他妈还厉害。

乙 是谁迫害你妈啦?

甲 是那万恶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 大搞法西斯专政, 把我妈残酷的迫害致死了。

乙 他为什么要迫害你妈呢?

甲 理由很简单, 他们说接到了一封检举信, 信上说我妈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台湾, 因此给我妈定了个特嫌。

乙 是什么亲戚?

甲 就是我妈二姨、婆婆、侄女女婿的小舅子。

乙 嗨! 这挨得上吗?

甲 怎么挨不上, “四人帮”说了没出五福就算, 这叫深挖阶级敌人。

乙 好么, 硬往上凑付啊。

甲 他这一凑付我倒霉了。

乙 怎么办呢?

甲 你想啊, 我妈那八杆子都够不着的亲戚都给凑付上个特嫌干干, 我和我妈挨的这么近, 能好的了吗, 顶熊还不弄个小特务当当?

乙 可不是么? 要说林彪“四人帮”那阵子给你扣个什么帽子是什么帽子, 都没地方讲理去。

甲 多亏了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妈才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 我也获得了新生。

乙 说实在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咱们，如果不打倒“四人帮”你早就和拉兹一样被专政了。

甲 如果不打倒“四人帮”我还赶不上拉兹呢！

乙 怎么办呢？

甲 你想啊，拉兹是刑事犯判了三年，我是政治犯还不得判二十年哪？再说人家拉兹还有丽达在那等着呢，出来就可以结婚，我出来找谁去？

乙 对了，谁愿意给反革命做家属啊。

甲 就算有那胆大的敢跟我，也不能要孩子。

乙 为什么呢？

甲 孩子一下生，还管么不懂就得当反革命的狗崽子，谁受得了哇。

乙 对！所谓那龙生龙、凤生凤的这种论点，害人可真不浅。

甲 因此说《流浪者》这部影片好就好在通过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乙 什么道理呢？

甲 人的贫富贵贱，心灵的美善丑恶不是天生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决定着人们的命运，有力的驳斥了“好人的儿子永远是好人，贼的儿子，必定是贼”的反动的血统论。

乙 法官拉贡纳特和林彪“四人帮”都是一路货色，我们应该狠狠的批他。

甲 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像拉贡纳特这种人在他们国家里，不但不能批，而且还受法律的保护。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印度人民只有用不同的形式向他们提出控诉。

乙 控诉？

甲 对呀，你看《拉兹之歌》就是一份很好的控诉书。

乙 是啊？

甲 你听《那拉兹之歌》写的是多么悲壮有力，“活在人间举目无亲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惘在黑暗当中，到处流浪，命运虽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我忍受心中的痛苦，幸福的来歌唱，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

唱 命运啊……

乙 唱上了。

甲 难过的唱 到处流浪……到处……

乙 你怎么哭了？

- 甲 你不知，我一唱这首歌我就想起了拉兹的不幸遭遇，我心里就非常的难过。
- 乙 难过的 你快别说了，我的心情也大不好受，说实在的，拉兹那个孩子是个好孩子，人家早就不想干那犯罪活动了，可是那种社会，硬是不助人从善，不给出路，把多少像拉兹一样的好孩子硬是逼上了犯罪道路，你说穷人生在那个社会，不倒血霉了吗？
- 甲 可不是么，你看生活在我们新社会的青年有多好哇，有所贡献的被社会敬重，高尚的思想被传颂，倘若陷入泥潭，只要迷途知返，党和人民都会伸出温暖的手热情的帮助你。这和拉兹处的社会有着天地之别。
- 乙 对了，不同的社会有它不同的命运嘛。
- 甲 你看拉兹为了和丽达永远相爱，决心痛改前非，到工厂去作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始新的生活。
- 乙 这种想法好哇。
- 甲 可是没干几天就被老板开除了。
- 乙 这老板太欺侮人啦。
- 甲 当时可把拉兹气坏了。
- 乙 在那个社会里，你光生气没有用，老板说不要你，你就得赶紧走。
- 甲 什么让我走？经理先生，做过贼的你不要，他们要吃饭要生活下去。不还得去当贼吗？
- 乙 这我管不着。
- 甲 严厉对乙 什么，你管不着？你这个该死的胖鬼，今个你不管，我非跟你拼了！
向乙撞头
- 乙 哎，我说你慢点，拉兹多咱说过这个话？
- 甲 这是拉兹的心里话。
- 乙 好么，连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 甲 拉兹当时没敢说，只好忍声吞气离开了工厂。
- 乙 还得到处流浪。
- 甲 拉兹想上哪去呢？干脆去找丽达商量怎么办。
- 乙 对，应该去找丽达想个办法。
- 甲 可是拉兹到了丽达家，这回儿连门都不让进了。
- 乙 怎么办呢？
- 甲 法官拉贡纳特已经吩咐了，以后再不准拉兹和丽达相见。

- 乙 你说，拉贡纳特这号人多么缺德呀！
- 甲 他俩见不着面，不但拉兹想丽达，而且丽达也非常想念拉兹。
- 乙 那能不想吗。
- 甲 害得丽达是饭不下，觉不睡，坐立不安，急的直唱啊。
- 乙 是啊？
- 甲 唱《丽达之歌》 “快来吧……” 依乙做睡状
- 乙 好么，这位还真睡啦。
- 甲 不管怎么样，丽达还有个舒适的地方睡哪，你知道拉兹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 乙 不知道。
- 甲 可怜的拉兹是无处可去，只好露宿街头，你看他坐在路灯下，愁的那个样，还跟你说话呢。
- 乙 跟我说话？
- 甲（对乙）你也过来吧，你和我一样，孤苦伶仃，无家可归，只不过我是人你是动物。
- 乙 啊？
- 甲 可惜我没有好吃的来喂你。
- 乙 噢，你拿我当狗哇。
- 甲 不！我说你是狗了吗？再说让大家看看哪有这么肥的狗啊。
- 乙 嘻！那你刚才是什么意思？
- 甲 刚才我是想形容一下拉兹的悲惨状况。
- 乙 就是拉兹在路灯底下跟狗在一起的那个镜头。
- 甲 这个镜头充分说明了印度的流浪汉过着猪狗一样的生活。
- 乙 我看有时候还赶不上一条狗呢。
- 甲 可不是么，最后把拉兹逼的都想自杀呀。
- 乙 自杀？
- 甲 啊，就在丽达过生日那天，拉兹在法官拉贡纳特和丽达面前暴露自己是贼之后，就偷偷的离开了丽达的家来到了一片小树林，拔出匕首。
- 乙 要自杀？……
- 甲 可是爱情在狂热的刺激着他， 对乙唱 “我只爱你一个人……骄傲的心被俘去了……”
- 乙 噢，说了半天你爱我呀？

- 甲 我爱你干什么！
- 乙 那你直眉瞪眼冲我直唱“我只爱你一个人……去了……”
- 甲 嗨！人家这是拉兹在爱丽达，你跟着搅合什么？
- 乙 噢！这里没我的事，那行，你接着唱吧。
- 甲 唱 “我只爱你一个人，骄傲的心被俘去……”
唱过门捅乙肚子
- 乙 哎哟我的妈呀，你往哪捅？
- 甲 这是拉兹急得用匕首捅那大树呢。
- 乙 好么，你拿我当树捅，受得了吗？
- 甲 行了，你别害怕了，我不捅了。
- 乙 那好，你光唱吧。
- 甲 接唱 “我们俩人是形影不离，我知道我已经把他爱上了，乌云也不能够留住雨水，眼眶又怎能留住眼泪。 用手帕擦眼泪
- 乙 哎，我说你别难过了。
- 甲 突然大哭 呜……
- 乙 吓一跳 别哭啦！你哭起来还没完啦！
- 甲 你这个人，讲不讲理了，这是我哭的吗？
- 乙 那是谁哭的？
- 甲 那不是拉兹哭的吗。
- 乙 拉兹多咱这么哭过？
- 甲 你不知道拉兹刚想放声哭，这功夫丽达找他来了，他就没哭。
- 乙 那是不好意思哭。
- 甲 那是气得没哭。
- 乙 气得？
- 甲 啊，拉兹以为丽达带警察来抓他呢。
- 乙 拉兹误会啦。
- 甲 其实丽达找他的目的是为了安慰他，鼓励他使他能够坚强地活下去。
- 乙 要说丽达这个人对待拉兹太好了。
- 甲 丽达这个人好就好在能够摆脱贵族世系的压力，敢于主持公道，好就好在能把自己忠诚的心献给穷朋友拉兹，好就好在忠厚老实通情达理……

乙 你等等吧，你说的前几条我完全同意，这最后还什么忠厚老实，通情达理，在哪个镜头里能看出来呢？

甲 你忘了，拉兹和丽达游完泳之后，丽达在那换衣服，拉兹要过去，丽达不让，最后丽达换完衣服之后说了声“你真是个野人”转身就跑了。拉兹非常气愤的追了上去，啪、啪，给丽达两个耳光子，转身刚要走，丽达感觉自己做的确实不对，马上拉住拉兹的大腿，抱乙胳膊 拉兹原谅我吧！

乙 瞧这感情多深厚哇。

甲 问乙 拉兹你怎么不说话呀，我亲爱的拉兹？

乙 噢，你拿我当拉兹啦？

甲 你不是拉兹？

乙 我是辣椒。

甲 噫，辣椒管什么？哎，你说人家丽达对拉兹怎么样？

乙 真是太通情达理啦。

甲 关键是丽达这个人，不但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而且非常忠于这种爱情，使拉兹产生了爱情，她们俩就互相那个爱情了。

乙 好么，全爱情啊？

甲 爱情能给拉兹带来希望吗。

乙 对他们来说爱情就是力量。

甲 丽达和拉兹相爱之后不仅增加了斗争的勇气而且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乙 有什么变化呢？

甲 你没看丽达从拉兹家回来，特别爱唱吗？

乙 是吗？

甲 你没看一下楼梯就唱上了吗？ 用印度语唱“爱情来到我心间”歌曲 “呀给巴路拉格……” 间奏做拉大提琴动作

乙 哎，你这是干什么哪？

甲 我这是拉大提琴。

乙 我以为踩电门上啦。

甲 噫！

从头学起

杨文科

- 乙 刚才那个节目是×××……
- 甲 注视乙不语
- 乙 这回……
- 甲 仍注视乙不语
- 乙 这回呀……我……他……你是怎么回事？
- 甲 对观众 哪位是考古学家？请您到台上来。
- 乙 这位找考古学家干什么？
- 甲 请您上来鉴别一下。
- 乙 鉴别什么？
- 甲 鉴别一下我们这位是夏商周的，还是马王堆的？
- 乙 我成出土文物啦，你这是怎么说话？
- 甲 我把你看成出土文物，你可别骄傲。
- 乙 我都成出土文物了，我还骄傲哪？
- 甲 当然喽，严格来说，你还不如一个出土文物。
- 乙 得，这一会儿，我连个出土文物的资格也够不上了。
- 甲 出土文物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你就不行。
- 乙 我本来就不行。
- 甲 出土文物都是我们的国宝，你哪，只能算是块活宝。
- 乙 我呀？
- 甲 出土文物都是珍藏在我们的博物馆里，你哪，也只能是摆在旧物商店里。
- 乙 我又成破烂啦？
- 甲 出土文物都是价值连城，你哪？
- 乙 怎么样？
- 甲 锄子不值。
- 乙 我招你来啦？这是怎么说话。
- 甲 你瞧，还急啦。
- 乙 我没法不急，你那嘴也太损啦。

甲 我说什么啦？

乙 你说的还少哇，一会儿我是出土文物，一会儿我又是破烂，还锄子儿不值，叫观众同志们说说，哪有像我这样天真活泼的出土文物？哪个旧物商店摆着像我这么大个文质彬彬的破烂？说我锄子儿不值，告诉你，大声地 我值老鼻子啦，多少钱也不卖！

甲 别嚷啊，你火什么？

乙 你太可气啦。

甲 你别生气，我刚才说的那是形容。

乙 形容我什么不好，单把我形容成出土文物和破烂儿。

甲 我的意思是说你太呆板。

乙 你是说我跟不上形势。

甲 对！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路上，你都有哪些变化？

乙 要说变化，那就是我挤出时间学了一点外语。

甲 只局限在学习外国的语言不行，还应该学习一点外国的生活。

乙 外国生活？

甲 啊！外国的生活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像外国的饮食、起居、穿衣打扮……

乙 就学这个呀？

甲 见先进就学嘛。

乙 这句话在这给用上啦。

甲 尤其是你们说相声的，我看你这脑袋就不先进，大胆的学嘛，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从外国引进。

乙 引进脑袋呀？

甲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乙 对啦！我们一人再引进俩脑袋，往哪按哪，按肩膀上，一人仨脑袋，那像话吗？

甲 谁叫你们引进脑袋呀，我是说你们的头发。

乙 头发？

甲 就是发型啊，你们说相声的发型总是千篇一律，可以改嘛！

乙 怎么改？

甲 你们可以大胆的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的科学的发型，像什么火箭头啊，导弹头啊，核弹头啊……

乙 还氢弹头哪。

- 甲 对！氢弹头哇！
- 乙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 甲 先进的发型，可以象征着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程度。
- 乙 还科学哪。
- 甲 我给你来一个导弹头。
- 乙 不用。
- 甲 怎么？
- 乙 一个子弹头我也就完了。
- 甲 那就给你来个子弹头吧！
- 乙 不要。
- 甲 不要没关系，你可以选个别的样式。
- 乙 都什么样式？
- 甲 有飞机式、波浪式、烟云式、蝴蝶式、马尼拉式、鸳鸯式、爵士式、颓废式、月净式、水仙式、猎兔狗式、鬼怪式。
- 乙 啊！鬼怪式都上来啦！
- 甲 鬼怪式就是 动作 这样。
- 乙 行啦，你就别比划了，你怎么光研究发型？
- 甲 对！从头学起呀！
- 乙 从头学就是从发型学？
- 甲 是呀，为了研究发明这些新式发型，我翻阅了大量的外国画报，努力刻苦钻研，不怕挫折反复试验，抛头颅洒热血，下火海上刀山，砍头只当风吹帽，不达理想心不甘。
- 乙 要玩命啊。
- 甲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死，两者皆可抛。
- 乙 就这理想呀。
- 甲 为了给你的演出增加色彩，我给你理个新式发型。
- 乙 我呀。
- 甲 我给你来个猎兔狗式。
- 乙 不要。
- 甲 这是我最拿手的。
- 乙 不干。

- 甲 咱不要钱。
- 乙 给我钱我也不干。
- 甲 为什么？
- 乙 我怕。
- 甲 怕什么？
- 乙 我怕狗把我咬了，好嘛，我们说相声的时候，不是穿制服就是穿大褂，噢，脑袋上来个猎兔狗式，像话吗？
- 甲 说相声的为什么非要穿制服和大褂呢？
- 乙 不穿制服和大褂，两个人一上台都穿游泳裤衩，那叫什么玩艺儿？
- 甲 谁叫你穿游泳裤衩啦？
- 乙 那我们应该穿什么？
- 甲 大胆的向外国学习嘛！
- 乙 什么都学外国啊？
- 甲 不学怎么能够赶上外国呀。
- 乙 什么思想，得！你说我应该穿什么吧？
- 甲 你最好是穿纱的。
- 乙 我还穿黄泥的呢。
- 甲 你要穿黄泥的也行。
- 乙 什么也行，我没事把黄泥整到身上，过半个月我就成松花蛋了。
- 甲 什么黄呢？
- 乙 黄泥我还不知道，就是和大烟煤糊炉子那个黄泥。
- 甲 我说是黄色的呢子。
- 乙 呢子呀！那我们夏天穿着也太热。
- 甲 所以呀，我说你最好穿纱的，纱质的。
- 乙 纱质的，我听是沙子的。
- 甲 你最好是穿纱质的，前边露胸，后面露背，两边露膀子的连衣超短裙。
- 乙 走！起哄啊，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 甲 我看你好像是男的。
- 乙 男的你叫我穿超短裙？
- 甲 这是给你爱人穿的。
- 乙 你说我，提我爱人干什么？

- 甲 你爱人要是穿上连衣超短裙，你穿大褂也不般配呀。
- 乙 那我应该穿什么？
- 甲 上身你穿小方格大翻领，过腰眼打屁股蛋的紧腰半大衣。
- 乙 嘻！
- 甲 大翻领里露出国际红的衬衣，脖子上再扎上一条绿地绣着黄花的腰带。
- 乙 啊！裤腰带。
- 甲 绣花的。
- 乙 绣花的也不行，那叫领带。
- 甲 对！是领带。
- 乙 下身哪？
- 甲 下身你穿一条黑底绣着白色狗尾巴花图案的，特号阴阳大喇叭裤。
- 乙 什么裤？
- 甲 阴阳喇叭裤。
- 乙 有这样的裤子呀？
- 甲 这是我在一无图纸二无外援的情况下，绕过激流险滩，克服重重困难，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设计出来的。
- 乙 你可真是卖力气啦。
- 甲 你放心，一提起学外国，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动作 你瞧我这劲，怎么样？这劲……
- 乙 行啦，别提了，你这劲都使到这上了。
- 甲 咱有劲。
- 乙 你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方面怎么样？
- 甲 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哪。
- 乙 你根本就不能考虑。
- 甲 你怎么知道？
- 乙 你把精力全用在穿着打扮、奇装异服上去啦，哪还有时间学习科学技术呀！
- 甲 可不是吗，我确实是忙，就这样一天我才能睡五六个小时。
- 乙 你活该。
- 甲 这是什么话？
- 乙 外国的服装样式我们要学，但是外国的奇装异服和怪发型，我们不能学，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意识、社会风气，和外国人都认为是腐朽倒退落后的东西，我们

- 更不能学，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学了这些东西，不就变成资本主义了吗？我们学外国，主要学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如果光学怪发型和奇装异服，我们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呀？
- 甲 由于我过去的思想不对头，没认识到，所以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教育听不进，因此在政治、技术、科学文化方面都落后于别人。
- 乙 你把时间都用到别处去了嘛。
- 甲 经常的是洋相百出。
- 乙 都出什么洋相？
- 甲 有一回我们组小王问我，李师傅，昨天的报纸你看了吗？我说：看了，天天看。
- 乙 昨天报纸什么内容？
- 甲 流浪者、桃花扇、生死搏斗、巴黎圣母院。
- 乙 嘻！光看电影广告哇。
- 甲 小王说：我问你昨天报纸上那个独胆英雄是谁？
- 乙 岩龙同志。
- 甲 我要说岩龙同志就好了。
- 乙 你说谁？
- 甲 孙悟空！
- 乙 嘻！
- 甲 最大的洋相就是上个月技术考核。
- 乙 怎么样？
- 甲 室内答卷他们都是一百分。
- 乙 你哪？
- 甲 别提啦，一提起来我就害臊，动作 害臊。
- 乙 嘻，别这样啦，你到底考多少分？
- 甲 一百一。
- 乙 一百一不少哇，应该表扬。
- 甲 我师傅一表扬我，我更磨不开了。
- 乙 怎么表扬的？
- 甲 我看你考了1 1 0分，我都替你害臊。
- 乙 到底怎么个1 1 0分呀？
- 甲 就是上边一个0，下边两横。

乙 0分呀，那怎么能叫110呀？

甲 我是歪着头看的。

乙 干吗歪着头啊？

甲 臊得我抬不起头来啦。

乙 瞧这个惨相。

甲 别看咱理论不行，实际操作不含糊。

乙 实际操作都考什么？

甲 调车作业。

乙 就是在火车站上手拿红绿旗，飞上飞下的那种工作。

甲 对！

乙 实际操作你考得怎么样？

甲 他们不让我考。

乙 为什么？

甲 他们说咱着装不够标准化。

乙 什么叫着装标准化？

甲 就是调车人员作业时，必须是头戴工作帽，身穿工作服，脚穿胶皮鞋，腿上扎裤腿。

乙 那你穿的什么？

甲 烫着羊尾头，穿着花布衫，下身喇叭裤，脚穿高跟鞋。

乙 穿这个是不能叫你参加考试。

甲 为什么？

乙 太危险！

甲 我心里有数，不让我考，我到调车场外边等着，等车溜放过来我先飞身上车，叫大家看看我这个干净利落劲。

乙 你别逞能。

甲 这时驼峰上放下一排车，等车到眼前，我来了个骑马蹲裆式，两脚用力，小肚子一运气，只听“蹦”的一声。

乙 上车了？

甲 裤腰带断了。

乙 嘻！这回就别上了。

1977年获大连市文艺汇演优秀作品奖

《花为媒》续话

逯志发

甲 您看过评剧《花为媒》吗？

乙 看过。

甲 其中有个李月娥，还记得吗？

乙 当然记得。李月娥和她的姑表弟王俊卿相爱，遭到父亲的反对，最后冲破阻力洞房花烛，有情人终成佳偶。

甲 噢，最后他俩结婚了？

乙 废话！戏也就到此结束。

甲 你对他俩的结合有何感想？

乙 好哇！美满幸福。

甲 否！他俩结婚以后的情况你了解吗？

乙 他俩结婚以……嗯？！

甲 婚后有孩子没有？

乙 婚后……嗯？！

甲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乙 他……嗯？！

甲 孩子长的什么模样儿？

甲、乙 同时 ……嗯？！

甲 一问三不知。

乙 戏里根本没演这些呀。

甲 没法儿演，他俩正闹离婚呢。

乙 你怎么知道？

甲 最近李月娥就找我来解决此事。

乙 找你解决？！

甲 镇静！她提的问题，我也解释不好，我让她一会儿来找你问问。

乙 哎呀！ 晕眩状

甲 急扶乙 你怎么了？

乙 余惊未消 好家伙，在舞台上、银幕上看看还行，这要真来找我，还真有点怕。

- 甲 放心吧，吓不着你。
- 乙 向观众 好么，相隔好几百年的人碰到一块儿怎么说话呀，这还真有点儿……
- 甲 学李月娥，以下操京剧韵白 苦——哇——！
- 乙 突惊 这就来了！
- 甲 向乙 参见大老爷！
- 乙 大老爷？！还二老爷呢。
- 甲 啊，二老爷。
- 乙 嘻，我是演员。
- 甲 演员老爷！
- 乙 应该称呼我同志。
- 甲 同志老爷！
- 乙 你离不开老爷了？！就称我同志。
- 甲 啊。我乃古人之人，不知现时的称呼，还望同志海涵。
- 乙 倒挺客气的。有话请讲，不必客套了。
- 甲 啊。大老……
- 乙 嗯？
- 甲 同志！
- 乙 差点儿又叫我老爷。
- 甲 我有一事苦恼在心，还望指点一二，以解忧烦。
- 乙 你怎么找我呀？
- 甲 是××× 甲姓名 让我找你。
- 乙 得，我还非接待不可了。不过，你这样说话有点别扭，最好说普通话。
- 甲 就是普普通通之话吗？
- 乙 什么叫普普通通之话呀？！简单说，我说的这种腔调就是普通话。谁都能听得懂。
- 甲 是了。 学成外国腔 我有一事苦恼在心，还望指点一二，以解忧烦。
- 乙 成外国话了！你慢慢儿学着说吧。我问你，有何苦恼之事，请讲。
- 甲 韵白 我乃王俊卿之妻……
- 乙 又变味了。
- 甲 急改京白 李月娥是也。
- 乙 改得还挺快。
- 甲 以下京白 我与王俊卿乃姑表姐弟，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几经周折，终成婚

- 配。
- 乙 这我知道。
- 甲 怎么，你知道此事？
- 乙 啊，我看过《花为媒》呀。
- 甲 婚后，我二人，互敬互重，百般恩爱。
- 乙 你们是自由恋爱嘛！
- 甲 正是，自由恋爱。婚后一年，奴家我身怀有孕，喜得我二人不知如何是好。我含辛茹苦，怀胎十月，好容易熬到娇儿落地。
- 乙 生个什么？
- 甲 是个千金。
- 乙 噢，闺女。
- 甲 又像公子。
- 乙 可能是小子。
- 甲 又不像公子。
- 乙 还是闺女。
- 甲 也不像千金。
- 乙 到底是什么？
- 甲 是个金子。
- 乙 金子？！不是银子？
- 甲 同志不要取笑。
- 乙 那怎么是金子呢？
- 甲 既像千金，又像公子，岂不是金子。
- 乙 两不像啊！
- 甲 再看他长的模样儿。
- 乙 怎么样？
- 甲 两个耳朵——
- 乙 齐全哪。
- 甲 一个聋的。
- 乙 啊？！
- 甲 两只眼睛——
- 乙 成双。

甲 一只瞎的。

乙 唉！

甲 两道眉毛——

乙 成对。

甲 一道秃的。

乙 瞎！

甲 两条小腿——

乙 整壮。

甲 一条瘸的。

乙 哎呀！

甲 浑身上下就鼻子长得不错。

乙 总算有好的地方。

甲 鼻孔还是朝上的。

乙 成漏斗了！这可糟心哪。

甲 众人齐说奴家我生了个怪物。万望同志明察秋毫，秉公而断，讲明道理，以解疑团。

乙 别怕，你生的不是什么怪物，只不过是畸形儿。

甲 怎会生个畸形儿呢？

乙 这就涉及到“优生学”了。

甲 何为“优生学”？

乙 优生学就是讲选优去劣。

甲 何为选优去劣？

乙 就是选择配偶，淘汰劣种。

甲 何为选择配偶，淘汰劣种？

乙 就是提高人口质量。

甲、乙 同时 何为提高人口质量？

乙 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

甲 同志息怒。奴家才疏学浅，恳请赐教。

乙 倒挺谦虚的。就是说人结婚要加以选择，不能随便嫁娶。这样，就能使后代在身材、相貌、智力等诸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

甲 你讲的这些甚好。

乙 你明白了？

甲 我糊涂了。

乙 你怎么又糊涂了？

甲 我与俊卿当年就是经过选择的，为何竟到如此地步？

乙 因为你选择的是你表弟。

甲 噢，表弟不行。

乙 对。

甲 表兄就行了。

乙 ……表兄也不行。

甲 噢，明白了。

乙 到底明白了。

甲 选择你就好了。

乙 对。啊？我呀？！咱俩能凑一块儿吗？

甲 那么究竟为何？

乙 因为你们俩是姑表姐弟，属于近亲，近亲联姻就违反了“优生学”。近亲结婚留下的后代，由于父母相同的基因多，两个致病基因相遇的机会就多，这样就容易使后代患上遗传性疾病和缺陷病。即使不出大毛病，也远不如非近亲的后代好。 大喘气 这回你明白了吧？

甲 明白了，明白了 读 l i a o 。

乙 擦汗 你再不明白，我就晕台上了 L i a o 。

甲 唉！早知如此，我当初就不该自由滥爱。

乙 怎么是自由滥爱呢？

甲 不加选择，岂不是自由滥爱？！

乙 嘿！你还真有点长进。

甲 现在长进，有何用处？悔之晚唉！

乙 不！前车之鉴，可以教育后人，大有用处。

甲 韵白 唉！只是我月娥的命儿好苦——哇——！

乙 夫人，你不必难过。

甲 京白 事到如今，我焉能不难过。都怪当年表弟追求甚紧，才遭今日之苦。

乙 你表弟爱你嘛。

甲 说来也不怪他。

乙 怪谁呢？

甲 怪我当初对俊卿一片痴情，方致遗憾终生。

乙 你也够钟情的。

甲 说千道万，这些都不怪。

乙 那怪什么？

甲 都怪那编剧的。

乙 怪编剧的？！

甲 他明知我与俊卿乃是姑表姐弟，却强将我二人撮合到一起，岂不怪那编剧的！？

乙 嘿！她在这儿找上岔了。

甲 哭 喂——呀——！

乙 解释开了，你就别哭了。

甲 泣诉 你有所不知，俊卿他听信谗言，毅然写下一纸休书，要将我休掉了。

乙 怎么，要离婚？

甲 正是，离了我就要昏。

乙 什么呀？！休你就是和你离婚。

甲 噢，这叫“离婚”？

乙 对。按新《婚姻法》的规定，近亲男女是禁止结婚的，你们当初就不该结婚。

甲 一惊 哎呀！奴家实不知新《婚姻法》，还望开恩恕罪。 欲跪

乙 急挟 起来，起来。你那功夫别说新《婚姻法》，连旧的你也没见着。

甲 那我和俊卿之事……

乙 你愿意离吗？

甲 实不相瞒，我与俊卿情深意浓，难以割舍。 哭 喂——呀——！

乙 别哭，别哭。把这番道理再跟你表弟聊聊，既然结婚了他就不再跟你离婚了。

甲 此言极是。待我以后，再为他生个孩儿……

乙 嗯？

甲 又怕还是个畸形儿。

乙 反正不如意。

甲 如若不生，也有苦衷。

乙 怎么？

甲 我二人年老之时，依靠何人？

乙 你别发愁。过去像你们这样近亲结婚的不少，为了民族利益不再生育，也不必有后顾之忧之忧。

甲 如何处置？

乙 你们可以双双进敬老院。

甲 哎呀。奴家不敢去。

乙 为什么？

甲 那是老爷们的去处。

乙 谁说的？

甲 你不说敬老爷院吗？

乙 哪是敬老爷院，是敬老院！让你们老有所养，欢度晚年。

甲 此话当真？

乙 当真。

甲 不假？

乙 不假。

甲 果然？

乙 果然。

甲 奴家感恩非浅。

乙 你答应了？

甲 用不着了。

乙 怎么了！

甲 我骨头都成灰了。

乙 嘻！

1982年获辽宁省计划生育征文二等奖

绰号与文明

逯志发

甲 我最近正在研究一个问题。

乙 什么问题？

甲 “绰号”问题。

乙 噢，就是俗话说的“外号”。

甲 对，就是“外号”。

乙 哎呀，太巧了！我这个人到现在也没有个外号。听说“人不得外号不发”，您能不能给我送一个外号。

甲 这位挺性急。那好，让我先看看你。（察看乙）

乙 看什么呀？

甲 看看你有什么特点。（环视一番）找着了。

乙 什么特点？

甲 你眼睛不大。

乙 是小点儿。

甲 我送给你一个美称。

乙 叫什么？

甲 “天不亮”。

乙 天不亮啊？！

甲 那意思就是说，你眼睛小总眯缝着，一天到晚像没睡醒似的。

乙 好么，我成迷糊了？！

甲 怎么样？

乙 不怎么样。

甲 哎，这说明一个问题。

乙 什么问题？

甲 绰号起的优与劣、褒与贬、文雅与粗俗，以及被起绰号的人物对象、运用绰号的场合地点，都与文明礼貌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乙 有那么大学问？

- 甲 那当然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以文明著称于世的伟大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优良的传统习惯。
- 乙 这话对。
- 甲 就起绰号而言，自古有之，而且古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 乙 是么？
- 甲 远的不提，就拿宋代来说，著名的古典章回小说《水浒》作者施耐庵同志……
- 乙 施耐庵同志呀？
- 甲 啊，他要活到现在很困难成为我们的同志。
- 乙 咳！他能活到现在么？不能称同志。
- 甲 噢，施耐庵先生。
- 乙 也不能称先生。
- 甲 是先生。
- 乙 怎么是先生呢？
- 甲 他是比我们先生的。
- 乙 这么个先生啊？！
- 甲 其实，要论在起绰号方面的学问，他堪称是我们诸位的老师和先生。
- 乙 是呀？
- 甲 啊，你看他在《水浒》里为一百单八位英雄都起了绰号。而且，大都显得那么形象生动，鲜明准确，文明雅致，脍炙人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 乙 是这么回事儿。哎，这些绰号，都是怎么起的？
- 甲 这些绰号，有的是以人物的外貌形象为依据的；有的则借用了人物使用的器具兵刃；有的点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有的体现了人物的行为品德。总之，大致概括了英雄们的主要特点。
- 乙 说道是不少。
- 甲 比如：及时雨宋江，智多星吴用，大刀关胜，豹子头——
- 乙 （接说姓名）林冲。
- 甲 九纹龙——
- 乙 史进。
- 甲 浑江龙——
- 乙 李俊

甲 李逵。
乙 李逵。
甲 鲁智深。
乙 鲁智深。
甲 噢，你这儿鹦鹉学舌呀？
乙 你说绰号，我接着说姓名啊。
甲 我说李逵。
乙 我说李……噢，你说的是姓名啊。
甲 哎，我说姓名，你应该说出绰号。
乙 好么，我跟着说顺口了。
甲 李逵——
乙 黑旋风。
甲 鲁智深——
乙 花和尚。
甲 武松——
乙 行者。
甲 武大郎——
乙 武……大郎武。
甲 大郎武啊？！反正话也说出来啦。
乙 武大郎他不是水浒英雄，也没有绰号，我不说大郎武，说什么？
甲 行啊。就冲你对水浒英雄的绰号和姓名这么熟悉，还真说明了一个问题。
乙 说明什么问题？
甲 说明施耐庵笔下的英雄及其绰号不仅大人知道，连三岁的小孩儿都知道。
乙 对了……，把我当三岁小孩儿啦？！不能这么说。
甲 应该怎么说？
乙 应该说，连吃奶的孩子都知道……咳！我也糊涂啦。
甲 就是说，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人人皆知的程度了。
乙 对，这种说法比较确切。
甲 在这方面，可以说施耐庵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乙 确实如此。

- 甲 可是，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本应该呈现高度的精神文明，处处讲究文明礼貌。
- 乙 对呀。
- 甲 恰恰有个别同志，只继承了起绰号这个传统习惯，却丢掉了“优良”二字。
- 乙 确实有这种人。
- 甲 是吧？常言说：“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可有那个别人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专门从生理上找缺陷，给人家起外号。
- 乙 你能不能给举几个例子？
- 甲 可以，比方说人长的又瘦又高。
- 乙 起什么外号？
- 甲 电线杆儿，瘦猴儿。
- 乙 好么！又胖又矮呢？
- 甲 面包、狗熊。
- 乙 嚯！
- 甲 这么说吧，一个人体从上到下，只要有点儿缺陷，他都能给你起出外号。
- 乙 是呀？这人眼睛大点儿。
- 甲 大眼驴。
- 乙 这就来了。眼球鼓鼓点儿？
- 甲 金鱼眼。
- 乙 好家伙！要戴付眼镜呢？
- 甲 四只眼。
- 乙 四只眼？！
- 甲 大概那两个镜片也算两只眼。
- 乙 好么！
- 甲 不用说别的，就连一个人的脑袋长得稍微奇特点儿，他都能给你起出外号。
- 乙 真的？
- 甲 不信你试试。
- 乙 这人脑袋稍大点儿？
- 甲 大头。
- 乙 张口就来呀？！
- 乙 脑袋有点长方形？

甲 南北头。

乙 真能琢磨。正方形呢？

甲 四楞头。

乙 还满带角的。那要头上没毛呢？

甲 （含糊地）禾几马户。

乙 你说清楚点儿。

甲 禾——几——马——户。

乙 这个外号还比较文雅，像个日本人的名字。

甲 什么日本人的名字！这用的是破字解法，弄明白了更损。

乙 怎么回事儿？

甲 禾苗的“禾”字下面加上几个的“几”字念什么？

乙 念“秃”哇。

甲 马牛的“马”字右边加户口的“户”字念什么？

乙 念“驴”呀。

甲 你把俩字连起来。

乙 噢，这“禾、几、马、户”就是秃驴呀？！好么，是够损的了。

甲 还有比这更损、更低级、更肮脏、更不堪入耳的外号，都令人难以说出口。

乙 这种做法太不讲究文明礼貌了。

甲 惯于起这种外号的人只是极少数，我奉劝这些同志，要向绝大多数好的同志学习，他们在起外号方面，继承并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新人新风的不断涌现，创造了一大批既形象生动，又积极向上的绰号。

乙 对对。我也听说过不少这样的绰号。

甲 那好，我说一个绰号，您能给解释一个怎么样？

乙 可以。

甲 我先说“一”字当头的绰号。

乙 说吧。

甲 一刀切。

乙 知道。这是说卖肉的营业员一刀下去，斤两不差上下。

甲 一口清。

乙 饭店的服务员用口算帐，分毫不差。

- 甲 一把抓。
- 乙 卖糖果的服务员一把抓起，分量不过左右。
- 甲 一扫光。
- 乙 一……我给你来管“脚气灵”。
- 甲 怎么“脚气灵”都出来了？
- 乙 你“一扫光”是治头疮的，我“脚气灵”是治脚气的，一个医头，一个治脚。
- 甲 噢，你在这儿开药方啊？
- 乙 你不是说“一扫光”么？
- 甲 这是借用“一扫光”这个名，赞颂咱们清洁工人的绰号。把马路扫得干干净净，一扫光。
- 乙 得！我把它当成治头疮的“一扫光”了。
- 甲 咱再来个“老”字领先的绰号。
- 乙 来吧。
- 甲 老黄牛。
- 乙 任劳任怨，埋头苦干。
- 甲 老黄忠。
- 乙 老当益壮，炉火正旺。
- 甲 老八路。
- 乙 继承传统，发扬正风。
- 甲 老来少。
- 乙 老……越老越“浪”不知羞臊。
- 甲 什么呀？！
- 乙 不是越老越爱打扮，总想显得少面的意思么？
- 甲 到你这儿全给歪曲了。那是说老同志在新时期里，焕发了革命青春，返老还童，像小伙子似的。
- 乙 得！我又弄错了。
- 甲 还有“铁”字为首的。
- 乙 都有什么？
- 甲 铁脚板。
- 乙 长途跋涉，练就一双铁脚板。
- 甲 铁肩膀。

乙 挑、抬加扛，磨出一付铁肩膀。

甲 铁算盘。

乙 打算盘丝毫不差，练成一手硬功夫。

甲 铁大门儿。

乙 铁……大门是铁棍焊成的。

甲 铁棍儿呀？！

乙 要不就是铁板的。

甲 什么乱七八糟的？！

乙 那是什么意思呢？

甲 这是给我们优秀足球守门员送的绰号。形容守门员功夫过硬，频频救起险球，犹如一座铁大门。

乙 得，我又弄错了。看起来，你是真有研究。你能不能再说几个好绰号我听听。

甲 多啦。像什么“活雷锋”、“活武松”、“赛罗成”、“穆桂英”、“小电脑”、“小字典”、“小铁蛋”、“小神童”，等等，远儿去了。

乙 这些绰号太好了。

甲 好在哪里？

乙 好就好在，听了这些绰号，给人以一种健康美好的感觉，使人感到了时代的风尚，集体的融洽，同志的和睦。

甲 不错。你看这里面就没有生理缺陷方面的绰号。

乙 哎，根据生理特点，起个比较文雅的外号不行么？

甲 尽管比较文雅、含蓄、不怀恶意，也要考虑到对象和场合。不然就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乙 是呀？

甲 前些日子，我参加了一个婚礼。就因为有个同志在祝词里为新郎、新娘起了两个比较含蓄的绰号，结果引起了一场不愉快。

乙 怎么回事儿？

甲 新郎和新娘由于在爱好、性情和志向上都有一致性，因而结合到一起。但是新郎长得又瘦又高，新娘长得又矮又胖。

乙 截然相反。

甲 可人家俩并没去注意这点，却互相爱慕。

乙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 甲 那位同志却注意了这点，在祝词里给他们俩起了个外号。
- 乙 他怎么说的？
- 甲 （学）“新郎和新娘的结合，是美满的结合，幸福的结合，一个好比秤杆儿，一个好比秤砣，秤砣离不了秤杆，秤杆离不了秤砣，因而是秤杆和秤砣的结合。”
- 乙 嘿！好么，把人家比成秤杆儿和秤砣啦？！
- 甲 哎，当场引起了一些人的哄笑，闹得新郎和新娘面红耳赤。
- 乙 伤害了人家的自尊心。
- 甲 结果，新娘哭了一宿。
- 乙 你瞧瞧。
- 甲 新郎心宽点儿，还直安慰新娘。
- 乙 安慰安慰吧。
- 甲 （学）“秤砣……”
- 乙 啊？！
- 甲 不是……我也闹糊涂了。“娟儿，你别这样，人家也不是恶意。”
- 乙 对，不是恶意。
- 甲 “不是恶意，他为什么把咱俩说成秤杆儿和秤砣？”
- 乙 （跳进学新郎）“人家那是比喻咱俩的结合好比秤杆儿和秤砣，谁也离不开谁。”
- 甲 “你别替他打掩护了！光有秤杆儿和秤砣能结合成一体么？”
- 乙 “怎么办呢？”
- 甲 “还缺秤盘子呢。”
- 乙 “咳！别着急呀，那个什么，等咱有了孩子那不就凑齐了么？”
- 甲 “你别胡扯了！”
- 乙 “不管怎么样，他总没把咱俩说成瘦猴儿和狗熊啊。”
- 甲 “啊？！他要真叫咱俩瘦猴儿和狗熊，这就不是新房了。”
- 乙 “是什么？”
- 甲 “成动物园了。”
- 乙 咳！

1984年获大连市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活动一等奖

并非艺术

安邦彤

- 乙 这个节目是相声……
- 甲 哟，你在这儿说相声哪！
- 乙 是啊。
- 甲 说相声干吗站着说？
- 乙 都这样站着说。
- 甲 站着说多呆板哪，不能站着说！
- 乙 躺着说？那是在医院里。
- 甲 谁让你躺着说啦！
- 乙 那你的意思？
- 甲 晃着说。
- 乙 晃着说？
- 甲 那多有情绪呀！
- 乙 （晃）“今天给大家说段相声……”像话么？
- 甲 你那是晃吗？
- 乙 我这儿……
- 甲 抽疯！
- 乙 你说得怎样晃？
- 甲 噢，这样晃。对喽！（二人一起晃）“这个节目是相声，由我们俩表演。”
- 乙 “晃着说。”
- 甲 “说相声也不容易呀！”
- 乙 “可不！还是个体力活！”
- 甲 “不仅口齿伶俐，而且……”
- 乙 行啦！让大家看看，说相声要都这个样儿，是不是吃错药啦！
- 甲 这位不懂艺术。
- 甲 现在是八十年代你知道吗？
- 乙 知道哇！
- 甲 艺术是有发展变化的，到了八十年代就得晃着说。

- 乙 不晃不行？
- 甲 不晃哪有时代气息呀！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速度、高节奏的时代。晃，是时代的需要，晃是历史的新潮流！
- 乙 多新鲜啊！八十年代晃着说！那到了九十年代呢？
- 甲 花样翻新。翻……翻着跟头说。
- 乙 二〇〇〇年就得大头朝下说啦？这都什么逻辑！
- 甲 少见多怪！你最好买副望远镜。
- 乙 买那干吗？
- 甲 开阔视野，好好看看。
- 乙 看什么？
- 甲 现在舞台上有些唱歌的……
- 乙 唱歌的怎么啦？
- 甲 身上都充满着时代的热流。那真是逢唱必晃不晃不唱，越唱越晃！
- 乙 是呀！
- 甲 男的晃、女的晃、吹的晃、拉的晃、打的晃、灯晃人晃，满台全晃！
- 乙 地震了。
- 甲 要晃出一台“迪斯科”的新世界！继续晃
- 乙 别晃啦！噢。唱什么都晃？
- 甲 逢唱必晃嘛！
- 乙 不管内容和形式？
- 甲 管那个干么？
- 乙 这“南泥湾”……
- 甲 能晃！（晃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唱一唱，唱一呀唱……”
- 乙 “在希望的田野上。”
- 甲 （使劲儿晃）“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
- 乙 就这么走哇！哎，我问问你，有些歌唱家像李双江、刘秉义、蒋大为、李谷一他们唱起来怎么就不晃哪！
- 甲 是啊，……这个这个……
- 乙 哪录音机倒带呀？
- 甲 这个……他们怎么不那个样儿地晃呢？
- 乙 他们的演唱不是艺术吗？

- 甲 是呀！能说不是艺术吗？
- 乙 你说呀！
- 甲 （指台下）你说说。
- 乙 问你哪！
- 甲 噢，问我呀！他们都是歌唱家，对吧？
- 乙 是啊！歌唱家。
- 甲 歌唱家就是说他们的演唱已经到了家。
- 乙 水平高嘛！
- 甲 就是呀！你说他们都成“家”了还能跟光棍一样吗？
- 乙 找对象呀！
- 甲 是呀！对象就是观众。别看这些歌唱家水平高，可他们不懂行情。
- 乙 什么行情？
- 甲 得知道观众的需要。
- 乙 投其所好。
- 甲 有些观众愿意看哪！他们还一个劲儿地赞扬我们。
- 乙 怎么赞扬的？
- 甲 “嘿！看这玩意比看耍猴强多啦！”
- 乙 这是赞扬啊！别糟蹋艺术了。
- 甲 糟蹋干什么，我发现你这人太笨。
- 乙 我笨？
- 甲 别看你四肢发达，可是没长头。
- 乙 我这不是头？
- 甲 你那“算头”？
- 乙 蒜头？
- 甲 算你白长了一头。
- 乙 这怎么说话！
- 甲 头脑僵化，缺少艺术细胞。你最好看看我们团的演出。
- 乙 你们什么团？
- 甲 南极企鹅艺术团。
- 乙 企鹅？

- 甲 没看电视“动物世界”吗？那一群群个头不大、不会说话、走起道来都这模样的企鹅吗？（做动作）
- 乙 我说怎么老爱晃嘛！
- 甲 这名字艺术不艺术？
- 乙 挺有意思。
- 甲 不但名字艺术，连我们那演出广告都特别讲究。
- 甲 南极企鹅艺术团首次来贵宝地演出“狂歌劲舞人心醉，OK哈罗音乐会”！
- 乙 啊！
- 甲 我们的节目：江南特色、北方风貌、港台歌曲、异国情调、现代印象、激光闪耀、连唱带跳、热烈火爆！
- 乙 嘿，满带押韵的。
- 甲 新式服装、花椒大料、贵州茅台、大连老窖、精工手表、幸子小帽、黑又亮鞋油、特效耗子药！
- 乙 啊，这是演出广告？
- 甲 商品展销。
- 乙 我说的嘛！哎，你们演出怎么还卖东西？
- 甲 这叫搞活艺术，一箭双雕。下面还有词儿哪！
- 乙 还有什么？
- 甲 特邀著名歌唱家朱明瑛……
- 乙 朱明瑛？
- 甲 她的弟弟。
- 乙 大喘气呀！
- 甲 朱明瑛的弟弟领衔演出。
- 乙 哎，谁是朱明瑛的弟弟？
- 甲 我！
- 乙 你？
- 甲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是我们艺术团的明星。
- 乙 你是明星？
- 甲 我是明星，她是明瑛，明瑛明星，有星有明，这不明明白白，姐弟相称嘛！
- 乙 噢，假的！
- 甲 以假乱真嘛！

乙 这不骗人吗？

甲 什么骗人？这叫招人！你想啊，广告这么一打，来看的人不多了吗？

乙 这缺德不缺德呀！

甲 繁荣艺术嘛！

乙 别说好听的。就你还能领衔演出？

甲 我怎么啦？

乙 让大家瞧瞧，就他这个头儿，他这模样儿，领衔演出？哼，看不出来。

甲 你不相信？告诉你，人不可貌相，咱基本功扎实。

乙 什么基本功？

甲 早在那动乱年代——

乙 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甲 我就学会了乱动。

乙 你都怎么动的？

甲 我给你学学。 边跳边唱 “拿起笔来做刀枪，集中火力批黑帮。” “打打打，打个稀巴烂！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接唱 5 5 1 1 6 5 1
3 3 2 1 1 2 3 1 1—1 哎，巴扎嘿！”

乙 就这基本功呀！

甲 怎么样？

乙 不怎么样！

甲 那是过去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的艺术造诣是越来越深。

乙 是呀！哎，那你们企鹅艺术团一共有多少人？

甲 不多，八个人。

乙 就八个人？

甲 八仙过海嘛！

乙 噢，凑一块来啦！

甲 凑像话么！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乙 为了钱？

甲 为钱？我们视钱如粪土！

乙 不为钱？

甲 当然啦！

乙 那为什么？

- 甲 人民币。
- 乙 一样啊！
- 甲 怎么一样呢！你那是钱，我这是人民币！
- 乙 一码事儿。
- 甲 什么一码事儿！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为了人民。我们在台上又晃又唱，为人民服务不辞辛苦，人民给点儿辛苦费犒劳我们。这辛苦费是人民给的，能叫钱吗？
- 乙 就这么解释呀！哎，这样吧，今天在这里能不能把你们团的节目演给我们看看？
- 甲 在这儿演？
- 乙 大家欣赏欣赏。
- 甲 有人民币吗？
- 乙 咱今天不讲这个，尽义务！
- 甲 议价服务？
- 乙 哎——你钻钱眼儿里啦！艺术交流嘛！你演演，要是水平高，我负责组织卖票。
- 甲 那行！“狂歌劲舞音乐会”现在开始！
- 乙 这就来啦！
- 甲 “谢谢！谢谢！谢谢！”
- 乙 没鼓掌的？
- 甲 现在都兴这一套。
- 乙 噢。
- 甲 首先请我们团的小歌星“君子兰”小姐——
- 乙 这花儿可不便宜。
- 甲 给大家来个轻声演唱。
- 乙 轻声，得注意听。
- 甲 这时，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一片昏暗。
- 乙 灯还没亮。
- 甲 突然，一道白光，恰似闪电，鼓乐齐鸣，彩灯旋转，五光十色，眼花缭乱。
- 乙 嘿，真有效果。
- 甲 我们的“君子兰”小姐飘飘悠悠，晃晃荡荡，就像仙女下凡，来到台前。
- 乙 开始演唱了。
- 甲 “谢谢！谢谢！”
- 乙 又来啦！

甲 “今天能给大家演唱，我心里好高兴！”

乙 这味儿都酸不拉叽的。

甲 “但愿我的歌声能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宿！”

乙 啊？

甲 夜晚。

乙 吓我一跳！

甲 “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热情的沙漠》……”

乙 快唱吧。

甲 （晃唱）“我的心里，简直像团火，燃烧着整个沙漠，我在高声唱，你在低声和……”

乙 怎么没声啦？

甲 轻声轻声，越唱越轻。

乙 是呀！

甲 怎么样？你听后是不是得到了艺术享受？

乙 我有点儿难受。

甲 难受你吃药呀！

乙 我吃药干吗？我想看看你的演唱。

甲 看我的？

乙 你不是领衔吗？

甲 对！朱明瑛的弟弟嘛！

乙 你就别提这茬儿啦！

甲 那我就不客气啦！“谢谢！谢谢！”

乙 还这一套。

甲 “我们初次来到这里……”

乙 还得说两句。

甲 我不领衔嘛！

乙 头发言。

甲 “我们初次来到这里，心中比蜜还甜。”

乙 拣好听的说。

甲 “这里有水有山，这里空气新鲜，这里像座花园，这里人民兜里都有钱！……”

乙 别罗嗦了，快唱吧！

- 甲 我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
- 乙 什么？
- 甲 香港电视连续剧“再——向——虎——山——行！”（做动作）
- 乙 你这是再向虎山行？
- 甲 对，过了猴山，直奔虎山！
- 乙 没听说过。
- 甲 “南苍海、北铁山、东邪西毒陆大安！”
-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 甲 （边唱边舞）“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突然打乙）
- 乙 往哪儿打？
- 甲 我看你吃工不吃工！
- 乙 这什么水平！你再没有好的啦？
- 甲 换个好的？干脆，我给你来个最拿手的绝活儿。
- 乙 什么绝活儿？
- 甲 “阿里——巴巴”！
- 乙 放鞭哪？
- 甲 晃唱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欧欧欧欧，我们——”
- 乙 改词啦！
- 甲 “我们——我们知道。”
- 乙 知道什么？
- 甲 “贵宝地人民兜里都有钱！”
- 乙 别的不认！
- 甲 “快快快快！”
- 乙 快干什么？
- 甲 “快掏出来，快掏出来！”
- 乙 急啦！
- 甲 “快快快快，快掏出来！”
- 乙 哪掏哇！这哪是艺术！简直是不伦不类！
- 甲 对！累不累，想想明天没路费，苦不苦，兜里还剩两毛五！
- 乙 去你的吧！

1985年获大连市曲艺比赛一等奖

我媳妇

李建群 刘正福

- 甲 我问你点事可以吗？
- 乙 您说吧！
- 甲 您有媳妇吗？
- 乙 有哇。
- 甲 有几个？
- 乙 我有……有几个呀？我就一个。
- 甲 哎，您也是一个呀！
- 乙 这不废话吗。
- 甲 您这一个行吗？
- 乙 什么叫一个行吗？
- 甲 我是说您媳妇对您还行吗？
- 乙 您是说我媳妇对我怎么样？
- 甲 我就这意思。
- 乙 我们俩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互相体贴，互相关怀。
- 甲 啊，你们互相乱爱？
- 乙 什么？我们俩是互相乱爱？
- 甲 方才你不是说你俩是互相体贴互相乱爱吗？
- 乙 我是说“互相关怀”。
- 甲 这么说您媳妇对您还真不错。
- 乙 可不是嘛。
- 甲 你们的爱情肯定是牢不可靠。
- 乙 对了，我们明天就离。
- 甲 那很好！
- 乙 什么哪？！
- 甲 怎么啦？
- 乙 啊，我们的爱情牢不可靠，像话吗？
- 甲 啊，不对，是牢不可破。

乙 这还差不多。你媳妇对你好吗？
甲 我媳妇？嘿呀！
乙 上感情了。
甲 我那媳妇她把心都交给我啦！
乙 （深切）那你呢？
甲 我把我妈交给她啦。
乙 啊！你怎把你妈交给她啦？
甲 不交给她，交给你？
乙 我不要。
甲 我就知道你小子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乙 我呀？
甲 我媳妇，从打我认识她那天起我就觉得她呀——
乙 怎么啦？
甲 比我妈强。
乙 啊——什么！
甲 体格比我妈强。
乙 好嘛，吓我一跳。
甲 你不知道哇，我妈这人是“生的伟大，活的窝囊”。
乙 嗨，这都是什么词。
甲 命苦哇！
乙 是吗？
甲 （难过地）她老人家从十二岁就守寡，她……
乙 你……你歇会儿吧！
甲 我不累。
乙 我问你，有十二岁守寡的吗？
甲 我十二岁我妈守寡。
乙 你把话想好了再说行不行？
甲 我长大了以后，我妈却落了一身病。
乙 什么病？
甲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病。
乙 没大病那就好哇！

甲 就瘫了！
乙 这病还小哇！
甲 可我媳妇也不嫌乎哇。
乙 是吗？
甲 她亲切地对我说，
乙 怎么说的？
甲 （入戏）哼！你妈呀咱先不管。
甲 咱不但现在不管，就是将来咱也不管。
乙 你——
甲 咱们俩全当没有这个妈。
乙 啊，想把老人推出呀，别忘了你妈有病！
甲 病？！病得厉害吗？
乙 都瘫了还不厉害。
甲 那好，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乙 还下工地呐！
乙 说什么呐？
甲 我说匀溜，
乙 匀溜？
甲 这是叫我哪。
乙 噢，你叫匀溜。
甲 我说匀溜，这家收拾得真玄了，可说是“五讲四美”的典型了。
乙 那好哇！
甲 好什么！脏、乱、差！
乙 脏、乱、差？
甲 当她看到我妈的时候，她说了：
乙 她说什么？
甲 这妈是你侍养的？
乙 怎么叫侍养的？
甲 是你侍候和抚养的？
乙 啊！
甲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

乙 是吗？

甲 看把你妈侍候的那脸色——

乙 红光满面？

甲 焦黄焦黄。

乙 啊？

甲 都成了没馅的饺子了。

乙 什么意思？

甲 光剩皮了！

乙 这是说你妈瘦。

甲 也没大瘦头了。

乙 为什么？

甲 有骨头挡着呢！

乙 不像话！

甲 我说匀溜，就你妈这模样，盖上纸保证哭得过。

乙 至于嘛！

甲 我看咱们原定的“十一”结婚改到“五一”吧！

乙 咱们的家具还没做好哪。

甲 不行，你妈能等到“十一”吗？

乙 可我妈的病？

甲 干脆点吧，你妈就交给我了！

乙 交给你？

甲 我来处理她。

乙 处理？！

甲 我来护理她。

乙 我说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甲 我们结婚的前一天，她给我妈来了个大清扫，换了衣服洗了澡，我妈打扮的是里外三新。

乙 真是好媳妇！

甲 还把我们结婚的新褥子拿出来给我妈铺，又买了一床老虎毯子给我妈盖。

乙 干吗偏老虎毯子呢？

甲 我媳妇说了：“老虎酒都能治病，老虎毯子盖在身上疗效不是更大吗！”

- 乙 没听说过。
- 甲 哎，你还别说，从打上老虎毯子以后，我妈都能坐起来了。
- 乙 盖老虎毯子盖的？
- 甲 是呀，我也纳闷，你说我妈盖一床病就好转，要是盖两床，我妈不就能站起来？
- 乙 那要盖三床呢？
- 甲 我妈能走路。
- 乙 盖四床？
- 甲 我妈能跳舞。
- 乙 能跳舞哇！
- 甲 我妈高兴得要跳舞。
- 乙 没听说过。
- 甲 我希望观众同志们，谁有腰腿疼病不用请大夫！
- 乙 怎么办呢？
- 甲 多买几床老虎毯子就行了。
- 乙 纯属胡说八道！
- 甲 那你说我妈盖上怎么好多了？
- 乙 那主要是你媳妇照顾的好。
- 甲 是啊，你跟我妈说得一样。
- 乙 你妈怎么说的？
- 甲 我妈那天含着泪对我说：“孩子啊，千幸福，万幸福，好儿子不如好媳妇。”
- 乙 你妈说的对。
- 甲 要说我媳妇，她对我妈比对她妈还亲，比对我妈还亲。
- 乙 绕口令怎么的？
- 甲 不是，你就拿吃苹果来说吧。
- 乙 你妈还能吃苹果？
- 甲 能啊！
- 乙 她能咬动吗？
- 甲 没关系，我媳妇有办法。
- 乙 什么办法？
- 甲 用勺刮。
- 乙 用勺刮呀！

- 甲 她用勺刮着喂我妈。
- 乙 你媳妇又耐心又细心真够孝顺的啦！
- 甲 你说我媳妇好不好？
- 乙 太好了！
- 甲 对呀，我媳妇对我妈是太好了，可是对我就太差了！
- 乙 这是怎么说呢！
- 甲 当初她是把心交给我了。
- 乙 现在呢？
- 甲 现在她心中没我了！
- 乙 为什么呢？
- 甲 她给我妈是活鱼鲜肉加鲜蛋，做好了，就往我妈跟前端，香味直往我鼻子里钻，馋得我来回直打转，我刚想动筷子吃一口……
- 乙 怎么？甲 我媳妇眼睛瞪得像鸡蛋！
- 乙 不让吃啊。
- 甲 她说：“你年轻，体格壮，将来再吃也赶趟。”！
- 乙 你媳妇说得有道理！
- 甲 有道理，你跟我媳妇一个鼻孔出气！
- 乙 本来人家说话就在理上嘛！
- 甲 行，我不吃咱喝点可以吧？
- 乙 喝点汤当然可以了。
- 甲 喝汤？！
- 乙 那你喝什么？
- 甲 喝酒！
- 乙 喝酒啊！
- 甲 你看看，怎么样，跟我媳妇一样的腔调，（学）“喝酒啊”！
- 乙 嗨！
- 甲 俗话说，男同志不喝酒，出门在外没朋友。
- 乙 他倒有理了。
- 甲 再说我能喝多少，我这酒量那不是萤火虫的屁股——
- 乙 怎么讲！
- 甲 没多大亮（量）！

乙 那你一顿能喝多少？

甲 半斤。

乙 半斤还少啊？！

甲 我妈喝一斤多不多？

乙 你妈能喝一斤烧酒？

甲 牛奶。

乙 牛奶能和烧酒比吗？

甲 是啊，牛奶和烧酒不一样。

乙 小孩都懂。

甲 你看我，现在越喝越瘦。

乙 是啊。

甲 可我妈越喝越胖。

乙 牛奶补身嘛！

甲 过去我妈是两眼无光。

乙 现在呢？

甲 两眼铮亮。

乙 二目有神嘛！

甲 过去，我妈躺在床上都直晃。

乙 难受的。

甲 现在，我妈是站起来都硬邦邦。

乙 你妈现在真能站起来啦？

甲 我媳妇那颗纯洁、善良的心不光是交给了我，更重要的是交给了我妈。

乙 是啊！

甲 为我妈是费尽了心，操碎了心。

乙 你媳妇真值得我们学习。哎，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甲 什么事？

乙 这事，行不行关键在于你了！

甲 没问题，我这人好求。

乙 那我可不客气了！

甲 你客气什么？咱俩是谁和谁！

乙 那好，我可就说了！

甲 说吧！

乙 我想借你媳妇……

甲 借我——媳妇？你开什么玩笑！

乙 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甲 有借媳妇的吗？

乙 我出介绍信。

甲 出介绍信？也不行！

乙 你没听明白。

甲 我怎么没听明白？

乙 我想借你媳妇到我们单位做孝敬老人的报告。

甲 早让人借走了。

1984年获大连市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活动二等奖

大连人

王凤友 孙建伟

- 甲 （唱）哎——谁不说咱家乡好得哟哟哟。
- 乙 山东民歌。
- 甲 （唱）可是我们大连这个地方也不孬。
- 乙 你说得可是太对了。不少的外地朋友，到我们大连来参观游览，全都夸奖我们大连那。
- 甲 是吗？
- 乙 不有的说嘛“嗨！我们来大连哪，你看这城市，可太好了！用我们天津话来说，那可太眼啦！”
- 甲 太眼啦？
- 乙 就连我们少数民族来都夸奖我们大连。
- 甲 他们是怎么夸的？
- 乙 新疆人用歌来唱我们大连。
- 甲 怎么唱的？
- 乙 这么唱的：（唱）你们大连好地方啊，有山有水好风光，来了一趟永不忘，大连的海螃蟹真是肥又香。
- 甲 哎呀！海螃蟹都出来了。
- 乙 可不是吗？
- 甲 光知道夸我们大连，知道我们大连好在什么地方吗？
- 乙 知道哇！这山青水秀，气候宜人哪！城市美丽，没有灰尘哪！
- 甲 什么叫没有灰尘哪？
- 乙 这城市干净啊。
- 甲 说得太对了！你看我们大连不但街道整齐、干净，而且还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 乙 可不是吗？
- 甲 特别是我们大连人，勤劳、勇敢、聪明、漂亮、水灵。
- 乙 对啦，什么叫水灵啊？
- 甲 啊，水灵不懂吗？
- 乙 怎么个水灵？

- 甲 我们大连是一座海滨之城。
- 乙 对呀。
- 甲 人人都爱洗澡。
- 乙 啊。
- 甲 从水里一出来，他不都是水灵灵嘛？
- 乙 那叫水灵灵的？
- 甲 那叫什么？
- 甲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大连人，不但长得水灵，而且讲文明、懂礼貌。
- 乙 对了。
- 甲 一样的话，从我们大连人嘴里说出来就甜。
- 乙 是吗？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 甲 你比方说吧，坐车的时候，这位不注意，踩这位脚了，踩人的这位马上说：“对不起！”被踩那位马上回答：“没关系。”
- 乙 文明礼貌语言嘛！这谁都会。
- 甲 噢，你也会。
- 乙 我也会说。
- 甲 那比方说，我不注意，踩你脚了。（动作）
- 乙 不客气，谢谢！
- 甲 哎呀，我再来一下？
- 乙 行！我、我有病呀我！
- 甲 你是有病啊，你病得还不轻啊！
- 乙 好家伙。
- 甲 到现在的文明礼貌语言你都不会用啊。
- 乙 那没关系！我主要用的不是地方。没关系，我呀，慢慢学嘛！
- 甲 慢慢学啊？
- 乙 啊。
- 甲 我们大连人都开始学外语了。
- 乙 学外语干吗？
- 甲 我们大连是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个开发城市。
- 乙 对呀。
- 甲 学好外语，好和外国人做买卖。

- 乙 噢，和外国人做买卖非得用外语吗？
- 甲 那当然了！
- 乙 叫他们到我们中国来嘛！用外语干吗？
- 甲 不用外语？
- 乙 不用。
- 甲 不知道商品信息，这买卖能赚钱吗？
- 乙 哎哟，这里面的学问还挺深哪？
- 甲 废话！告诉你，我们大连人这脑袋都非常聪明。
- 乙 是吗？
- 甲 一般人都是两盘弦。
- 乙 全是两盘弦？
- 甲 噫。
- 乙 我也是大连人哪，我怎么才一盘弦哪？
- 甲 那是因为你出生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那盘弦没给你按上。
- 乙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 甲 要不怎么说这人少根弦，就打你那来的。
- 乙 我告诉你呀，不管几盘弦，你转不出花来。
- 甲 谁说的？
- 乙 我说的。
- 甲 大连人，给苹果照张相，拿到国际上评，获得了金牌，你说一盘弦能行吗？
- 乙 你还别说，还真有这事。我们大连的摄影作品在国际上有不少获得金牌呀！
- 甲 大连人，心灵手巧。
- 乙 对呀。
- 甲 别是大连人做的贝雕、羽毛、玻璃器皿，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 乙 说得太对了！我们大连人手巧，这大家都知道。
- 甲 大连人不光手巧啊。
- 乙 还有——
- 甲 脚更巧。
- 乙 脚巧？
- 甲 不但脚巧，还有劲哪！
- 乙 脚还有劲哪？

甲 就凭这双脚板子，愣是把我们大连踢成足球城了。

乙 你说这个？

甲 噫。

乙 要说我们大连足球队，在我们全国也是一支劲旅。

甲 啊，足坛有许多老将，像迟尚斌、林乐丰、黄向东……

乙 你说的这几位都是国家的主力队员。

甲 全都是我们大连人。

乙 都是大连人啊？

甲 噫。

乙 那么贾秀全、李华筠……

甲 大连人。

乙 铁门李富胜……

甲 大连人。

乙 全都是大连人？

甲 那当然了。

乙 要说我们大连人的脚板子可太棒了。

甲 脚下有功夫嘛！

乙 有功夫。

甲 大连人不但脚下有功夫，还有飞的功夫。

乙 大连人还会飞呀？

甲 啊，亚洲飞人邹振先。

乙 噢，你说的是三级跳远名将啊！宝刀不老再立新功。

甲 大连人。

乙 也是我们大连人。

甲 大连人不但有飞的功夫，而且腿上的功夫也不浅。

乙 腿有什么功夫？

甲 中国姑娘，在国际竞走锦标赛当中，获得了金牌，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乙 你一说我就知道了，你说的是神行太保徐永久同志。

甲 哎呀，徐永久同志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乙 对呀。

甲 但是徐永久同志抱着为祖国争光的决心，在场上是精神抖擞，行走如飞呀。

乙 对呀。

甲 啊，你就看徐永久同志是“唰”——

乙 怎么着？

甲 超过去一个。

乙 你看这速度。

甲 唰——

乙 又超过去一个。

甲 唰——

乙 又一个。

甲 唰——

乙 又一个。

甲 唰、唰、唰、唰——

乙 我说你这下雨呀？

甲 什么叫下雨呀！徐永久超过了所有的对手，获得了冠军。

乙 哎呀，要说我们大连人可太棒了。

甲 太棒了？这才占了百分之不点哪！

乙 什么叫百分之不点呀？

甲 其他方面还有啊。

乙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呀？

甲 你像东方歌舞团的朱明瑛同志，那是我们大连人。

乙 朱明瑛同志是我们大连人哪？

甲 噯。

乙 我怎么没听说过？

甲 朱明瑛同志在赴美留学的前夕，来到了我们家乡，为家乡人民唱了一首歌曲，就足以证明她是大连人。

乙 是吗？

甲 那天朱明瑛同志的心情非常激动，对家乡的亲人说了几句话。

乙 怎么说的？

甲 她这么说的。

乙 你给我们大家学学。

- 甲 我给学学。亲爱的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们，在我即将赴美留学的前夕，能为家乡的人们演唱，心情非常的激动，大连是我的故乡。
- 乙 是吗？
- 甲 我不会忘记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也不会忘记把我培养成人的祖国。今天哪，我在这里，把我心中的歌献给家乡的亲人。
- 乙 噢，她要唱。
- 甲 （唱）“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连就是我故乡。”
- 乙 哎，等等，等等。
- 甲 干什么你！
- 乙 歌词是大海呀！
- 甲 是啊，海在后面，你着什么急呀？
- 乙 在哪儿呀？
- 甲 （唱）“三面海一面山，景色迷人好风光，大连哪大连，是我生长的地方，家乡的乳汁养育了我，我要为你歌唱。”
- 乙 太激动了！
- 甲 （唱）“再见了，大连！”
- 乙 别难过。
- 甲 （唱）“再见了，故乡！”
- 乙 还得回来吗！
- 甲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啊！”
- 乙 噯。
- 甲 “你不要把我牵挂啊。”
- 乙 噯。
- 甲 （唱）“当我从美国深造回来，再来看望家乡的亲人。再见了大连！——”
- 乙 回来，哪儿去呀你？
- 甲 不是出国吗？
- 乙 出国呀？
- 甲 啊。
- 乙 哎呀，照你这么说朱明瑛同志真是我们大连人哪？
- 甲 那当然了，我们的父母都是邻居呀！
- 乙 是吗？

- 甲 她们家周围有许多人都是搞文艺工作的。
- 乙 噢，都有谁呀？
- 甲 都不太出名，你都不认识。
- 乙 不出名我能认识吗？
- 甲 你像什么王心刚——
- 乙 啊？王心刚还不出名啊？
- 甲 于绍康——
- 乙 就是那个电影《喜盈门》里的老爷爷。
- 甲 李羚——
- 乙 噢，电影演员，后起之秀。
- 甲 老松井、碰海人……
- 乙 怎么老松井、碰海人都出来了！
- 甲 我是说演老松井的演员方化同志是我们大连人。
- 乙 噢，对了，方化同志是我们大连旅顺口区的嘛！哎，碰海人是谁呀？
- 甲 啊，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部影片的编剧就是我市的作家达理和邓刚同志。
- 乙 哎呀，要说达理和邓刚同志的作品啊，不但在我国国内有影响……
- 甲 那当然了。
- 乙 就是在国际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 甲 说得太好了。他们为繁荣我市文学创作，作出了贡献。
- 乙 对呀。
- 甲 还有许多了，像郭晶、杨海莲哪，张百爽、杜丘、佐罗呀。
- 乙 哎，等等，怎么杜丘、佐罗也出来了？
- 甲 啊，他们的电影不是在大连放映过吗？
- 乙 这也算哪？
- 甲 搞四化就得各条战线齐努力，光有文艺界和体育界的还不行。
- 乙 噢，还有哪方面的？
- 甲 啊，还有那谁！
- 乙 谁？
- 甲 就那个——
- 乙 说说。
- 甲 就那个“轰”！

乙 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你轰什么呀？

甲 别小看这一声轰啊。

乙 怎么？

甲 它震惊了世界，填补了我国金属爆炸焊接的空白。

乙 噢，你一说我就明白了，你说的是爆炸大王陈火金同志。

甲 那是我们大连人。

乙 也是我们大连人。

甲 毛子圣同志知道吗？

乙 当然知道了，那是公安战线的一位标兵，侦破英雄嘛！

甲 那是我们大连人。

乙 哎呀！要说我们大连人可是太了不起了。

甲 还有，化物所的林立武同志。

乙 噢，他研究的催化剂在国际上可有影响啊。

甲 那是我们大连人。

乙 也是我们大连人。

甲 关向应同志知道吗？

乙 当然知道了，革命的老前辈呀！

甲 大连人。

乙 也是我们大连人。

甲 噫。

乙 我说我们大连的人才可是太多了。

甲 啊，人才越多说明我们对全国的贡献越大。

乙 你说得太对了。

甲 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在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

乙 噢，还有谁呀？

甲 你像大连理工学院，培养了许多理工科大学生。

乙 哎呀，他们可是国家的栋梁啊。

甲 大连海运学院，培养了许多海员，遍布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的各条航线。

乙 他们全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甲 俗话说得好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连医学院的一位老教授，培养一名学生，送到了日本出了名。

乙 谁呀？

甲 血疑专家、幸子的爸爸——大岛茂。

乙 噢，大岛茂啊。大岛茂也是大连人啊？

甲 你哪，没听明白我的意思。

乙 你什么意思？

甲 我是说，我们大连医学院培养了许多像大岛茂这样的医生，为祖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

乙 你还别说，我们大连的医务工作人员，在国际上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甲 说得可是太对了！

乙 对不对？看来我们大连不但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甲 那当然了，大连人才济济呀，我们应当为有大连这样一座城市而感到豪。

乙 应该自豪。

甲 我们身为一个大连人，应该感到光荣。

乙 应该光荣。

甲 应该感到骄傲。

乙 应该骄傲。

甲 我们要放声歌唱，歌唱我们的大连。

乙 应该歌唱。

甲 （唱）年轻的朋友们……

乙 哎，你唱的这首歌的曲作者谷建芬同志是我们大连人。对不对？

甲 对，（唱）亲爱的朋友们，请到大连来……

乙 哎，你这什么词呀？

甲 啊？

乙 不对，怎么到大连来？

甲 这个你就管不着了，最近谷建芬同志，委托我把这首歌词稍微改动一下。

乙 噢，你改了。

甲 稍微改动一下。

乙 啊，那把你改的词给唱一下吧！

甲 注意啊，（唱）亲爱的朋友们，请到大连来，美丽的海滨城，春光永长在。为祖国、为四化，大连有人才，欢迎大家都到大连来，来来来来来来……

乙 你怎么没完了你呀？

甲 我是欢迎世界各国朋友都到大连来！

乙 好！

1984年获大连市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活动三等奖

二进城

陈寒柏 王世元

- 乙 这回是我给同志们表演——
- 甲 爷们，你在这白话呢？
- 乙 什么叫白话呢。
- 甲 你这么一白话俺还就看出来了。
- 乙 你看出什么来了？
- 甲 你和别人不一样。
- 乙 怎么不一样？
- 甲 你这个人脑子里有包啊。
- 乙 没有！
- 甲 那是虫子。
- 乙 也没有！你怎么这样说话。
- 甲 你没明白俺的意思。
- 乙 你什么意思？
- 甲 俺是说你这个人脑子里有那个文艺的包。
- 乙 那叫文艺细胞。
- 甲 对！俺就是这个意思。
- 乙 好嘛！这位是谁领来的？
- 甲 不是人领的，俺自己来找你了。
- 乙 你找我干什么？
- 甲 俺是从山东来的。
- 乙 这我听出来了。你来干什么？
- 甲 这几年俺们是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生活富了。
- 乙 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
- 甲 那真是家家不愁吃和穿，样样东西都置全了。
- 乙 缺什么？
- 甲 缺精神头啊。
- 乙 精神头？

- 甲 不是……是精神……神精……精了当，当了个当，明白吗？
- 乙 我糊涂了。
- 甲 你怎么还不明白？
- 乙 你还没说明白，我能明白吗？
- 甲 这个人要有精神就有精神头，这个精神头要是足呢，你还得有精神头吃的那个饭吧？
- 乙 那叫精神食粮。
- 甲 对！精神食粮。你看俺现在什么都有了。
- 乙 嗯，富了。
- 甲 就是精神上还缺点东西，大伙说了，咱成天听录音看电视都是人家的，咱为什么不能自己演一套呢？
- 乙 你们这是要自己活跃自己的文化生活。
- 甲 大伙一合计办了一个文工团，选俺当了团长。
- 乙 噢，你是团长？
- 甲 对了，这不是又派俺来大连学习了么。
- 乙 你来学什么了？
- 甲 学唱歌。
- 乙 学唱歌？
- 甲 就为学歌俺都来两回了，上个月俺来了一回了。
- 乙 上个月你都学什么了？
- 甲 俺先给二妮学了一个……
- 乙 你等会儿，二妮子是谁呀？
- 甲 本团的演员。
- 乙 噢，你给她学个什么歌？
- 甲 三百六。
- 乙 三百六？怎么唱的？
- 甲 这么唱：（唱）“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俺的爱情还给我。”
- 乙 这都什么味？
- 甲 香港的味呀！
- 乙 好嘛！你还学了个什么？

甲 还给铁蛋他妈学了一个“狐狸”。

乙 狐狸？

甲 啊！日本狐狸。

乙 你为什么学中国狐狸？

甲 中国狐狸没有歌。

乙 为什么？

甲 中国狐狸狡猾呀。

乙 嘻！这日本狐狸怎么唱？

甲 就是这个：（唱）“古得毛尼噢，古得毛尼上塞到。”

乙 这是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插曲。

甲 这不是日本狐狸吗？

乙 好嘛！你还学什么了？

甲 还学了个一男一女两个人的……

乙 男女声二重唱？

甲 不是二人唱，是一个唱，一个跟着比划。

乙 那是歌伴舞。

甲 对了，这是俺专门给连顺子和桂芝两人学的。

乙 为什么专门给他俩学呢？

甲 他们关系不正常。

乙 什么关系？

甲 男女关系。

乙 男女关系？

甲 啊！你看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没事老往一块凑合，不拆帮了。

乙 人家那是搞对象。

甲 你这里叫搞对象，俺那里就叫不拆帮。

乙 噢，你给他俩学了个什么？

甲 狼啊。

乙 好嘛！这位和野兽干上了。

甲 野兽干什么？

乙 又是狐狸又是狼，这不是野兽吗？

甲 这个狼不是山上的狼。

乙 这是什么狼？

甲 日本有的电视剧看了么？

乙 什么电视剧？

甲 摔跤的那个，叫三四个狼。

乙 三四个狼？

甲 那叫什么？

乙 那叫五六个狼……噫，我也错了，那叫姿三四郎。

甲 对了，叫姿三四郎。

乙 这个歌难度可大，你唱唱我们听听。

甲 （唱）“迎着困难大步跨，一定要把你摔趴下。”

乙 干什么这是？

甲 唱着唱着连顺子一个背豆包就把桂芝摔趴下了。

乙 这不瞎折腾吗？

甲 这个多好啊，热闹呀！

乙 演出了吗？

甲 回去排完了就演了。

乙 演出效果怎么样？

甲 砸了！

乙 怎么砸了？

甲 那天刚演完俺二大娘就找俺来了。

乙 找你干什么？

甲 “你叫二妮子唱的那个歌，戏匣子里头唱行，可二妮子就不能唱了。”

乙 为什么？

甲 “她的对象当兵才走了半年，她怎么就唱等了他三百六十五天，她怎么就这么急。她那个对象在部队上要听说，能不想家吗？你这不是动摇军心吗？”

乙 这都挨得上吗？

甲 二大娘没说完，村长又来了。

乙 村长说什么？

甲 “你说你叫铁蛋他妈唱个什么不行，偏叫她唱狐狸。”

乙 唱狐狸怎么了？

- 甲 “她是养鸡专业户，你叫她唱狐狸，那个词听不懂先不说，那天她去喂鸡，在鸡房里哼哼两句，好家伙，一千三百多只鸡都不敢吃食了，还能下蛋吗？”
- 乙 她成狐狸了。
- 甲 村长没说完，桂芝又来了。
- 乙 全来了！
- 甲 “二哥，你是够缺德了，俺说俺来不了这个，你非让俺来这个，你看看夫也不到家，才唱了个狼俺就摔成这个样，那要唱个虎俺还不得摔死。”
- 乙 嘻，你得安慰人家。
- 甲 安慰什么？真是庄户人家没见过大世面，你们懂吗？这些都是城里最流行的。
- 乙 对呀！
- 甲 村长说：“城里头流行咱不管，可到咱这里就不行了，不愿唱，也听不懂。”
- 乙 主要是不合民情啊。
- 甲 “你干脆再去一趟，学点咱愿唱的，听得明白的，干活有劲的。”这不俺又来了。
- 乙 噢，你又二进城了，这回都学了什么？
- 甲 俺这回又给二妮子学了个月亮的。
- 乙 月亮的，这是什么歌？
- 甲 十五的月亮。
- 乙 这个歌好哇，不过你用家乡话唱不好听，你得用普通话唱，行吗？
- 甲 俺学的就是普通话唱的。
- 乙 你给来来。
- 甲 （唱）“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你守护在婴儿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在家乡耕耘着农田，我在边疆站岗值班，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一半。”
- 乙 好！唱的真不错。
- 甲 让她的歌声激励战士们保卫祖国，好好干。
- 乙 太对了！你这回给铁蛋他妈学了个什么歌？
- 甲 两个娃娃。
- 乙 这个歌怎么唱？
- 甲 （唱）“风吹着杨柳沙啦啦，小河流水哗啦啦，谁家的媳妇走的忙？原来她要回娘家，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胭脂香粉就在脸上擦，左手一只鸡，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两个胖娃娃……”

乙 你等会吧，人家是背着一个胖娃娃。

甲 两个！

乙 歌词里写的是一个！

甲 歌词里写的是两个！

乙 哪写着？

甲 你听啊：“一呀一对喂。”一对几个？

乙 两个。

甲 是嘛。

乙 噢，这么个两个呀？

甲 就是。

乙 那你这回给连顺子和桂芝学了个什么？

甲 还是两个人的。

乙 还是摔跤的？

甲 不是了，这回是男的唱，女的喊。

乙 是呀——

甲 这就叫男的唱，女的喊，小两口一块搞生产。

乙 这是什么歌？

甲 连顺子家是养鱼专业户，我给他学了个拉网小调。

乙 这个太好了，你给学学。

甲 这个俺学不了。

乙 为什么？

甲 你看两人一个唱一个喊，俺自己怎么行？

乙 那没关系，有我呢，我帮你喊。

甲 这可太好了，咱们（唱）“依呀唉——”

乙 收手套来，换包来！

甲 你干什么？

乙 不是喊么？

甲 谁让你喊这个了？

乙 那喊什么？

甲 你喊嗨！嗨——

乙 嗨！嗨！行，重来。

甲 “依呀唉——”

乙 嗨！嗨——

甲 还没到呢。

乙 那什么时候喊？

甲 等俺唱完一句话。

乙 你说明白了，重来。

甲 “依呀唉，梭仑梭仑……”

乙 嗨！嗨——这回对了吧？

甲 对了你就别说了。

乙 还不让说话，行，重来。

甲 “依呀唉，梭仑梭仑……”

乙 嗨！嗨！

甲 “你是那五谷神哪，多威武，乡亲们赶快干哪，拉鱼虾噢，使劲拉呀！使劲拉呀！”（用日文演唱）

乙 哥俩好！

甲 六个六

乙 七个巧！

甲 八匹马！

乙 全来到！

甲 走吧你——

1985年获大连市曲艺汇演一等奖

无发生非

李建群 李凤鸣 安邦彤

甲 哎，有这么一句话听说过吗？

乙 哪句呀？

甲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乙 有哇！

甲 知道啥意思吗？

乙 意思是说人的一生谁也不知道能碰上什么事。

甲 您说得太对了。就拿我来说，去年，我碰过这么一回事。那天我休息，我爱人叫我到百货大楼去买双鞋，我正一边走，一边溜达着，突然，一个人扑到我的面前，紧紧握住我这双手，太好了，太好了，我总算把你找到了。

乙 你们认识？

甲 不认识呀！

乙 不认识。

甲 接着他一挥手，过来好几个人，是七手八脚连拉带推，把我塞进一辆面包车里了。

乙 出什么事了？

甲 我也蒙了。到车上一问我才明白，他们是电影制片厂的导演。

乙 电影导演？！

甲 是这么回事，他们拍一部电影，正在这儿选演员呢，选了好几天也没选着，哎，今天他看上我了，非叫我拍电影去。

乙 我说你行吗？

甲 这行不行我哪知道哇，可导演说了，不行没关系，我们要的就是你这形象。

乙 是呀！

甲 你也别紧张，等到宾馆，我们给你化化妆，试试镜头。怎么样？

乙 呀，这就要试镜头哇。

甲 到了宾馆就过来一个人，三下五除二给我剃了一个铮明瓦亮的大秃头。

乙 给你剃个秃头干吗呀？

- 甲 导演说了，我们就要你现在的角色造型。等试完镜头之后，导演一看特别满意，太好了，太像了，简直太像了。看来这一号角色非你莫属了。不管怎么样，这事咱们就这么定了。
- 乙 这就拍板了。
- 甲 现在你马上回家准备准备跟家里人话话别，明天一早还到这来，咱们一块到南方拍戏去。
- 乙 这就要走哇？
- 甲 是呀。
- 乙 那你赶快回家吧！
- 甲 对，我赶快回家，我出了宾馆的门我又回来了。
- 乙 你怎么又回来了？
- 甲 哎呀，你想啊，我从来没剃过秃头哇，冷不丁剃个秃头真有点不好意思的。
- 乙 怕什么，这不是拍电影吗？
- 甲 可也是呀，咱这叫光明正大。
- 乙 哎。
- 甲 我出了门溜小跑来到汽车站举目一看，嗯！太不像话了。
- 乙 怎么啦？
- 甲 这上车怎么全不排队呀，啊，这么多人围在车门蜂拥而上啊，你瞧把那老大爷挤的。
- 乙 怎么啦？
- 甲 脸都走形了。
- 乙 这秩序也太乱了！
- 甲 我一看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冲着人群我就喊了一嗓子。
- 乙 喊什么？
- 甲 “别挤了！”
- 乙 本来就不该挤！
- 甲 喊完了当时我也纳闷了。
- 乙 你纳什么闷？
- 甲 众人的目光就像扫描器似的，“刷”！全集中在我头上了。
- 乙 寻找闪光点。
- 甲 紧接“哗！”人分两路。

乙 夹道欢迎啊！

甲 当时我也没客气。我是昂首阔步，搀扶着老大爷就上车了。

乙 你这是上车呀？

甲 我这是检阅仪仗队。“大爷您坐这儿，你坐！”“好好！小伙子，今天可幸亏你啦，要不大爷我就成馅饼啦！”

乙 老大爷挺风趣。

甲 接着，老大爷端量我老半天，贴在我耳朵上就说了：“小伙子，你刚出来呀？”

乙 怎么你刚出来？

甲 对呀，我从家里出来的！

乙 噢，是这个意思。

甲 “出来就好！再别进去了。”

乙 嗯？！

甲 “那可不是人呆的地方！”

乙 得，老大爷误会了不是。

甲 我一听怎么着，把我当成劳改释放犯啦！

乙 你快解释呀！

甲 我说：“大爷，您别误会！我不是……”没等我把话说完，老大爷又把话接过去了。“行了行了，这你瞒不了我。”

乙 还有经验？

甲 “好了好了！我不说啦！人有脸，树有皮，孩子，今后你可要珍惜自己呀！”

乙 老大爷认准了。

甲 这时从下边上来一位抱小孩的女同志，我一看赶忙起身让座。

乙 挺有礼貌。

甲 她冲我一乐，又把嘴合上了。

乙 为什么？

甲 不知道！又有两个女的说了。

乙 说什么？

甲 “大姐，你看，这人可真是的！人家给让个座儿连点表示都没有。”“可不是嘛，啧啧，谁没有犯错误的时候。人这不是改好了吗？干吗对人家这个态度！啧啧……”

乙 全拧了！

- 甲 当时我一听心里酸溜溜的。
- 乙 是有点不对味。
- 甲 下了车，我一边走一边琢磨。
- 乙 你琢磨什么哪？
- 甲 你说我秃头怎么啦？我愿意秃吗？
- 乙 对呀，那不是为拍电影吗！
- 甲 那为什么就这样对待我，啊，还把我和劳改释放犯连在一块了？
- 乙 这根本挨不上！我说你别琢磨了，赶紧回家吧！
- 甲 我正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紧急情况。
- 乙 什么情况？
- 甲 两伙小青年打起来了！
- 乙 是吗？
- 甲 只见一个膀大腰粗的小伙子，举着一把铁锹，正要朝另一个小伙子头上砍去。
- 乙 哎呀，这可太危险啦！
- 甲 当时我是二话没说，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大喊一声，“住手！”我趁这小子一愣神，我一下把铁锹夺了过来。
- 乙 见义勇为。
- 甲 就听一家伙说：“这小子不好惹，快跑吧！”
- 乙 吓跑啦？
- 甲 跑了我得追！
- 乙 你还追人家干什么？
- 甲 铁锹在我手里呢！
- 乙 好嘛，还送铁锹哪！
- 甲 我边追边喊：“站住！铁锹！”
- 乙 追上了吗？
- 甲 追上了。
- 乙 把他们追上了。
- 甲 警察把我追上了。
- 乙 警察追你干什么？
- 甲 把我当成打架的了。
- 乙 这你得赶快解释呀。

- 甲 对呀！我说：“警察同志，我……我不是打架的。”
- 乙 不是打架的，铁锹怎么在你手里？
- 甲 啊，你说这铁锹哇！啊，对呀！在我手里，但它原来不在我手里，可怎么又到我心里呢？他们拿铁锹打架，这铁锹就到我手了。在我手，我就要还给他，所以我就追他，我追他，你追我，你追我追的，明白了吗？
- 乙 我糊涂啦！
- 甲 这就对了。
- 乙 什么就对啦？
- 甲 我都二糊啦！你能不糊涂嘛？
- 乙 咳！
- 甲 这场合，我没法说清楚！
- 乙 那怎么办哪？
- 甲 我只好到派出所去讲了。
- 乙 去了吗？
- 甲 去啦！来到派出所，一位警察同志冲我就说了：“青年人，现在全国都在进行法制教育，你也不是不知道，治安处罚条例你也不是不明白，你说怎么办吧？”我一听急了，我说：“警察同志我可不是那号人哪！你不信挂电话问问我们单位。”
- 乙 你在单位表现怎么样？
- 甲 我在单位是连续多年的先进生产者和节约标兵！这不，今年又给我提干了。
- 乙 什么干部？
- 甲 工会小组长！
- 甲 这时警察放下了电话冲我一乐，向我表示了歉意，我这才安全脱险了。
- 乙 真不容易。
- 乙 是呀！
- 甲 我秃怎么啦？难道剃光头的就没有好人吗？老山战士上战场前为了好包扎都剃了光头，难道也是劳改犯吗？
- 乙 这种看法太片面啦！
- 甲 街上烫了发的女同志都是媳妇吗？戴眼镜的就都有学问？
- 乙 不能这么看！
- 甲 可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是买顶帽子不就没事了吗？
- 乙 对呀！

- 甲 我正往商店走——“站住！”
- 乙 怎么回事？
- 甲 六个小伙子把我围住了，“刚才是你抢的铁锹吗？”“是呀！”“行啊！要重新做人啦？今天咱哥们就叫你做一回，上！”
- 乙 不好！要对你进行报复？
- 甲 当时我就觉得头上一阵电闪雷鸣，眼前模糊不清。等我睁眼一看，我躺在医院的床上。
- 乙 进医院了！
- 甲 大夫一边包扎一边唠叨，“小伙子，你刚出来怎么还打架闹事儿呀？”
- 乙 好嘛，又定性了！
- 甲 这时进来一个人到处撒目。
- 乙 谁呀？
- 甲 是我爱人，她认不出我了。
- 乙 你都包成这个样没法认。
- 甲 她站在我的眼前，眼泪“唰”就掉下来了！我把当天的事从头至尾说一遍，她叹了口气说，没想到剃了头给你惹这么多麻烦。
- 乙 这真是无发生非。
- 甲 我一看，哎呀！你别这样，千万别难过，你看，我这不挺好嘛！
- 乙 这样还好哇！
- 甲 我包着头出去，他们就不能把我当成劳改释放犯了。
- 乙 那当成什么？
- 甲 老山英雄啦！
- 乙 嘻！

1987年获全国业余相声大赛三等奖

一场虚惊

李志有 刁成国

甲 您是一位演员？

乙 哎。

甲 你们演员的工作太让人羡慕了。

乙 是吗？

甲 你看，你们台上做演员，台下做普通的一员。

乙 对。

甲 台上受观众欢迎，台下受群众喜爱。

乙 不错。

甲 台上一本正经，台下作风不正。

乙 哎……什么叫作风不正啊？

甲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台上认真做戏……

乙 这就对了。

甲 台下到处作案。

乙 作案哪？你这越说越不像话。

甲 你呀，还别不服，前些日子，在我们院儿里就抓住了一位你们的同伙。

乙 哪儿的？

甲 杂技团的。

乙 杂技团的？

甲 你看别人要是犯点事儿还没什么，特别是你们演员要是犯点事儿，那可成爆炸新闻，闹的满城风雨。

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甲 是这么回事，那是上个星期六的晚上，天上既没星星也没月亮，漆黑的夜晚是伸手不见六指……

乙 等会儿，那叫伸手不见五指。

甲 不见六指。

乙 怎么不见六指？

甲 我这样伸的 比划 ……

乙 嘿，好嘛！

甲 就在这更深夜静的时候，“刷”！一个黑影溜进了我们大院儿。这家伙一进院就直挠我们家的玻璃。

乙 是啊？

甲 当时把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乙 那能不害怕吗？

甲 我妈吓得直哆嗦，我媳妇吓得直掉眼泪儿，就数我爸爸胆儿大。

乙 没害怕？

甲 尿一裤子。

乙 瞎，这更厉害。

甲 就瞧窗外站着这位，个头不高，瘦了巴叽，头戴一顶礼帽，屁股后面还挎着一把刀。

乙 还有凶器？

甲 挠完了玻璃，“嗖”的一跟头，就上了对面的房了。

乙 还挺有功夫。

甲 当时我这心里头还直嘀咕。

乙 你嘀咕什么？

甲 哟，以前光听说有飞檐走壁的飞贼咱没见识过，今儿倒好，飞我们家门口儿了。

乙 真来了。

甲 我正琢磨哪，“刷”，那家伙又从房上跳下来，直奔我们对门儿就去了，我一看坏了。

乙 怎么哪？

甲 你不了解，我们对门儿住着一对小两口，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前两天，这家男的出差去外地了。

乙 要出事。

甲 功夫不大，就听那屋里是孩子哭，老婆叫，噼哧扑哧一阵乱响。你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应该怎么办？

乙 那还用问吗？你应该挺身而出。

甲 我挺身而出？

乙 对呀！

- 甲 对！这话让你说着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刚要出门儿，我妈一把把我抓住了：
“哟，小子，干什么去？”
- 乙 你没瞧那屋里出事了吗？
- 甲 “瞎，那屋里出事关你什么事儿呀？你这不是脑子有病吗？你出去那是白给。你没瞧见人那是多深的功夫？何况，人家身后还别着把刀哪！”
- 乙 那也不能不管哪？
- 甲 “管？你出去还没看清人家长的什么模样，你就得满地找牙。再说了，现在干这事儿的都不是一个人儿，外面肯定还会有放哨的。”
- 乙 你怎么知道？
- 甲 “在这方面，你妈我有过教训。”
- 乙 什么教训？
- 甲 “有一天我坐电车，看见一位掏包的，我刚想提醒被掏的那位，谁知我身后过来个家伙，用一个又硬又尖的东西顶在我的腰眼儿上。”
- 乙 这准是凶器。
- 甲 “当时吓得我是一声没敢言语。”
- 乙 是啊！
- 甲 “呆会儿车一到站，这俩家伙下车了，我一看这小子手里拿的东西，当时没把我鼻子给气歪喽。”
- 乙 他拿的什么凶器？
- 甲 “一根黄瓜。”
- 乙 瞎！
- 甲 “这小子临下车的时候，还冲我来了个外国动作。”
- 乙 什么动作？
- 甲 “就这个。” 飞吻的动作
- 乙 是呀！
- 甲 当时我也没客气，朝他背后也还了一个……
- 乙 什么？
- 甲 “呸！”
- 乙 瞎，你哪儿吐啊？
- 甲 “傻小子，现在遇事不能管，就得像猫头鹰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 乙 这叫什么思想？

- 甲 “甬管什么思想，你看邻居王科长家，刚才还亮着灯哪，一有动静，灯灭了。你再看邻居刘二家，一点反应也没有。就显着你了，你这是癞蛤蟆蹦在公路上……”
- 乙 这话怎么讲？
- 甲 “愣充中吉普。”
- 乙 瞎！
- 甲 “你这是老太太戴钢盔……”
- 乙 这是……
- 甲 “愣充敢死队。”
- 乙 这叫什么词儿。
- 甲 不管我妈怎么说，今儿这事我是决不能袖手旁观。趁我妈没注意，“刷”！我从后窗跳出去了。
- 乙 你跳后窗干吗？
- 甲 你不知道，后窗离王科长家特别近，我想让王科长帮我一块儿抓坏蛋。
- 乙 对，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 甲 来到王科长家我就敲门：当当当……“王科长在家吗？”
- 乙 他说什么？
- 甲 南方话 “兄……弟，我知道你是会来的，可实在抱歉得很，我们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给你呀！”
- 乙 啊，王科长拿你当坏蛋了？
- 甲 我说：“王科长，我不是那坏蛋。”
- 乙 这回他说什么？
- 甲 “我知道你不是坏蛋，现在公安局都给你们起了个名字……”
- 乙 叫什么？
- 甲 “叫盗窃犯。”
- 乙 好嘛，认准你是贼了。
- 甲 “兄……弟，我们家确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呀！你看，我们家的电视机——单色的电冰箱——单门的；洗衣机——单缸的；我老婆——单腿的。”
- 乙 什么叫单腿的？
- 甲 前两天把腿摔断了。
- 乙 是呀！

- 甲 “兄……弟，别看我是个科长，可我的经济状况也是很景气的，现在家里就剩下二百元钱了，这不已经从门缝里递出去了吗？就算你没白跑一趟。”
- 乙 都吓成这模样儿了。
- 甲 我说：“王科长，我是你邻居小李子。”
- 乙 这回他怎么说？
- 甲 “哎呀，小李同志，你怎么也吃这碗饭了？”
- 乙 啊？！
- 甲 “你这是要犯罪的，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要吃小饼子的。再说，要偷你可以到远一点地方偷嘛，你怎么偷到自己邻居头上来了？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你怎么连草根都嚼巴了。”
- 乙 好嘛！甲 我说：“王科长，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想让你和我一块抓那坏蛋。”
- 甲 “什么？让我去抓坏蛋？我不行啊！我现在已经不管事了。”
- 乙 怎么哪？
- 甲 “我昨天已经退居二线了。”
- 乙 这挨得上吗？
- 甲 “再说，我长这么大从没和人家打过架。”
- 乙 这和打架是两码事。
- 甲 “不管是几码事，有事好说好商量嘛！”
- 乙 怎么商量？
- 甲 “你弄上两瓶啤酒，俩人一坐，什么问题不解决了？”
- 乙 喝上了？
- 甲 “再说，我出去也帮不了你什么忙。”
- 乙 怎么哪？
- 甲 “你说我能是他的对手吗？说实在的，我都不是我老婆的对手。”
- 乙 好嘛，实话都说出来了。
- 甲 “更何况，我的身体还有病。”
- 乙 你有什么病？
- 甲 “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大夫说我这后脊梁上长了两块这么的……”
- 乙 什么？
- 甲 “牛皮癣。”
- 乙 牛皮癣啊？！

- 甲 “现在已经扩散了。”
- 乙 好嘛，还是晚期的。
- 甲 “我看你还是找隔壁的刘二帮忙吧！”
- 乙 怎么哪？
- 甲 “刘二俩口子长的是膀大腰圆哪，就拿他老婆来说吧，一顿饭能吃四个馒头，两碗稀饭，还说吃个半饱。”
- 乙 好嘛！
- 甲 我一看，王科长是没什么指望了，干脆找刘二帮忙吧！来到刘二家“当当……”敲门，哎，怎么没声音？
- 乙 可能没人。
- 甲 不能啊，刚才我听屋里还说话哪！还得敲，“当当当……”这回屋里有回音了。
- 乙 怎么样？
- 甲 天津口音 “干吗干吗，深更半夜敲门？”
- 乙 让你出来一块抓坏蛋。
- 甲 “嘛玩意儿，让我出来抓坏蛋？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就咱这体格，来他个仨、俩的没问题。不过，我向你打听点事儿……”
- 乙 什么事儿？
- 甲 “给多少钱？”
- 乙 要钱呀？
- 甲 “废话，现在猪头肉多少钱一斤？何况我这身肉。”
- 乙 挨得上吗？
- 甲 “怎么挨不上？我们同属肉类。”
- 乙 嘻！
- 甲 你说，这都叫什么人？平时看着像个人似的，一到关键时刻都缩脖了。去你个胆小如鼠的王科长，一钱不值的脏刘二。你们俩就老实地趴在窝里下软皮蛋吧！
- 乙 那你怎么办哪！
- 甲 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生命诚可贵，道义价更高。想到这，我是一不做二不休，头一低腰一弯，“刷”……
- 乙 你冲进去了？
- 甲 我钻鸡窝里了。
- 乙 啊，钻鸡窝里了？

- 甲 我从鸡窝里拽出一根棒子，来到对门儿“当”地一脚把门踹开，冲着屋里大喊一声：“不准动，举起手来！” 笑 嘿……嘿……嘿……
- 乙 你有神经病是怎么着？
- 甲 你才有神经病哪！
- 乙 那你乐什么？
- 甲 我没法不乐。
- 乙 怎么哪？
- 甲 原来里边那位根本不是什么盗窃犯。
- 乙 那是……
- 甲 杂技团跑出来的特殊演员……
- 乙 谁？
- 甲 猴儿。
- 乙 猴儿哇！不对呀，那它怎么戴着礼帽啊？
- 甲 是呀，演出完了戴着帽子跑出来的。
- 乙 那怎么还挎着刀？
- 甲 那根本不是什么刀。
- 乙 那是……
- 甲 猴儿尾巴。
- 乙 嘻！

1988年获中央电视台全国专业相声大赛优秀奖

还礼

王 敏 李建群

- 甲 今年多大岁数？
- 乙 还小呢，差一岁六十。
- 甲 五十九，哎呀！这可不像，你让大伙瞧瞧这哪像快六十的人哪，从您这气质，看您这形象要说您今年十六——
- 乙 嗯？
- 甲 有点夸张。
- 乙 大喘气！
- 甲 说您四十几岁，大伙都信。
- 乙 我长得是少面。
- 甲 这说明，到了您这个年纪，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快六十的人了，还显得这么年轻，要不怎么说“人老奸马老滑”呀——
- 乙 你等会儿，你这是什么比喻？
- 甲 我羡慕你，我爸爸比你小一岁，今年五十八了，遇事想不开，这不就病了吗！
- 乙 什么事你爸爸想不开？
- 甲 就因为厂长到我们家串了一回门儿。
- 乙 厂长串门儿你爸爸怎么病了？
- 甲 你不知道，我爸爸他们单位，新调来一位姓黄的厂长，上星期天，突然到我们家来看我爸爸，在我们家前后呆了没有十分钟，人家厂长走了，我爸爸就病了！是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血压一下二百多，整天什么也不说，躺在炕上直唱歌。
- 乙 唱什么歌？
- 甲 学“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厂长到我的家里来做客，他给我带来了‘两瓶酒’还给我带来点心整两盒，你说这件事怪不怪呀啊，当官的送礼，可是从来没听说。我着急又上火，血压二百多，吃不好来睡不着哎一哟我是一个劲的直哆嗦。”
- 乙 行了，厂长来串门，你哆嗦什么哪？
- 甲 倒口 “你是不知道啊，这个厂长一来串门我心里直犯嘀咕。”
- 乙 你嘀咕什么呀？
- 甲 这个俗话说得好哇：“厂长进宅，无事不来啊。”

乙 那是夜猫子进宅。

甲 “这可是你说的，你敢说厂长是夜猫子。”

乙 你这是什么比喻啊！

甲 “不是我比喻啊，这个厂长到我家一来啊，我就想起件事。”

乙 想起什么事啊？

甲 “就在前两天哪，这个新来的黄厂长，召集我们老工人开了个座谈会，让我们给厂里提意见。”

乙 你给厂长提意见了？

甲 “我就是顺口说了一句，希望厂领导啊，多关心关心退休的老工人。没想这句话惹了祸了！”

乙 惹什么祸？

甲 “这不厂长找上门来了吗？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要求。是烟没抽，水没喝，坐了没十分钟就走了。我看他那个表情就不对！”

乙 怎么不对？

甲 “他是乐着走的！”

乙 乐着走有什么不好？

甲 “哎，你是不知道啊，在我退休的前一年，也是开座谈会，我给当时那个厂长提了条意见，让他关心一下退休的老工人，结果他乐呵呵地冲我点点头——”

乙 接受意见了？

甲 “第二天就提着东西到家里来看我。”

乙 这不挺好吗？

甲 “第三天就让我退休了！”

乙 报复上了！

甲 “现在这个厂长也是提着东西来看我，也是乐着走的，我心里能不别扭呀！”

乙 这个厂长跟那不是一回事。

甲 “不是一回事？这个厂长可是姓黄啊——”

乙 这跟姓有什么关系？

甲 “有关系！我今年五十八岁了，属鸡的，你说这个姓黄的冲我这个属鸡的直乐，有好事吗？”

乙 嗨！你这都是胡联系！

- 甲 “不是胡联系呀，这可是‘没针不引线，无水不渡船’哪，我不提意见，他不来串门，我一提意见，他就来看我，你说我能不别扭吗！”
- 乙 倒也是。
- 甲 “再说我就纳这个闷儿，这都九十年代了，怎么厂长还提着东西来看我呢？”
- 乙 这跟年代有什么关系？
- 甲 “有关系！这个事要是搁到五十年代，我就不别扭了。”
- 乙 为什么？
- 甲 “那个时候的厂长，跟我住一趟房，一块上下班，一到礼拜天就凑到一块喝两盅，那个时候我跟厂长的关系就跟两口子似的。”
- 乙 关系密切。
- 甲 “那当然了，你赶到六十年代不行了，厂长就不叫厂长了。”
- 乙 叫什么？
- 甲 “叫走资派了！”
- 乙 对。
- 甲 “他不能来看我了，我得想办法看他去！”
- 乙 为什么呀？
- 甲 “厂长进牛棚了，挨了斗了，也吃不饱了，每次去我都不空手。”
- 乙 带点东西？
- 甲 “蒸一个特大号的窝窝头，眼里头塞上块咸菜疙瘩；然后拿白酒把它泡上——”
- 乙 这干吗呀？
- 甲 “厂长爱喝酒啊，这不连酒带菜都有了么？”
- 乙 嘿，想得真周到。
- 甲 “见了面，我说厂长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可别往那窄处想啊，填饱了肚子再说，世上没有过不去的桥，没有走不完的道，现在这个——那个大概——这个东西，反正——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能实现哪！”
- 乙 这都挨得上吗？
- 甲 “别的咱也不敢说呀！”
- 乙 都不知怎么安慰好了。
- 甲 “这是六十年代。”
- 乙 那么七十年代哪？
- 甲 “七十年代变了，这个时候厂长跟我们就谁也顾不上谁了！”

乙 怎么哪？

甲 “‘四人帮’倒了，我们得大干快上，把时间夺回来，所以谁也顾不上谁了！”

乙 对。

甲 “赶等到八十年代，我们跟厂长啊——就谁也见不着谁了！”

乙 怎么见不着了？

甲 “厂长忙了！坐着小车出来进去，一天到晚尽是会！”

乙 都什么会啊？

甲 “多了，迎宾宴会，送客宴会，招待宴会，这个会，那个会，把个厂长开得一天到晚那个小脸啊——”

乙 怎么样？

甲 “老是红扑扑的！那个酒喝的，连蚊子都不敢叮我们厂长！”

乙 为什么？

甲 “那个蚊子要是叮上厂长咬一口，‘呱呱’就能醉倒了！”

乙 啊！这也太悬了！

甲 “不怕你笑话，这个厂长调来二年多，我愣不知道姓什么。”

乙 陌生了。

甲 “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厂长啊，是个大官了，他不看我，我也觉着顺理成章了。”

乙 有距离了。

甲 “现在这个黄厂长，突然的来看我，这不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

乙 哪来的祸呀？

甲 “你外行啊，这些年都形成惯例了，逢是厂长看工人，都是在关键的时候！”

乙 什么关键时候？

甲 “向遗体告别的时候。”

乙 噢，追悼会啊！

甲 “这个时候，厂长露面，那才是正常的，你说说现在我好模好样的，他来看我，是不是我也快了？”

乙 嗨！这都挨不上！

甲 “挨不挨上反正是没好事，你说我该怎么办？”

乙 我给你出个主意。

甲 什么主意？

乙 你去看看厂长。

甲 “我去看他？”

乙 哎，再买点东西。

甲 “我去看他进门先迈哪条腿啊？”

乙 啊？

甲 “不行啊，自打退休我就落下个毛病，见着当官的，就说不出话来！”

乙 那让你儿子去一趟。

甲 “不行！他没有功夫！”

乙 你儿子是干什么的？

甲 “开车的。”

乙 开什么车？

甲 “面包车。”

乙 那就更好了，让你儿子开车拉着厂长全家出去旅游一趟，不就把这个人情补上了吗？

甲 “不行，我儿子开的那个车，人家厂长不能坐。”

乙 不是面包车吗？

甲 “是啊，他那个车后头还多一个大抽屉！”

乙 拉死人的车呀！

甲 “你要是用，说话啊。”

乙 我不用！

甲 “连你都不用，能借给厂长吗？”

乙 那你怎么办哪！

甲 “后来我一想啊，干脆，舍不得儿子，逮不着狼啊！让我儿子请半天假，我买几样东西，叫他给厂长送去，把这礼还上再说！”

乙 这也是个办法。

甲 “你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乙 送啦？

甲 “送去了。”“收下了！”

乙 这就没事了。

甲 “更麻烦了！”

乙 怎么了？

甲 “当天晚上，这位黄厂长拎着东西又来了！”

乙 又来了？

甲 “他进门冲我一乐，我就打了个‘激灵’！”

乙 好嘛？

甲 学“老王师傅，听说您病了？”“我说，厂长啊我没病，就是心里头别扭。”

乙 你和谁别扭？

甲 “我跟我自己别扭！”

乙 你跟自己别扭什么？

甲 “就因为你来看我”

乙 为什么？我来看您，您就别扭哇？

甲 “因为我没有出息——不是这，因为这个——反正我就别扭。”

乙 厂长怎么说？

甲 “你儿子一到我家里去，我就全明白了，因为我来看你，你才别扭，我要不来看你，你就不会别扭，结果我一来看你，真让你别扭，你这一别扭，我心里更别扭，你别扭我别扭，你说咱这关系多别扭！”“呀！厂长会说绕口令了！”

乙 嗨！这不是厂长向你解释吗？

甲 “我说厂长啊，这个人敬有的，狗咬丑的，我就不明白，你为嘛来看我呢？我这一句话，把厂长给问住了！”

乙 是啊！

甲 “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厂长的眼窝湿了！”

乙 哟，动感情了。

甲 “他说：‘老王师傅，我理解你的心情，可又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一个小小的厂长来看您，就使您这样担惊受怕，如果要是局长或是市长来看您，结果又会哪？’”

乙 是啊！

甲 “我说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得坐我小子的那个车到那边报到去了。”

乙 至于吗？

甲 “老王师傅，为什么一个老工人对厂长的感情会陌生到这个程度哪？为什么正常的事情会被不正常的理解哪？我嘛也不解释了，我只说一句话……”

乙 说什么？

甲 “按年龄说您是我父辈，如果一个做父亲的害怕自个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还要他干什么哪？”

乙 说得好！

甲 “行了，别说了厂长，有你刚才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我心里也痛快了，嘛话甬说了，小子，把酒瓶子拿过来！”

乙 要喝两盅？

甲 “厂长，就冲你刚才那番话，来，我敬上你一杯！”

乙 对。

甲 “哎，有三十多年没跟当厂长的在一块喝酒了，来，厂长——不，老黄，我给你满上，哎，厂长啊——”

乙 要唱！

甲 （唱）“适才间厂长一席话，肺腑之言无虚假，黄金有价情无价，倒叫老汉好尴尬，左手端起杯中酒，右手再把厂长拉，咱俩同把这酒干了吧——啊——哈——哈——哈——扑，坏了！”

乙 怎么？

甲 “我假牙掉了！”

乙 噫！

1990年获全国“丽苑春杯”相声比赛一等奖

无价的情

陈寒柏 滕生祥

甲 同志，跟你商量点事行不？

乙 什么事？

甲 我想在这占用各位一点点时间说一件事。

乙 说一件事？

甲 因为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不漏，铁锅不烧油生锈，肚子里有话不说出来憋的难受。

乙 那你就说说吧！

甲 好，我说！

乙 说吧！

甲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别以为你自己干得挺巧妙，别人都不知道，其实我早把你认出来了，你就坐在这台下。好汉做事好汉当，敢做就得敢承认，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几个钱吗？！可它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早交待比晚交待好，你现在站出来不算晚，当着这么多人你要是让我下去把你揪出来那就不好了吧！

乙 到底什么事呀？

甲 哎！（唱）“提起此事……”

乙 等会儿，你要说怎么唱上了？

甲 我这人有毛病，一激动就想唱。

乙 那你唱吧。

甲 “提起此事心激荡，我心中有许多话，不知怎样往外讲，提此事勾起我把往事回想……”

乙 这事还挺复杂。

甲 “你听我说，听我讲，讲不尽我情满怀来意满膛。”

乙 你还是说吧，唱着太累。

甲 没事，我不累。

乙 你倒是不累，我们听着累，还是说吧！

甲 这事发生在1990年8月13号下午一点四十五分，由沈阳开往大连的九十一
次特快列车徐徐地驶进大连站。在第七号车箱第33.34.35号座位上站起三
个人来，前边是一个老娘们，中间是一个小孩崽子，最后是一个老爷们；这就是俺们
一家三口到大连旅行结婚来了……

乙 你等等！你们来大连干什么？

甲 旅行结婚？

乙 噢，这位是二婚。

甲 你是三婚。

乙 你这是怎么说话？！

甲 俺那老婆孩子都是正宗原装的，一个后配零件没有，怎么是二婚？

乙 有带孩子旅行结婚的吗？

甲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婚礼是十年以前举行的，当时生活水平不高，婚事办得挺
“矜矜”，是党的富民政策让俺养猪崽子发了家，致了富，如今也是那万元户。

乙 生活富裕了。

甲 可俺那老娘们是事事称心又如意，就有一样不满意。

乙 什么事不满意？

甲 她说，你看现在这些小青年结婚，都搞一把旅行，咱那当没个钱搞不起，如今咱全
家搞一把，补上呗！

乙 这还带补的？

甲 你看这老娘们，人家都说她头发长见识短，这事她可想的不错，行，照你老人家的
指示办，咱们就到大连去旅行结婚一把。

乙 这么个旅行结婚哪！

甲 一下火车，一招手打了一辆“的士”，“吱”一家伙就把我们拉到了渤海饭店。

乙 这么近你还打“的士”？

甲 咱第一回到大连，人生地不熟的，打一“的士”多方便，再说这也显着咱“派”
呀！

乙 条件允许应当享受。

甲 一进饭店，服务员热情地给俺们安排了房间，每人给送来一杯水，通过这杯水，就
能反映出大连人那热情周到的服务，宾至如归的态度。

乙 渤海饭店是省市金匾单位。

甲 经服务员的介绍，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乘车来到了“星海公园”。

乙 游大连不到星海公园等于没来。

甲 下了车俺一看哪，哎呀我的妈呀，这大海怎么这么大呢？比俺那边的水泡子可大多了！

乙 那能比吗？！

甲 啊！

乙 干什么这是？

甲 蔚蓝的大海碧波荡漾，金色的沙滩充满阳光，沙滩上人群熙熙攘攘，男女老少，小伙姑娘统统没有穿衣裳。

乙 啊？！

甲 全都穿着游泳装。

乙 吓我一跳。

甲 俺一家三口蹲到海边就划拉水玩。

乙 划拉水干什么？

甲 这就叫打不着鱼咱们“搁拉”水玩呗。

乙 你们下水游泳啊。

甲 不行，不能下。

乙 怎么？

甲 全家我是游泳冠军，才会三下“狗刨”。

乙 那是下不去。

甲 还是俺那小崽子有主意，他看那边有划船的，嚷着叫我去租船。

乙 划划船玩也不错。

甲 俺们全家三口人租了一条船。

乙 等会儿，你会划吗？

甲 瞧不起人，告诉你，那老母猪都叫俺摆弄的直下崽子，那一小船还划不了哇？

乙 那能一样吗？

乙 什么？

甲 我一看，嘿！那么大的一根大海带！

乙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连的海边上到处都是。

甲 在你们说那不算什么，可对对我们来说这可是好东西，我们赶紧就去捞海带了。

乙 捞着了吗？

甲 海带没捞着把我们全家给捞海里了。

乙 这怎么了？

甲 你想啊，全家三人集中到一边去捞海带，那小船还不翻哪？！

乙 真翻船了？

甲 还真仗着我那三下“狗刨”，爬上了船顶，放开嗓子就喊：救人哪……

乙 是得快点救。

甲 这一喊不要紧，就见岸上穿衣服的“呼拉”就跳下十好几个人，像拖鲨鱼似的把他们娘俩给拖到岸上去了。

乙 多险哪！

甲 在大伙的帮助下我也刨到了岸边，一看他们娘俩，哎呀我这个乐呀！

乙 什么事你还乐呀？！

甲 他们娘俩那形象太可爱了。

乙 什么样？

甲 俩人大头朝下，张着个大嘴，像下水道似的“唵唵”的往外吐水，俺们那老娘们能耐最大，吐到最后还吐出半根海带两条小鱼。

乙 不玄吗？！

甲 我们那孩子那水还没吐完就说了一句话。

乙 什么？

甲 “爸爸，这海水咋那么咸呢？”

乙 这不废话吗？

甲 我说孩子，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喝海水怎知咸淡。

乙 这都什么词。

甲 行了，咱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婆子，快拿出钱来买几盒烟来感谢大伙，可俺老婆一摸兜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钱包掉海里去了。

乙 这可不好办了！

甲 这老娘们你也太没用了，这钱包怎么能掉海里呢？我这一说她还不乐意了，“这能怨我吗？俺们一落水当时就蒙了，顾了头顾不了腚，想喊还直往里灌水，谁知那钱包什么时候掉的……”说着说着她还哭上了，哭出那声音还是通俗唱法呢。

乙 嗨！

- 甲 不怨你怨谁，咱们全家的旅差费全在你这包里，你这一掉，咱们可怎么办呢，你还有脸嚎，你会嚎我也会嚎，你通俗的，咱来那美声的。俺们那孩子一看也哭了，我看也对，正好缺一民族唱法，你就来吧。
- 乙 开演唱会呀！
- 甲 俺们一家子正在进行大奖赛呢，过来一个小伙子，我一看认识。
- 乙 在哪儿认识的？
- 甲 在公园门口跟一个姑娘吵架呢。
- 乙 为什么？
- 甲 好像是为了要买照相机，姑娘不让他买照像机要买老母鸡。
- 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 甲 小伙到了我跟前一拍我肩膀：“大哥，不用上火了，钱包掉海里肯定找不着了，上火也没有用。”说着话掏出一个信封，我一看信封，眼都绿了。
- 乙 怎么了？
- 甲 信封上有一个红十字，还有四个大字：献血光荣。
- 乙 那可能是小伙子的献血补助费。
- 甲 小伙子当时从信封里叭叭掏出两张大团结往我手里一放：“大哥，拿着多少能顶点事。”“哎呀兄弟，这钱我可不能要你的！”“怎么，嫌少哇？！我真叫你了，我要在你门口出了事，你不是也能帮我吗！拿着！”说完话转身走了。
- 乙 看咱大连小伙！
- 甲 哎，兄弟，大哥，姐夫——
- 乙 这什么称呼？
- 甲 激动得我不知说啥好了，就这时颤颤微微又过来一位老大娘：“孩子，钱包掉海里了？好哇！”
- 乙 还好哪？！
- 甲 “破财免灾哪！不要紧，有大伙，有政府，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这十块钱你着，给孩子买口水喝。”说完也走了。这时候，围观的群众，你十块他八块一会就给我塞了一大把钱。
- 乙 众人拾柴火焰高。
- 甲 我正眼泪汪汪捧着钱不知说啥好的时候，又过来一位。
- 乙 他干什么？

- 甲 “哎哥们，整的不错呀，买卖挺好，装得太像了，怎么样，我领你们到老虎滩再整把呗。三、七分成，你七我三。”
- 乙 这什么人！
- 甲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他拿我当成“唬粮票”的了，收起你这付嘴脸，你别狗眼看人低，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转身领着老婆孩子就走了。
- 乙 对，别理这号人。
- 甲 回到旅店，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送报社去了。可报社不像话，他不给发。
- 乙 为什么？
- 甲 他说这样的稿件每天能有几十份，算不了什么新闻。
- 乙 是呀？！
- 甲 外甥打灯笼——照舅 旧 。电台那表扬信给压了这么一摞呢。
- 乙 可也是，在大连这样的好人好事有的是。
- 甲 得，三十六计走为上，打了车票俺们全家就回了沈阳老家。带足了钱，我又回来了。
- 乙 又回来干什么？
- 甲 哪人多俺上哪讲，非把这事给宣传出去不可，非把这些好人找着不可。
- 乙 其实你也用不着。
- 甲 怎么用不着？知恩不报非君子，我告诉你，我不光要讲，还要唱呢。
- 乙 那你就唱吧！
- 甲 （唱）“河山只在我梦里，大连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对你的想往心。西岗、旅顺口、星海、老虎滩在我心中重千斤，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的血，澎湃着一个声音，今生今世也忘不了，亲爱的大连人”
- 乙 好！

1990年获全国“丽苑春杯”相声比赛二等奖

梦飞东洋

安邦彤

乙 这回还是我俩表演。

甲 哈伊！

乙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甲 哈伊！

乙 今天要说的这段相声呀……

甲 哈伊！

乙 是我们……

甲 哈伊！

乙 什么毛病！你“哈伊、哈伊”老说日本话？

甲 你别误会，我习惯啦！

乙 习惯啦？

甲 我刚从日本回来时间不长，习惯啦！

乙 噢，这么说你出国了？

甲 出国了！

乙 是叛国吧？

甲 是叛……你什么意思？

乙 什么意思？别人我不敢说，就你一没本事，二没技术，不是玩“穷胡”，就是瞎白话，你还能出国？

甲 瞧这意思是没想到我能出国？

乙 对呀！

甲 提起这事还得感谢我爱人。

乙 你爱人？

甲 我所以能出国主要来自她的鼓励。

乙 这话都刺耳。

甲 “你看隔壁老钱家。”

乙 他家怎么了？

甲 “人家那日子过得是有声有响，有滋有味的。不就是她老爷们去了趟加拿大吗？”

乙 去加拿大怎么？

甲 “什么大件全拿来家啦！听说还有卡K O拉！”

乙 那是卡拉O K。

甲 “人家卡拉O K了，我跟你算卡拉毁了，卡拉得亲戚朋友都不沾边！”

乙 人敬有的狗咬丑的！

甲 “再说咱孩子都快结婚了，不得攒俩钱吗？”

乙 才六岁呀！那还得二十年。

甲 “二十年还不快呀，弹指一挥间！”

乙 这也太快啦！

甲 “你要是个男子汉的话，就叫咱家变变样儿，你也出国去！”

乙 上哪儿？

甲 “别走远啦，到横路敬二那儿去！”

乙 横路……噢，就是日本。

甲 “那边咱有亲戚。”

乙 什么亲戚？

甲 “我连襟她表妹家的二姨夫的三舅哥。”

乙 嗨！八杆子打不到。

甲 “他来信儿答应做咱的保人。”

乙 好嘛！看来你爱人早有准备。

甲 我想这也合我心意呀！

乙 对了，出去看看也好。

甲 临走前，我爱人和她妈到机场送我。

乙 送你东渡日本。

甲 我爱人泪流满面，恋恋不舍，只说了一句话。

乙 说的什么？

甲 “少来信，多寄钱。挣个十万八万够花就回来。”

乙 嗨！

甲 我登上飞机，频频挥手，情不自禁地就唱了起来。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 “我的老婆，我的妈妈，咱们就要撒依噢那拉。分别的时刻，让我再说一句话，我也不愿离开可爱的家。想起国外那迷人的世界，到处是钱白花花，不要流泪，不要牵挂，快快为我祝福吧，等到我从国外发财回来，从此咱就吃香又辣。”

乙 嘿！想得多美！

甲 到了日本，我是什么也顾不得看，赶紧去找保人。

乙 他叫什么名字？

甲 正岛三郎。

乙 正岛先生。

甲 他在东京开了个服装店。

乙 还是个老板。

甲 我来到服装店一看，嗨！真是不看不知道。

乙 世界真奇妙！

甲 只见店的两旁一边挂个大牌子。

乙 写的什么？

甲 这边是“大降价，大拍卖”。

乙 那边呢？

甲 “大折本，大出血。”

乙 嗯？

甲 敢情一打听，服装店倒闭了。

乙 垮啦？

甲 欠税八千多万，变卖衣服还债哪！

乙 正岛先生哪？

甲 正在医院倒着哪！

乙 瞧这点儿赶的！

甲 “考呢其哇！”

乙 这是谁呀？

甲 正岛先生的部下。

乙 他说什么？

甲 “考呢其哇！非常的遗憾！”

乙 是够倒霉的了。

甲 “正岛先生他的知道你来，他的起不来！”

乙 病倒了嘛！

甲 “他的泥菩萨的过河，保不了你啦！”

乙 自身难保了。

甲 “你的上帝的保佑吧！”

乙 嗨！你的回去吧！

甲 起哄啊！

乙 不是！你说哪来的上帝呀？

甲 其实我明白，他说的上帝就是指我。

乙 噢，靠你个人奋斗。

甲 不过正岛尽管面临绝境，对我还挺够意思。

乙 是吗？

甲 来之前就给我找好一份工作，到一家日本餐馆去。

乙 干什么？

甲 大小还算个负责人吧！

乙 是呀！都负责什么？

甲 把碟子碗洗干净。

乙 就干这个呀！

甲 要不我干什么？

乙 对了，你也不能干什么。

甲 说实在的，在家里我从来没干过，现在是看着都发愁。

乙 愁什么？

甲 碟子碗擦得比我都高。

乙 那也得干呀！

甲 我装出挺轻松的样子，是边干边唱。

乙 都是愁的。

甲 唱 “刷呀刷，洗呀洗，把那个碟子碗洗。”

乙 蛮有情绪。

甲 唱 “刷呀刷，洗呀洗，就像一台活机器。”

乙 老不闲着。

甲 唱 “都说日本富裕，想要挣钱容易，到了这里一看，原来得出苦力。 哎——刷呀刷，洗呀洗，累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两只手都秃噜皮！”

乙 你看你遭的这份罪！

甲 遭罪还在后头哪！

乙 怎么？

甲 有一次，我胃肠不好多去了几趟厕所，被老板发现了，他指着我的鼻子：“中国人的太懒啦！”

乙 这叫什么话！

甲 我当时也火啦！说我可以，但不能污辱我们中国人。

乙 就是吗！中华民族是勤劳的！

甲 我和他据理力争呀，他抽出一根小棍在我头上直比划。

乙 他还想打你呀？

甲 我也没客气，顺手抄起一把菜刀，唱“大刀向……” 嘿！

乙 啊！真砍哪？

甲 剁菜墩上了。

乙 吓我一跳！

甲 别说，我这一剁还真起作用。

乙 把他镇住了？

甲 给我开除了！

乙 噢，开除了？

甲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晚上，我躺到床上泪水不住地往下掉。

乙 别太难过了！

甲 只身漂流异国他乡，人在这个时候是格外地想家。

乙 想念祖国和亲人。

甲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乙 背唐诗哪！

甲 家有老婆孩，还有丈母娘。

乙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你说我凭着舒心日子不过，跑这儿干吗来了？

乙 谁让你这么盲目哪！

甲 你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亮吗？

乙 不能这么说。

- 甲 到了外国就上了天堂吗？
- 乙 不能这样讲。
- 甲 出了国门就遍地是黄金吗？
- 乙 不是这回事！
- 甲 不是你来干什么？说，说呀！
- 乙 我呀？
- 甲 我问我自己哪！
- 乙 问得好！
- 甲 我这不是没病找罐子拔，老太太进美容店——玩浪吗？
- 乙 哪儿那么多俏皮话呀！
- 甲 就在这时候，我又收到家里的来信。
- 乙 写的什么？
- 甲 概括起来也就四句话。
- 乙 哪四句？
- 甲 “出国一月半，定能挣几万，先捎几大件，其他全扯蛋！”
- 乙 嗨！这就要上了！
- 甲 你说家里人哪知道我现在的困境呀？
- 乙 是不知道。
- 甲 我能把真相告诉他们吗？
- 乙 不能告诉。
- 甲 不告诉我该怎么办哪？
- 乙 你说怎办哪？
- 甲 看完了来信我是暗暗地发誓。
- 乙 发什么誓？
- 甲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顾一切，去赚他十万！
- 乙 嘿！这决心不小。
- 甲 经过我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还真找到了一份不出力又挣钱的工作。
- 乙 是吗？
- 甲 在一家“出气公司”当雇员。
- 乙 出气公司？
- 甲 就是谁不顺心、不顺气，憋得难受，想找个地方出出气，都可以到这里来。

- 乙 到这里出气？
- 甲 然后花上一笔钱，任你摔打踢骂，是怎么出气怎么干。
- 乙 这么个出气公司呀！
- 甲 美国还有个“发泄中心”，都一回事儿！
- 乙 我听着都新鲜。哎，那你干什么？
- 甲 我就是他们的发泄对象。
- 乙 发泄对象？
- 甲 通俗点讲就是给人家当个“出气筒”。
- 乙 噢，有气朝你来？
- 甲 那次我接待了一位青年妇女，一下子就挣了两万日元。
- 乙 啊！她有什么气呀？
- 甲 她男人是个赌徒。
- 乙 好赌钱。
- 甲 她是劝说听不进，打又打不过，憋了一肚子气，就朝我来了。
- 乙 怎么发泄的？
- 甲 她先给我鞠了一躬，“奥乃盖依西马斯！”
- 乙 这什么意思？
- 甲 拜托了！请多关照！
- 乙 挺有礼貌。
- 甲 然后玉牙一咬，凤眼一瞪，伸出了那细嫩的小手“啪”就给我一个耳光。
- 乙 真打呀！
- 甲 没等我反应过来，“啪！”又跟上一个。
- 乙 好嘛！一个耳光一万。
- 甲 打得我是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的。
- 乙 你愿意呀？
- 甲 长痛不如短痛，反正在餐馆刷碗强多了！
- 乙 靠挨打挣钱呀！
- 甲 来得快呀！不到半年的功夫就挣了几十万。
- 乙 你这不是给中国人丢脸吗？
- 甲 要脸你给钱哪！
- 乙 好嘛！真是不顾一切了！

甲 有一天，来了位相扑运动员。

乙 是呀！他怎么了？

甲 参加比赛没拿上冠军。

乙 噢，找你出气来了。

甲 那手掌一伸，嘴！像个大蒲扇似的！

乙 够你受的。

甲 他鼻子一哼，把钱一扔，“啪啪啪啪”是左右开弓，当时我那脸呀，就像气球似的吹起来了。

乙 全肿了！

甲 不管怎么说，最后我总算挺过来了。

乙 这都是钱架的！

甲 从此后我是忍气吞声，咬牙坚持盼到了回国的那一天。

乙 总算回来了。

甲 我刚一走下飞机，见一群人涌上来，我当时就愣住了。

乙 怎么？

甲 走的时候没这么多人哪？

乙 这不都好奇吗！

甲 他们还一个劲地嘀咕：

乙 嘀咕什么？

甲 “你看人家，出国一趟，脸上油光铮亮，可胖多了！”

乙 那是胖吗？

甲 看着亲朋的目光，听着他们的赞语，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这儿憋得慌。

乙 心里不是滋味儿。

甲 我真想放开嗓子高唱。

乙 唱什么？

甲 唱一唱我亲身的感受。

乙 那就唱吧！

甲 唱外国有个月亮，中国有个月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哪个更圆，哪个更亮？
出国了，为钞票，

酸甜苦辣全尝到。
孤零零，无依靠，
受人欺辱谁知晓，谁知晓？
回国了，挣钱了，
中难受，脸发烧。细品味细比较，还是自己的祖国好、祖国好。
啊祖国，啊祖国，
我回到你的怀抱！

乙 伴奏越来越激烈

甲 你没完了？

乙 我也激动了！

1990年获全国“丽苑春杯”相声比赛二等奖

夫妻之间

滕胜利 张秀娟

甲 哟！您来啦？

乙 来啦。

甲 最近工作忙吧？

乙 闲不着。

甲 您爱人好吧？

乙 好哇！

甲 你俩还天天打仗玩吧？

乙 天天打呀！……不打。你俩才天天打呢！

甲 别误会，是想问问，这住家过日子，两口子打架怨谁？

乙 噢，您说这事儿呀！叫我说都怪老娘们……

甲 瞪眼 嗯？

乙 没管好自己的老爷们。

甲 得，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乙 开个玩笑。实际上双方都有责任。

甲 对呀，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乙 就是。

甲 我发现现代家庭中，要使夫妻关系融洽和睦美满，男女双方都要掌握一点儿说话的技巧。

乙 什么？两口子说话还要技巧？

甲 对呀！

乙 没听说过。

甲 打个比方。为了一件事夫妻二人发生争论，只要其中一位说话有技巧，就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战争为和平。

乙 我听着都新鲜。

甲 不信咱可以试试嘛。

乙 怎么试？

甲 我们俩扮演一对夫妻。

乙 噢！咱俩是两口子。

甲 一男一女。

乙 夫妻二人。

甲 我是您的丈夫。

乙 我是您的妻子……啊？咱俩谁是男的？

甲 当然您是男的。

乙 叫我一个大老爷们装女的，像话吗？

甲 这就对了。

乙 还对？

甲 因为像你这样的男人一结婚就变得像女人一样。

乙 可也是，有些女的一结婚就变得像男的一样。

甲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丈夫。

乙 此时此刻，我就是您的媳妇。我难受不难受？

甲 别不知好赖，趁这功夫，您翻回身吧！

乙 我呀？

甲 这不，那天吃完晚饭，我在门口聊天。

乙 聊什么呢？

甲 我说，我在单位是头儿。

乙 是个领导。

甲 在家咱也是头儿。

乙 这就吹上了。

甲 碰巧这话让我媳妇听见了，我一进门儿“刷”晴转多云。

乙 学 “刚才你在外边说什么来着？”

甲 “没说什么呀？”

乙 “你说你是咱家的头儿？”

甲 “啊……对呀。”

乙 “你是头，我是什么？”

甲 “你是……脖子。”

乙 “脖子”？

甲 对呀，您想想，我这头要想动一动，还不得听您这脖子呀！

乙 嘿！这位还真会说。

- 甲 我要是没了脖子还不成了大猩猩啦？
- 乙 还真风趣儿。
- 甲 就这一句话——多云转晴。
- 乙 是打不起来。
- 甲 从表面看，这位好像是怕老婆，实际上人家是懂得说话的技巧，有修养。
- 乙 这倒是。不过，你们别总让男同志掌握技巧，你们女的也得学学。
- 甲 那当然了。咱再打个比方。
- 乙 还得演两口子？
- 甲 对呀。
- 乙 这回咱俩换换吧！
- 甲 怎么啦？
- 乙 我演媳妇别扭。
- 甲 那行，现在开始。
- 乙 这回我是丈夫。
- 甲 星期天，我在家包饺子。
- 乙 那我就吃饺子。
- 甲 住口！
- 乙 怎么啦？
- 甲 您这人，怎么满脸挂饭盒？
- 乙 什么意思？
- 甲 一脸吃相！
- 乙 咳！包饺子，我不吃干吗？
- 甲 还没煮呢！
- 乙 噢！生的。
- 甲 您得去煮。
- 乙 我煮饺子。
- 甲 我这儿饺子包完了。
- 乙 我这儿，头锅饺子也煮好了。
- 甲 那咱们尝尝吧。
- 乙 没法儿尝啦。
- 甲 怎么回事儿？

乙 全煮碎啦！

甲 这好哇！

乙 还好哪？！

甲 这叫岁岁平安，再说你也知道，我这人最爱吃片儿汤哇！这汤汤水水的好鲜啦！

乙 嘿！小品也演上啦！

甲 怎么样？俩人儿都乐呵呵的吧？

乙 还真是这么回事，不过，我觉得两口子说话直来直去也挺好，不必讲究什么技巧。

甲 那可不行。

乙 为什么？

甲 顶起牛儿非打起不可。

乙 这我可不信。

甲 那咱试试。

乙 还是刚才那件事儿。

甲 星期天我包饺子。

乙 我煮饺子。

甲 我这儿饺子包好了。

乙 我这饺子也煮碎了。

甲 哎呀妈！你煮的这叫饺子吗？

乙 我这是炖的猪食。

甲 你还能不能干点活啦？

乙 你能耐，你干哪。

甲 噢！什么活儿都得我干？

乙 要不我找你干什么？

甲 那好，从明天开始我不做饭了。

乙 你不做，还吓唬着谁了。

甲 我可告诉你，我这个人可就不怕拔犟眼儿。

乙 我要是犯了犟病比驴还犟。

甲 我十天不做饭！

乙 我天天吃面包蘸虾酱。

甲 床单、褥单自己洗去。

乙 翻过来铺一样儿。

甲 打明天起，我天天就去跳舞。
乙 我一会儿就走，我夜夜出去打麻将。
甲 我跳舞能找俩舞伴儿。
乙 打完麻将，我能领三个情人，
甲 呸！
乙 呸！
甲 看你那熊色！
乙 瞧你那熊样！
甲 你领的“情人”一个哑巴，俩半语子，啊巴……
乙 你找的舞伴，一瘸子，一个半身不遂，就这样……
甲 我愿意，瘸子跳舞，就会跳花样儿。
乙 领哑巴“情人”我高兴，我说什么，她都一声不响。
甲 你损不损？
乙 你缺德不缺德？
甲 我要是你，找个棉花堆儿撞死算啦！
乙 我要是你，跳脸盆淹死得了！
甲 我死，也得拽着你。
乙 到哪儿我都寸步不让。
甲 那我是祝英台。
乙 我就是梁山伯。
甲 我变成一只花蝴蝶。
乙 我能变成一只大苍蝇。
甲 哎！这是什么味儿？
乙 噢，锅糊了！
甲 咳！

1991年大连市优秀曲艺作品

缘分

王敏

甲 问您个事!

乙 说吧!

甲 您说什么叫缘分?

乙 缘分!这好解释,用句俏皮话说:“王八瞅绿豆一对眼就是缘分!”

甲 你跟你爱人就是这么瞅上的吗?

乙 可不吗——这话我听着别扭!

甲 您这个解释不大准确,中国有句俗语叫“有缘千里来相会”。

乙 无缘对面不相逢嘛。

甲 经过我的亲自经历对缘分有着深刻的体会。

乙 你有什么体会呀?

甲 我是××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在去年夏天我回家度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结识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妙龄女郎!

乙 这小姐叫什么呀?

甲 她的名字很动听叫美菱—阿里斯顿。

乙 电冰箱啊!这位小姐到中国干吗来了?

甲 她是一位美国名牌大学专门研究东方民间文学的学生,也是利用假期到我们家乡去考察历史古迹。

乙 你们那还有古迹?

甲 其实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在我们家乡后山的山顶上,有一块巨石,这石头长得十分奇特,猛一看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坐在那休息一样,人称“老子石”。

乙 老子石?

甲 相传春秋时期老子作《道德经》的时候,曾在这块石头上睡过觉,因此而得名。

乙 这年头是不少了。

甲 这位小姐就是专门来考察这块石头和《道德经》的关系!

乙 这考察还真是冷门!

甲 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又是在家乡巧遇,村里就让我担当了这位阿里斯顿小姐的导游。

乙 是啊!

甲 通过一段奇特的接触，我们之间产生了那种难以表达的、微妙的、十分美好的、无法形容的、说不出来的……个……

乙 是不是对上眼了?

甲 你怎么老离不开王八和绿豆啊!

乙 不是，我是说你们俩是不是爱上了?

甲 对。

乙 说说你们是怎么爱上的?

甲 经过很简单，我打了她一嘴巴，她亲了我一下，我爸爸给她一按摩，我们就结婚了!

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一点也不乱哪。

乙 你怎么打她一嘴巴?

甲 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

乙 太漂亮就挨打呀?

甲 你听我说呀，这位小姐长得是金发碧眼，身材修长，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那天我把她带到山上。她一看见这老子石，（学）“噢——太美了！师先生你没有看出来吗！这不是块普通的石头，是老子伟大形象的化身《道德经》。哲学精神的再现！感谢上帝，密斯特师你——真够哥们意思！”

乙 这里还有哥们意思?

甲 感谢你让我见到“老子”，啊，你好，老子先生（表演）……

乙 要飞呀!

甲 她这一冲动可麻烦了，光顾抒情了一没留神脚底下一滑，踩翻一块石头，眼看就要摔下山!

乙 哎哟，这可危险!

甲 我一看不好，赶紧伸手一拉——

乙 拽住了。

甲 我们俩都掉下去了!

乙 怎么你也下去了?

甲 惯性太大呀，“叽哩咕噜”我们俩一下子滚到半山腰，幸亏有棵树把我们给挡住了。

乙 多玄哪！

甲 你还别说，人家美国小姐就是勇敢，摔得这么厉害人家连哼都没哼一声！

乙 真坚强！

甲 晕过去了！

乙 啊，休克了！

甲 你这怎么办哪？

乙 赶紧做人工呼吸呀！

甲 人口呼吸！光天化日之下，我一堂堂五尺之躯，面对一个休克的妙龄女郎，我——
不好吧！

乙 救人要紧哪！

甲 呼唤 “美菱，美菱，美菱——”

乙 阿里斯顿？这不广告吗？

甲 她不醒啊。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猛然我想起电影里常有这样的镜头，当一个人昏迷过去的时候，只要拍打他的面
颊，他就会苏醒过来！

乙 别面颊了，你就说打她个嘴巴不就完了吗！

甲 要不咱试试！

乙 快点吧！

甲 表演 “醒醒，醒醒，醒醒……”

乙 你这太温柔，使点劲！

甲 ……要不你来！

乙 你就别犹豫了！

甲 行！运足了力量……“啪”，小姐睁眼了！

乙 真灵！

甲 学“谢谢，谢谢你的耳光！是你的耳光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是你的耳光使我
对你有了新的认识，是你的耳光，使我觉得我要发财！”

乙 怎么还发财呀？

甲 “眼前直冒金星！”

乙 那是打得太狠了！

甲 “不管怎样，密斯特师是你救了我，谢谢！” 吻乙

乙 别闹!

甲 当时我也有点晕了，这位小姐的感情太丰富了，长这么大还没让人这样过哪！表演……嗯，法国香水!

乙 就别琢磨滋味了，看看伤着没有!

甲 伤倒没大伤，就是不能走路了!

乙 可能是腿摔坏了，赶紧去医院吧!

甲 不用，我背她回家。

乙 回家干吗呀?

甲 找我爸爸去!

乙 你爸爸会看病?

甲 这你不了解，我们街坊邻居谁家有个头疼脑热、小病小灾的全找我爸爸。

乙 你爸爸是大夫?

甲 我爸爸是兽医!

乙 兽医?

甲 虽然是兽医，但是我爸爸会推拿按摩，一般的跌打损伤手到病除!

乙 这倒是个办法。

甲 我背着阿里斯顿小姐，“噔噔噔”一路小跑来到家，跑的太急了，这位小姐的金发散了我一身，一进门，把我爸爸吓了一跳，“小子你在哪逮着个狐狸呀？”

乙 什么眼神呀!

甲 我把经过跟我爸爸一说，我爸爸当时袖子一挽，推拿、按摩、针灸、气功、拔罐子全用上了!

乙 你爸爸会的还真多!

甲 经过我爸爸的一番诊治，这阿里斯顿小姐感觉好多了，不过我爸爸说还得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

乙 伤筋动骨一百天嘛。

甲 从此这位阿里斯顿小姐就在我家住下了，她的一切都由我包了，白天我背她上山去考察，在山上我们俩是一边考察，一边利用各自的学识，共同对《道德经》进行学术上的中西交流和研究。

乙 这还志同道合。

甲 晚上回来，我帮她查资料选课题，然后给她讲关于老子石的传说，以丰富她论文的内容。

- 乙 想的真周到。
- 甲 吃完饭我再给她进行按摩治疗，最后就连上床睡觉也是由我——
- 乙 啊——
- 甲 妹妹陪着！
- 乙 吓我一跳。哎，不是你爸爸给她按摩治疗吗？
- 甲 一开始是我爸爸，按摩了几回我爸爸太累，这个任务我就接过来了。
- 乙 你也会按摩？
- 甲 原来不会，一看给阿里斯顿小姐按摩，也不知怎么搞的我就会了！
- 乙 心有灵犀一点通！
- 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间就很熟悉了。
- 乙 天天在一块能不熟吗？
- 甲 一熟悉我们彼此的称呼就变了。
- 乙 怎么称呼啊？
- 甲 入乡随俗她让我叫她美菱。
- 乙 她叫你哪？
- 甲 杰杰（姐姐）。
- 乙 你男的女的！
- 甲 我不叫师胜杰吗？她取我最后一个字“杰”。重叠着叫（学）“杰杰”。
- 乙 是姐姐。
- 甲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阿里斯顿小姐基本上恢复了健康，可以下地走了。
- 乙 好的挺快。
- 甲 有一天我出去买药回来一看坏了！
- 乙 怎么啦？
- 甲 我爸爸跟阿里斯顿小姐打起来了，就见俩人在院子里站着，这阿里斯顿小姐气得直往嘴上抹唇膏，那面我爸爸气得哆哆嗦嗦，从脑门上直往下擦口红。
- 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甲 我一打听才知道，我爸爸给阿里斯顿小姐做了一次检查，告诉她她的伤全好了，这位小姐一高兴，搂过我爸爸，在脑门上就吻了一口！
- 乙 这是表示感谢。
- 甲 我爸爸哪经过这个呀：“你这个闺女太没规矩了，这是你随便亲的地方吗？告诉你这个地方 指脸 是我老伴的‘地盘’！”

乙 把实话给气出来了！

甲 一提起老伴俩人全没话了！

乙 怎么哪！

甲 你不知道，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阿里斯顿小姐很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我不是有意的，因为我太激动了，我这次到中国来，发现中国人太好了，你们热情、善良、聪明、勇敢，我爱中国，爱这个美丽的地方，爱杰杰，更爱你——爸爸！”

乙 爸爸！

甲 这句爸爸叫得连我都愣了，我爸爸也不好意思了，“闺女可别这么叫，这我可担当不起。”“不，我很小就失去了爸爸，我一直想寻找一个爸爸，你是杰杰的爸爸，也就是我爸爸，我叫你一声爸爸我想你会答应做我的爸爸，你现是在真正的阿里爸爸（巴巴）！”

乙 阿里巴巴？

甲 “我的爸爸！”

乙 你倒说清楚了啊。

甲 说到这，她从兜里掏出一封信来，“亲爱的杰杰、爸爸，昨天我接到了我妈妈的来信，我用中文给你们念一念。”

乙 这可得好好听听。

甲 “亲爱的女儿：得知你在中国考察的经历，十分感谢密斯特师先生父子对你的关怀和照顾，由此看出在这个文明的国家里，人们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品德。女儿，你对东方艺术的追求和崇拜，使你在这神圣的土地上爱上了杰杰，妈妈为你高兴，同时妈妈也感到忧伤……”

乙 怎么哪？

甲 “你从小与妈妈相依为命，现在你找到了幸福，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今后妈妈只有与皮尔·卡丹生活在一起！”

乙 皮尔·卡丹是谁呀？

甲 “它是我生活中的伴侣，它爱我，我也爱它，虽然它对妈妈百依百顺，但仍摆脱不了我内心的苦闷和孤独！女儿，妈妈羡慕你，我多么想也找到一位像杰杰爸爸那样的好人。”

乙 哎，那不对呀，她不是有皮尔·卡丹吗？

甲 “皮尔·卡丹是我妈妈养的那只猫！”

乙 猫啊！我还以为是时装大师哪！

甲 “女儿，妈妈在大西洋彼岸祝福你们，问杰杰和他的爸爸好！吻你，我亲爱的阿里斯顿，妈妈——琴岛利勃海尔。”

乙 俩电冰箱！看这个意思这小姐是爱上你了？

甲 这你还听不出来吗？这是向我表示爱慕之情啊！我很骄傲，现在有许多中国姑娘千方百计想嫁到外国去，我要为中国小伙争口气，咱们也理直气壮地娶它一个洋媳妇！

乙 好！有志气，不过生活条件不一样，这位洋小姐能适应吗？

甲 “怎么不适应！”

乙 你们家住的是别墅啊！

甲 “这里的平房将来会变成楼房。”

乙 你们睡的是“席梦思”。

甲 “在火炕上我睡得更香！”

乙 你们吃的是奶油面包小牛肉。

甲 “我更爱吃大饼子米饭，小葱沾酱！”

乙 嘿！甭管怎么说你们那生活水平高了。

甲 “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会和我们的生活一样，甚至比我们还强！不要再争论了，我从美国跑到中国来摔——跤，这是缘分，上帝的安排，谁也不能阻挡，杰杰爱祖国，我爱老子，也爱东方，用俗话说这是‘祸福所伏’，老子就是我们的媒人，你们——你们谁敢违抗老子的‘命令’！”

乙 这是什么口吻哪！

甲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千里有缘来开会！”

乙 开会？那叫千里有缘来相会！

甲 “不管别人怎样，我要作杰杰的新娘，我们俩是‘王八瞅绿豆——对眼了，我是王八吃秤砣——铁心了！’”

乙 看来是非嫁不可了。

甲 “我还要把我的妈妈接来，我和杰杰结婚，爸爸你和我妈妈能不能商量商量手。”

乙 啊！要把她妈妈介绍给你爸爸？

甲 “咱们来个‘洋承包’怎么样？”

乙 洋承包啊？

甲 一句话把我爸爸给说了个大红脸，“哎哟闺女，这叫什么事啊！这可不行啊！好家伙这‘洋承包’够厉害的，一包就是爷俩呀！”

乙 可不嘛。

甲 “没有关系，爸爸，胆子大一点嘛，用你们的话说这是改革开放，引进新娘！”

乙 嘿！好嘛。

甲 一听这话我爸爸可真急了：“小子，你快劝劝她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你们的事我是同意了，她娘这个事可不能马虎，你得好好问问她——

乙 问什么呀？

甲 “她娘什么时候来呀？”

乙 啊，惦记上了！

1992年获全国首届相声新人作品征文一等奖

迎接视察

李志有 刁成国

甲 也有的同志可能在电视上……

乙 怎么样？

甲 ……也没见过我。

乙 这不废话吗？

甲 我首先自我介绍介绍。

乙 介绍一下吧！

甲 我姓胡，在我们那个海滨公园当经理，大伙儿都管我叫胡经理。

乙 还是位领导。

甲 不过，也有那个别的小青年，他们不叫我胡经理。

乙 那叫什么？

甲 他把胡经理这三个字中间那个字给去掉了。

乙 ……那就成胡理 狐狸 呀！

甲 不管叫我什么，反正我是衷心希望在座的同志们，有时间一定到我们海滨公园去参观游览。

乙 您主要负责什么？

甲 我主要负责“进出口”业务。

乙 海滨公园还有进出口？

甲 有哇，一个是小吃店——“进口”；一个是公共厕所——“出口”。

乙 噢，这么个“进出口”哇？！

甲 我们这海滨公园，之所以能够建成并开放，是和在座的朋友们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乙 这话说的对。

甲 我们和大家的关系，就好像是秤杆离不开秤砣。

乙 对了。

甲 老头离不开老婆。

乙 嗯？

甲 涮羊肉离不开火锅，跑肚子离不开厕所。

乙 你这什么比喻？

- 甲 你不知道，前些日子，为厕所的事，我这火上大了。
- 乙 为厕所上火？
- 甲 啊，前些天，听说主管我们旅游工作的一位部长要到我们这个地方参观游览，我们这地方哪儿都好，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厕所。
- 乙 那有什么？
- 甲 你是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厕所太简陋了，简陋到什么程度，你要站在里面，打外面能看见两条腿。
- 乙 噢！
- 甲 卫生条件也不好哇，一推厕所的门，“呼”一万来只苍蝇能把你推个大跟头。
- 乙 够脏了！
- 甲 我们招待领导一天三顿吃的都是海味，万一领导吃的不合适了，起点化学反应，到这样的厕所里蹲上个把钟头，还不得晕过去？
- 乙 是受不了。
- 甲 所以，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建一座全国独一无二的豪华型厕所。
- 乙 起码也得是五星级的。
- 甲 我准备在厕所里增设两个雅座。
- 乙 雅座？
- 甲 就是两个单间。
- 乙 干吗设两个单间？
- 甲 你二乎呀，你知道这位部长是男的是女的？他要是男的，就请上男单间；她要是女的，就请上女单间。
- 乙 想得还挺周到。
- 甲 为了提高我们厕所的档次，我们又在厕所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 乙 厕所门上贴对联儿？
- 甲 显得我们有学问。
- 乙 上联是……
- 甲 进门来慌慌张张。
- 乙 下联？
- 甲 出门去稳稳当当。
- 乙 横批？
- 甲 真痛快！

乙 嗨！

甲 解决完了“出口”问题，我们又着手解决“进口”问题。

乙 就是吃的问题。

甲 我首先把海边的一个小吃部给改造了。

乙 改成什么了？

甲 改建成一个高档的饭店，取名就叫“头一嘴望海楼”。

乙 什么叫“头一嘴”呀？

甲 我们这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美不美，头一嘴”呀！

乙 什么意思？

甲 意思是说，人生头一次尝到的美味是最难忘的。所以，要让领导感受到，我们为他准备的一切，都是头一回的，是以前谁也没尝到过的。

乙 嘿！

甲 这就叫：“美不美头一嘴，鲜不鲜头一水，想插足，快伸腿！”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为了接待好领导，我们对服务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培训。

乙 还培训？

甲 不练不行，我们这里的人是井里的蛤蟆——没见过天。特别是见了领导就紧张，走路全这个模样。 动作

乙 是呀！

甲 所以，不练不行。

乙 都练什么？

甲 像什么接待领导要面带微笑啦，服务态度啦，餐具的摆放啦，走路脚步了……

乙 等会儿，这走路怎么练？

甲 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停！我看你这不是走路。

乙 我这是……

甲 毛驴蹶蹄。

乙 嘿！

甲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遍。听着，音乐一响，得踩在点儿上，就这样 动作 ……

乙 成鸭子啦！

甲 反正我们要像服装模特一样，又要像仙女下凡，飘飘摇摇来到领导面前，要把领导弄得舒舒服服的，迷迷糊糊的，稀里糊涂的。

乙 像话吗？

甲 另外，听说这位部长喜欢做诗，为了让领导高兴，让每个服务员都朗诵一首诗。

乙 真下功夫。

甲 为了保证朗诵的质量，我们先练一遍。

乙 是啊！

甲 头一个朗诵的是服务员小于子，她的口才最好。

乙 口才最好的？

甲 只见她迈着经过训练的脚步，来到桌前：“我说领导同志，听说你喜欢作诗 倒口……”

乙 这是口才最好的？

甲 “我也喜欢作诗，现在我就给领导即兴朗诵一段。”

乙 朗诵吧！

甲 “啊……”

乙 什么鸟叫噢？

甲 “大海呀，你……都是水。”

乙 这不废话吗？

甲 “都是水呀，翻浪花。”

乙 嚯！

甲 “翻浪花呀，齁咸，……齁咸！”

乙 这叫什么玩意儿呀！

甲 我们就是让领导高兴。除了这些，我们还高薪聘请了一位特级厨师，每道菜我要亲自品尝，严格把住味道关。

乙 怎么把关？

甲 你知道这位领导爱吃哪一口哇？他是爱吃甜的？爱吃咸的？爱吃酸的？爱吃辣的？爱吃香的？爱吃臭的？

乙 有爱吃臭的吗？

甲 他要是爱吃臭豆腐哪？

乙 那就弄两块摆上就完了。

甲 挺好的宴席，摆盘臭豆腐，多不雅观？

乙 那怎么办？

- 甲 为了让领导既能尝到这种口味，又能保证宴席的美观，我们对炒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 乙 怎么改？
- 甲 已往炒菜都用葱、姜、蒜来爆锅，现在这些东西我们全不用了。
- 乙 那用什么爆锅？
- 甲 用臭豆腐爆锅。
- 乙 啊，那能好吃吗？
- 甲 哇，味道好极了！
- 乙 这不穷折腾吗？
- 甲 你说我工作准备的怎么样？
- 乙 你心思不该用在这上边。
- 甲 懂啥呀，拿我们海边的话说，你是海猫子叫唤——不懂潮流。
- 乙 不懂潮流？
- 甲 我问你，海边上游泳的人，为什么要搂着太平圈？
- 乙 那是不会游泳，怕淹死。
- 甲 不对，那叫互相利用。领导，就好比太平圈，我就好比游泳人，我得利用太平圈。太平圈是气吹的，这个领导也得勤吹着点。懂吗？小朋友，学着点。
- 乙 学什么呀！
- 甲 我现在是万事俱备，就等部长来了。
- 乙 来了吗？
- 甲 据内部消息透露，部长已经来了一个多礼拜了。
- 乙 那赶紧找哇！
- 甲 怎么找？
- 乙 开汽垫船到海上找哇！
- 甲 噢，开着汽垫船在海上挨个问：“同志，你是部长吗？是部长的请您上来。不是部长——下去！”
- 乙 下去呀！
- 甲 海面上一片小脑袋瓜，像西瓜似的直晃悠，从哪儿下手？
- 乙 你可以广播一下呀！
- 甲 怎么广播？“游客同志们请注意，哪一位是部长同志，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到广播室来，我们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上等的好酒，舒服的厕所……”这好听吗？

乙 那怎么办？

甲 没办法，我们只好撒下人马到处找。经过我们一番努力，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

乙 找到了？

甲 人走了。

乙 走了呀？

甲 奔火车站了。在火车站，我见到了这位部长，当时，我紧紧拉着部长的手：“部长同志，您这次自费旅游，没来麻烦我们一下，太教育人了。如果我们的国家干部都像您一样，那我们国家肯定是一个‘红丹丹’的国家。”

乙 那叫“红彤彤”。

甲 我说了好几年红丹丹了。

乙 好嘛！

甲 “部长同志，我们认真为你准备了一切，可您，水没喝一口，饭没吃一顿，厕所没蹲一下……”

乙 就别提这个了。

甲 “部长同志，没有别的，一个礼拜前，我们就为您准备好了海产品。这是海参，这是鲍鱼，这是大虾，这是螃蟹……这海参可是好东西，那可是营养丰富，您吃了对身体是大有好处，可以说是有病治病，没病找病。”

乙 嗯？

甲 “是没病防病。”

乙 你倒说清楚呀！

甲 “部长同志，这些东西您一定得收下，您千万得收下，您要是不收下……不收就不收吧！”

乙 怎么了？

甲 臭了！

乙 嘿！

1992年获辽宁省相声比赛一等奖
全国首届相声新人新作征文三等奖

真富假富

刘荣忠

甲 你是村长吧？

乙 怎么知道？

甲 我看你的精气神，俗话说：村长村长，一村之长，走路挺着腰，说话嘞叭响，山高皇帝远，村长赛皇上。

乙 这可不敢当。

甲 村长，听说你们这儿挺富裕，我想到您这儿找点活干，挣点现钱，回去娶点媳妇。

乙 什么叫娶点媳妇？你家在哪儿住？

甲 我住那地方，说辽宁吧不是辽宁，左边靠河北，右边靠山东，前边是河南，后边是内蒙。

乙 没准地方呵？

甲 户口是蜈蚣岭、蛤蟆乡、狼窝村、黄狼屯。

乙 就听这名字，就知道你们村一定很落后。

甲 我们那儿不落后。

乙 一定很穷。

甲 很不穷。我们屯子千儿八百不算富，万元户是刚起步，十几万元好几户。

乙 那你有多少钱？

甲 我算是个困难户，六字开头五位数。

乙 这么说你也够富裕的。

甲 当然富裕啦，富裕的钱都花不了。

乙 花不了你还出来打工挣钱哪？

甲 钱不是越多越好么？

乙 越多你不是越花不了么？

甲 越花不了我越得挣呵。

乙 看来你是个财迷，光会挣钱，不会花钱。

甲 你会花钱，我给你几个，你也花不了。

乙 我连钱包都给你卖喽。

甲 先给你一把，花吧。 递白条子

- 乙 呵?! 白条子呵?! 花不了。
- 甲 要是人民币用你花呀?!
- 乙 可白条不是钱哪?!
- 甲 谁说不是钱? 念 你看这张: 1909 年, 交公粮款……
- 乙 等等, 满清时, 你就交公粮呵?
- 甲 对呀, 怎么 1909 年?! 噢, 这是 1989 年, 条子时间太长, 整天拿出来看, 把 8 下边的 0 搓搓掉啦。
- 乙 吓我一跳。
- 甲 1989 年交公粮八万斤, 给了九千八百七十六块五角四分钱。
- 乙 你粮食卖的不少哇。
- 甲 现在这几年, 我们都怕丰收啦。
- 乙 为什么?
- 甲 打那么多粮卖给谁呀?
- 乙 卖给国家呗。
- 甲 说是卖给国家, 可换回的是白条子。
- 乙 国家不是有困难么?
- 甲 那我们就不用种粮食啦。
- 乙 那不行, 农民不种粮中国人吃什么?
- 甲 既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花两样钱, 城里花人民币, 我们花白条子。
- 乙 白条子可不能花。
- 甲 你看这张是什么?
- 乙 (看念) 松下彩电一台三仟四佰元, 金戒指一个八百元, 金项链……这怎么回事?
- 甲 这就是我媳妇的彩礼, 没有现钱, 我也给他打白条。
- 乙 你们之间也用白条子呵?
- 甲 没办法, 今天我用你一捆草, 明天你借我两筐煤, 都用白条顶。
- 乙 那全是白条子, 平日零花咋办?
- 甲 农村要想弄零花, 就靠鸡腩拉。
- 乙 用鸡蛋换点现钱。
- 甲 可现在鸡也不争气, 闹好了一天下一个蛋, 一个月下 26 个……
- 乙 不对, 一个月应该下 30 个。
- 甲 你不得刨去四个礼拜天么?

- 乙 劳逸结合，不然也累死啦。
- 甲 不累死鸡就得累死我，有鸡没我，有我没鸡，要鸡要我，村长你随便吧。
- 乙 我当然要你啦。
- 甲 要我不如要鸡呀。
- 乙 这叫什么话？
- 甲 鸡能下蛋换钱，可我净往外掏钱。
- 乙 掏什么钱？
- 甲 平日的摊派，哪样不是按人头要钱？
- 乙 都有啥摊派？
- 甲 春天得交耕地面积使用费，夏天得交家禽瘟疫防治费，秋天得交化肥农药预付费，冬天得交兴修农田劳务费。
- 乙 真不少哇。
- 甲 还有零头，上级来检查团，我们也得拿钱。
- 乙 拿钱干么？
- 甲 领导来啦，不得吃个便饭，喝个便酒，上个便所。
- 乙 上便所得你们拿钱呀？！
- 甲 我们不得掏钱修厕所么？
- 乙 咳！
- 甲 有一次，我们村里丢了一头老母驴。
- 乙 哪去啦？
- 甲 谁知道？这头老母驴，为我们村里的小毛驴繁殖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被誉为“英雄的驴母亲”。
- 乙 这还有证书啦。
- 甲 自从这头老母驴丢了以后，全村的公驴都不干活啦，草不思，水不想，望着蓝天，呼喊着重母驴的名子：呵——呵！
- 乙 好啦，赶快找吧。
- 甲 找怕是找不回来啦。
- 乙 怎么办？
- 甲 大伙凑钱买驴吧。
- 乙 农村真离不开驴。
- 甲 不幸的是半个月过去啦，买驴的人没有回来，那头老母驴遛遛达达回来啦。

- 乙 这驴还认识家。
- 甲 不有那么句话么：老驴识途。
- 乙 那叫“老马识途”。
- 甲 告诉你吧，马没有驴混的明白。
- 乙 怎么知道？
- 甲 驴字怎么写？
- 乙 一个马，一个户。
- 甲 对呀，有户口的马才叫驴。
- 乙 没听说过。
- 甲 我们大家一见驴回来了这个高兴呵。
- 乙 钱该返给你们吧？
- 甲 在这儿：“购买母驴钱……”
- 乙 交的现款，返白条哇？
- 甲 说是白条，其实这上边不是有公章么？还有我们村长的手印。
- 乙 村长干么按手印？
- 甲 没说么，我们那一带白条都流通啦，城里炒股票，农村炒白条。我们村长害怕外边白条流进来，所以，凡是交公粮按大指印，卖树苗按二拇指印，卖牲口按三拇指印，卖猪崽子按四拇指印，余下的按小拇指印，这叫农林牧副余，手指印找齐。
- 乙 村长够聪明的。
- 甲 他这办法村里别人不知道，就我知道。
- 乙 这为什么？
- 甲 我跟村长是亲戚。
- 乙 什么亲戚？
- 甲 村长的闺女是我的未婚妻呀。
- 乙 嘿，长的怎么样？
- 甲 长的相当不错，她脸上的皮漂白，比我手里的白条子都白。
- 乙 一白遮百丑么。
- 甲 再说那是村长的闺女，在村里也是高干子女呀。
- 乙 你可别让她跑啦，挠手里才是货。
- 甲 我手里净白条子，用什么挠哇？！
- 乙 你跟村长说说，今后别打白条啦。

甲 打白条这事不怨村长。
乙 怨乡长？
甲 不怨乡长。
乙 怨县长？
甲 不怨县长。
乙 到底怨谁？
甲 要让我说就怨银行。
乙 怎么怨银行哪？
甲 国家把买粮的钱已经给银行啦，可银行不知干吗用了，所以给我们打白条子。
乙 白条子手里也不值钱哪？！
甲 说我乱扔废纸，罚款五块。
乙 咳！
甲 我当时给她五块零五分。
乙 为什么多给五分钱？
甲 现在不都兴小费么。
乙 为啥不多给几个？
甲 我身上全白条子，给人都不要。
乙 千万别送人，中央已经下令，今后不许再给农民们打白条子。
甲 真的？！这真是圣旨呵：唱 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
乙 别唱了，快回去等着吧。
甲 白条子一兑现，我就可以结婚啦。
乙 祝贺你。
甲 到那天，你一定得去吃我的喜糖，抽我的喜烟，喝我的喜酒。
乙 我一定去。
甲 等你回来的时候，再给你找个伴。
乙 谁呀？
甲 那头老母驴。
乙 咳！

1993年获文化部主办中国首届相声节“金玫瑰奖”金奖

姐俩学雷锋

李东春

甲 咱全国每年都开展学雷锋活动。

乙 是呀，雷锋叔叔是爱祖国爱人民的模范典型，真值得我们学习。

甲 就说他热爱本职工作，苦练基本功这点，就够咱们学的。

乙 对了，咱说相声的基本功是绕口令儿，咱比一个怎么样？

甲 好哇！你说怎么个比法吧？

乙 我说段儿绕口令，叫“姐俩学雷锋”，你要当场能学上来，我拜你当老师；你要学不上来，就拜我当老师。

甲 行！就这么定了。要是我能学上来，你拜我当老师；要是我学不上来，就给你当老师。

乙 对了——不对！合着都是你当老师呀？

甲 我同意。

乙 我不同意！学不上来就得当学生！

甲 好，你说吧。

乙 你注意啊：说

“姐姐名叫小英子，

妹妹名叫小凤子，

姐妹俩学习雷锋修凳子。

小英子先拿了钉子再去找凳子

不见了凳子；

小凤子先扛了凳子再去找钉子

不见了钉子。

拿钉子的小英子怨

扛凳子的小凤子不该扛走凳子；

扛凳子的小凤子怨

拿钉子的小英子不该拿走钉子。

小英子向小凤子要凳子，

小凤子向小英子要钉子。争了半天：

扛凳子的小凤子没能要下
拿钉子的小英子的钉子；
拿钉子的小英子没能要下
扛凳子的小凤子的凳子。到后来：
小凤子小英子合伙
用小英子的钉子修好了小凤子的凳子！”

甲 就这段儿？好学！

乙 好学你学呀！

甲 这段儿绕口令就讲两个人：姐姐名叫——

乙 小英子。

甲 妹妹名叫——

乙 小凤子。

甲 “姐妹两个……争凳子！”

乙 啊！争凳子干吗？争着学雷锋！

甲 对对！“学习雷锋……抢凳子！”

乙 什么？学习雷锋……还抢凳子！

甲 抢什么？

乙 抢——什么都不抢！你怎么老想抢啊？

甲 这还不懂？现在人人争着学雷锋、做好事，你要不抢，别人把凳子抢去修好了——
你干什么去呀？

乙 干什么去呀？

甲 只好在一边“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了！

乙 别打岔了！快接茬儿说！

甲 ……说哪了？

乙 “学雷锋用钉子修凳子”。

甲 对对，“小英子先拿了钉子再去找凳子，看见凳子扛着小凤子！”

乙 啊！凳子扛着小凤子？

甲 不不不，不是凳子扛着小凤子。

乙 吓我一跳！

甲 是“小凤子扛着凳子”！

乙 这才像话。

- 甲 “小凤子扛着凳子再去找凳子。”
- 乙 小凤子扛着凳子还去找凳子呀？
- 甲 找什么？
- 乙 找钉子！
- 甲 对对对，找钉子找钉子。“小凤子扛着凳子找钉子，小英子扛着钉子——”
- 乙 扛着钉子？
- 甲 不不不，不是扛着钉子！
- 乙 像话吗？
- 甲 是……抱着钉子？
- 乙 抱哇？
- 甲 也不对！夹着……
- 乙 夹！
- 甲 举着？
- 乙 举？
- 甲 顶着？咬着……哎呀我说你怎么老跟我捣乱哪！
- 乙 谁捣乱了？这不给你提词儿吗！
- 甲 谁稀用你提词儿？去去去！我自己能说上来！张口结舌又难为情地……说哪了……
- 乙 我不知道！你不不用我帮忙吗？
- 甲 ……你忘了？雷锋叔叔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撒娇你就“温暖”我一回吧！
- 乙 无奈又宽容地 好，看雷锋面子，就温暖你一回：“拿钉子的小英子怨扛凳子的凤子不该扛走凳子。”
- 甲 想起来了！ 推乙 这回不用你了！
- 乙 这叫什么人？
- 甲 “扛凳子的小凤子怨拿钉子的小英子不该拿走钉子。小英子向小凤子要凳子：小凤子向小英子要钉子。”
- 乙 对了。
- 甲 “争了半天，扛凳子的小凤子没能要下拿钉子的小英子的钉子；拿钉子的小英子没能要下扛凳子的小凤子的凳子。到后来：小英子给小凤子一钉子，小凤子给小英子一凳子！”
- 乙 啊！打起来了？

甲 没没没——没打起来！是“小英子给小凤子一些钉子，小凤子给小英子一条凳子。小姐俩合伙用小英子的钉子修好了小凤子的凳子！我看咱俩也别傻愣着：我拿锤子你拿钉子，咱俩赶快下台也去修凳子！”

乙 好！

甲 好哇？我再说一段儿比你这还好！

乙 叫什么名？

甲 叫“哥俩学雷锋”。你听着：说

“哥哥名叫丛冬龙；

弟弟名叫丛冬松。

学雷锋有行动给军属送个光荣灯。

丛冬龙用铜钉钉龙灯；

丛冬松用铜丝拧灯笼。

丛冬龙用铜钉钉的龙灯比

丛冬松用铜丝拧的灯笼重；

丛冬松用铜丝拧的灯笼比

丛冬龙用铜钉钉的龙灯红。

丛冬龙把铜钉钉的、比灯笼重的龙灯

送给东楼楼洞军属宋宗勇。

丛冬松把铜丝拧的、比龙灯红的灯笼

送给楼洞东楼军属洪勇宗。

你说是

东楼楼洞军属宋宗勇家

丛冬龙送的用铜钉钉的龙灯比

楼洞东楼军属洪勇宗家

丛冬松送的用铜丝拧的灯笼重？还是

楼洞东楼军属洪勇宗家

丛冬松送的用铜丝拧的灯笼比

东楼楼洞军属宋宗勇家

丛冬龙送的用铜钉钉的龙灯红？”

你给我说！

乙 打嘟噜 我说不了！

1997年辽宁省及中央电视台播出

希望

范仲波 范 宁

乙 很高兴在这里演出。

甲 唱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没有对象心里空得慌。走四方，我看见一个大姑娘，头发不长，长得挺漂亮。”大姐你好，介绍人让我到这儿来，咱们谈谈哪。

乙 停！像话吗你，叫谁大姐呀？

甲 哎哟对不起，没看清楚，这不是个大姐。

乙 哎！

甲 是个大嫂——

乙 啊？

甲 他爷们！

乙 大喘气！

甲 对不起大哥，看错人啦。

乙 你这是干吗呀？

甲 刚才你没听我唱吗？找对象啊！

乙 给谁找对象？

甲 这话问的没学问，给我自己找啊！

乙 找到我们台上来啦？

甲 这是大奖赛，人多呀。

乙 你今年多大岁数？

甲 三十五啊。

乙 我怎么看有五十三啊。

甲 长的是老了点。

乙 想找个什么模样的？

甲 不挑模样，只要是大学生，长得像模特就行！

乙 还不挑哪？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

甲 忘了介绍了，我是搞水产品的。

乙 是位农民企业家。

甲 称不上家，就是办了个养殖厂。

乙 干吗非找大学生不可哪？

甲 我需要啊。在家里她是老婆，工作的时候她是我的秘书。

乙 一个卖蚰子的还要秘书啊？一打电话 学：老板，这蚰子两毛一斤卖不卖呀？

甲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俺农民就不能找个大学生了，别小看人，俺找大学生有优惠条件。

乙 什么优惠条件？

甲 我给她办农村户口。

乙 哎！给办农村去了！

甲 农村怎么了！这些年党的政策好，俺有钱了，现在的农村也不比你们城里差了，不说别的，俺那里脑袋是带电的！

乙 脑袋带电？

甲 就是那个。 比画

乙 噢，电脑！

甲 上哪去都坐带盘儿的。

乙 有车。

甲 在城里你住几间房啊？

乙 两间哪！

甲 完了。俺那里老母猪都住两间半。

乙 像话吗！

甲 真事啊！两间住房，半间餐厅。

乙 那你住几间房啊？

甲 我住那房不论间。

乙 论什么呀？

甲 论栋。

乙 噢，那住哪个“洞”里？

甲 我住耗子洞，像话吗？一栋一栋的大楼！

乙 你这么富裕干吗非找个大学生哪？

甲 正因为富了我才找个大学生。

乙 就因为有钱。

甲 对，有钱不知道怎么花，不知道怎么用钱赚钱，所以才找大学生。

乙 噢，你这么一说我明白点了，你就是渴求知识人才。

- 甲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 乙 那你招聘几个大学生不一样吗？
- 甲 不一样，招聘的大学生，知识是人家的，找个大学生老婆，知识是自己的！
- 甲 这真会算计，其实招聘大学生和找老婆并不矛盾，你找老婆——
- 甲 你先等会儿，是我找老婆还是你找老婆？
- 乙 当然是你找了！
- 甲 我找老婆你插什么言哪？我还没找到老婆你就插言，我要是找到了老婆你还不得插足啊！
- 乙 我呀！没这意思。
- 甲 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说我条件这么好，可以找个漂亮点的，对不对？
- 乙 对呀！
- 甲 电影里说得好啊，“漂亮的脸蛋能出大米吗！”
- 乙 还挺有哲理。
- 甲 再者说了，俺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教训。
- 乙 有过教训。
- 甲 上回他们给我介绍一个，哎呀那姑娘长得真漂亮啊！名字也好听。
- 乙 叫什么？
- 甲 花大姐。
- 乙 你找了一个瓢虫啊！
- 甲 瓢虫像话吗？就说这个大姐太能花钱了！
- 乙 能花钱？
- 甲 有一百她能花二百，刚见面吃了一回饭，她就花了我三千多！
- 乙 真是花大姐！
- 甲 花俩钱我不心疼，关键是我们谈不到一块去。
- 乙 你们谈的什么？
- 甲 谈人生。
- 乙 她是怎么说的？
- 甲 学 “哎呀妈呀，刚见面就谈人生，臊不臊死人了！”
- 乙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 甲 “那俺就实话实说了。”
- 乙 说说吧。

- 甲 “这个人生啊，就看它离医院多远了，离医院近就到医院生，离医院远就住家里找个接生婆也行！”
- 乙 啊！你这是人生啊？你这是生人哪！
- 甲 “对，在俺那地方也叫养孩子！”
- 乙 咳！什么水平啊！
- 甲 你说这样的人，俺能跟她在一块儿生活吗？
- 乙 不能。
- 甲 话又说回来了，说是我找老婆，其实我是在找希望啊！
- 乙 对，是农民兄弟渴求知识的愿望啊！
- 甲 唉！唱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人关心没人帮忙怎么找对象，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胡思乱想，哎……” 打呼噜
- 乙 哎哎，你怎么睡着了？
- 甲 看来我只能做梦娶媳妇了！
- 乙 你呀，别急，看你这个人对人才挺渴望的，我帮你个忙吧！
- 甲 你能帮帮我？
- 乙 我回家跟我爱人商量商量。
- 甲 哎大哥，二婚的我可不要！
- 乙 你要我也不给呀！我爱人有个妹妹，从水产专科学校刚毕业。
- 甲 是专门研究水产的？
- 乙 正想找个地方施展一下才华。
- 甲 太好了！我说姐夫。
- 乙 叫上姐夫了。
- 甲 我跟咱那小姨子什么时候见面啊？
- 乙 这位还急脾气。
- 甲 不过有个事我得先问问你。
- 乙 什么事？
- 甲 咱那个小姨子她会外语吗？
- 乙 会外语干吗？
- 甲 这外语对我太重要了！上回有个日本外商要买我的海产品，一见面就说：日语问候“欧哈依欧高扎依马斯”。
- 乙 你是怎么回答的？

- 甲 他这么说，咱也不能客气呀！我说：我一哈腰你妈也死？
- 乙 咳！人家那是问候你。
- 甲 我不懂外语呀！挺好一桩买卖，没谈成！
- 乙 这还真麻烦！
- 甲 当时要是有个翻译不就全解决了嘛！
- 乙 我爱人还有个妹妹就是翻译。
- 甲 她也愿意到我那儿去吗？
- 乙 这事可以商量啊！
- 甲 太好了，这个小姨子除了会外语，她会画图吗？
- 乙 怎么又出来画图了？
- 甲 找一个会画图的，把我们那个地方给规划设计一下。画一幅最新最美的蓝图，俺好有奔头啊！
- 乙 那我爱人还有一个妹妹在规划设计院工作。
- 甲 能不能把她也请我那儿去啊？
- 乙 可以啊。
- 甲 有会电脑的小姨子吗？
- 乙 有。
- 甲 看来我只能做梦娶媳妇了？
- 甲 学管理的？
- 乙 有。
- 甲 学法律的？
- 乙 有。
- 甲 你一共有几个小姨子？
- 乙 五个。
- 甲 五个，噢，我明白了，你丈母娘家也是养殖场啊！
- 乙 像话吗？
- 甲 要不怎么五个呀？
- 乙 刚才是开玩笑，这里边有我爱人的表妹。
- 甲 噢，表妹呀！行了，姐夫，什么话也不说，走，跟我走！
- 乙 去哪儿啊？
- 甲 到我们那儿去，我得好好谢谢你，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快走，我的车就在门口。

- 乙 你还有车？
- 甲 不太好，你将就着坐吧！
- 乙 什么车？
- 甲 马车！
- 乙 马车呀！
- 甲 宝马牌轿车。
- 乙 还是名车。
- 甲 我们就管它叫马车。我说姐夫到我们那里，我可得好好款待你这个伯乐姐夫。
- 乙 这就别客气了。
- 甲 我给你吃海参，吃得你营养过剩，满身起疙瘩。
- 乙 起疙瘩还好啊？
- 甲 没关系，起完了疙瘩，再吃螃蟹，吃得你横着走道。
- 乙 一身疙瘩横着走道，整个一怪物！
- 甲 不是怪物，你是人物啊！吃饱喝足你回家商量好了，把那五个小姨子都给我领来。
- 乙 都领来？
- 甲 我全要了！
- 乙 要五个老婆？
- 甲 老婆就一个，她们可都是人才啊，让她们一边施展才华，我一边重点培养，到时候瓜熟蒂落，我再挑一个结婚。
- 乙 那么那四个哪？
- 甲 那四个好办哪！
- 乙 怎么办？
- 甲 我家里还有四个表弟呀！
- 乙 他全包了！

1997年获“金狮杯”全国相声大赛一等奖，
国家文化部“群星奖”金奖

说说心里话

刘荣忠 刘荣远

- 甲 （倒口）：同志，你是这个团的演员吗？
- 乙 您看哪？
- 甲 我看你是个演员，长的细皮嫩肉，挺年轻的，你今年多大岁数？
- 乙 您看哪？
- 甲 我这个人最会看岁数，根据你的面相和打扮，今年最多不超过五十三岁。
- 乙 啊？对对，我今年三十五岁。
- 甲 怎么样？数码一个没错吧？本来是五十三岁，可长了个三十五岁的样子，多年轻？！
- 乙 我本来三十五岁，你给我看成五十三岁啦！
- 甲 不能啊，我看岁数从来没有走眼哪，你把嘴张开，我摸摸你几个牙？
- 乙 你这看牙口哪？！
- 甲 演员岁数不好看，经常化妆啊。
- 乙 我不是演员，我是随团的记者。
- 甲 专门搜集情报的。
- 乙 不是情报，我们搜集的是艺术团下来后，农民兄弟有什么反映和要求。
- 甲 我跟你说说心里话行吗？
- 乙 这太好了，你说说农民喜不喜欢我们下来。
- 甲 不光是喜欢哪，你们在我们心目中，那是丈母娘的女婿——贵客呀！
- 乙 我看有许多人提前两三个钟头来占地方，等看演出。
- 甲 你不知道，那是丈母娘盼女婿——着急呀！
- 乙 我看在演出的时候，树上挂的，墙上蹲的，人山人海。
- 甲 那是丈母娘瞅女婿——爱看哪！
- 乙 我看演出结束了，大家还不肯走。
- 甲 那是丈母娘留女婿——半拉儿啊！
- 乙 你哪来那么多丈母娘啊！
- 甲 你个大记者听不出话味来吗？观众和演员就像丈母娘和女婿，虽然不同姓，但都是一家人。

乙 你这个比喻挺恰当。

甲 我可尝到这个滋味啦，有一年听说要来个县剧团，提前半个月，俺就等啊、望啊，望他们望的眼珠子都望穿了，奔走相告腿都跑弯了，看节目脖子都抻酸了，翻山越岭到家身子都瘫啦，除了喘气，什么都不想干了。

乙 够累了。

甲 你别看累，可是吃饭有味儿，干活有劲儿，睡觉作梦，还娶个演员当媳妇儿。

乙 梦一醒就没戏啦。

甲 醒了我也不睁眼，跟那咂摸滋味。

乙 哎，醒醒吧，醒醒吧，太阳照腓啦。

甲 你是不知道，那些演员心眼太好使唤啦，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让俺富起来，自己花钱买书送给俺。

乙 这叫科技文化下乡。

甲 我拿这书就上便所啦。

乙 人家送你的书是让你看的，不是让你上便所的。

甲 你外行啦，便所看书，记得清楚，又有味道，又省功夫。

乙 这习惯可不好。

甲 有什么不好的，我看书是为了学科学，我攒粪是为了种田，我一边看书一边攒粪，这也是在科学种田哪。

乙 你这个认识太肤浅了。

甲 先浅后深嘛，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近亲种子寿命短，杂交种子能高产。

乙 你知道什么叫杂交？

甲 杂交就是不同种、蛋或品种的动物或植物进行交配或结合。经过性细胞结合的叫有性杂交，经过体细胞结合的叫无性杂交。当前世界上出现的克隆现象，只能叫繁殖，不能叫杂交。回答完毕。

乙 你还真有点水平啊。

甲 不敢说水平，现在发展这么快，多少一放松，水平就变水锈啦。

乙 水平怎么能变水锈哪？

甲 就说前几年吧，俺靠科学种田富起来了，这是不是水平？

乙 是水平啊。

甲 可是大家满足了，手上有俩钱烧的，不知干什么好啦，干脆搓麻将吧。

乙 这风气可不好。

- 甲 闲着没事干哪，凑到一块儿就打麻将，打输了就打老婆，打了老婆就打官司，打了官司就打离婚，打了离婚就打光棍了。
- 乙 水平真要变水锈啦。
- 甲 村长着急呀，就想啊，那年来个县剧团，他们开始致富了。我要再请个剧团来能不能把麻将风顶回去呢？
- 乙 应该搞点有意义的活动。
- 甲 没想到请个剧团才六个人就要六万块呀！
- 乙 一人一万，不便宜啊！
- 甲 钱俺倒是能盯住，主要是那些节目，看完了得买肱泰，贴肚脐呀。
- 乙 什么节目那么差劲？
- 甲 就说那唱歌的吧，嗓子倒挺响的，可是没等他唱，在那喊嗓子的时候，俺村里牲口都跟嗷嗷直叫唤。（学喊嗓，歪喊）
- 乙 这是狼来了。
- 甲 还有一段舞蹈，叫什么大闺女美呀，大闺女浪。
- 乙 这首歌挺好听的。
- 甲 主要是那几个跳舞的闺女，配合的不好，公说公道那几个闺女挺卖力气的，穿的衣裳也挺好看的，该露的地方都给俺露出来了，那些不朝阳的关键地方，还格外给俺多露了一点。
- 乙 不然能要六万块吗？
- 甲 她们扭的开始还一包劲啦，（唱加表演）：“大闺女美、大闺女浪，大闺女走出青纱帐”，你看走出青纱帐，这两腿直打剽。青纱帐那是高粱地呀！”
- 乙 那些人就是为追求这感官刺激。
- 甲 俺那阵是刚富起来，能抗了他们那么刺激么？俺村子那帮大闺女、小媳妇、光棍子、小伙子叫他们那么一豁拢都疯啦，村长半个月没捂拢住哇。
- 乙 这不是害人吗。
- 甲 就这样的节目，演完了，还跟俺要六万块钱。
- 乙 不能给。
- 甲 不但不给，还要拖他到法院讲理。
- 乙 应该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 甲 他们一看来真的，害怕啦，想溜，那不行，不能让你白溜。
- 乙 那怎么办哪？

- 甲 一人给十斤鸡蛋，打发他们滚蛋了。
- 乙 不给他们都应该。
- 甲 说心里话，俺们农民物质生活比过去是富裕了，精神生活还比较困难，可是再困难，也不能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看完了就像喝了假酒一样，眼睛睁不开，脑袋直晃荡。
- 乙 你别晃了，晃的我眼晕。
- 甲 你说俺农民让假化肥、假种子坑俺只能坑一年，可假文化一坑就是一代人呀！
- 乙 说的太对啦。
- 甲 你是个大记者，应该帮农民说说心里话。
- 乙 有什么要求，你就尽管提。
- 甲 要求只有一个，希望城里剧团呆在城市没事干，常到农村转一转，别光想花上几十万，排戏给领导看，捧回大奖杯，放那儿就算完。
- 乙 还真有这种情况。
- 甲 你们下来看看现在的农村，山虽然是那座山，变绿了；河虽然是那条河，架桥啦；爹，还是那个爹，健康了；娘，还是那个娘，风韵犹存了。
- 乙 多美呀，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演出来，送给你们。
- 甲 就冲你这句话，今后俺农民一定要在黑土地上种出绿色食品，供应城市，提高你们的生活质量。
- 乙 我代表城里人谢谢你们农民兄弟。
- 甲 别谢呀，种绿色食品，那是俺的责任哪。
- 乙 怎么能知道是绿色食品哪？
- 甲 绿色食品没有污染哪，你看种庄稼用农家肥，打出的粮食香啊，种青菜用大粪，你吃吧，鲜哪！
- 乙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 甲 农家肥比化肥都好，它养地啊，希望你们城里人能帮俺攒点粪水，那些东西留城里没多大用。
- 乙 我从记者这角度可以替你呼吁一下。
- 甲 我代表农民兄弟，谢谢你呀，只要工人和农民心连心，人民没有不富的，国家没有不强的。
- 乙 看来你今天说的都是心里话。
- 甲 让你见笑啦，最后我再说一句心里话。

乙 随便说。

甲 你们这些人要能上俺村子里演两场，俺村里人能乐死。

乙 时间要允许可以过去呀。

甲 哎呀，俺那可是烧高香了。又看了节目，又得了实惠。

乙 得什么实惠？

甲 你们这三四十口子人，不用多，在俺那儿呆三天……

乙 啊！

甲 俺今年就不用买化肥了。

乙 嘿！

1998年获中国曲艺“牡丹奖”首届相声大赛一等奖

大家庭

笑 韩

- 甲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兜里没钱我心里空荡荡，求各位，你行行好，你帮帮忙，给我十万元，我管你叫声娘，叫声娘！对乙 妈！
- 乙 没有！穷疯了这位！
- 甲 您才穷疯了哪！
- 乙 你喊：给你十万元你就叫娘？
- 甲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给我十万元启动资金，不出五年我就能够成为首富。
- 乙 能看出来，不出五年你准成……
- 甲 首富？
- 乙 豆腐！
- 甲 你讽刺我？
- 乙 不是，这叫公正的评价。
- 甲 这是你不了解我的出身。
- 乙 那您是什么身世啊？
- 甲 我爸爸是山东人，脾气耿直，多少年乡音不改，退休以后又被单位反聘做技术顾问。
- 乙 老爷子高收入哇！
- 甲 他挣不过我妈妈。我妈妈是天津人，多年从事幼教工作，退休以后自办托儿所。
- 乙 老太太能干哪！
- 甲 她没我嫂子能干，我嫂子是美国人，嫁给我哥以后，说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回来做了一家外资企业的CEO，也就是执行总裁。
- 乙 你嫂子有钱！
- 甲 她没我哥有钱。我哥在国外留学，学问没学多少，家乡话忘了挺多，腆着脸回来，说在家乡创业，这都多少年了，资产才弄了——也就千数来万儿吧。
- 乙 这就不少了！
- 甲 我们家还就数我——
- 乙 怎么样哪？

- 甲 到现在一事无成。
- 乙 不怎么样！让他们帮帮你呀？
- 甲 谁都不肯帮。那天，我刚一说：跟他们借十万块钱。好家伙，全家人好悬没把我扔锅里给炖了！
- 乙 怎么回事？
- 甲 我爸爸先说了。
- 乙 老爷子是山东人。
- 甲 （山东话）没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干什么就给你十万块钱？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真给你十万块钱你会数吗？我实话跟你说，我的个人账户上，真差不多有这个数。可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嘛？那是我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拼出来的。你摸摸我的胳膊，再看看你的，我这么大岁数了，你敢跟我掰腕子不？我一使劲能让你多出一个胳膊肘来你信不？你看看你是嘛样子，一天到晚的——
无所事事乱晃荡，
不学本事光长饭量，
耍嘴皮子比谁都强，
不是怕家庭暴力把法庭上，
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 乙 铛的个铛的个铛的个铛——
- 甲 我这就揍你两巴掌——成山东快书了？！
- 乙 您往那带嘛！
- 甲 我让他给气的。
- 乙 您消消火儿。
- 甲 （天津话）大清早的嚷嚷个嘛。
- 乙 老太太说话了。
- 甲 有嘛话不能好好说吗，老跟个炮筒子似的，点火就着。
- 乙 埋怨你爸爸了。
- 甲 这是你儿子，又不是你仇人，你是当爹的，有个嘛话还不就是跟你说嘛。十万块钱的事儿，他要是敢跟对门老王家说，警察就来了。
- 乙 怎么？
- 甲 出土匪啦！
- 乙 噢，抢劫呀！

- 甲 这不就跟抢劫一样嘛。嘛事张嘴就是十万？谁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就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也得哈腰捡哪。我说你点嘛好哪，就算我看的那些孩子都知道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可你有多眼，愣说找一个有钱的老丈人这事就齐了——
- 你想的可真美，
我不是对你吹，
这个样的姑娘我认识那么一位，
跟我把脾气对，
我就去提一嘴，
猜人家怎么回，
我们是嫁男人呀还买杂碎哪？！
还是买杂碎！
- 乙 这话说的真好！
- 甲 你不要总是埋怨，哎——哎——
- 乙 哪来一结巴？
- 甲 这些天总是跟外商谈判，家乡话有一点找不到感觉了。
- 乙 是他大哥。
- 甲 跟你又没有办法用外语交流。英文你只懂“撒儿斯”，日文你只明白“米西”。
- 乙 除了喝就是吃呀！
- 甲 不是我不帮你，我的公司你可以来嘛，你又不是没去看过，有一个岗位很适合你，你又不肯干了嘛。
- 乙 什么岗位？
- 甲 保洁工。
- 甲 有什么不可以？你看二舅干的就很愉快。你总是跟我比，我回来创业的时候，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我是怎么过来的，你看看我的脑袋就知道了。
- 乙 脑袋怎么啦？
- 甲 没有几棵毛啦嘛，这是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的结果嘛，其实我也很羡慕你呀。
- 乙 什么哪？
- 甲 一天可以睡上2 3个小时。
- 乙 那一小时哪？
- 甲 吃饭上厕所。
- 乙 都不耽误！

甲 说实话，我真把十万块钱放在你面前，那不是在帮你而是在害你，当时你就能血压上升得提不起气息，你应当干点实事来提升自己，怎么可以让你提不起气息害自己，你倒是要提不起气息害自己还是要干实事提自己——绕口令啊！

乙 你这嘴皮子不行。

甲 噢！麦大令。

乙 甬问，这是他嫂子。

甲 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你的中国话说的葡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还不如我这个老外。

乙 您的中国话是——

甲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乙 是呀！

甲 嫁给你哥，是因为他勤劳；看见公爹，明白什么叫朴实；认识婆婆，知道什么叫善良；了解兄弟你，懂得什么叫懒惰。你太懒了，懒得都抬不动腕了！创造财富，创造财富，没有创造怎么会有财富？都是一个爹妈生养的，你哪里都不比你哥哥差。只要你肯干，就会拥有美好的明天。听家里人的话吧，为了帮你，这家里多热闹，有山东快书，有天津快板，有绕口令，还是听听我的吧！

乙 你会什么呀？

甲 用西洋歌剧送你一句话。

乙 什么？

甲 我真叫你闹死了！

乙 嘻！

2003年大连市戏剧曲艺比赛金奖

评书 故事

贺龙过江

赵维智

一九二七年秋末的一天清晨，汉口江汉关码头卡子口外的土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原来是悬赏、通缉共党重要人物贺龙，署名是国民党汉口警备司令部。上船的旅客正在看着，几个保安团的匪兵端着大枪吆喝起来了：“上船的都站成两行，把行李打开，头全抬起来。”为首的是一个小队长，他一边注视着被检查的旅客，心里一边寻思：“我要是能捉到贺龙，官升三级，赏钱十万。到那时，洋房，洋枪，小老婆就全有了。”他净想好事了。这时候开过来一辆黑色轿车。车一停，脚踏板上的两个彪形大汉先跳了下来。随后，从车前门走出来一个穿西服的青年人。他恭敬地拉开车门，从里边稳稳当当地下来一个人。只见他：体格健壮，气宇轩昂。鼻梁上架了副金丝眼镜。头戴绒呢礼帽，身穿毛料大氅，手拄文明棍，真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下车后，他旁若无人，直奔卡子口。那小队长急忙上前拦住：“哎！这位先生，你是……”这位连瞅都没瞅一眼，只是用文明棍敲了一下地皮。那位穿西服的青年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名片，小队长接过一瞧，上写：大通商行经理方天明。他忙把片子退了回去。青年说：“今天方经理到重庆，所带皮箱等物是否也要打开检查？”这小队长有点不识相：“按说，我不敢惊动方经理的大驾，可今天上峰军令如山，东西一律……”下边的话还未说出口，那位方经理手中文明棍突然往上一举，“啪！”不偏不歪正敲在小队长的嘴上。疼得这小子用手一捂嘴，就觉得腥乎乎的，原来门牙敲下两颗：“哎哎，你怎么打人？”方经理抽回文明棍：“李秘书，给警备司令部去个电话，让苟司令亲自来一趟，就说这儿有人扣下我的行李，让他检查完毕，专程给我送到重庆。”李秘书答应一声，转身要走，可把小队长吓坏了，也顾不得嘴疼了，忙上前拦住：“李先生，都怪我有眼无珠，不识泰山，望你说个情，就不必惊动司令了。”这小子心里有数：谁知道这方经理和司令部是什么关系？要是司令真来了，还不把我毙了？李秘书好像同情似地点了点头：“方经理，看这小子少爹没妈，缺乏教育的样子，就不必和他一般见识了吧？”方经理鼻子里哼了一声：“真叫人生气。哎！这么多人站着看他干什么？我又不是训儿教子的。有票的赶快去上船，没票的全走开！”旅客们听了这句话，就像得了一道圣旨似的，“哗”一下子

全涌进了卡子口。匪兵们眼睁睁地没敢拦，为什么？匪兵心里想：这经理训队长就像训儿似的，我们一拦，还不得训孙子呀？方经理见人全散了，这才把大氅一掀：“你看我像是贺龙吗？”小队长忙说：“哪里，哪里，请上船吧。”这位方经理不是别人，正是我军卓越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同志。自“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他按党的指示，从上海出发到湘鄂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他刮去了引人注目的一字胡，扮成商行经理，随行同志也扮成秘书和保镖。一路上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and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闯过了敌人设下的层层难关，来到了通往鄂西的船上。

在一等船舱里，贺龙同志正和同志们亲切地唠着话，哪知在门外站着—个家伙正从锁孔眼里偷看。他就是国民党江汉关特、警、宪联合稽查处便衣队长——黄占昌。他怎么来了？原来在卡子口检查时，他混在旅客中就对贺龙发生了怀疑。心想：“大通商行我是常来常往，没听说有个方经理啊？说不定他就是贺龙。”这小子连岸上保安团部也未打招呼，就悄悄地一个人跟上了船。为什么？怕分了他的功，占了他的赏去，他要吃独的。在门外他看着听着，乐得五官都挪了位：好哇，显然是贺龙，这回是该我走运了。想到这，他刚要转身走，屁股上挨了一脚，一下子给踹进门里了。随后进来一位大汉，正是贺龙同志的警卫队长天彪同志，他经贺龙的暗示，早就发现这小子不地道，黄占昌从地上爬起来一看，几支枪口对着自己，忙冲着贺龙：“贺总指挥，别误会，我是自己人哪！”“你是干什么的？！”“我……我是你的部下哇。”“在哪个部队？”“我在……三师三团，三营三连，三排三班，每次出操站队我倒数第三，他们都管我叫马老三。”“你们连长哪？”“叫侯老三。”“团长哪？”“朱老三。”贺龙同志猛然站起：“胡说！”“这个……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不见得呀。”这小子全晕了。天彪同志上前从他身上搜出一支手枪和一张特务证。贺龙同志拿来一看：“黄队长既然来了，就不必害怕嘛！”这时候江面上传来汽艇马达声，接着一阵狂呼乱叫：“停船！检查！”黄占昌一听，立时来了精神：“听见了没有？江面已被我们封锁了，量你们插翅难逃。”贺龙一声冷笑：“你也别忘了，此时此刻你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黄占昌还想扎乎，啪！让天彪一巴掌给揍倒了。几个同志一阵拳打脚踢揍得他全都分不出东西南北了。他爬在贺龙同志的脚前：“贺老总，饶命啊！”“饶命也行，一会儿查船，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死是活你拿主张吧。”黄占昌连说：“我……我要活呀！”“要活，那你就先喝几杯吧！”说着话，贺龙同志拿过一瓶湖北大曲，揪着黄占昌的耳朵对着他的嘴“咕嘟”，灌下去半瓶。再说汽艇拦头截住客轮，爬上来十几个匪兵，为首的是一个匪连长，这家伙长的五短三粗，说话还有点毛病，是

个结巴。他命令匪兵把旅客全赶在甲板上，像看商品似的盯着每个人的胡子：“八字胡、山羊胡、仁丹胡、络腮胡，嗯？怎么没有一字胡哇？”这时有个土财模样的人站出来：“长官，我是一只虎。”匪连长一看：“你他妈的活够了？明明是山羊胡，怎么说是一字胡？！”土财主慌了：“长官息怒，我在我们那块儿说一不二，他们都叫我一只虎胡。”这小子给弄拧了。突然匪连长发现站在那里的贺龙，觉得有点面熟。心想：此人虽然未留胡，但身材、长相和贺龙有点相似。他大吼一声：“你是干什么的？！”贺龙同志安详地说：“你看我像是干什么的？”“我看你像是贺龙。”这句话刚出口，“刷！”十几支枪口对准了贺龙同志。但贺老总毫不畏惧：“哈哈……你说我像贺龙，我看你像丈房的咸菜缸！”“啊？你敢骂我？！来呀！把他带走！”“到哪去？”“不管你是不是贺龙，老子今天把你带回去！”“那好办，只是我今天巧逢好友，酒未过三巡，菜未过五味，脱席而去礼不周。来呀，把黄先生请出来，让我们回去一趟，到那儿来他个一醉方休。”说着话，天彪从后边把黄占昌搀了出来。匪连长一看可毛啦，因为他知道这黄占昌心狠手毒，并且根子硬，连团长都让他三分。我要是得罪了他，还能有好吗？他连忙上前，来个立正：“黄队长，您早来啦？”这黄占昌从娘肚子出来就没吃这个亏，再加上烈酒攻心，浑身骨头架子像散了似的。他见了匪连长心里气大啦，心想：你他妈的早点来，我至于这个样吗？贺龙同志说：“黄先生，请你证明一下，我是什么人哪。”黄占昌真想喊出真话来，可一看贺龙射过来的锐利目光，没敢喊，冲着匪连长：“你他妈的全瞎了眼，连大通商行的方经理都不认识了？真是混蛋！”匪连长大气也不敢吭，黄占昌是越急越火，越火越气，把气全泄在匪连长的身上：“你们怎么上来的啊？”“爬上来的。”“给我滚下去！”匪连长答应一“是！”带着匪兵是螃蟹抱鸡蛋，连滚带爬下了船。这时，黄占昌突然一使劲挣开了搀他的天彪，也想溜下去，贺龙同志眼快手疾，一把将他抓住：“黄先生，让他们走吧，咱们还是再喝几杯。”黄占昌一听：“还喝？再喝，我就活不了几天啦！”可这由不得他啦，贺老总明搀暗架把他带回舱房。这时汽笛一声长鸣，客船又行驶在波浪滔滔的扬子江上。这正是：

长江风浪险又险，贺龙独胆斗凶顽，湘鄂遍地燃烈火，光辉业绩世代传。

1977年获大连市文艺汇演优秀作品奖

飞来的证词

王连发

最近，国华轧钢厂出了条爆炸性的新闻：一贯坚持原则，忠于职守的仓库保管员张大海，竟然被降了一级工资，调离仓库，下车间劳动。好玄哪！就差那么一丁点，就得去吃小灶蹲笆篱子。为啥？是贪污盗窃？不是。是打架斗殴？不是。噢，那一定是生活作风出问题了？这，也不是。那到底是为了啥呢？事情是这样：

七月的一天，夜幕降临，保管员张大海独自一人在家，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忽听“冬冬冬”，有人敲门。张大海以为是爱人金香逛夜市回来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连忙应道：“来啦！”他放下手里的书，下了床，穿上拖鞋，麻溜地去开门，并乐呵呵地说：“老婆子，你都买了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呀？”他开开门一看，两眼可就直了。怎么啦？是一个陌生人！

张大海打量一下陌生人：“同志，你找谁？”陌生人牙一龇，满脸堆笑地说：“请问，张大海同志的家在这儿住吗？”“啊，你找我有事吗？”陌生人没有吱声，转身从地上抱起一个大纸箱便往屋里闯。

张大海莫名其妙，紧跟着进了屋，来到灯下才看清楚，这个大纸箱里装的原来是彩色电视机。顿时，他脑袋里就冒出一大问号：我和这个人素不相识，他为什么给我送台彩电呢？是我爱人托他买的？想到这儿，张大海疑惑地问道：“同志，你这是……”陌生人不等张大海把话说完，便抢先说道：“张科长，这你就不要问了。”说完，陌生人将彩色电视机往床上一放，转身就走。

张大海一听“科长”二字明白了，他一把拉住陌生人，说道：“同志！你找错了人。”“嗯？”陌生人一愣，看了看张大海，不解地问：“你，你不是说你叫张大海吗？”张大海微微一笑，解释道：“不错，我是叫张大海，可我不是科长，而是仓库保管员。”张大海用手往楼上一指：“我的头上的头上，也就是三楼，也有个叫张大海的，他才是我们厂供销科的张科长，他和我重名，你是不是找他呀？”“这……”陌生人一听，显得十分尴尬，牙一龇，点了点头，也不知说什么好，抱起彩电就奔上三楼去了。

陌生人走后，保管员张大海觉得这事有些蹊跷。不大会儿工夫，金香领着小女儿小丽回来了。张大海把刚才发生的事对爱人说了一遍。金香一听，眼睛一瞪，说道：“这年头，谁有能耐谁弄。我可告诉你，别再管闲事！别吃了一百个豆子不知豆腥味。”

张大海见爱人生气了，连忙哄她说：“好，好，我再不管闲事了。”“就怕你没那个记性！”“保证，错不了！”

三天以后，那个陌生人领了好几辆大汽车来国华轧钢厂拉钢材。陌生人见了张大海，牙一龇，头一点，先递上一支“三五”牌香烟，而后再递上提货单。张大海伸手挡住香烟，接过提货单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钢材一百吨，全是出厂价，户头是红石村五小工厂。张大海看过提货单，照单付了货。

张大海望着呼呼开走的汽车，心想，当前钢材是热门货，张科长为什么这样痛快，大笔一挥就批给他一百吨钢材，而且还都是国拨的价格？哦，明白了，是大彩电起的作用啊！想到这儿，张大海气不打一处来，他转身跑回仓库，拿出纸和笔，“刷刷刷”写下一封检举信，送到了纪委办公室。

厂纪委书记第二天就找张科长谈话。张科长矢口否认，并慷慨激昂地说，批给红石村五小工厂一百吨钢材，是扶贫帮穷，党委可以派人去查。若查出真有受贿行为，情愿服法。

为了把这件事搞清楚，厂纪委派人到红石村五小工厂找那个陌生人查对此事。那个陌生名叫刘祥，是该厂厂长，他也矢口否认有行贿受贿一事。查了半天会计账，也没查出问题，只好将调查的情况向纪委做了汇报。厂纪委根据调查的结果，以无证据可查为由，否定了这件事。

这件事被否决后，张科长却不让份儿了。他来到厂纪委，硬说保管员张大海犯了诬陷罪，若不把他抓起来，他就躺下不干了。他说不干，还真就一连好几天没上班。他这一躺下不要紧，却挂连了一大片，他的一些心腹之人也摔耙子不干了。有的司机不出车了，有的供销员也不外出采购了，三三两两找到党委，要求处理张大海。

你可别小瞧这供销科长，这可是厂里的要害部门呀。断了货源，厂子就得停产。在这种压力下，厂党委最后作出决定，给张大海降薪一级，免去保管员职务，下车间劳动。

当党委书记把这处分决定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一宣布，上千人的目光，“刷”一齐射向张大海。张大海呆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五雷轰顶，只觉得天在旋，地在转。

张大海的爱人金香，脸上火辣辣地热，她再也坐不住了，双手捂着脸跑出了会场。

散会了，人们陆陆续续地都走了，会场里只剩下张大海一个人坐在那里。党委书记走到张大海的身旁，安慰他说：“大海呀，不要难过了，回家去吧，有什么地方想不通的，明天再唠！啊？”

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的？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说不清道不白啊。当今有些人搞起不正之风来，手法就是这样巧妙而隐蔽。一笔交易达成之后，“大团结”往兜里一揣，一不签字，二不盖章，叫你抓不着摸不到。反过来还得说你是诬陷，如今这诬陷的罪名就真的落在了张大海的身上。他心里一边喊着冤枉啊，一边踉踉跄跄地回到家里。

女儿小丽见爸爸回来了，赶紧跑上前去，拉着爸爸的双手，仰起小脸眨巴眨巴圆眼睛，问道：“爸爸，托儿所阿姨说你犯了错误了，是吗？”张大海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隐隐作痛，不知该怎么回答女儿的问话。他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用痉挛的五指，抚摸着女儿的头。

金香一肚子火气再也忍不住了，就朝张大海发开了：“你回家来干什么？怎么不一头碰死！叫你不要管闲事提意见，你偏不听，这回好了是不？”

张大海叹了口气，委屈地说：“你以为我愿意管闲事吗？每天上班都自己给自己下禁令：千万不要管闲事提意见呀！可就不行啊，见了那些可气的事，这火儿就不打一处来，我改不了这脾气啊！”

金香“呼”地一下站起来，指着张大海狠狠地说：“好，你是英雄！往后你就提吧。将来挨刀子捅，蹲笆篱子就……”

“别说了！”张大海本来揣着一肚子委屈，不料想，回到家里又受到爱人埋怨和指责，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霍地站起来，就像头咆哮的狮子，“当”地一脚，踹开房门走出了屋。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张信纸从半空中飘落下来。先落在张大海的头上，然后又掉在地上。张大海抬头一看，只有三楼张科长家的窗户大敞大开着。顿时，他火上加火，太不像话了，住在楼上什么东西都往下扔，太欺负人了，他抓起地上那张信纸一看，不由得“啊”地一声，然后，他撒开两腿，一口气跑到厂里。

张大海来到纪委办公室，将那信纸往桌上一放，狠狠地一拍桌子，对纪委书记说：“你们不是说无据可查吗？现在有了，这就是证据！”

纪委书记一看，只见信上写道：“张科长，你帮了我大忙，关键时刻我怎能出卖朋友，请放心，所送之物，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只要咱俩不开口，万无一失，心意领下，盛情难却，按时赴宴。刘祥。”原来这正是刘祥给张科长的一封信，张科长看完信后，正想烧掉，不巧就在这时，厂里来人找他，他慌忙把信放到靠窗边的书架上，当天夜里就出差去了。后来，他小儿子找书，翻书架时，赶巧，这一天，老天爷刮东北

风，就将这封信刮到了楼下。又落到张大海的脚边。于是，厂党委不仅给张大海恢复了名誉，还给他又晋升了一级工资，当上了供销科科长。而原来那个张科长，却被解聘了。

1986年大连市第三届故事比赛二等奖

抢坟

王 彤 徐连源

沿海镇有个靠山屯，靠山屯有块荒坡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坡下，一条小溪常年流水，坡上却是林疏草稀，别说是住人，连只小鸟都很难见到。

你别说，也有到这儿住的，不过都咽了气儿，他们的亲人不管死者的意下如何，往这一送了事。有心的立块石碑，无意的插块木牌，每年清明时节祭祀一番，略表对死者的一点思念之情。

人不想留天留人，人若想留天不留。今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横扫千坟如卷席，荒坡地前后左右的大小坟丘荡然无存，而惟有这块荒坡地上的三盍坟却保存完好。

这事儿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谁呀？养猪专业户李大海。他仔细查看了三盍坟的位置，反复琢磨了半天，终于弄明白了这三盍坟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这块荒坡地实际上是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包，在同山脉连接的地方有一段马鞍形的缓冲区，这就减缓了洪水冲刷的速度和力量。荒坡地的两侧是两条大沟，正好起到排水泄洪的作用。李大海不由得喜出望外，笑颜顿开。怎么啦？原来他正为扩建养猪场的地皮发愁呢。这下可好了，坡下细水长流，坡上安全可靠，正是修建养猪场的理想天地。

如今农村正在实施养猪新政策，所以李大海没有费多大的事儿就经镇政府批下了这块荒坡地。可是荒坡地上的三盍坟却成了问题。虽然是按国家的有关规定，这三盍坟应当无条件地迁走。可是经洪水这么一折腾，李大海又急三火四地批下了这块地皮，荒坡地是一块风水宝地的消息就一下子传开了，有那好事的，还专程从几里外跑来看光景。在这种时候，这种条件下，让坟主无条件地把坟迁走，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果然，李大海贴出迁坟通告之后，有两家坟主找来了。还不等对方开口，李大海先发制人，张口付给每户坟主三百元钱的迁坟费。有一位坟主答应了，可另一位不同意，说是如今这年头买头驴也得千儿八百的，别说是破坏了他们家的风水。几经交涉，直至惊动了镇政府新上任的司法助理王晓河出面进行调解。双方总算是达成了协议，由李大海支付给每户坟主人民币六百元整，外加一头小猪崽，这两户坟主才装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把坟迁走了。

还剩下盍坟，李大海天天盼着坟主快些来到。只要这盍坟一迁走，他就马上组织人力物力破土动工。因为圈里的几窝小猪崽很快就要出窝，修建养猪场的事儿不能再拖了。

眼瞅着迁坟的期限到了，这盍坟的坟主还没有露面。乡亲们都劝李大海赶紧破土动工。可是李大海觉得心里不踏实，生怕一旦把人家的坟给毁了，将来坟主找上门来纠缠不休惹麻烦，于是咬着牙又等了三天，还是不见坟主。

就在这时，刚出窝的四十多头小猪崽中有一半掉进水井里淹死了，还有一头钻进山沟里不知去向了。李大海觉得确实不能再等了，就决定马上平整荒地，修建养猪场。不过他还是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吩咐帮工的几位朋友在平地之前先把坟里的尸骨挖出来埋在一旁，待日后坟主来找的话也好有个交代。

第二天一大早，荒坡地上热闹起来了。坦克车一般的推土机吼叫着开了上去，尾后留下了一条平整的泥路。帮工的、看眼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扛镐的拄锨的、蹲着的、站着的，把这块三百多平方米的小山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只等着扒坟之后破土动工之前，观看李大海为了祝贺开工典礼专门从县里请来的民间艺术团的演出。

一阵鞭炮响过之后，李大海请来的两个朋友走到坟前，一人接过一瓶老白干，“咕咕嘟嘟”地分别灌下了半瓶，然后双手抱拳，冲坟头深深地一躬，抬手刚要拆坟，忽听得远处传来凄厉的呼叫：“等一等！”“等一等！”

随着喊声由远而近，人们惊异地发现一个瘦小的中年妇女跌跌撞撞地跑上了荒坡地，一下子扑在了坟头上，放声大哭起来：“爸爸！女儿来得太晚了！原谅我吧，爸爸！……”

瘦女人的哭声凄然悲切，在场的几位老人听了也不由得掉下泪来。

“啧啧，瞧这女人，哭得多伤心。”

“早干什么去了，今几个才来？”

“幸亏她早来了一步，要是晚了一会儿，可就……”

李大海心里又高兴又难过，难过的是因为自己要修建养猪场，硬逼着人家把坟迁走，瞧这个瘦女人哭得多伤心呀。高兴的是坟主总算是来了，一手迁坟，一手交钱，她走我来两不相欠。于是李大海吩咐妻子赶紧回家取钱，他自己走到瘦女人的身旁语调沉重地说道：“同志，实在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瘦女人慢慢抬起泪脸，抽泣着刚要说什么，又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好像是从天而降：“爷爷，我的爷爷啊！孙子给你搬家来啦！”围观的人还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只见一个小伙子冲进人群，“噗通”一下子跪倒坟前，痛心疾首地哭着，一边哭还一边磕头，李大海的脑袋“嗡”地一下子胀大了。

不用问，小伙子也是来迁坟的，从他哭喊着冲进人群，到他跪下磕头，看上去全是真的，没掺一点假。再看那瘦女人，怒目圆睁，咬牙切齿地指着小伙子喝道：“你……你怎么胡说八道？这明明是我爸爸的坟，怎么能说是你爷爷？”

小伙子停止了哭泣，缓缓地站起身来，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说：“大姐，实在对不起，这里面的确埋着我爷爷，请您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记错了？”

“不，我不会记错，永远也不会！我爸爸就埋在这里，就在这里！”

小伙子无可奈何地瞅了瘦女人一眼转过身来问到：“谁是这块地皮的主人？”

“我。”李大海抬脚迎上前去答道。

“大哥，既然您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这盍坟究竟是谁的，只好请您来做主了。”

瞧着小伙子真诚、信赖的目光，李大海同他握了握手，回头和蔼地对瘦女人说：“同志，今年夏天我们这儿曾经闹过一次水灾，两旁山上的坟都让洪水给冲走了，是不是您记错了地方？”

瘦女人将信将疑地看看李大海，又抬头察看着周围发生过巨大泥石流的光秃秃的山坡，周围的人这时又议论开了：

“八成是她弄错了，嗨，白哭了一场。”

“那倒不一定，要是小伙子弄错了呢！”

“这下子可够大海这小子喝一壶的了。”

“叫我说呀，大海做事儿就干脆点儿，六百元钱一人一半算了……”

围观的人们正在议论着，瘦女人察看完了地形，最后又辨认了一下方向，终于肯定地把脚一跺说：“我没有记错，我爸爸就埋在这里！”

小伙子也生气地把手一挥：“这是我爷爷的坟，谁也别想挖走！”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李大海左劝右劝也无济于事，眼瞅着两个人要动手了，突然又传来一声长长的哭号：“儿——呀，我的儿——呀，爹来晚了一步哇，我的……儿……儿——呀……”

这一下子可开锅了，围观的人们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一边笑还一边说：“又来了一个坟主，今几个真他妈的邪门儿了。”

“我说，这坟里八成埋着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然的话，怎么一下子来了三个抢坟的？”

“嗨，自古以来只听说是有抢人、抢钱、抢东西的，没想到还有抢坟的！”

“老弟，六百块呀。你等着瞧，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呢。说不定一会儿还能有来抢坟的哪！”

刚才在瘦女人和小伙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李大海还是六神无主地拿不准主意，第三个抢坟者的到来却使他的头脑一下子清醒了，便仔细地打量起眼前这三个抢坟的人来。

瘦女人年纪在四十岁左右，黑瘦的脸庞，纤细的腰身，个头最高也就是一米六〇，穿着一件黑色金丝绒的旗袍，瞧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儿，翘起的鼻子和双眼皮儿的小眼睛就知道不是一个善茬子。

小伙子的年龄最多也就是二十七八岁，高鼻梁、大眼睛、白净的面皮，一米八〇的个头，身穿着一套运动服，显得英俊潇洒，第三个抢坟的人在衣着上同前两个人相比就差远了，戴一顶退了色的军帽，上身是蓝的卡中山装，下身是一条草绿色军裤和黄胶鞋。脸色黑里透红，淡眉毛、大眼睛、了哭泣，缓缓地站起身来，塌鼻子、厚嘴唇儿，地地道道的一个庄稼汉。从表面看来他的年纪大约有五十岁，可是李大海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庄稼汉也就是四十一、二岁的样子。

这三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东西。瘦女人背着一个大挎包，小伙子拖着一个新草包，庄稼汉除了提着一个柳条筐外，手里还拿着一把铁锹。李大海怎么瞅这三个人都不像坏人，怎么看这三个人又不可信赖。他暗自想到：一个人记错坟的位置有可能，两个人记错了也说得过去，三个人都来挖这座坟，而且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这就叫人不能相信了。不用说，是那六百元钱起了作用。也许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真正的坟主，也许这三个人当中根本就没有坟主，只不过是想来骗取这笔迁坟钱。我李大海的钱也不是海水漂来的，我李大海的眼睛也不是好欺骗的。我先宣布这坟只能按无主坟处理，然后让推土机把这座坟给平了。让他们去争、去抢、去哭、去闹、去打官司、去告状吧，反正我这里有合法手续和平坟的正当理由。想到这里，李大海一个箭步跳上坟头大声喊道：“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我李大海与这三位同志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也不愿做那无情无义之人，只是因为无法搞清谁是真正的坟主，所以只好按照政府的有关规定，将此坟按无主坟处理！”

李大海说罢跳下坟头朝司机一挥手，司机一踩油门，推土机“呜呜”叫着朝坟丘铲去。说时迟，那时快，小伙子、瘦女人和庄稼汉不约而同地扑向了坟头：

“爸爸！”

“爷爷！”

“儿呀——”

“……”

司机一见形势不妙，急忙踩住了车闸，推土机停住了。三个抢坟的人哭开了，一齐把责骂的矛头指向了李大海。直把李大海骂得怒火中烧，不由得火起，指挥几个粗壮的小伙子上前去拉这三个抢坟的人。小伙子抓起了两块石头，庄稼汉举起了铁锨，瘦女人捶胸顿足地指着李大海的鼻子说：“今天你要是敢把这坟平了，我就跟你对命！”

李大海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这件事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他李大海可就惨了。雇一台推土机，一个小时六十元，一个帮工每天拾元，一会儿民间艺术团要是来了开了戏，也是一笔数目可观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如果因此无限地拖延了工期，损失就更大了，照这样算来，干脆来他个有理十三板，无理板十三，六百元钱化整为零，一人二百。

谁知他的话刚一出口，三个抢坟的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道：

“不行！”

“不行！”

“不行！”

正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打坡下急匆匆地走上一个人来，口气生硬地喊了一声：“大海！”李大海回过头去一看，好像遇到了救星，急忙上前去拉住那个人的手说：“谢天谢地，你可来了！”

来人是谁呀？沿海镇司法助理王晓河，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中等身材，方方正正的脸膛，粗重的眉毛下面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他同李大海握过了手，便走上前去仔细地打量着三个抢坟的人。这三个抢坟的人看着王晓河也知道是来者不善，不吵了，不闹了，不哭了，也不叫了。一齐爬了起来，等待着王晓河开口。王晓河没有同他们搭话，而是又把目光转向了李大海问道：“怎么还没有动工？”

李大海没好气地一指三个抢坟的人说：“你问他们吧。”

“我问的是你！”

王晓河的一声怒喝，把在场的人全都镇住了，连李大海也是丈二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心想，你到这来应该替我说话才是，怎么反到训斥起我来了？

三个抢坟的人不等李大海回话，一齐拥上前来请王晓河给他们做主。王晓河狠狠瞪了李大海一眼，转脸对三个抢坟的人说：“刚才这儿发生的事情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现在你们三个人又让我做主，这事儿嘛好说，不过有一条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坟里埋的都是你们的什么人？”

王晓河的话音刚落，小伙子把手一挥抢先回答说：“是我爷爷！”

瘦女人擦了擦眼泪，抽抽嗒嗒地接着回答：“是……我爸爸。”

庄稼汉把大嘴一咧：“坟里的人是俺儿子。”

不知是庄稼汉回答得太笨，还是他的模样令人发笑，他的话音刚落，围观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大笑，连紧绷着脸的李大海也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

王晓河没有笑，他严肃地看了看四周的人群，又把目光转向了三个抢坟的人突然厉声喝道：“你们三人有没有说错的？如果是因为一时慌张或者是激动说错了，现在更改还来得及！”

三个抢坟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没有！”

王晓河喊了一声“好！”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哧啦”一下子撕下了三张，分别交给三个抢坟的人说：“现在，我请你们三个人分别在纸上写明坟中死者的姓名，是哪一年因为什么去世的，是土葬还是火葬。是土葬要说明是什么木的棺材，注意了，谁也不许用‘大概’‘可能’之类的字样，谁写对了，谁就是坟主。要是不对，那就请回吧！”

王晓河说罢，掏出钢笔递给那个小伙子。小伙子摆摆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带电子表的圆珠笔。王晓河又把钢笔递给瘦女人，瘦女人摇摇头，从挎包里摸出了一支金笔。于是，王晓河的钢笔就被庄稼汉拿了过去。三个抢坟的人各自背转身去，“刷、刷、刷”不一会儿全都写好了，准备交给王晓河。王晓河一指李大海说：“我看，就请他做个证明人，纸条让他来念。”三个抢坟的人就把纸条交给了李大海，李大海接过纸条问了一句：你们都信任我吗？三个人互相看了几眼，又都点了点头。

李大海首先展开了第一张字条：“我爷爷刘古泉因病死于1963年，土葬，是用红松木制作的棺材。”

瘦女人的字条上写的是：“我爸爸赵凯于1970年受迫害致死，火化后，骨灰装在一个木制骨灰盒里。”

庄稼汉的字条最简单：“儿郭福来在地震时死了，火化的，石头匣子装的。”

李大海念完了纸条，众人把目光一齐投向了王晓河。王晓河接过李大海手中的纸条从头至尾地又看了一遍，猛然抬起头来，锐利的目光射向了三个抢坟的人，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好吧，今天咱就来它个当场验证！”说罢，他一声令下，几个帮工的小伙子七手八脚地扒开了坟头，小心翼翼地铲净了浮土，露出了一块大青石板。旁边围观的人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好像是坟里有人正在睡觉似的，连大气也不敢出。

一个小伙子用镐头轻轻地敲了几下石板，发出了“咚咚”的响声，不用说，里面是空的。几个人弯下腰去，分别抓住了青石板的边，王晓河大喊一声：“起！”这块青石

板就被撬起来了，三个抢坟的人急忙凑上前去一看全傻眼了。怎么啦？原来这盍坟里埋的既不是松木棺材，也不是木制骨灰盒，更不是什么石头匣子，而是一个肚大脖细的酒坛子。王晓河“嘿嘿”一阵冷笑，弯腰把坛子从坟坑里搬出来放在青石板上说：“坟里埋的究竟是什么，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只能按照无主坟处理，六百元的迁坟费谁也别想得到。当然了，如果有谁愿意把这个坛子拿走的话，我免费赠送！”

人群中“轰”地一声笑开了。这个说：“这坛子让那女人拿回去腌咸菜不错。”那个说：“要是一坛子陈年老酒嘛，那小伙子就拣着了。这三人真是见钱眼开，你说有时间干什么不好，偏到这里耍无赖。”“这就是嗑瓜籽嗑出个臭虫——什么人都有哇。”

“……”

人们高声大喊，毫无顾忌地议论着。再看那三个抢坟的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看那模样，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

王晓河把双臂抱在胸前瞅着抢坟的三个人问道：“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三个人谁也没回话，庄稼汉用铁锹挑起柳条筐扛在肩上，扭头钻出了人群。小伙子自我解嘲地把嘴一咧：“真没想到，还没到年纪，记性就这么差，他妈的，都怪你！”他一边说着，一边用脚朝放在青石板上面的坛子狠狠地踹去，酒坛子“骨碌碌”地翻了几个个儿，碰在了一块大石头上，“嘭”地一声，碎了，里面的骨灰撒在了地上。瘦女人急忙追上前去蹲下身子扒拉了几下，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着，一边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口袋，用双手从地上捧起骨灰往口袋里面装，一下子把围观的人们都闹糊涂了。王晓河上前问道：“这是你爸爸的骨灰吗？”

瘦女人头也不抬地点了点头。王晓河又问：“你怎么敢肯定这是你爸爸的骨灰呢？”

“我认识它。”瘦女人说着，举起了一支紫杆毛笔，笔头上还沾着骨灰，王晓河接过毛笔仔细地端量了一会儿，只见在笔杆的下端刻着一行小字，借着阳光仔细一瞅，上面写着“赵凯老师生日留念”。不用说眼前这个瘦女人就是这盍坟真正的坟主。

李大海不解地问道：“既然这是你爸爸的坟，你怎么还不知道是拿什么东西入殓的？”瘦女人一边流着泪，一边断断续续地说：“我八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是爸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爸爸去世那年，我正在边疆插队，是他的几个学生帮助料理的后事，所以我对爸爸入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不大清楚。这支笔是我爸爸最喜爱的一个学生在毕业那年送给他的，我爸爸特别珍惜，准是爸爸的那个学生给放在里面了。”

一席话，使在场的人恍然大悟。李大海急忙上前帮助瘦女人把骨灰全部装进了塑料袋里，等他站起来想找庄稼汉和那个小伙子的时候，早就无影无踪了。不知是谁喊了一

声“追”！王晓河把手一挥说：“不用追了，这两人我知道底。那小伙子在机械配件厂工作，最近倒弄了一批服装赔了本，想借机捞一把；另一位是北屯的一个赌棍，前几天连窝里的几只鸡都输光了，也想来捞一把。他们俩还以为我刚从部队转业，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呢。”

李大海这时走到瘦女人的面前抱歉地笑着说：“同志，实在对不起，刚才让那俩小子这么一闹腾，让你也受了委屈。”说着，李大海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了瘦女人：“同志，这六百元钱请您收下吧，算是我李大海的一点心意。”

“不，我不能要。”瘦女人急忙摆摆手说：“既然政府把这块地皮批给了你，我就应当把坟迁走，哪能趁机揩油呢？前些日子要不是我到广州去采购了一批货物，早就来把坟迁走了。”瘦女人说罢，抱着骨灰盒就要走，李大海和妻子急忙把她拦住，怎么把钱塞给她，可瘦女人就是不肯收。在人们敬佩的目光中，转身朝坡下走去。这正是：

小伙子财迷心窍，
庄稼汉实在荒唐，
瘦女人品德高尚，
人，不可貌相。

1986年获大连市第三届故事比赛一等奖

换 罐

王世元

滨海液化气站的冷站长这几天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站里的液化气罐发放员老王师傅调走了，冷站长少了个冤家对头，再也没有人整天为发罐踩他的脚后跟，盯他的梢了。

这位冷站长四十七八岁，胖墩墩的。官不大，手下只管着六七个人，可神通不小，站里站外，三亲六故。社会上各行各业，就连公司的书记和经理都和他挺热乎。住家过日子谁家不盼个液化气罐哪，冷站长就是专管液化气罐的，因而他能上通天，下接地，连王母娘娘都拿正眼瞧他。

这天一大早，冷站长一上班，就见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走进办公室。她，个头不高，圆圆的脸，额头凸凸的，眉毛弯弯的，眼睛亮亮的，嘴唇薄薄的，加上她不笑不说话，一笑两酒窝，叫人怎么看怎么干净，怎么瞧怎么利索，怎么瞅怎么精神，实在是越看越爱看。冷站长把眼前这位姑娘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觉得好面熟。噢想起来了，在市液化气总站开会见过这位姑娘，大伙都叫她小玲玲。

小玲玲见冷站长来了，劈面就问：“冷站长，你怎么才来呀？”冷站长一听：哟，半路杀出个杨排风，照面就是一烧火棍！玲玲见冷站长不大高兴，“扑哧”一笑：“冷站长就这么一句话您就吃不消了？”说着把介绍信递了过去，冷站长看了看说：

“噢，总站调你来接替老王师傅的工作。这里的工作很艰苦，开票发罐都得你一个人干，每天光搬罐都要搬上百个，你吃得消吗？”小玲玲辫子一甩，满不在乎地说：“上百个罐算啥？小菜一盘！”冷站长一听，嗯？这个丫头片子口气还不小，看来是个撒泼惯了的野丫头，我得给她套上笼头！冷站长想到这儿脸一沉，严肃地说：“小同志，先别说大话，这个工作可不是说说笑笑就可以干好的！我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心里一定要装着群众，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对用户要热心周到，不分远近亲疏，要一视同仁，按章办事。最重要的嘛……有事要多请示，多报告！好了，准备开门吧。”

最近一个时期，因炼油厂液化气车间出了点事故，停工检修，液化气供应相当紧张。每天七点刚过，液化气站门外就排满了人。许多人天不亮就赶来了，一等就是一两个钟头。可是按液化气站的规定，谁的罐要是没烧够天数，别说等一两个钟头，就是等一两天也是白等。

今天库里只有五十个新罐，而排队的已是人比罐多了！这时候，办公室里的电话是一个接一个，全是找冷站长的。而到办公室找冷站长的没等开口，什么“大重九”“大上海”早递过去了。可这里是严禁烟火的，墙上贴着“严禁吸烟”的醒目标语，这些人只好把烟成盒地往冷站长兜里装。小玲玲一看这个场面就火了：“你们这是干什么？换罐都请到外面排队，不排队谁也别想换到罐！快请出去，快出去！”这几句话还真起作用，这些人又赶紧拥到大门外排队去了。

小玲玲打扫完了卫生，拿出账本便来到了罐库。一拉开罐库门，见有两个人每人提着一个新罐，边笑着边和冷站长招着手，从罐库的后门出去了。小玲玲站在门口数了数库里的罐，发现比账面上少了九个，她那惊疑的目光一下落在冷站长的脸上。那眼色，那神态，似乎非要在冷站长脸上找出那九个新罐来不可！冷站长根本没把小玲玲放在眼里，身子一扭，提起一个新罐放在门后，拍拍手上的灰，对小玲玲说：“这个罐是给公司刘书记留的，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能动！”说完“咔嚓”锁上门走了。小玲玲望着冷站长的背影一动不动地愣着出神，直到外面有人喊：“过点了，怎么还不开门？”她这才醒过神来，转身出了罐库，开始为群众换罐了。没用两个小时，四十个新罐全部发完。正好轮到一位老大爷，这位老大爷骨瘦体弱颤颤巍巍地走到小玲玲面前哀求说：“姑娘，行行好，给我换个罐吧。”

“老大爷，没有……罐了。”

“姑娘，我天不亮就来排队了，一连三天也没换上。我没儿没女，老伴病在炕上，不能煎汤熬药不说，连口热汤热饭也吃不上，你就可怜可怜我，给我换一个吧！”望着老大爷那哀求的神色和那滚动的泪花，小玲玲止不住鼻子一阵发酸。这时周围的人一下炸了锅：

“你们太不像话了，一大早就开后门！”

“我们天不亮就站在这儿排队，叫我们排到哪天！”

众人的怒骂声像刀子一样扎在小玲玲的心上，她觉得脸上一阵阵发烧，像个罪人抬不起头来。那位老大爷好像看透了小玲玲的心事，叹了一口气说：“哎！这个小姑娘以前没见过，好像是才来的，大伙也别难为她了。”老人家说完转身走了。小玲玲猛一抬头，高声喊到：“大爷！这个罐给您吧！”

正在这时，“嘎”地一声，门口停下了一辆“130”汽车。车门一开，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大伙的目光“刷”地一下全集中在这个人身上。这位目不斜视，大大咧咧地向屋里走去。

“谁是这里的……”

“我是这里的保管员。”

“你们站长呢？”

“不知道——你找他有事？”

“换罐。”

“今天的罐换完了，要换明天来排队吧。”

“排队？”小伙子使劲瞪了小玲玲一眼：“我是公司的……”小玲玲没客气：“不管是谁，换罐排队！”

“冷站长在电话里说好了，给公司刘书记留个罐，他没告诉你？”

“说了，可是，你来晚了，已经换给这位大爷了。”

“你给我找冷站长去！”

“找谁也没用，这里有制度，我是按章办事！”听见这二位的对话，老大爷忙过来对小玲玲说：“姑娘，这罐我不要了，你给他吧。”说完就要走。那个小伙子弯下腰，提起罐就要往车上装。小玲玲伸手把罐死死地按住：“不行！”小伙子气得脸通红：

“你……”小玲玲义正词严地说：“这儿我说了算，不排队谁也别想拿走一个罐！”说完又对老大爷说：“老大爷，你怕什么？这个罐按情按理都该是你的，快拿走吧，大娘还在家里等着用它煎药呢！”说着把罐装到老大爷的小推车上，老人家感动地说：“姑娘，你……你真是救了我的急了！”

老大爷推着小车，眼里含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130”汽车带着一股怒气开走了……

早就站在人群外面的冷站长，这时脸色显得更冷了……

小玲玲瞪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久久地站在那儿……

在场的人们无不小玲玲的举动暗暗叫好！可是，一个多月之后，那位老大爷再来换罐时，小玲玲已经不在这儿了……

1986年获大连市第三届故事比赛二等奖

考厂长

于泽生 周 伟

新星机床厂老厂长张乐，突然被破格提拔到市委组织部当部长。临走时，上级委托他：要在厂里选拔一名理想的厂长。经过全厂层层推荐，民意测试，一起上来三个人，以同样多的票数并列第一。这三个人，一个叫赵大，一个叫赵二，一个叫赵三。别听他们的名字分老大、老二、老三，可年龄却一般大，三十二周岁，都属马。论文化水平，也差不多，两年前，由管理干部学院毕业同一天分配进厂。论工作能力，生产、计划、财务各把一摊，都很出色，难分上下。怎么办？总不能三个人都当厂长啊。老厂长想来想去，有了，过去考状元兴出诗答对，我何不来个现场测验？

考厂长的消息传开，职工们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行，有的说那个行，到底谁能当厂长呢？尤其是一车间大侯，二车间二侯，三车间三侯，更是争论不休。大侯说我敢肯定赵大当厂长。二侯说，我敢肯定赵二当厂长。三侯说，我敢肯定赵三当厂长。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干脆打起赌来，谁输了谁请客，一人十块钱，两人二十块，一来庆祝新厂长上任，二来服一下胜利者的眼力。“好，一言为定！”

下午四点钟，俱乐部里挤满了人，全厂七八百名职工都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看老厂长能用什么样的考题，在三个候选人中筛选出一名厂长。老厂长张乐站在台中央，身后放了一个大黑板，黑板上写着三个人的名字：赵大、赵二、赵三。他们仨就坐在台上的一侧。大侯、二侯、三侯坐在台下的最前排，他仨是一人盯着一个，各保其主。

“考厂长开始！”老厂长首先宣布考试方法：“由我出三道题，请他们回答，谁答对了谁当厂长，如果回答得都一样，再进行第二轮，我继续出三道题，直到最后选拔出其中的一名，而且要做到大家都心服口服。也请广大职工监督、把关。”

“第一道题——”全场一片肃静。赵大赵二赵三聚精会神，大侯二侯三侯严阵以待。老厂长说：“咱们厂在企业整顿时，制定了厂规厂法二十三条，其中有一条规定工作时间不准吃东西。今天上午十点钟，我到各车间巡视，一进装配车间大门，就发现老钳工王师傅在往嘴里填饼干，王师傅一抬头，见厂长来了，急忙捂着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好，请问三位，假如你是厂长，对这件事怎样处理？”

老厂长把第一道题公布完，赵大思索片刻，就首先站起来，回答说：“厂规厂法由大家制定，就得由大家执行，不管是谁，违犯了制度，就要按章办事。假如我是厂长，

就要按规定，扣罚他的当月奖金，还要看看他的态度。”说完，他望了一眼坐在台下的老王师傅，“请原谅，公事公办。”

老厂长听完赵大的回答，转身拿过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他的名字下面画了一个“○”——读圈。

紧接着赵二站起来，自信地回答说：“罚款不是目的，只罚款不教育，等于工作做了一半。假如我是厂长，除了按规定扣罚王师傅的当月奖金以外，还要找他进行个别帮助。”

台下的二侯听了赵二的回答，满意地直点头，心里话：“挺周到。”老厂长在黑板上赵二的名字下面也画了一个“○”。

轮到赵三了。他站起来，慢慢地说：“假如我是厂长，不扣罚王师傅的奖金，我还要拍着他的肩膀说，王师傅，大胆吃吧。”

“哧，”大侯二侯听了憋不住地扑哧一下笑了。三侯使劲地皱了一下眉头：“赵三，你是不是该吃点药啦？”

老厂长转身在赵三的名字下面画了一个“×”。

“第二道题——”老厂长说，“当你们任厂长不久，工厂正面临着转产，这时，总工程师写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转产报告，详细地阐述了试制新产品的每一个步骤——注意！当总工程师呈上他的书面报告时，请问，你当时应该怎么做？”

赵大回答：“我双手接过报告，立即坐下来，认真阅读。”

老厂长听了，在他的名字下面又画了一个“○”。

赵二回答：“我不但要认真阅读，而且要马上召开座谈会，把有关人员请来，按总工程师的方案，组织实施。”老厂长在他的名字下又画了一个“○”。

最后赵三回答：“我接过报告，先说声谢谢，然后把它放进抽屉里，锁起来。”老厂长在他的名字下又打了一个“×”。

这时，台下的侯三吃不住劲了：“赵三哪赵三，你吃错药啦怎么着？两×啦！一共三道题，我这十块钱，现在就出去六块六毛六分六啦。”一着急，汗就下来啦。

身旁的二侯从兜里掏出一个手帕递过来：“哥们，擦擦汗，不就十块钱嘛！”

“第三道题——”老厂长问：“假如你是厂长，上级和你签订了五年的任期目标责任制，你首先想的是什么？”

“我回答！”赵大马上站起来：“我首先想的是要完成五年任期目标，为国家负责，为企业负责，为职工负责。”“○”。赵二紧跟着回答：“我首先想的是要提前、超额、翻番地完成五年任期目标，为国家、为企业、为职工做出更大贡献！”“○”。

二侯乐得差点蹦起来，“太全面啦！”这时，全厂职工的目光“刷”，一齐转向了赵三，他站起来还没说话，那三侯就心跳过速啦。赵三说：“我首先想到企业垮台。”

“×”你再看三侯，真是猴吃芥末瞪眼啦：“赵三哪赵三，你脑子里有包哇。”说着话转身要走。“站住！干什么去？”“我……上厕所。”“坐下！你是上厕所吗？你想顺下水道溜哇，告诉你，老厂长马上就公布结果啦。”“公布什么结果？”大侯不服地接上话茬。“公布什么黑板上的成绩你还没看出来嘛？”“我看出来啦，赵大仁○，赵二仁○。”“你没看赵二那仁○比赵大那○大还圆吗，因为赵二回答的周到、考虑的细致、计划的全面，所以那○大还圆。”“圈大圈小都是圈，他俩得考第二圈。”看来厂长的目标已基本清楚，再不需要继续进行第二轮了。老厂长走到赵大跟前握握手，又走到赵二跟前握握手，最后又走到赵三跟前，严肃地说：“看来，你的回答，和他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请你答辩你自己回答过的问题吧！”老厂长望着赵三。

“我问你，你明明知道工作时间不准吃东西，为什么还要让王师傅大胆地吃下去？”

赵三笑了：“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多人都知道，王师傅是个老病包子，胃溃疡二十多年了，按医学说，胃溃疡病患者，在饭食上要少食多餐，以避免胃膜磨擦，减少疼痛。王师傅在工作时间吃东西，完全是一种病理需要。当然，这和工厂的制度相矛盾，但制度是死的，在执行中要灵活，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一个厂长要关心到工人的疾苦，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创造性地执行厂规厂法。”

“我再问你，为什么对总工程师的意见连看都不看，就锁起来了？”

赵三朝总工程师点了点头：“我相信总工程师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但我在一件事情的决策之前，是不愿受别人意见所左右的，如果我当时看了他的报告，脑子里事先形成了框框，我再考虑问题时就不容易跳出来。在我经过一段独立思考之后，是要认真阅读消化的，对我们两个脑子装的精华进行组合揉化，最后决策拍板，报请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老厂长继续问赵三：“你当厂长，为什么先想到垮台？”

赵三沉着地回答：“企业的兴衰是正常规律。特别是当今时代，科技发达，信息碰撞，市场竞争，瞬息万变，一个有效的管理者，只有居安思危，首先分析企业垮台的因素，才能相应地制订出避免垮台的对策，你无我有，你有我精，你精我转，扩大产品的覆盖面，把握方向，捕捉时机，一举进攻，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优势，劣势而有准备可以转为优势，我当厂长，首先想到垮台，正是为了最后的成功！”

“哗——”全场爆发出一阵响亮的掌声。

老厂长异常激动地走到台前，庄重地宣布：“我建议，向上级申报，请赵三当厂长！”

“报告！”老厂长话音刚落，台下的大侯二侯蹦起来，大侯说：“自古以来，画○的表示同意，画×的表示反对，为什么三个○的当不上厂长，而三个×的当上了厂长！”

“好，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正要解释。”老厂长指着黑板：“常规，这○表示同意，×表示反对，可今天，用在选拔人才上，却是另一番含意，它是我用来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请看这○，从起点开始到起点结束，封闭型；这×，由两条直线汇集一个中心点向四周扩散，开放型。作为一个厂长，只满足于按常规走路，靠画圈过日子，起点到起点，虽然很圆满，但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只有展开思维的翅膀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才能开拓出伟大、光明、灿烂的四化大业，创造出从未有过的人间奇迹！”

“哗——”全厂又迸发一阵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那三侯同志是拼命地鼓掌啊，这掌声，是对赵三当厂长的赞同，是对老厂长选拔人才的赞美。

掌声中，赵大赵二紧握着赵三的手。老厂长脸上露出来会心的微笑。

这正是：祖国建设呼唤人才，

人才方能选拔人才。

老伯乐慧眼独具识骏马，

新闯将脱颖而出奔四化！

1986年辽宁省第三届故事比赛一等奖

时间到了

于同群

海滨市有个个体出租小轿车司机，名叫刘建华，今年二十八岁。论模样，英俊大方——美男子；论家产，底子厚实——万元户。按理说，刘建华该是什么都不愁了，可他还有愁，只这一愁，就愁得吃不香，睡不甜，喝口凉水都觉得塞牙。

愁什么？愁对象。在海滨市，一提到个体包车户，人们就像六月天吸了个绿豆蝇，恶心又倒胃。为啥？就因为这个体包车户出车时，漫天要价，敲乘客的竹杠子，伤透了大伙的心。这建华的对象倒是没少谈，可就是谈一个吹一个，就是谈不拢。

就在上个月初，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叫卢芳的女朋友。这天下午六点钟，俩人在南湖公园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一见面，卢芳那窈窕婀娜的身姿和娇滴滴的话语就拨动了刘建华的心弦。刘建华身子略微向前一倾，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说：“我叫刘建华，今年二十八岁，是个体出租小轿车司机，首先向你说明的是我已经谈过七个对象，都是女方提出告吹了。我想，你大概不会在我的心中留下第八次创伤吧？……”卢芳听了嫣然一笑，含情脉脉地说：“瞧你说的怪有意思的，你的一切我都知道了，只要你能忠贞不渝地用心来爱我，我这第八个，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从现在开始就……就这么说吧，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刘建华听了卢芳的情话，心里乐开了花，正要开口把话题引向纵深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急促的呼喊声：“司机同志……司机同志，我儿子中毒了，求……求你的车送医院去！”刘建华回头一看，见是一位中年妇女背着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气喘嘘嘘地跑过来。背上的男孩，脑袋歪在一边，脸色煞白，口吐白沫，情况十分危险。刘建华见此情景，急忙丢下卢芳，跑过去帮中年妇女把男孩抱进了车里，说了声：“卢芳，等我十分钟，送去就回来。”说完，呼地一声，就驾驶着小轿车朝医院疾奔而去。进了医院，中年妇女说她忘了带钱，刘建华心里一急，就开车回家为病人拿了一百元钱，送给中年妇女，这才驱车返回约会地点，下车一看，卢芳早不见了，只见树叉上挂了张纸条，刘建华扯起一看，上面写着：“此去医院十分钟，让我苦等三刻整，抢救患者风格好，为了友情丢爱情！你的第八个‘芳’祝你第九个如意。”刘建华看完条子，那颗炽热的心一下子结成了冰块，呆呆地站在那儿，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说来也巧，刘建华和卢芳刚好吹了一个星期，这“第九个”就降临了——又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叫梁艳的女朋友。梁艳虽说比不上卢芳的婀娜风韵，可是她品性端庄，温

柔典雅，在女性当中，可以说是“稳重可靠”型。为吸取“第八个”的惨痛教训，刘建华在心中暗自立下了军令状：宁可少挣钱，绝不误了约会时间。

刘建华和梁艳的第一次约会时间是晚上六点在劳动公园。当天下午五点钟，刘建华在海港出车，就在他刚要回家梳洗更衣去约会的时候，忽然打前面走过来一个瘦老头要乘车，还带着两个沉甸甸的旅行袋。刘建华忙问：“您老要去哪儿？”老头操着浓重的山东腔说：“俺打山东来，刚下船，要去大东街。”刘建华心想：大东街离这儿很近，十分钟就到。

于是就开车把老头送到了大东街。

老头下了车四下一瞅，问道：“这叫什么街呀？”“是大东街呀，大伯。”“哎哟，不对，错了，我闺女在大同街呀！这大东……大同……这两个字眼还真差不离哩，唉，都怪俺老糊涂了，连字都咬不准啦，这可怎么办呢？”刘建华听了，心里着实有些着急，他边看着手表边核计着：现在是五点十五，到大同街往返得二十分钟，我不更衣不吃饭，开车去劳动公园约会还赶趟。想到这，就说了声：“大伯，快上车，我再送你去大同街。”老头上了车，只听轿车“呼”地开走了。真是越着急，就越抓瞎，到了大同街，老头又说话了：“小伙子，俺一到这大城市就分不出东西南北了，你再帮俺找找这利民商店吧，俺闺女家就住在商店的对个，都怪俺在家走得急，没先写封信，闺女家还不知啥景呢！”刘建华听了这话，心里急得要起火：这老头八成是个精神病患者，这利民商店明明是在同大路，我在这大同街上哪找去呀。于是就告诉老头说：“大伯，利民商店在同大路，您老是不是又搞错了？”谁知老头一听，直拍大腿连声说：“对对、对，是同大、同大路呀，唉，这人老了，就是颠三倒四的，小伙子，就麻烦你再把俺送到同大路吧。”刘建华听了这番话，头上开始冒汗了。心里在说：“这大同街在城西头，同大路在城东头，我再把他送到同大路，往返还得一个点，耽误了第二次约会时间，这‘第九个’准得吹！”想到这，建华的心都快碎了，忙说：“大伯，不行，时间到了。”老头可不理解了：“俺从南京到北京还没听说这个体出租车还有个钟点哩，你怕俺不给钱还是咋的，告诉你吧，俺这山东老汉的‘大团结’也是成打成打地数呢！”刘建华只得解释道：“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这，这时……时间到了。”

“不，不，你瞧这地方，就剩你一台出租车了，坐电车，我这腿又不方便，还得拿两大包地瓜干，要是倒上几次车，俺就是累趴下，也到不了闺女的家。”建华一想，老头的话在理，这里确实没有出租车，要坐电车也得换三次车能到同大路。但一想到“约会”这两个字，心里可就慌了神，他语无伦次地说：“大伯，实在是时……时间到了，还是让我先去办点事再回来拉你，您老在这等我吧。”老头以为建华还在哄他，就扑通一声

跪下了：“小伙子，俺这就给你磕头，求求你了……”刘建华见此情景，一把把老头扶了起来，他的心在颤抖着，就凭我刘建华，就不信真的打一辈子光棍，我要以个体户的赤子之心，来赢得姑娘们的心，吹、吹，让他们全都吹了吧！想到这，他大声说：“大伯，您老请上车，我再给您送到同大路！”

话说，刘建华驾驶着车子，疾速到了同大路，又亲自把老头送到了闺女家，只向老头收了二分之一的车费，才飞车约会去了。等他赶到劳动公园，时间已经是六点四十分了，他找了半天，终于没能见到梁艳的影子。

回到家里，刘建华一头倒在床上，冷静地思索起来：我已经吹了八个了，难道这第九个也真的会吹？我得争取，如果梁艳她真是通情达理的好姑娘，我跟她说明实情，她一定会谅解的。刘建华想着想着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刘建华往梁艳的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先是赔了礼，道了歉，把昨天失约的原因做了详细的解释，然后才求对方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刘建华反反复复谈了足有十分钟的话，才换回梁艳不冷不热的五六个字：好吧，六点见。

当天下午五点整，刘建华刚要驱车回家，嘿！又来了个胖老大娘要乘车，刘建华心里可就不耐烦了：得了，看这个主的模样，八成是要去王府井大街呢，看来，我这个个体包车户不打一辈子光棍，天下人是不会罢休的。于是就对大娘开了句半真半假的玩笑：

“请问您老是要去王府井，还是要去新加坡呢？”大娘听了笑呵呵地说：“孩子，别逗大娘了，我这道儿近呢，就在前面，三分钟就到，别看大娘长得挺胖的，浑身都是病呀，气管炎、关节炎、肺气肿、心脏病，全都摊上了，啥东西都能吃，就是不能走路，一走路，心就跳得慌。”刘建华一听说大娘有病，就让大娘上了车。这大娘倒是个爽快人，到了地方就下车，下了车就付钱，临走时，还笑眯眯地客气几句：“孩子，谢谢啦，我家就在这个大白楼，三百二十号住，有空来串门吧。”

刘建华开车回家后，拿起抹布就飞快地擦起车厢。擦着擦着，忽然在车座下面发现一个硬纸盒，刘建华拾起一看，原来是一个精制的药盒，药盒上写着：强心大补丸。他打开药盒一看，吓了一跳，怎么啦——原来药盒子里装的不是药，而是满满的一盒人民币，嘎嘎新的“大团结”不多不少正好二十张。根据情况分析，刘建华立刻断定：这钱一定是刚才坐车的胖大娘掉下的。刘建华手里拿着装着钱的药盒子，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涌上他的心头：大娘丢了二百元钱，心里不知有多着急呢，要是她一着急上火的，犯了心脏病，兴许连老命都保不住呢。

刘建华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刚好五点半。对！我先把钱送给大娘，回过头来再去约会还来得及。想到这，刘建华二话没说，上了车子，加大油门，“呼”地一声，就朝大

娘家疾驶而去。到了大娘住的地方，刘建华急忙跑上三楼，就敲开了门。门“吱”地一声开了，开门的人正是刚才坐车的那位胖大娘。没等刘建华开口，大娘就先问道：“孩子，你是给我送钱来的吧？”刘建华忙说：“是啊，大娘，我怕您老着急，把钱给您送来啦。”大娘乐得直拍刘建华的肩膀说：“你真是拾金不昧的好青年哪！别人都说，个体包车户见钱不认爹和娘，可你这孩子，拣来的钱都不要，还要亲自送上门，真不知叫大娘怎样感谢才好哇。”大娘边说边忙活着泡茶递烟拿糖果的。刘建华一看表：差十分六点。便着急地说：“大娘，别客气，时间快到了，俺这就走了。”大娘一把拉住他的手说：“哎、哎，啥事那么着急呀，先喝杯茶再走晚不了。”盛情难却，刘建华只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刚要走，大娘又说：“不行，不行，烟还没有抽呢，抽支烟再走吧。”刘建华一看表：差八分六点。他头上开始冒汗了，对大娘摆摆手说：“不会，不会，时间到了。”“哟，干吗张口闭口老是时间时间的，不会抽烟，就得吃糖。”刘建华让大娘给客气懵了，再看手表：差五分六点，瞅大娘没注意，开门就要往外溜，却被大娘一把拖了回来：“不行，这糖一定得吃！”刘建华剥了块糖，放到嘴里，觉得像是含了块用火烧了的铁豆子，烫得他满嘴生烟，喃喃地拖着哭腔说：“完了……完了，时间到了……”大娘见刘建华急得要哭，就说：“好，大娘让你走，可你做了好事，大娘总得送你点礼物，表表心意。”说着，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来。刘建华赶紧说：“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礼物不能要。”“真的不要？”“真的不要！”“不要不要紧，你总得看看呀。”刘建华心想：这大娘到底在搞啥名堂，那我就看看。他接过礼物一看，乐得心都差点蹦了出来，大声说：“大娘，我要！”这礼物是啥？原来是梁艳的六寸彩色大照片。正在这时，里屋的门“吱”地一声开了，走出来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刘建华的第九个对象——梁艳。

原来，这就是梁艳的家，那位胖大娘就是梁艳的妈，为了考验一下这未过门的新女婿，才演出了“车上丢钱”这出戏。

“当、当、当、……”清脆的钟声响过六次，梁艳两眼闪烁出激动而深情的目光，拉着刘建华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建华，约会的时间到了……”

1986年获大连市第三届故事比赛二等奖

提黑皮包的人

于泽生 周 伟

这天一早刚上班，供销科张科长为了产品积压问题走进了王厂长的办公室，刚要说话，“当当当”有人敲门。“请进！”门一开走进一个人，“同志，俺找厂长。”张科长一看心中暗喜，这是外地采购员来订货的。只见这个人四十多岁，身材瘦小，高不过一米六，重不过一百斤，一套黑西服，一口山东话，手提一个特大号的黑皮包。张科长望了一眼王厂长，王厂长还没搭话，那人又说了：“你就是辽南制药厂的厂长王德发吧？”“嗯。”“请抽烟！”“谢谢，不会。”“你们厂子现有职工四千一百六十一名，固定资产六百五十四万元，主要生产一百二十三种药品，目前产品积压资金九十八万七千六百五十四元三角二分——对吧？”王厂长望着站在面前的小瘦子，心里纳闷儿，这人了解情况比我还熟啊！张科长说：“同志，你今天准备购点什么药？”“俺今天是来捉蛇的！”“什——什么？捉蛇？！”“就是长虫啊。”张科长说：“我说同志，这是制药厂，是工厂，没有蛇。”小瘦子望着张科长：“对啊，俺就是到你们制药厂啊。”“可我们这里没有蛇，你走错地方了，要捉蛇请到山上去。”“对，对，山里有蛇，可你们厂子里也有蛇呀。”“没有。”“有！”“没有。”“有！”说着，小瘦子“刷”打开黑皮包，“啊！”一条绿色白斑的花蛇盘在包里，扁平的三棱脑袋伸出来，张科长惊叫一声：“毒蛇！”小瘦子指着黑皮包，笑嘻嘻地说：“这就是你们厂里的蛇，刚才我在墙外捉的。据我判断，在你们院内，最少还有两条。”王厂长愣了，这能是真的么？又一想，都说山东人犟，他说有蛇，我说没有，总缠着耽误公事。“张科长，我看你就陪这位同志走一趟，有蛇就捉，我看也是好事，没有蛇就算了。”小瘦子乐了，“那俺可得谢谢你啦。”说着，便提起黑皮包，和张科长一前一后走出办公室。

小瘦子站在院内，往四周望了望，来到东墙根一堆废纸前，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蹲下来瞅了一阵子，“咕咕咕”叫了几声，只见一条刀把粗的绿色花蛇钻了出来。张科长一见往后退了几步。只见小瘦子一把抓住了蛇的脖子甩了出来，使劲地摇了两圈，把蛇甩进了黑皮包。这时，正赶上零点班下班，工人们听说捉蛇，都来看热闹。张科长这才跟着人群到跟前一瞧，不禁一惊，心里话：这蛇我认识，名叫“过山峰”，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毒蛇，也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前几年我常到外地采购这种蛇胆做原料，只因为这种药品积压，已经一年多没采购了。难道还能是我在采购蛇胆时随着箱子……

这时，小瘦子又悄悄地来到纸堆的另一角，“咕咕咕，咕咕咕”，叫了两声。在场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瞅着，一点动静没有。顷刻，只听“沙沙沙”又一条花蛇钻出来，小瘦子眼疾手快一把又抓住了。这可神啦！一传十，十传百，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就连王厂长也走出办公室：“真有蛇？”“有蛇，那真是手到蛇来。”这时，小瘦子说：“厂长，里面还有。”“还有？这不成蛇窝了？！”小瘦子又叫三声，从纸堆里又钻出一条，这条就不一样了，这么粗，嘴里吐出一根长长的舌头，在空中不停地摆动着，张着大嘴，露出两颗锋锐的牙齿，一对小眼放着贼光，立在那里严阵以待。大家吓得直往后退，都怕毒蛇“刷”地一下窜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小瘦子“刷”一个箭步跳过去，一把就卡住了毒蛇的脖子，这条毒蛇也不含糊，“嗤溜溜”在他的胳膊上绕了三圈，那尾巴在小瘦子的脸上扫来扫去，看眼的人都愣神了，就觉得从脊梁骨里冒凉气！小瘦子用左手把蛇拖下来，只听“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大家围过来一看，毒蛇紧紧地咬住了他的大拇指，鲜红的血流了出来。张科长站在一旁慌了：“厂长，怎么办？他被毒蛇咬伤了，我采购蛇胆时别人说过，被这种蛇咬后不及时抢救，二十分钟就死人！”“是嘛，赶快抢救！千万别在咱们厂内出现人身伤亡事故，救护车，快！”

这时，小瘦子抬起胳膊抡了几圈，毒蛇松口了。他把蛇甩进黑皮包里，拉上拉链，然后他捋了捋胳膊，捏住了手腕。大家一看蛇进了黑皮包啦，都来到他跟前：“快去医院吧！”“等一等，张科长，你帮我拿个东西。”“行，拿什么东西？”“你把那黑皮包拉开。”“啊？！”“别害怕，拉外边那个小兜。”心里话：大兜我也不敢拉呀！

小瘦子说：“请你把兜里的药拿出来，碾碎了。”张科长战战兢兢地拉开黑皮包，拿出一小盒药，碾碎了一丸倒在伤口上，小瘦子放下手，把剩下的两丸含在嘴里。

此刻，救护车已到，王厂长说：“快，赶快送医院！”“谢谢你，王厂长，不用去医院啦。”“不行！蛇咬一口，入骨三分，何况这种毒蛇。”“我已经用过药了，没事，好啦。”张科长说：“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么？就那三丸药就好了？”“好啦，你看这血不是已经止住了么？我这药以毒攻毒，药到毒除，不管你是刀伤、枪伤、摔伤、扭伤、跌打损伤或被任何动物咬伤，吃了这药，有毒解毒，有伤治伤，舒筋活血保你健康！”王厂长心中暗想，今天这事要不是我亲眼所见，说什么我也不能相信，他凑到小瘦子跟前：“同志，你这药能不能卖点给我？”“王厂长，俺不是卖药的。”“是这么回事，我的腰前几天扭伤了，我想……”“好，既然厂长开口啦，我捉蛇你又给了方便，那俺就送你一盒吧。”王厂长高兴地接过药，揣在兜里，心想：这么好的药，如果我们能生产，打开销路，日子不就好过了吗，所以，他就多个心眼，想研究研究。这时，大伙都围过来：“卖我们几盒吧！”“对，卖我们几盒吧。”小瘦子望着大家，非

常客气地说：“真对不起，俺不是卖药的。”“这你就不对啦，凡是想买，都各有各的用途，就是眼下不用，那也是有备无患呐，我看你就办件好事吧。”小瘦子见大家诚心诚意：“好吧，俺这里只有四百盒，俺只卖二百盒，一毛七一盒。”话音刚落，很多人掏出钱，“我要五盒！”“我来十盒！”“给我二十！”就这样你撕我夺，四百盒一点没剩。小瘦子提起黑皮包：“好啦！蛇也捉了，药也卖了，都满意了，俺该走了，王厂长，后会有期！”说着向厂外走去。大家目送这位提黑皮包的人，心情仍然停留在刚才那精彩的一幕之中。

话又说回来，什么事就怕犯核计。小瘦子走后，大家各自望着手里的药寻思开了：“哎，咱买的这药和他刚才吃的药能是一样的吗？”“这就不好说啦。”还是走南闯北三十多年的供销科老奸巨滑，他没有买药。回到厂长办公室就对厂长说：“王厂长，我觉得今天这事有点那个……”“怎么回事？”“我想，现在搞活经济，什么人都有，什么空子都钻，你说咱厂哪来的蛇？他会不会通过什么把式卖假药呢？”一句话说得王厂长警惕地从兜里掏出那盒药，用手一捏，不由一愣，打开一看，傻眼了，里面没药，是一个小纸团。“张科长，把他请回来！”

张科长转身走出办公室，骑上摩托就直奔大路追去。追了一阵没追着，这人来车往的上哪追啊！哎，这小子今天一大早就来到工厂，这期间又没有往来的旅客列车，这说明他昨晚住在附近。对！我就是大海捞针，也要把他捞出来！于是，他顺着大街大大小小的旅社、招待所一个不漏，逐个打听。最后来到东风宾馆，服务员说：“一个山东人？”“嗯。”“个头不太高？”“哎。”“一套黑西服？”“是。”“提黑皮包？”“对！”“现在他在哪？”“住在411。”张科长闻听，一个箭步跨上楼梯；转眼来到四楼，推门一看果然是他：“你叫我好找哇！”“张科长，你找俺买药么？”

“买药？我们全厂上下都叫你给药着啦！”“这是怎么回事？”“你还不清楚么？水平不低呀，假药都卖到制药厂来了。”“俺没卖假药啊，俺那都是真药啊！”“真药？”“是啊，不信你问问你们厂长啊。”不提厂长便罢，一提厂长张科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上前一把抓住小瘦子的衣领子：“厂长，我们厂长都叫你给熊稀稀了！”“哎哎，有话慢慢讲，你这是干什么？什么叫稀稀了？”“算算算，走！咱们找个地方讲。”

这下宾馆四楼可热闹了，探亲的、旅游的、开会的、打球的都围过来了：“哎，怎么回事？”“骗子！卖假药的！”大家一听卖假药的骗子，个个义愤填膺擦拳摩掌。这两年，社会上卖假药的坑害了多少人哪！“抓起来，送公安局！”“这号人伤天害理，图财害命，应该枪毙！”

这时，打人群里挤过一个人来，上前一把推开张科长，握着小瘦子的手，亲切地说：“对不起，我来迟一步，让你受委屈了。”

在场的人全愣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科长望着来人更是目瞪口呆，来人是谁？正是制药厂的厂长王德发。

王厂长望着张科长，看了看周围的人们，郑重地说：“刚才这场面我看到了，完全是错怪了他，我代表辽南制药厂的全体职工向他赔礼道歉，为他正名，他不是骗子，他这次经过充分准备来到这里，完全是为了我们制药厂。”

王厂长说到这，小瘦子笑了：“对对，是你们请俺来的，俺这有请帖。”“请帖？！”“不信，俺拿你看看。”他刚提起黑皮包，张科长吓得直往后退：“别啦！”小瘦子望着张科长：“别害怕，这些蛇和俺的关系好着哩！”只见他打开黑皮包，从里层拿出一块剪裁的报纸，递给张科长：“你看看，这不是你们厂的请帖吗？俺就是看了它才来的。”

张科长一看，原来是他们厂在报纸上刊登的招聘供销员启事。“我们厂招聘供销员不假，可不要卖假药的！”“谁卖假药，俺那都是真药。”“真药？那纸团是怎么回事？”“那是俺为厂长制造的药，那叫对症下药，王厂长，你说对吧？”“对，对，哈哈！”

刚才张科长离开厂，王厂长就随手打开了药盒中的纸团，只见上面写着端端正正的一行小字：“要问是啥药，请查1114号。”王厂长眼睛一亮，这1114号不正是我们厂生产过的一种药的批号么？他急忙从工人手中取来药，立即化验，结果证明这药正是他们厂一年前生产的“七步止血解毒丹”。事情越来越清楚了，王厂长仔细地看纸条，发现在后面还有一行小字，上写着：“山东省沂蒙山养蛇专业户宋成方，于东风宾馆411房间敬候应聘。”看到这王厂长完全明白了，原来他带着驯养的蛇跨海而来，用现身说法的推销手段，将我们厂积压的药，改换包装又原价卖给我们，以展示他那高超的经营技巧。看起来宋成方同志是一位难得的供销人才啊！

张科长听到这，一把拉住小瘦子的手说：“向你学习！”“不客气，不客气。”“祝你成功。”“谢谢你，谢谢你。”“我的态度请你多包涵。”“没关系，没关系。”“我今天把你整稀稀啦。”“没稀稀，没稀稀。”

这时，王厂长心情异常激动，他当众宣布：“从即日起，正式聘用宋成方同志为我们厂供销员！”

宋成方同志要当这个厂的供销员是梦寐以求的事，只要这种药的销路一打开，他家也就成了原料基地了。他高兴地望着王厂长，说：“我这就合格了？”“合格了。”

“再不用考试了？”“不用了。”“再没有条件了？”“没有了。”“你没有俺还有呐。”“什么条件？说吧。”“这药的质量可得保证，要是不保证，蛇再一咬，那俺就真稀稀啦！”

1987年大连市故事比赛一等奖

扁担沟奇事

冯秉权

偏僻落后，人称“兔子不拉屎”的扁担沟，不出半天，连续发生了三桩奇事。

第一桩：22岁的姑娘秀秀在自己结婚的大喜日子里突然服毒自杀。

秀秀的父亲林木匠年老体弱，他看到别人发财，不由得眼红。于是就从本村的万元户胡大炮那里借了三千块钱，出外倒腾买卖。没曾想财没发，倒赔了个老底朝天，最后还拉了一屁股饥荒。

其实，胡大炮愿意借钱，也是胡大炮设的一个圈套。胡大炮这几年富了，就想把二十五年的结发之妻给蹬了。他早就看上了年轻貌美的秀秀，于是就在她爸爸林木匠身上打开了主意。这不，老实、厚道的林木匠，想还钱拿不出来，想办法又没有，在胡大炮软硬兼施的攻势下，只好不顾闺女的坚决反对，违心地答应将自己的独生女嫁给47岁的胡大炮。

这天中午，正当胡大炮赶着大车，带着人上门娶亲的时候，秀秀一看婚事已定，决心以死相抗。她趁林木匠在大门外张罗的工夫，将家里的半瓶剧毒农药“1605”一饮而尽。等到胡大炮乐颠颠地走进屋里的时候，秀秀已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

紧接着这第一桩奇事，又发生了第二桩奇事：林木匠将自己刚刚死去的女儿，又嫁给了胡大炮死了三年的儿子。

林木匠跟着胡大炮进了屋，看见秀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心里全都明白了。他一下子扑到女儿身上号啕大哭：“孩子呀。这事全怪爸呀，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喝毒药啊……”

这时，几个邻居赶忙过来，拉开了林木匠，抬起秀秀就想送县医院，可是被胡大炮一把拦住了：“别费这事了！秀秀这是喝了剧毒农药，别说喝了半瓶，就是喝两口也没救了。”

林木匠一听此话，又大声小气地哭起来。胡大炮贴在他耳边小声说：“别哭了，这是逼人致死，嚷嚷出去你我都得判刑。还是考虑考虑后事吧。”“什么后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她这一死叫我可怎么活呀？”他说着说着又大哭起来。

他这儿正哭得厉害呢，又被胡大炮叫住了：“行了！这人已经没了，我的好事也叫你给搅了，你看怎么办吧？”“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让我还有什么办法？”“没办法？你说的简单，我那三千块钱就白扔了？嗯？！”

他俩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争执不休，胡大炮的一个堂叔走过来，把胡大炮拽到一边，悄悄地道：“这么争下去有什么头？依我说，你干脆把这死人拉回去算了。”“什么？你让我花三千块钱娶个死人？”“不是你娶，是给你儿子娶。”“给我儿子娶？”“对呀。你不是一直张罗着给你儿子娶个媳妇吗？这秀秀正好般配。”胡大炮一想，可也是，现在钱是要不回来了，不如就这么办了，也正好了却自己的一件心事。

林木匠一听这个主意，一百个不同意。可是经不住大伙一个劲儿地相劝，再一想，自己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也只好如此了，“唉，既然你们都说这么办，那就这么办吧。我家里有口棺材，是准备我死的时候用的，你们就用它把秀秀装走吧，也算做爸的一点心意。”就这样，胡大炮把秀秀拉走了。

当天晚上，又发生了三桩奇事中最奇的一桩：服毒自尽的秀秀居然死而复生了！

这是怎么回事？说也凑巧，秀秀喝的那瓶“1605”是冒牌产品，药力很小。但是秀秀喝了半瓶，再加上当时神经紧张，所以休克过去了。等到傍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秀秀渐渐苏醒过来，她睁开眼睛，只见四周一片漆黑：“我这是在哪儿？”她想坐起来，可是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只好伸出手来四处乱摸。这一摸不要紧，秀秀马上明白了：自己被装进了一个木箱里；不，是棺材，是家里爸爸的那口棺材！想到这儿，她脑袋里“嗡”地一声，又昏过去了。

等她再清醒过来的时候，隐隐约约听见有大声说话与喝酒行令的声音——这是胡大炮正在用庆贺自己喜事的宴席，来为儿子举办婚礼。

秀秀轻轻地翻了个身，用肩膀顶住了棺材盖，想试试能否顶得动。没曾想，她稍一用力，那棺材盖就欠开了一条缝。原来，这棺材盖没钉上。为什么？这是胡大炮故意没钉。他想等明天把儿子的尸骨挖出来，也放进棺材里——这叫合葬。然后再钉好盖埋起来，这样也就完成了儿子的“阴婚”——按书上讲叫“冥婚”。

秀秀顺着棺材盖的缝往窗外望去，只见醉意朦胧的胡大炮正给大家敬酒呢：“我儿子和秀秀举行婚礼，感谢大家前来捧场。来，干！”“咕咚”，一杯酒灌进去了。他那边“咕咚”，秀秀这边心里也“咕咚”一下：啊？怎么我又嫁给他儿子了？

那边胡大炮又说了：“明天还得烦劳各位早点来，把我儿子和秀秀一块埋了……”听到这儿，秀秀心里恍然大悟，她想顶开棺材就跑，又一想，不行，这满院子都是人，我跑得了吗？得找准机会才行。想到这儿，她赶紧又把棺材盖合上了。

有人问，棺材怎么放在屋里？这里边有个讲究：娶的媳妇不在正屋停停不算过门。再说，这也是偷偷摸摸搞的迷信活动，太明目张胆了也不行。

胡大炮送走客人之后，趑趄趑趄地走进屋里，靠着被垛半躺在炕上，眼睛看着那口棺材，心里直犯嘀咕。嘀咕啥？一是他看着这棺材觉得晦气——媳妇没捞着，花了三千块钱买了个死人；二是他虽然长得五大三粗，可是生性胆小，地上停个死人，他心里总有点害怕。

胡大炮一边看着棺材一边琢磨，突然，他看见棺材盖欠了个缝，马上又合上了。他心里一激灵，酒顿时醒了一半。胡大炮坐起来再仔细一看，没有任何动静。他心想：嗨，准是自己喝多了，眼睛走了神。他一边想，一边又靠在被垛上了。

约摸过了十多分钟，这棺材盖又动了动，欠了一个比刚才还大的缝，随即又合上了。这时，胡大炮就觉得全身的汗毛“刷”地一下全立起来了，这酒也全醒了。他屏住呼吸，一动也没敢动，眼睛死死盯住那口棺材。心想：怎么？是我在做梦？不对呀，这次我说什么也不会看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为富不仁，老天故意惩罚我？难道是秀秀冤魂没散，前来找我算账？

胡大炮心里一个劲儿打鼓，眼睛连眨都不敢眨，直勾勾地瞄着那棺材。大约又过了半个时辰，那棺材又慢慢欠开了一条缝，而且这缝越欠越大，足有二尺多。看到这儿，胡大炮吓得大叫一声，跳起来踹开屋门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失声地喊叫：“有鬼，有鬼！闹鬼了！”

再说棺材里的秀秀，自入夜以后，她听着没有什么动静了，就把棺材欠个缝，想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她看见胡大炮正靠着被垛，睁着眼睛，她马上把盖又合上了。又等了十来分钟，她估摸这工夫胡大炮差不多睡了，二次又顶开了棺材盖。这回她仔细看了看，胡大炮还睁着两眼靠在被垛上，她立刻又把盖给合上了。

秀秀趴在棺材里反复琢磨：这家伙到底睡没睡？我清楚地看见他睁着两眼，这说明他没睡，可是他怎么像个木偶似的一动不动呢？以前听老人说，有个别人睡觉睁着眼睛，胡大炮是不是也有这种毛病？秀秀琢磨来琢磨去，越琢磨越觉得差不多。于是她想：这家伙喝了酒，这会儿一定睡得正香，待一会儿他酒劲儿过了，我再想跑可就不容易了。对，抓紧时机赶快逃跑！想到这儿，她轻轻顶起了棺材盖，刚顶到一半，就听胡大炮大叫一声，从炕上跳了起来。

胡大炮这一声叫不要紧，把秀秀吓得顿时就僵在那儿了。等她缓过神来四下一看，屋里空无一人。她心想，现在不跑，更待何时？对，跑吧！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骨碌从棺材里爬出来，三步两步闯出门外，踉踉跄跄向家中奔去。

话分两头，这林木匠自从秀秀被抬走之后，坐在炕沿上一个劲地哭，这时他还坐在那儿流泪。林木匠心里既痛苦又悔恨：秀秀，都怪你爸我钱迷心窍，一时糊涂，生生地把你逼上死路啊！这都怪我，这都怪我啊……

就在这时，只听房门“哐”地一声，林木匠的头皮“噌”地一下全麻了：“谁……谁？”“我……是我……快开门！”一听是胡大炮，林木匠急忙把门打开。胡大炮一头栽进屋里，正好扑在林木匠身上。口中念叨着：“鬼，鬼……有鬼！”“啊？！怎……怎么回事？”“秀秀她、她……诈尸了！”“啊？！”林木匠赶紧回身把门插上：“哎呀，一定是孩子觉得死得屈，冤魂没散呐！”刚说到这儿，就听“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开门！”胡大炮一听：“啊？！鬼追来了！”吓得他“扑哧”一下瘫在地上，嘴里一个劲叨叨：“为富不仁。罪有应得……罪有应得……”林木匠“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孩子，爸知道你死得屈，都是爸不对，爸不好，你赶快走吧…快走吧……”“我是秀秀，爸，快开门！”“我知道你是秀秀，你……你死得屈，爸知道，你千万不能进屋，千万不能！”

林木匠又叩头又作揖，愣不开门，秀秀左喊右喊也白搭。这时，邻居们都被惊动了。大家一了解，全都明白了，在大伙儿的帮助下，终于把门叫开了。林木匠望着自己的独生女儿秀秀，眼睛直直地瞪了半晌，突然大喊一声：“钱啊钱，你害得我好苦啊！”

1989年获全国“嵩山杯”故事比赛铜奖

二缺一的宴席

刁成国

滨城的夜晚，灯火辉煌，五彩缤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时针刚指向八点，就见坐落在闹市中心的杏花村酒家走进一个人来，看年纪，在二十七岁上下。一进门，这位青年人就直奔二楼的雅座坐下了。他二话没说，要了两套餐具，两个酒杯，点齐了酒菜，便开始斟酒。他端起了酒杯，面向空着的座位，慢慢地站起了身，一鞠躬，一碰杯，泪水“刷”地就下来了。站在旁边的服务员愣住了：怎么回事？要了两套餐具，一人喝酒，还不时地向空位夹菜、添酒、碰杯，这空座位的是朋友？是恋人？还是怀旧？不像是朋友，倒像是怀旧。可他为什么两眼发直、面目呆滞？眼泪就着酒，半天喝一口？服务员疑惑的两眼，就像墙上钟表里松鼠的一对眼睛，不停地转，不知不觉，时针就指向了十一点。眼看就到闭店时间了，桌上的饭菜却依旧未动，可青年人什么也没说，付了款，下了楼——走了。

第二天，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人，同样留着空位，同样的表情，同样地流泪，同样的时间离去，简直就是昨天的翻版。

第三天，这位青年人刚落座，服务员二话没说，照前两天的样子为他备好了酒菜，接着就找经理去了。经理一看这副情景，也愣住了，他怎么老搞二缺一宴席哪？俗话说：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越乐越喝。可这位青年人好端端的，却跑这儿喝酒流泪，岂不越喝越醉吗？这里一定有什么原因。不行，不能在这儿发生意外情况，应该及时向派出所报告。

派出所民警接到电话后，就及时赶来了。职业上的特点，使他一下子就看出来，他是为亲人悲伤，可这亲人是谁哪？想到这儿，他轻轻地走上前去：“同志，看你的样子，一定有什么伤心的事儿，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对方像没听到民警的问话，依然低垂着头，抹着眼泪，一言不发。民警又耐心地问道：“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可以说说吗？”停了好半天，这位扔出来一句话：“我……火葬场的！”“火……”民警笑了笑说：“嘿嘿，别寻开心，怎么会哪！”青年人一听民警不相信，眼睛瞪圆了：“我是烧死尸的，名字叫王敏，行了吧！”“烧死……”青年人的回话，把民警的话头给噎回去啦！一阵沉默，这位青年人才慢慢抬起了头，一看民警同志涨红的脸，他更急眼了：“你看看，我说假话别人不相信，说真话别人也不相信。这让我……看来，真正理解我的，只有她了——指空位。可她，却走了。你……不该走啊！”他一番发自内心的动情

话，打动了民警同志，他不禁望了望空座位，轻轻地问道：“她……是你的什么人？”这位青年人不紧不慢地说：“我爱的人。”“哟，这么说，是你的爱人啦？”“不，我还没结婚。”“噢，是对象！”“她……还没同意。”“是朋友？”“她说……那是不可能的。”“哎，你刚才不是说，她是真正理解你的人吗？”“我说的是第三个……”“嗯？这么说你还有那么仨的女朋友啦？”“是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位对象，名字叫王淑娴。这人快言快语，热情奔放，一开口，就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看着她那对期待的大眼睛，真不忍心告诉她，我是火葬场的火化工，就含糊地说是殡仪馆。她听成是宾馆，两眼顿时放出喜悦的光芒，‘哇，宾馆，接待外宾的！小王，真有你的。一看你的相貌，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凡人。你有福相啊，一定能交好运，遇上一位好心的老外，在国外给你做个保人，签上证咱俩就可以……祖国啊，我的母亲，仨要拿拉，咕嘟白，再见吧！我们国外——干活！’听到这里，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干脆跟她直说了吧：‘淑娴同志，我说的殡仪馆，很少有外宾！’‘我知道，不全是外宾，总也有外宾，只要有外宾你就盯住他，像瞎蚊子见血不松口，紧紧拉住他的手，跟着他国外大步走，美满生活在前头！’‘嗨，我说的殡仪馆不是宾馆。’‘不是宾馆是什么？’‘是火——葬——场！’‘火——葬——场？哎呀妈呀，什么？你是个烧死尸的？我的天老妈妈，怪不得你那对眼睛一点精神也没有，两眼死不乱颤的，两只手冰凉冰凉的，原来你是个半拉死人哪！还殡仪馆，呸！纯粹是死亡世界的接待站，我怎么这么倒霉，跟半拉死人热乎了这么大半天，啊！真倒霉……’她哭着，走了。”

“我看的第二个对象，跟第一个就大不相同了，她内向又成熟。一见面，我干脆向她坦白交待：我是火葬场的火化工，不是宾馆的接待员。她听后，很是镇静，神经也似乎没受什么刺激。她一边听我说，还一边啧啧称赞道：‘好，不错，不容易呀！黄泉路上无老少，谁还不得走这一步！能为长眠地下的人去开方便之门；为走向极乐世界的人搭天梯、做嫁衣，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多大的力量、多大的胸怀、多大的毅力。这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吗？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而你却做到了。你，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神圣、多么让人尊敬、多么令人喜爱。朋友，咱们约再见面的日期吧！’我一听，急忙问道：‘你看，咱们哪天见面好？’她不慌不忙地说：‘这样吧，等我死了以后，咱俩火葬场——再见！’她的话，如五雷轰顶，我听后，顿时傻了。望着她一阵风去了的背影，大脑一阵空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稀里糊涂走下了楼，走上了街头。只觉得晴朗的夜晚，眼前的一切一切，天上和地下，到处都撒满了星星，五彩缤纷，星光灿烂。这时候，只见远处有两颗色彩明亮、闪闪发光的星星，飞快地向我跑

来，向我拥抱，我也飞速地向星星奔去。就在这一霎时间，我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急救室里，床边站着一位姑娘，胳膊缠着绷带，两眼紧紧地盯着我。大夫一看我醒过来了，高兴地说：‘你总算醒过来了。昨天晚上，你向汽车撞去，幸亏这位姑娘拉了你一把，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可她，胳膊却被车给擦伤了。’我感激地望着她，姑娘那娇好的脸庞，那双会说话、善解人意的眼睛，像在安慰我，又像在抚慰我心灵的伤口。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痛苦，一股脑将心中的苦水倒了出来。当姑娘知道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后，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小王同志，你不能埋怨这两位姑娘。社会上的世俗观念，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偏见，想去掉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不过，要我说，你的手不是凉的，而是热的。我叫刘丽苹，是小学教师。小王，有时间我一定去看你。’就这几句话，我听后两眼一亮，顿时觉得周身热血沸腾：‘我……你……咱俩……’激动得不知说啥好。送走了刘丽苹，我高兴地出了医院，直奔火葬场上班去了。三天以后，忙碌了一天，眼看就到下班时间了。这时候，就见我身边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定睛一看，正是救我的那位姑娘刘丽苹。我愣住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里到处都是哭声，太刺激人啦！你还是离开……’小王没有离开，她说：‘人就是从婴儿哇哇的哭声中来到人间，接着同各种各样的苦打交道——奋斗着他的一生。临终的时候，是大家哭着为他送行，追忆他的一生，这就是人的一生。’简单、明了、透彻的话语，使我激动不已，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们俩漫步在街头，情意绵绵。后又走进杏花村酒家，话越拉越长，不知不觉，外面下起了大雨，雨水如注。这时，刘丽苹坐不住了，焦急不安地说：‘小王，近些日子阴雨连绵，今天雨又这么大，我真担心我们在山下的学校，一旦山洪暴发，冲走了课桌、板凳，孩子们以后可怎么上课呀！真对不起，我得先走一步了。’‘不，我陪你一块到学校去。’我们赶到学校，河水已漫到了窗下，我们俩什么也顾不得了，只顾往河对面的山坡上抢运桌椅、板凳。一趟、两趟、三趟，后来，学校的一些教师、同学也投入了抢运的行列。就在返回搬最后一趟时，洪水已经漫到齐腰深了。我急忙拉住刘丽苹：‘丽苹，你就不要过去了，再说，你胳膊的伤口都抽出血了。’可她说什么也不肯，非要陪我搬最后一趟。当我们走到河心的时候，一个浪头向我们扑来，一下子把我们冲开，我一把没拉住她，就一同被洪水卷向下游。当我露出水面的时候，丽苹已经无影无踪，我爬上岸向下游追去：‘刘丽苹，你在哪里……’老师、同学们也顺着河沿一边跑一边哭喊着：‘刘老师，你在哪里……’”

听到这里，民警同志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轻轻地拍了拍王敏的肩头：“来，服务员同志，请你再拿三个酒杯……”说着，他一一斟满了酒。就在这一瞬间，四个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那张空座位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只是默默地举起了酒杯……

1991年获中国故事学会全国比赛二等奖

紧急救护

于福俊 刁成国

夜深人静，劳累一天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可市急救站值班室里，却是灯光明亮。

“铃……铃……铃……”突然传来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值夜班的司机张晓虎急忙抓起话筒：“啊，我是急救站。什么？郊区红旗乡有位急救病人？啊，好，好！我马上出车！”

说话间，救护车已来到了郊区的公路上。张晓虎双手紧握方向盘，两眼注视着前方。突然，他发现路中间站着一个人，正向飞驰而来的救护车频频招手。张晓虎一个急刹车“吱——嘎”，车停住了。“同志，您有什么事？”

只见这个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子：“司机同志，你是急救站的吗？”“是啊！”“太好了，我是卫生院的大夫，刚才是我给你们打的救急电话。为了抢时间，我们已经把病人抬出来了。”

顺着这人手指的方向一看，在卫生院门口，放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病人，旁边还站着一位手捧吊瓶的大夫。张晓虎熟练地掉转车头，跳下车来，打开后门，就帮着他们往车上抬病人。再瞧这病人，紧闭双眼，呼吸微弱，头上还缠满着厚厚的绷带。

“这人是什么病？”捧吊瓶那位一听：“是……是哮……哮喘病！”这位是个结巴。

“什么，哮喘病？这头……”张晓虎好奇地追问了一句。

“这……哮喘病不就……头……头痛吗，头痛就……就得用绷……绷……”

他“绷”了半天，也没蹦出下文来。大个子大夫一听急了：“真是乱弹琴！司机同志，请不要见怪，这位是个实习生。这病人得的是哮喘病，他的病很厉害，这一厉害嘛，呼吸就困难，呼吸一困难嘛，他就很难受，这一难受嘛，他就有点想不开，这一想不开嘛，他就跳了楼，所以就成了这个样子。司机同志，你还是快开车吧！”

张晓虎上了驾驶台，一踩油门“呜——”，救护车顺着原路又回来了。晓虎开着车，心里却犯嘀咕了：哮喘病是内科病，可头上却缠满绷带。两位大夫说话还对不上茬。难道是他们误诊了？也可能啊，这几年，不学无术的二百五大夫还少吗？他们头痛治脚，牙痛治腰。可又一想，不对，他们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颠三倒四呢？想到这，他不由得透过反光镜向车厢溜了一眼。嗯？只见那三人凑在一块，窃窃私语。

张晓虎不由得浑身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这里一定有鬼！还没容晓虎细想，“笃、笃、笃！”身后传来了敲隔音玻璃声。回头一看，只见瘦大个脸贴在玻璃上大声喊道：“司机，快停车！病人说他有事，有话对你说。”晓虎不由得减慢了车速。车还没停稳，大个就跳下车来，几步来到车前，打开前门，一屁股就坐在了张晓虎右侧的座位上。

晓虎看了看大个子：“大夫，我们站有规定，在出车的过程中，这儿不能坐人！”

哪知大个子冷冷一笑：“嘿嘿，对不起，今天情况特殊，我非坐这儿不可。请开车吧！”“大夫，您不到后面去，我不能开车！”

“刷”，大个子猛地从腰间抽出一把明光闪闪的匕首，交到左手，一下子就逼在了张晓虎的喉咙上：“你开不开？”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张晓虎镇静自如：“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借你的车走一趟。”一听这话，晓虎明白了：他们一定是前几天公安机关通缉的那几个在押的杀人逃犯。怎么办？跟他们硬拼？不行，我一个他们三个，力量相差悬殊，他们身上还带有凶器。看来，只能见机行事了。

乘着大个子没注意，他悄悄地打开了救护车上的通讯电话。高声喊道：“你们要去哪儿？”“少废话，让你往哪开就往哪开！”

原来，这几个歹徒不会开汽车。他们为了躲避公安机关在各个要道堵截搜捕，用救护车这个保护色，想躲过公安人员的眼睛。他们计划是胁迫张晓虎把车开到目的地后，再对他下毒手。歹徒的阴谋，张晓虎心里是清楚的。不行，我要先下手为强。只见他一踩离合器，油门儿一顶，“呼——”救护车就像脱了缰的野马，又飞起来了。

前面不远，是一个三岔路口。晓虎知道，往右是火车站，往左是进入市内。说话间，救护车来到了三岔路口。张晓虎刚想往左打方向盘，“啪”，大个子一把抓住了方向盘：“嘿嘿，哥们，给我往右拐！”“嗯？你们不是去医院吗？”“什么，去医院？哈哈，鬼才去医院哪。实话对你说吧，我们要去火车站，赶零点十五分的火车。你把救护车一直给我开到站台上！”

果不出所料，要潜逃。休想！张晓虎假装顺从地将方向盘轻轻向右一拨，大个子一看，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冷笑。乘着大个子得意无防之机，张晓虎迅速将身子往后一靠，避开喉咙前的匕首，双手一叫力“嗨！”方向盘向右急速地来了个九十度大转轮。真玄哪，救护车右侧的两轱辘全离地皮了。就听“啪”地一声，随着这巨大的离心力，大个子被甩在了右车门儿。说时迟，那时快，张晓虎一伸右拳，朝着大个子的脑袋就是一拳。再瞧大个子，脑袋随着“哗啦啦”碎玻璃飞出去耷拉着——不动了。

与此同时，就听身后面“当啷”一声响，隔音玻璃碎了。车厢里的两个歹徒也动手了。晓虎刚想回头，就觉得一阵钻心的疼痛。一把匕首逼在了自己的脖后，缠绷带那个家伙恶狠狠地说：“他妈的，再不老实，我叫你脑袋搬家。”

要上火车站？好吧！张晓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方向盘猛地向右又来个大转轮。可了不得了，就听“啊”地一声惨叫，缠绷带那歹徒拿匕首的胳膊，一下扎进了碎玻璃碴上。

结巴手握匕首，一个饿虎扑食，朝着张晓虎的后背扑来了。好一个张晓虎，就听“嘎嘣”一声，车门儿打开了。“刷”地一下，一个镗里藏身，身体就闪到车外面去了。同时来了个猿臂揽月，用右手掌握着方向盘。

结巴一下扑了空，他定神一看，这还有只胳膊，他将刀尖用力往下一压，匕首便深深扎进了晓虎的右臂，鲜血立刻染红了方向盘。张晓虎强忍着巨大的伤痛，扭头一看，见这两家伙脑袋全聚在这二尺来宽、一尺多高，四周全是碎玻璃碴的隔音窗前往前瞅哪。张晓虎眼前一亮：有了。只见他抬起右脚，对准刹车，用力一踩，“吱——”到底了。这一急刹车不要紧，就着飞速行驶的惯力，救护车险些翻了个个儿。这两家伙也没客气，借着强大的惯力，两脑袋“哧溜”一下全挤进驾驶室来了。这可是进来容易退出难哪！想退回去，玻璃碴会毫不客气地将脖子勒出一道道血口子，痛得这两个家伙是龇牙咧嘴，瞪着眼睛干瞅着张晓虎不敢动弹。

借这个机会，张晓虎一个飞身，又坐到了驾驶台上。他用左手掌握着方向盘，右臂一举，朝着这两家伙的脑袋“叭叭”地压下去。别看这胳膊负了伤，可就像水压机似的，差点没把这俩脑袋从玻璃碴上给切下来，痛得这两个家伙杀猪似地嚎叫。

这时，晓虎急忙按响了警笛“呜——”。救护车便呼啸着朝市内奔去。

“喂……”，前面突然传来了摩托声。晓虎一看，见几辆摩托车迎面驶来，车灯晃得晓虎睁不开眼睛，他不由得放慢了车速。眨眼间，摩托车已驶在眼前，并迅速地包围了救护车。晓虎急忙来了个急刹车，还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啪”，车门被打开了，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张晓虎：“晓虎同志！”嗯？是公安战士。原来，车上发生的情况，已通过通讯电话，早已传到了救护站值班室，值班员立即报告了公安局。

这位公安战士握着晓虎的手：“太谢谢您了，我代表人民，向您致敬！”张晓虎抹不开地微微一笑：“没什么，我只不过是进行一次‘紧急救护’。”

婚礼风波

李春鹃

炼钢工人大老于，今年正好50岁。平日里他好说好笑打哈哈，可这段日子却成天绷着个脸，见谁都没话。

这天休班，大老于正一个人呆在家里长吁短叹，门一响，张放走了进来。张放是大老于多年的老朋友，原来在厂里当总工程师，前年退休后，到一家合资企业当了技术顾问。大老于一看见张放立刻把脸扭了过去，张放不介意地一笑，掏出一张大红烫金喜帖说：

“这是玲玲让我送给你的……”

张放的话还没有说完，大老于青筋暴跳，双眼冒火，直盯张放，咬着后槽牙挤出一个字：“滚！”

原来，大老于这些天就是在生张放和女儿玲玲的气。大老于早年丧妻，是他一个人把惟一的女儿玲玲拉扯大的。玲玲懂事，知道爸爸一辈子不易，对爸爸百依百顺，大学毕业后，她按爸爸的意思到炼钢厂当了名技术员。谁知张放到合资企业不久，玲玲也没和爸爸商量，就突然辞职去了那家合资企业。去也就去了，可他做梦也没想到，半年后玲玲竟和这家企业的香港老板谈上恋爱了。这对大老于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他憋着一口气说啥也不同意这门亲事。有天晚上，玲玲下班回来，爷俩吃完饭，大老于压住火气，平心静气地说：

“玲玲，我和你妈就你这么个闺女，你可不能贪财爱富嫁给有钱人哪。前楼老王家二闺女，死活要跟个外国老板，结果怀着8个月的孩子，在宾馆里叫人家那外国老板的老婆一脚踹在肚子上，差点把命丢了。你可不能对不起你死去的妈妈呀！今天咱爷俩说个痛快话。”

这下可难坏了玲玲，一边是至亲至爱的爸爸，一边是倾心相恋的男友，如何割舍呀？她万般无奈找到张放，求张伯伯劝劝爸爸。结果张放不灵，被大老于一顿排山炮给轰了出去，玲玲被迫暂时割舍父女情，搬到了独身宿舍。今天大老于一见女儿的喜帖都送来了，能不生气吗？

张放耐着性子坦诚地说：

“大兄弟，别这么激动，咱玲玲能看上的人错得了吗？再说香港人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咱孩子嫁的不是外国佬是中国人。明天是孩子的大喜的日子，你这当爸爸的无论如何一定要到场，就算我求你了！”

大老于此时脸都青了，硬邦邦扔出一句：“去，我肯定去，我没答应，她就敢结婚，好，这个婚她要结好喽，她是我爸爸！”

说话之间，玲玲结婚大喜的日子——6月28日就到了。渤海酒店里里外外喜气洋洋，张放早早来到酒店，受玲玲之托接待大老于。大老于还真来了，只见他穿一身白色西装系一条黑色领带，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绸布包，昂首挺胸。张放瞅他这身打扮要怎么别扭有怎么别扭，可脸上还是带着笑迎上前去说：

“恭喜兄弟，今儿个要当岳父泰山了。”

“少废话，你寒碜谁是老泰山，你是喜马拉雅山，你才是岳父哪！”

张放“哈哈”一笑，没话找话说：“彩礼都拿来了，让我看看包里是什么好东西？”

大老于把包搂在怀里说：“别动，这可是今天的重头戏！”

张放打了个愣，“好好，兄弟来了就好。”

说着将大老于领到饭店雅间坐下。大老于双手紧按着绸布包，张放心里划魂，猜测包里装的到底是啥东西。大老于今天成心来闹婚宴的，他要最后救玲玲于水火之中，包里装的真不是好东西，是一包给死人烧纸用的纸钱。这时一个女服务员过来，围着大老于又是沏茶又是点烟，张放更是不离左右一阵忙活。

突然，门外欢声雷动，随着婚礼进行曲的旋律，一对新人在几个孩子的簇拥下款款走进饭店。新郎洋溢着幸福的笑脸，新娘玲玲的脸上淡淡的笑容里含着一丝忧郁，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左顾右盼，在宾客中寻找着爸爸的身影。张放忙将大老于推到前厅，玲玲一见爸爸，小脸一扫忧郁笑成了一朵花。

婚礼仪式一项项地进行，大老于望着宾客有些纳闷了，来参加婚礼的居然还有市领导、侨联领导，难道他们都支持玲玲？正这么想着，就听婚礼主持人宣布：

“请新娘的父亲于福德先生为新人致辞！”

大老于也没有这个准备呀，在一片掌声中，手拎绸布包，被张放推着缓缓地向新人走去。大老于就觉得这几步太难走了，腿软软的，头晕晕的，胸口还隐隐作痛，满含热泪的双眼看着玲玲。女儿今天真漂亮，简直就是月宫里的嫦娥，再看她身旁的那个香港老板，虽然不是他想象中的老头子，看着还特别年轻，可大老于看他那一脸笑，就觉得这小子准不是好东西。大老于心说：闺女，你不听爸爸的话，爸爸可要撒纸钱搅婚宴

了，你可别怪爸爸不讲亲情！大老于走到话筒前，手也伸进了绸布包。恰在此时，有三个小孩扑到大老于的怀里，操着三种不同的口音直喊姥爷，把个大老于气得眼珠子都红了，狠狠地瞪了一眼张放。张放一脸的茫然，他也不知打哪来的三个孩子。大老于正要呵斥孩子，只听其中一个孩子喊道：

“新姥爷，新姥爷！”

噢，我是新姥爷，那他们肯定还有一个旧姥爷，这是前窝的孩子没错了。玲玲，你这是一张一张往下扒我的脸呀！这时小孩子可能看出大老于有气，又说话了：

“新姥爷，您别生俺新爹新妈的气，俺们三个原本不是一个地方的，可俺们的情况都差不离，俺们家里穷，都长这么大了还上不了学。俺们想念书，可俺亲爹亲妈都没有了，这事让俺新爹知道了，给俺们村盖了大楼，俺们才都上了学，今天听说新爹结婚俺们就来了。新姥爷，求求你要俺新妈吧！”

说着三个孩子齐齐地跪在了大老于面前。大老于当时就傻了，原来这三孩子是他领养的，这个人的心不坏呀！这时，常在电视上露面的女副市长走了过来，紧紧握住大老于的手说：

“于师傅，你女儿独具慧眼，给你找了个好姑爷，这是你老教育有方，恭喜你呀！”

大老于如在梦中，都不知说啥好了。一对新人适时走到大老于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甜甜地叫了声：“爸爸！”

张放赶忙过来说：“兄弟，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你包里的好东西拿出来送给新人？”

“张大哥，我……别……”

大老于语无伦次，不知所措了。张放一把夺过红绸布包，手伸进去就抓出一大把朝新人撒去。大老于想拦没拦住，就觉得脑子里“轰”地一声，眼前一黑，身子一摇晃了晃，好悬没栽倒在地。心说：完了，我闺女好好的一个婚宴让我这个老糊涂给搅了！可没想到耳边响起一片掌声，大老于慢慢睁开双眼，只见五颜六色的彩屑漫天飞舞，飘洒在大老于和一对新人的周围。大老于知道这是张放调了包，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1997年5月获辽宁省十城区故事大赛创作一等奖

二人转

果园风波（拉场戏）

牛正江 张柯夫 贾儒鹏 高殿品

时间：秋天。

地点：复县某山村。

人物：洪大娘——五十四岁，队委会委员。志强娘。（简称娘）

志 强——二十二岁，质量检查员。（简称强）

李三嫂——三十岁，社员。（简称嫂）

（幕起，钟声响，洪大娘幕内喊：“她二婶子，要来风暴了，赶快上山摘苹果呀！”内应声：“哎！”娘拐果筐欢快上。）

娘（向幕后）她二婶子！你顺便招呼西院老刘家一声啊！

（内应：“好啊！”）

（唱）天气预报要变天，
我的心里似油煎，
队委方才开过会，
上山摘果抢时间。
东街西街俺跑个遍，
组织老太太也上山，
人多心齐力量大，
战胜风暴人胜天，
满山苹果摘下树，
丰产丰收保丰年，
苹果出口搞贸易，
全国人民吃了俺心甜，
支援社会主义大建设，

祖国变成大花园。

(白)到李三嫂家门口了。

(志强幕内喊：“要来风暴了！赶快上山抢收苹果喽！”持喇叭筒跑上)

强 妈！前屯后屯都通知过了，大家伙都上山了。

娘 好啊！志强，你动员一下你三嫂。

强 好。(欲走)

娘 志强，她要是没有工具，你就把咱的筐借给她用用。我回家安置一下就来。

强 知道了。(娘下，强望望三嫂家嘻笑地操起喇叭筒向嫂家喊)

呃——要来风暴了！赶快上山抢收苹果喽！

嫂 (上唱)哪一个矧子高嗓门儿，

 吵吵八火影死个人儿，

 俺要在家里出地瓜，

 今晌午还要片点粉皮儿，

 招呼上山喊得紧，

 俺圈上鸡鸭一大群，

 走出门来问底细儿，

 要有便宜就出勤儿。

强 哎，三嫂，俺这里一叫板，你可就出台了！三嫂，天气预报，要来风暴，咱们得紧抢收苹果呀！

嫂 社员，社员，社里一员，以社为家，理所当然，要从老风婆子手里抢苹果，三嫂咱还能不跑在前。哟！可就是我这个腰腿噢……

强 有点疼是不是？(旁白)一到这个节骨眼她就病了。她的病我会治，要不信你们看，(对嫂)三嫂子！

(唱)小道消息对你谈，

 工分不会像从前，

 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

 这里可有个小算盘。

嫂 怎么？工分能提？(自语)从前摘一百斤苹果一分工，这回少说还不得给一分五？！

(唱)苹果是社里的摇钱树，

 要不抢收要出问题儿，

三嫂虽然身有病，
也要坚持去出勤。

强 哈哈！三嫂你真是胳膊窝夹耗子——唧唧（积极）起来了。三嫂，可有一样啊！

（唱）风前摘果抢时间，
质量要求特别严，
队里已有新规定，

（白）摘一百斤苹果，掉把、刺伤、硌窝超过五个啊……

（唱）要扣工分不容宽。
三嫂你要是马虎大意，
挨罚丢脸可别有怨言。

嫂 （唱）一听扣工分划了魂儿，
心里凉了半截子儿，
哎，人多活紧果园大，
他怎能看得住那么多人儿，
十个和尚夹个秃子儿，
俺一样能混水摸着鱼儿。

（白）大兄弟，队里规定咱最赞成，三嫂子干活多咱也不糊弄！你就瞧着好吧！

（下）

强 三嫂真是嘴勤手不懒，这一回更得好好干，将来三哥给你戴上光荣花，我要选你当“磨盘”（模范）。

嫂 （拐筐急上）你说什么哪？（欲打）

强 当模范！当模范！你就在这块园里摘吧！我走啦！（下）

嫂 嘻嘻！

（唱）志强直奔山上果树林儿，
心里敞开两扇门儿，
摘一百斤苹果要挣一分五，
一千斤就是一十五工分儿。
半天赶上一天挣，
越算越觉有油水儿。
手攀树枝把树上，
摘果就像拆铺衬儿，

连枝带叶往下拽，
碰掉了一串苹果，跌掉了皮儿。

（查数）一个……两个……坏了！

（唱）超过五个要扣分儿，
我何不在嘴上找窍门儿。

（白）对！我藏在肚里谁也看不见。

（拣起一个咬了一口，幕后喊：“三媳妇，三媳妇……”）
谁？

（唱）我心惊肉跳回头看，

（白）是志强他妈！

（唱）铮新的小花褂划了个大口子儿。

（急中生智，把苹果揣在怀里，娘拐筐提水壶上）

娘 （唱）方才回家把门关，
打发小宝把猪看，
拐起筐来急忙走，
心急腿快进果园，
摘下苹果无牵挂，
风暴再大也心安。

（白）三媳妇！你来得早哪！

嫂 早什么！大娘呀，要来大风啦，你怎么不在家里摘自留果呀！

娘 哎，三媳妇。

（唱）自留树能有芝麻大，
集体果园可是个大西瓜，
先护集体是正理，
怎能扔了西瓜拣芝麻。

嫂 大娘，你的心，可真是长在社里呀！

娘 社员谁还不应该为社操心。（看嫂身上衣服，惊讶）哎，三媳妇，你这小花褂怎么划个大口子？

嫂 大娘呀，要来大风暴，心急似火烧，一筐苹果没摘满，小褂划破口一条。

（心疼地）

娘 光心急不行啊，三媳妇，摘果可是个细致活，要摘一个是一个，千万不要闹出来刺伤、硌窝和掉把呀！

嫂 那还用说，苹果苹果，劳动成果，谁摘果还能不加小心，再说，掉把还得扣分哪！

娘 扣分是小事，损失集体的苹果可是大事！

嫂 大娘你在哪摘呀？

娘 三媳妇，队长叫我挨着你这趟树往东摘，咱娘俩就搭个伴吧。三媳妇，口渴了俺这有水啊！

嫂 啊……好啊！

（唱）走了个儿子来了个妈，
老的小的不差啥。

娘 （唱）三媳妇心灵手巧会说话，
就是思想有点疙瘩。

嫂 （唱）莫非她来监视我，
黑脸包公有点怵她。

娘 （唱）树不剪枝难长好，
花不浇水不开花。

嫂 （唱）哪怕你长四只眼，
个人精神个人耍。（没好气地拽果）

娘 哎呀，三媳妇呀！

（唱）摘果应该像绣花，
千万不要碰掉芽，
少一个花芽来年就少结果，
要像眼珠一样保护它。

嫂 嗯，我知道了。

（唱）三媳妇俺从来不自夸，
爱护花芽就像金疙瘩，
这点道理谁不懂，
俺也不是三岁两岁小娃娃。

（小声自语地）你一不是组长二不是干部，一天到晚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儿。

娘 三媳妇，你说什么？

嫂 啊……我说你可真关心生产队儿！

(唱) 心里不顺手不听话，
两个苹果又掉了把。

(白) 这怎么办？吃了吧，她能看见。扔了吧，她能听见。揣在怀里，(指怀) 这儿已经有两个啦。

(思索，偷看娘，同时娘也摘掉两个苹果把)

娘 哎哟！

(唱) 手发颤来眼发花，
好好的两个苹果掉了把。

嫂 (唱) 这真是卖鱼的遇见卖大虾的，
我倒要看看你有啥办法？

娘 (拣起果，惋惜地放到筐里，一会儿，从地上拣起两个草棍)

(唱) 已经掉了难长上，
插根草棍记着它。

嫂 (看娘插棍，误认为安假把) 啊！好啊！你往上插假把了。

(唱) 我正愁这两个掉把的没办法，
你插假把我也插，
这一回你的儿子检查俺不怕，
一根线拴着你我两个蚂蚱。

(把两个果安上假把，放到筐里)

娘 唉，这两个掉把果可怎么办哪？掉了把，就不能出口了。(远望) 唉，有了，的孙子小宝在那边放猪，就叫他回家跑一趟吧。(喊) 小宝，小宝！(下。幕后应声：“哎，奶奶。”志强上)

强 (唱) 山前山后到处转，
乐坏了我这个质量检查员，
社员们今天摘果质量好，
大家伙争分夺秒抢时间。

(白) 三嫂，山上的苹果人家都快摘完了。

嫂 啊，那咱也得快点摘呀。

强 你也摘得挺快呀。三嫂，你往筐里摘，围裙不用，解给我，我帮你摘一气。

嫂 (欢喜) 帮我摘？你可真是好兄弟。等三嫂给你介绍个好对象。(慌忙解围裙，怀里的苹果掉在地上，强拾起)

强 （逗趣的）哎呀，三嫂，你真有本事，身上还结果呀。（嫂不好意思，强拾起苹果看天）三嫂，你光顾摘果了，怎么不看着园里的鸦雀？

嫂 鸦雀在哪呀？

强 （指果）你看看，这苹果叫老鸦雀都叼了一半子。

嫂 去你的吧。

（唱）三嫂我，
不是说，
俺从来，
没吃果，
今心急，
上点火，
嗓子发干，
嘴发涩，
要回家，
把水喝，
误时间，
少干活，
没办法，
咬口果，
嘻嘻，你可得原谅我。

（一退碰倒了水壶）

强 哎，小心，叫水淹着。

嫂 啊？这有水，我还把它忘了。

强 （逗趣的）

（唱）红红的苹果个头大，
稀甜酥脆不碰牙，
守着苹果再喝水，
那才是天大的大傻瓜。
这两个苹果提醒了我，
我要仔细做检查。

（白）三嫂，我要看看你的摘果质量啦。

嫂 （唱）这筐苹果没摘满，
等满了我送到你跟前。

强 （唱）丑媳妇难免把公婆见，早晚得过这一关。

嫂 （唱）包子咧嘴露了馅，心里惊慌很不安。

强 （唱）三嫂筐里准有问题，我检查质量更要严。

嫂 大兄弟，你真要检查？

强 真要检查。

嫂 你不相信三嫂？

强 我又相信，又不相信。有问题，就不相信，没有问题，就相信。

嫂 你一点面子也不留？

强 留了你这一面，就留不了集体那一面。

嫂 那咱可有言在先，你抓枣棘子扎了手，可别怨你三嫂呀！

强 你别说是枣棘子，就是铁棘子咱也不怕。

嫂 好啊，当官就不认人了。（将筐一推）管够检查吧。
（志强检查筐里苹果，发现按假把的，一提果把，果掉在地上）

强 哈哈！
（唱）三嫂心灵手巧，
你的武艺实在高，
苹果掉把还能安上，
神仙也想不出这一招，
你的经验要推广，
黑板报要登头一条。

嫂 大兄弟呀！
（唱）你说出话来真风凉，
不如打俺两巴掌。
这筐说是他娘摘，
混过这关再做主张。
（白）大兄弟呀，你当干部的，可不能不了解情况乱撒手榴弹呀！

强 三嫂，这筐苹果不是你摘的？

嫂 （小声的）大兄弟，可别怨三嫂嘴黑，告诉你，是你家大娘摘的。

强 啊！当真？

嫂 当真。

强 不假？

嫂 不假。刚才你家大娘来摘的果，我要是说假话，你就拿针把俺嘴缝上好了。

强 （唱）我妈一贯爱集体，
今天做事太稀奇，
三嫂说话不可靠，
叫我半信又半疑。

（白）哎，我何不借机会考验考验，看看是真还是假的。（转向嫂）

（唱）我妈做事太糟糕，
叫我心里也发烧，
做出这事真可笑，
对证事实把她找。

（白）走！我去找我妈去。

嫂 大兄弟呀！

（唱）现在果园就咱俩，
不必刚强死脑瓜，
只要三嫂我不把真情露，
队长社员他们知道啥。

强 （唱）三嫂不必把真情瞒，
好人主义放一边，
公事就得按公办，
我妈犯错也不容宽。

（白）我去找我妈去。
强欲走，嫂忙拉住。

嫂 （旁白）原想提到他妈，这一关就能混过去，没想到闹大了，这可怎么办？
娘上。

娘 （唱）小宝真听话，
回家把果拿，
我把志强找，
让他来检查。

强 （见娘变生气的）这筐果是你摘的吗？

嫂（惊慌失措的）啊……啊，大兄弟，我年纪不大，眼神不好，我看错了，别大娘，这筐果是我摘的。

强 怎么？是你摘的？嗷——

（唱）三嫂你做事太荒唐，
有错不认把私心藏，
摘掉果把还弄假，
张冠李戴不应当。

（白）三嫂啊！你是领批评还是领罚？

嫂 领批评怎么讲？

强 批评啊！叫你到社员大会上做检讨。

嫂 领罚你要怎么办？

强 刺伤、硌窝、掉把五个就要扣分。掉把、安把要加罚一等。

嫂（想一下）哼！俺什么也不领。

强 那为什么？

嫂（唱）火车无头它不走，
海里无风难行舟，
常言说丑事家家有，
插把有人起带头，
前有车来后有辙，
光罚三嫂没来由。

强（唱）三嫂说话太奇怪，
葫芦茄子一起来，
话里还有言外意，
分明是指桑来说槐。

（白）三嫂，是谁？你就挑开说吧！

嫂 那咱就说不上了。

强 这块园就是你和我妈俩，那还能是我妈？

嫂 你心眼明白就行了！

强（转向娘）妈，你也插了？

娘 啊！是啊，我也插了。

强 嗨，你怎么也插了！

(唱) 妈妈你做事欠思量,
为什么你也把私心藏,
今天做出这样事,
儿子脸上也无光。

娘 (唱) 娘我究竟犯了什么错?
说了半天到底为哪桩?

嫂 (唱) 你往苹果上插的什么不知道,
耍的什么糊涂装的什么腔!

娘 噢, 为这个。

(唱) 志强你先别批评妈,
他三嫂你也别把纲来加,
水落石出看真假,
我上那边把筐拿。

嫂 对, 拿来!

(唱) 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揭开盖子瞧瞧它,
人参狗宝当面摆,
真假瞒不住老行家。

(从筐里拿出两个插草棍的苹果, 给强、嫂看) 你们看我插的是什么呢?

嫂 (惊讶) 啊! 插的是草棍?

娘 (唱) 怨我年老眼发花,
一时失手碰掉两个苹果把。

嫂 (唱) 苹果掉把它就掉,
何必去把草棍插?

娘 放在筐里怕混杂,
放在地上又怕猪狗来糟蹋,
插个草棍做标记,
准备用果换下它。

嫂 (明知理屈, 还抵赖地嘀咕) 反正插把插草都是插呗。

强 三嫂, 你这个嘴得弄个把门的了。

嫂 (自语) 可……刚才明明是——(自愧的) 都怪我这两只眼睛没看准哪。

强 你那两只眼，趁早叫三哥给配副二千度的近视镜戴上吧！

娘 志强，说点正经的，别和三嫂俩耍嘴皮子。你三嫂是个要强的人，就是有时毛毛愣愣的，
对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不开。

嫂 可不是，要不刚才俺衣裳还不能扯个口子呢？

娘 （边说边掏针线）来，正好，我腰里带的针线，快缝上吧，不缝上它，就会越扯越大。

嫂 （阻止）怎么好麻烦你老。（接过针线）

强 唉！我想起来了，你刚才不是说要缝嘴吗，来，我给你缝上。

嫂 你个死猴子样。

娘 （对强）逗逗气气的，一点大人样没有。（幕后喊：“奶奶，我把苹果拿来
了！”）哎，志

强 快去帮小宝拿拿去。

强 好。（急下）

嫂 （自己够衣服没够着）

娘 俗语说，自己脖后灰看着，背上衣服缝不着。来，我给你缝上吧。（夺过针线，边缝边唱）
解放后果树大发展，
精心侍弄多少年，
社员们一年到头树下转，
剪果枝，
刨树盘，
挨了多少冻，
流了多少汗，
果满枝头人人乐，
好把国家来支援，（缝完）
咱不能叫工分遮住两只眼。
贪图私利心眼偏，
安个假把别看是小事，
它与国家集体有关，
掉了把降了等社里少收入，

安假把装上箱一烂一大摊，
这样的苹果要运到国外，
影响了国家信誉谁承担，
身居果园你往远看，
多一个苹果就为社会主义多添一块砖。
志强拿苹果上。

强 妈，你叫小宝送苹果来干啥？

娘 方才我碰掉了两个苹果把，叫咱小宝回家去拐几个自留果来，给社里顶上。掉把的坏果换给小宝吃，这样对国家和集体都有好处。

强 妈啊，你做得太对了。

嫂 原来是这样啊！

（唱）豆腐浆点上卤水才成脑，
混水缸要清亮得放白矾，
大娘的话儿像春风暖，
吹散了我心坎上乌云一团，
三嫂我走了一段弯弯路，
今后要直奔大道永向前。

（白）大妈，志强，我是吃葱走到葱地里去了——回过味来啦！我筐底下还有两个安假把的苹果，加在一起统共六个。

（从筐里取出）队里怎么罚，我就怎么领。

强 三嫂，队长说了，一次批评教育，二次教育批评，屡教不改，按章执行。

娘 三媳妇啊！俺孙子拐来一筐果。志强，就从这里选几个好的，也给你三嫂顶上吧！

强 好。（取果换果）

嫂 （不好意思的）哪，好那么的吗？

娘 怎么不好，三媳妇，只要咱把心都长在社里，什么都好了。

嫂 大娘，志强，你们看我今后的吧！

娘 三媳妇，咱快去摘果吧！

（合唱）满园红果满园香，
一片丰收好风光，
集体花开香千里，

颗颗红心向太阳。

[幕落]

1965年参加辽宁省曲艺观摩会演出

镶牙记（二人转）

牛正江 贾儒鹏

女 太阳一出照山庄，
男 朝阳沟里好风光。
女 层层梯田滚绿浪，
男 点点红果十里香，
 一封喜信传村内，
女 敲锣打鼓震四方。
男 省里召开贫代会，
女 欢送代表进沈阳。
男 复县松树公社朝阳大队，
女 王金作当选代表要离家乡。
男 王大爷有说有笑往前走，
女 众乡亲欢欢喜喜送出了庄。
男 王大爷出了村要把大车上，
女 他儿子风林上前拉衣裳，
 爹爹你牙齿掉了二十载，
 几次进城都没镶，
 前年你把镶牙钱买了农具，
 去年又给队里添了果树秧，
 你关心集体儿不阻挡，
 不保重身体也不应当！
男 有牙无牙一样干革命，
 早镶晚镶又有何妨！
 虽然我的牙没镶上，
 看到果树成林我的心里可亮堂。
女 干革命要有好身板，打仗要有刀和枪，
 你吃饭囫圇半片往下咽，
 消化不良影响健康，

身体可不是个人的事，
结结实实干劲强，
这是二十五元随身带，
这次到省城无论如何牙要镶。

男 你的心意我知道，
接过钱来兜里装，
风林你不要把心挂，
这一回我一定镶上牙再回庄。

女 风林我怕爹爹还不在于意，
回头嘱咐大老杨，
你同俺爹去开会，照顾他老把牙镶。

合 王大爷和老杨告别乡亲直奔火车站，
一路平安到沈阳。

女 沈阳城红旗招展歌声嘹亮，
男 贫下中农壮志凌云欢聚一堂。

女 热腾腾把三大革命经验来总结，
男 气昂昂社会主义大厦做顶梁。

女 这样的大会谁能不高兴，
男 王金作心里暖洋洋。

女 老杨几次劝他镶牙去，
男 王金作总是说开会忙。

女 这一星期天吃过早饭，
老杨拉着王大爷去把牙镶。

合 说说笑笑把楼下，
男 一群人围在书摊旁。

王金作放慢脚步仔细看，
崭新的主席著作闪金光。
望着书摊难拔腿，
好像饥饿得慌。
我选了这本选那本，
本本都是红太阳。

甲种本、乙种本、单行本，
还有两套是精装。
摆满了柜台还嫌少，
恨不得全部买来回庄。
姑娘你快给大爷我算一算，
女 好，不多不少二十元钱还挺整桩。
男 王大爷掏出钱包要交款，
女 这一下可急坏了大老杨：
风林给你的镶牙款，
买书可不能全花光，
二十元钱都买“毛选”，
你这牙还镶不镶？
男 大好的机会哪去找，
这一回怎能错过好时光。
女 你的儿女不过三四个。
男 虽然说大爷我的儿孙少，
全村的青年可是一大帮，
小苗得雨才能长得壮，
万物生长靠太阳，
儿孙后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才能够保住革命江山万年长。
镶牙早晚都可以，
学“毛选”就好像船上无舵怎过海洋！
女 售货员陈平一听受感动，
抬头把大爷细端量，
见他六十多岁年过半百，
胡须发白两鬓霜，
个头不高身板壮，
两眼有神直闪光，
惟有那一口牙齿全不见，
说话漏风塌下腮帮，

我急忙递过茶水把大爷问，
你老的牙齿怎么全掉光？

男 不提这牙齿还罢了，
提起这牙齿恨满腔。
我的嘴尝尽了阶级的苦，
这都是旧社会留下的伤。
日本鬼子抓劳工将我绑，
装进闷罐押到黑龙江。
吃橡子面披麻袋挨饿受冻，
又是打又是骂痛苦难当，
折磨我身得重病卧床不起。
鬼子说我磨洋工把病装，
一棒子打在我的嘴巴上，
满口牙齿全掉光。
幸亏共产党来得解放，
我才死里逃生见太阳！

女 王大爷的苦处就是我的苦，
句句话打动我的心房，
怪不得老同志把主席著作爱，
原来在旧社会受尽凄凉，
有这样贫下中农做梁柱，
人民公社怎能不富强，
包好书籍我把大爷叫，
我帮你老人家送到楼上。

男 这一天王金作饭后屋里坐。
手捧“毛选”喜洋洋，
这本送给小铁柱，
那本送给凤姑娘，
全村青年都有书看，
比捎那什么宝贝都要强，
老汉我越思越想心越乐。

- 女 服务员推门走进房，
手里拿着一封信，
牛皮纸信封鼓囊囊。
- 男 王大爷打开书信仔细看，
一行行钢笔字倒很大方。
- 女 信上写：我听人说大爷用镶牙钱买了“毛选”，
为培养后代宁肯牙不镶；
因此捎去现款三十元整，
请你老镶牙保健康。
- 男 信上没写名和姓，
末尾落款是沈阳，
我沈阳没有儿和女，
没有朋友和老乡，
是哪个同志寄来的款，
阶级感情暖胸膛，
手托书信心激动，
要想退回找不到地方。
- 女 大会替他来寻找，
海里摸针昼夜忙；
从铁西到东陵，
从南湖到北行，
踏遍沈阳柏油路，
走遍多少大楼房，
费劲千辛万苦找到主，
原来是新华书店售货员陈平姑娘。
- 男 王大爷听说寄款人找到，
大步流星走下楼房。
（白）陈平同志！
- 女 （白）王大爷！
- 男 紧紧握住陈平手，
千言万语涌进胸膛，

一时不知从哪说起，
你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育出来的好姑娘！
你的那一片心意我都全收下，
共产主义风格我赞扬，
请把这款快收起，
用它镶牙大爷不敢当！

女 你老用镶牙钱给青年买“毛选”，
为什么不准我拿钱给你把牙镶？
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女，
可应该拿我当亲姑娘。
儿子送钱你收下，
姑娘送钱不收怎相当！

男 这笔钱说啥我也不能要，
女 我不能眼看你老影响健康！
男 你看我红光满面身板好，
女 镶上了牙齿身板更强！
男 无论如何不能要，
女 不要就不让你回楼房。
男 我不能要，
女 就别回房！
男 二人正在来推让，
一辆轿车到门旁。
男 从车上走下来两名大夫面带笑，
女 进屋来叫大爷有事商量。
今天我们看晚报，
知道你老事一桩，
全院医生受感动，
请你前去镶牙增健康！

男 王金作连连摆手说来不及去，
后天散会要离沈阳。
女 大爷你老把心放，

绝不能耽误你回家乡。

男 王大爷势逼无奈只得去，
急忙把钱塞给陈平姑娘，
随着大夫进医院，

女 全院医生热情招待进楼房

男 王大爷咬完牙印回旅馆。

女 二十名医生连夜忙，
制模型，
做牙床，
热处理，
再磨光，

男 院长亲自做指导，

女 大夫护士一起忙，

男 磨牙机声哧哧响，

女 精雕细琢质量强，
一夜时间做完毕，

合 为代表镶牙多荣光。

女 第二天一早牙镶上，

男 大爷嘴里如含蜜糖，
心里高兴感谢党！
浑身是劲添力量。

女 大夫们忙叫大爷把牙试，
这一个大苹果请你尝尝。

男 我侍弄二十多年苹果树没咬过一口果，
我今天咬苹果怎么这么香！

女 这一天大会闭幕代表要往回走，

男 王金作接包东西四方方，
打开包裹仔细看，

女 “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闪金光。

男 上面附有一封信，
写信人又是那个陈平姑娘。

女 她把那三十元钱买了“毛选”，
赠给朝阳大队请他带回庄。

合 满城欢笑红旗展，
张灯结彩歌声扬，
万束红花齐挥舞，
火车开动离沈阳。
伟大祖国好风光，
毛泽东思想遍城乡，
新人新事续新曲，
春风春雨百花香，
共产主义风格好，
六亿红心向太阳。

1965年参加辽宁省新曲艺观摩会演出

放猪姑娘（单出头）

袁 敏 张柯夫

（引子）俺叫王爱花，今年一十八，初中毕业生，当上放猪娃。

（白）提起来去年哪，

（唱）七月二十八，

俺姐妹十人在锣鼓声中到山沟安的家，

第二天擦拳摩掌急着把地下，

老队长分配活计齐齿咔嚓：

大姐二姐把树盘刨，

三姐四姐把虫抓，

再去五个人修梯田，

最后剩下我这个老疙瘩。

（白）队长，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唱）嗯，交给你大猪小猪二十五，

你就负责放着它。

（白）什么，叫我放猪？

对呀！放猪。怎么，有意见吗？

哎……没有。

嗯，没有就好啊！

（唱）爱花俺上山下地思想有准备，

这放猪的活计做梦也没有想到它，

孤单单一个人跟着猪腓走，

美好的青春怎能把光发？

浑身是劲无处用，

当猪倌可叫我怎样去见老师同学和爹妈。

头一天无精打采猪圈墙外站，

大公猪脚搭墙头朝我直龇牙，吓得俺腿发麻，

小猪崽聚成一团斜眼把我瞅，

老母猪张着大嘴直呼扇，活像个母夜叉。

举起鞭杆我把圈门儿拉，
这群猪碰头撒野往外爬，
一个个撅着尾巴撒欢儿跑，
转眼间前挤后拥东跑西颠一盘散沙，嘿！
看得我眼发花。
眼瞅着白蹄猪闯进了白菜地，
花鼻梁顺着地边拱地瓜，
急得我飞奔上前把猪打，
左边堵右边轰两手直划拉。
好容易把猪赶到小沟岔，
站住身定定神就把猪数查：
一对两对是四个，
再加二九一十八，
两口克郎一个也没少，
就少那个小拉不楂，真是个小冤家！
爱花我连跑带颠把猪崽找，
跟头流星唤嘎嘎嘎。

（白）嘎嘎……

（唱）爬过东坡翻西岭，
下了北山奔南洼，
心慌意乱脚不稳，
滋溜一声摔了一跤，碰破了脚趾丫。
忽然间对面走来人一个，
李大娘气冲冲站在眼前把腰掐：
放猪的你咋不长眼？
花脸猪啃了俺的大窝瓜，眼瞎不眼瞎？

（白）你说啥？

（唱）四条腿的畜类它会走，
俺还能用根绳子拴着它？
大娘说，祸害了东西你还不讲理，
不会放猪就家里趴！

爱花说这个活俺压根就没想干，
大娘说，哪一个八抬大轿把你请到家？
爱花说有意见你去找队长，
大娘说，都怪他眼光不亮瞪眼睛，白把工分搭！
两个人越吵声越大，
走来了老队长怀抱猪崽把话插：
哈哈！你们俩，小的是杆直筒号，
老的是支大喇叭，
这点小事芝麻大，
何苦翻脸把火发？
老嫂子！猪吃了你的窝瓜不要紧，
咱队里有的是，吃你一个赔你仨。

（白）大娘说，你别来寒碜我啦！慢说是一个窝瓜，十个八个也不算什么。

（唱）啃了我的窝瓜不要紧，
还拱了队里的白菜和地瓜。
就怨你官僚主义出错差，
用这样的猪倌真是马大哈！
队长说，人家是下乡青年头天把猪放，
不会放出点差，咱得帮助她。

（白）你忘了你二十还不会纳鞋底，让人家都笑掉牙了！

（唱）几句话说得大娘消气回身走，
老队长转过身来叫爱花。

（白）爱花呀！新官上任你怎么就丢了印啦？哈哈！爱花呀！
我给你找到拉不楂，这个宝贝疙瘩。

（唱）队长你说什么宝贝疙瘩，
依我看这是一群小冤家，
这根鞭子退给你，
你给俺分配活计另掂对，再累也不怕！
老队长摸着猪崽笑哈哈，
这东西全身是宝你可不该小看它。

（白）你光知道猪肉好吃不行啊，要知道一口猪可就顶一个小化肥厂啊！猪

多、粪多、粮才能多。俗话说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爱花呀！畜生它也通人性，就看你工作能不能做到家，你爱它不爱它！

（唱）老队长说完话，从兜里掏出书一本，

（白）爱花呀！（唱）你要好好学学它。

（白）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我早就看了好几遍了！看了吗？看了还得看！

（唱）主席的书是把开心锁，

三遍五遍怎能学好它，你带着问题多思考，

学深学透学到家，才能解疙瘩。

爱花我接过了主席著作胸前抱，

扬鞭赶猪走回家。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伸手就把主席著作拿，

一字一句仔细看，

是怎么这一回句句都对俺王爱花，打疼俺疮疤。

张思德窑洞烧炭也是干革命，

平凡的工作也能把光发，

为人民服务分什么贵和贱，

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把瓦加，

放猪同样意义大，

为什么我偏偏就嫌乎它！

我比起张思德天地相差，决心学习他！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早早起，

出粪垫圈又把槽子刮，

眼看着这群猪吃得挺泼食，

拱着个嘴巴直呱嗒，

撅撅嘴憨头憨脑笨又傻，

小猪崽胖鼓轮墩溜光水滑，

是怎么从前看它脏又丑？

今天看了喜欢它，俺心里开了花！

这晚上队里开个文娱会，

文化室里锣鼓喧天吹吹打打，
爱花我梳洗打扮把台上，
演的是单出头秀女放鸭，
全场的社员看得拍手乐，
李大娘张着大嘴笑哈哈，
爱花我作个身段把鸭赶，

(白) 鸭鸭……

忽听外面大雨响哗啦，
霎时间风急雨大雷声响，
爱花俺身在舞台心挂家：
猪食缸还没盖盖儿，
猪圈的排水沟还没挖，
新下的小猪崽它不会水，
猪圈要是灌了包那可抓了瞎，
爱花我一心只把小猪挂，
唱着唱着嘴就撇了家，
我顺口唱了一个，小鸭子，扁扁嘴，大脑瓜，
两个耳朵直呼扇，还撅着一个小尾巴。
这时候台下的社员发了愣，
李大娘吵吵嚷嚷叫爱花：

(白) 爱花呀！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到底是放猪还是放鸭？

大娘啊！抢救小猪要紧，俺哪有心思唱放鸭子啊！

(唱) 一个高跳下舞台撒鸭子跑，

哪怕那山坡小路泥又滑，
跌倒了我再爬起跑，
心急埋怨我两腿短，恨不能一步迈它一丈八，
喘吁吁跑到猪圈定神看，

(白) 啊！猪圈进水啦！

(唱) 小猪崽只露个脑袋瓜，

赶忙翻身跳进圈，
伸手就把猪崽抓，

救出一头又一头，
一头一头抱回家，放到炕旮旯，
小猪崽浑身哆嗦直把牙帮打，
扯过俺的花被盖上它，
二番又跑出去盖缸盖，
看见了队长社员齐把排水沟儿挖。
俺回家掀开了被子把猪看，
一个个舒舒服服睡觉把呼儿打。
这时候一帮社员也把屋进，
冲着我一个劲地笑哈哈！
你看你满身泥水满被子粪，
脏了你身上被上多少花，
俺说脏了衣被我拆洗，
爱花我爱猪不爱花，
放猪也是干革命，
我情愿一辈子放猪把鞭掐。

1965年参加辽宁省新曲艺观摩会演出

三到刘家(单出头)

牛正江 贾儒鹏

[赵秀华骑马扬鞭上。]

(唱) 满山果树一片花，扬鞭催马转回家，
穿山越岭二十里，过河饮马把汗擦。

(白) 我，赵秀华，我们赵家生产队的社员们，去秋选我当生产队长。上任不到两个月，经我手卖了一匹马，出了错。要知道怎么回事，听我从头告诉大家：

(唱) 去年冬我给队里卖了一匹铁青马，
卖得现款一千八，
添上五百又买了这匹枣红马，
农忙把地种农闲把草拉，
满以为我给队里办件好事，
社员们准夸我会当家。
谁知贫协组长洪大爷知道了，
他气冲冲地朝我把话发：
“你卖马为什么不说实话，
铁青马闹过病怎么不告诉人家，
损人利己咱们不能干，
集体荣誉怎能糟蹋。
咱们要有全局观点，
不能只看个人手心那一疙瘩。”
洪大爷一番话提醒了我，
心里难过像针扎，
都怪我只顾我们生产队好，
忘了阶级兄弟是一家。
我向洪大爷做了检讨，
立即动身到刘家，
把马要牵回家。

到刘家找到了刘队长，
告诉他，俺要把马牵回家。
刘队长纳闷还没把话讲，
走出个愣小伙说话直哇啦。

(白) 你看这匹马，身高四尺八，蹄碗有这大，
腰圆能搁斗，膘厚有一 。这马能有病，我才不信哪。

(唱) 你们准是嫌价低后了悔，
故意编谎把马拉回家。
刘队长拦住小伙把我叫：
“姑娘你不要听他瞎巴巴，
这匹马咱们已经买到手，
你就不必把它往回拉。”
秀华我说真话他们当成假，
我只好空着手转回家。
秀华我把情况向社员做了汇报，
当晚开会想办法，
让我骑上这匹枣红马，
带着书信现款二次到刘家。
偏赶上阴云密布北风刮，
大雪纷飞好像掉棉花。
秀华我带着贫下中农一片心意，
哪怕这风雪交加路又滑。
大雪盖地分不清沟和道，
马失前蹄掉进沟岔。

(白) 驾！驾！驾！

(唱) 左一鞭来右一下，
枣红马跳出雪坑奔刘家，
我进了村里下了马，
掏出来钱和信交给队长他。
正赶上贫下中农开大会，
刘队长把信的内容来传达。

(念) “你买俺队那匹铁青马，
确实闹过病恐怕再复发，
这件事对不起阶级兄弟，
俺向你们道歉做检查。
俺再派赵队长到你们刘家去，
最好把马退给俺赵家，
如果你们实在要留马，
我们情愿把保养费拿。”

(唱) 一封信捅开窗户纸，
众社员都把赵家风格夸。
我急忙上前叫声刘队长，
这回病马可得让咱牵回家。
刘队长说：“病马在哪都有病，贫下中农是一家，
病马既然到咱队，
我们情愿治好它。”
秀华我说：“不退马请你把保养费收下，
这是现款三百八，
病马虽然由你们养，
保养费可应该由我们拿。”
“自古以来哪有这种理，
卖马怎能倒把钱来搭，
你们的深情厚意我全收下，
保养费还是请你带回家。
你们的共产主义风格千金难买，
要叫你们队的风格在咱队也开花。”
秀华我千说万说他不收款，
我只好二次上马返回家。
转眼之间寒冬去，
春暖冰消树发芽，
刘家队正要开犁把地种，
铁青马的旧病又复发，

打针灌药都白搭。
刘队长告诉他们社员要保密，
不让把死马的消息传到俺赵家。
秀华我听到刘家死马的事，
心里难过好像石头压。
正在春耕节骨眼，
影响春耕要抓瞎。
刘家的损失咱有份，
应该把枣红马送给刘家，
好把犁杖拉。
想到这里心高兴，
我去找洪大爷把主意拿，
洪大爷手捻胡须抿嘴笑，
他说我和贫下中农想的正对碴。
一个高跳上枣红马，
三到刘家又出发。
马跑如飞还嫌慢，
手里不住把鞭加，
穿过松林跨河套，
转过山头到刘家。
急忙找到刘队长，
赶上前去把话搭。

(白) “刘队长，

(唱) 第一次我来牵马你不允，
第二次送信退款白把工夫搭。

死马的消息，
我们全知道，这一回你不收马我就不回家。”

刘队长一听哈哈笑，

连连叫声赵秀华，

“现在春耕时间紧，
都需要牲口把犁拉。

你们赵家牲口少，
送马给咱队拿什么拉犁把种撒，
贫下中农是亲兄弟，
刘家赵家是一家。
我们虽然死了马，
自力更生有办法。
这匹马你还是牵回去，
说什么也不能留下它。”
二人正在推推让让，
猛听见东岗上马跑如飞响呱呱，
马到村内下来人一个，
当众就把话儿发。

(白) “县委知道你们两队的事，
派我送马支援刘家把犁拉，
刘家赵家思想都先进，

(唱) 县委表扬你们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两朵花。”
一场春雨洒大地，
满山遍野开红花，
春播歌声震天响，
上马扬鞭转回家。

1965年参加辽宁省新曲艺观摩会演出

银针新歌(二人转)

高殿品

合 军号哒哒震山崖，
红旗飞舞映彩霞。

女 解放军野营拉练向前进，
男 高唱战歌意气风发。

女 这一天军队宿营住山下，
男 解放军同志走访到各家。

女 山路上走来一个女战士，
男 部队的卫生员名叫赵秀华。

女 她大步流星直奔生产队，
男 社员们治山治水都不在家。

女 见院子里坐个大爷五十上下，
男 低着头修理车套紧搓麻。

女 秀华我急忙上前把老人叫，
（白）大爷！

男 老人家不声不响不回答。

女 这大爷耳朵背莫不是聋哑，
（白）大爷！

喊大爷上前来把衣襟拉，
男 大爷他猛回头愣了一下，
看见了解放军乐开了花。

对亲人要说心里话，
只急得满脸通红直比划。

拉秀华——
看一看山山岭岭实现了梯田化，
指一指山沟里新修的大水闸，
望一望社员都在放炮把石头打，
比划着自己要去队长他不让参加。

女 老人家无限热爱新社会，
满腹话比比量量难表达。
忽然他连连打手哑语，
男 拉着秀华硬要请到家。
女 紧跟大爷走得快，
男 进家门大娘出来接秀华。
炕头上亲亲热热唠起了知心话，
女 老大爷忙着倒水又把苹果拿。
大娘啊，部队拉练住山下，
我前来探望你们二老人家。
男 同志啊，解放军为人民处处把心挂，
你翻山越岭到我家，我要说说心里话。
社员们家家户户生活好，
咱日子过得就像芝麻开花。
你大爷虽然不会说话，
社员们都称他是红管家。
女 请问大爷怎样得的病，
为什么落下聋和哑。
男 一句话勾起大娘辛酸泪，
多年的仇恨啊在心头压。
你大爷四岁那年刚会说话，
狗地主催租逼债闯进了家，
进门来瞪眼扒皮举手就打，
打坏了你大爷的爹和妈。
你大爷扎煞小手又惊又吓，
发高烧一连几天水米未打牙。
从此后耳朵聋不能说话，
没钱治急得爹妈没办法。
好容易托人借来高利贷，
进城里找家医院把药抓。
资本家开医院心肠毒辣，

要高价投假药榨取钱花。

嘴说是聋子哑巴能治好，

谁知道治了半年全白搭。

从此后你大爷又聋又哑，

阶级仇在心里结下疙瘩。

女 老大娘含着泪水说完这番话，

秀华我满腔怒火气得直咬牙。

男 毛主席救咱穷人出苦海，

解放后贫下中农做主当家。

你大爷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化，

看见了家乡巨变心里乐开了花。

可就是——

能看见公路上汽车跑得快，

听不见司机笛笛按喇叭。

能看见男女民兵练打靶，

听不见清脆枪声响乒乓。

能看见广播喇叭墙上挂，

听不见中央电台说些啥。

能看见队里的毛主席像，

听不见老支书把毛主席的各项指示来传达。

女 大爷他听不见心情焦躁，

秀华我心潮滚滚翻浪花。

大娘啊！旧社会三座大山把咱压，

千万个阶级兄弟遭残杀。

有多少阶级兄弟逼成瘫痪，

有多少阶级兄弟逼成哑巴。

人民战士爱人民，

人民的痛苦在我心中挂。

我定要给大爷治聋哑，

再高的险峰也要登上它。

赵秀华忙回部队做了汇报，

第二天背着行李又到大娘家。
男 大娘我以为秀华要出发，
女（白）不，大娘，首长指示我，
为治病我来你家把营扎。
男 乐得我拿起笤帚忙扫炕，
姑娘啊，赶快上炕歇歇乏。
女 秀华我挑了满缸水，回手又把扫帚拿。
合 阶级情谊如山重，
军民鱼水似一家。
女 深夜里秀华坐在电灯下，
一手翻资料、一手把银针掐。
毛主席哲学著作找答案，
聋哑的内因外因细考察。
耳边又响起了首长讲的话，
咱要把聋哑禁区打开它。
手掐银针往下探，
扎得我阵阵酸又麻。
忽忽悠悠昏过去，
男 大娘我闯进屋来扶秀华。
孩子啊，为给你大爷治聋哑，
这银针万不能往你身上扎。
女 只要是能给大爷治好病，
我试个千针万针算个啥。
男 为试针你从耳根扎到嘴角，
女 再大的痛苦我要克服它。
男 痛得你颗颗汗珠如豆大，
女 再长的银针我能咬住牙。
男 你这样实在叫我心难忍，
赶快把银针往外拔。
女 宁肯在自己身上有千针错，
也不叫大爷身上有一针差。

男 一句话说得我心里热，
来，秀华呀！你快把银针往大娘身上扎。

女 赵秀华热泪盈盈说不出话，
阶级情比海深更把我激发。
多少个白天把苦功练，
多少个夜晚眼没眨。

男 春风送暖，红日高挂，

女 秀华我满怀豪情给大爷把银针扎。

一针扎春满大地把针下，

男 就好像白求恩来到我家。

女 二针扎针针传送深情话，

男 大爷我枯木逢春要吐新芽。

女 三针扎火热的心情似盛夏，

男 针针像雨露浇开向阳花。

女 四针扎“六·二六”指示普天照，

男 红太阳的光辉照亮千万家。

女 五针扎三伏扎到秋风刮，

男 我要听银镰收割响刷刷。

女 六针扎银针作笔绘诗画，

男 望北京满怀激情要表达。

女 七针扎秋去冬来疗效大，

男 大爷我满面红光精神焕发。

女 八针扎银针闪闪传佳话，

男 千年的铁树要开花。

女 九针扎飞雪迎春探新穴，

男 看见了毛主席像信心倍加。

女 十针扎——

男 十针扎，啊！耳边就像春风刮，

女 听见了？

合 听见了声音激动得眼里闪泪花。

女 红小兵往外跑四处传喜讯，

男 社员们一片欢腾来到大爷家。
女 老大爷顾不得把喜泪擦，
男 几十年没说话我先说啥。
 双手捧起毛主席像，
 有一句衷心话我要说出它：
女 毛——主——席——万——岁！
男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亲人哪！
 压了几十年的心头话今天要爆发。
 谁把我从小就逼成聋哑，
 谁叫我翻身解放做主当家铁树开花哑巴说话，
合 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光华。
女 大爷你听东方红乐曲声声响，
男 我听到了，千歌万曲震山崖。
女 听着它呀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话，
男 听着它呀革命路上加快步伐。
合 “六·二六”指示威力大呀，
 千年铁树开了花。
 火红的太阳高空挂，
 赵秀华打起背包又出发。

1973年获辽宁省曲艺比赛一等奖

蓝图赞(二人转)

刘永峥 卢全利

女 山河起舞披彩霞，
男 战鼓咚咚震山崖，
女 新的长征大步跨，
男 村村遍开胜利花。
女 这一天红云岭社员中午把工下，
男 老支书高高兴兴走回家，（白）老伴呀，哈哈……
女 （白）老头子，什么事把你乐成这样呀？
男 （白）县委书记老夏，又回来啦！
女 （白）啊？可算把老夏盼回来了！
 一听老夏又回到红云岭，
 乐得俺心里开出一盆花。
 我把桌椅板凳擦，
男 我把门窗玻璃抹。
女 我拿出“小红叶”旱烟一大把，
男 我洗苹果又泡茶。
女 我院里忙把柴禾抱，
男 我呼哒呼哒拉风匣。
女 我烧上一盆热乎水，
男 让老夏烫脚解解乏。
女 火炕烧个滋儿拉热，
合 老夏有寒腿病把炕头让给他。
女 老伴他急忙打开油漆柜，
男 我把这白纸包的、红纸卷的“山水规划”蓝图往外拿。
 老伴你快把这张蓝图往墙上挂，
 我到村头去迎老夏他。
 老支书高高兴兴走出家门奔村外。
女 老伴我心急火燎等老夏。

- 男 忽听有人把门来敲打，
女 盼老夏，想老夏，想老夏，盼老夏，老夏他今天终于来到我的家。
（白）是你？！
男 （白）大娘！
女 （白）谁是你大娘！
原来不是老夏是小马。
男 小马我被关在门外满脸火辣辣。
女 两年前“四人帮”将老干部压，他跟着黑爪牙瞎呼啦。
男 黑爪牙说夏书记是个“走资派”，要我划清界限揭发他。
女 老夏他为俺队画规划，
男 黑爪牙说是复辟的罪证来搜查。
女 黑爪牙闯进门来翻箱倒柜，抢走了规划蓝图又把老夏抓。
男 想起往事我又悔又恨，
悔不该我违背心愿，随帮唱影跟着他们也来到大娘家，
（白）大娘，以前是我错了！
除“四害”我如梦初醒辨真假，
夏书记对同志暖如春风，伸出手来把我拉。
运动中我和夏书记站在一起，
把黑爪牙的罪行狠揭发。
（白）大娘，是夏书记让我来的。
今天我跟夏书记把乡下，
他腿病犯了去到医院把针扎。
他让我先来告诉你，
明天一定到你家。
女 听小马说出这番话，
张大娘我上前把门儿拉。
男 见大娘小马我十分尴尬，
猛抬头见蓝图我内心惊讶。
问大娘这张蓝图被抢走，
为什么蓝图又回到你们家？
女 那一夜北风嗖嗖迎面刮，

我和你大爷进城去看老夏他。
老夏被关在黑屋里，
黑爪牙一天三遍逼他写检查。
老夏他身在黑屋心想红云岭，
又画了这张蓝图让俺拿回家。
这图上一笔笔，一划划，
俺现在展望宏图美如画。
小马你跟我去看一看，
男 我拿着蓝图跟着大娘走出了家。
女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
什么腾空山间搭？
男 银龙飞舞天上挂，
渡槽腾空山间搭。
女 你顺着我的手儿瞅，
什么弯弯绕山崖？
男 好似银河从天降，
弯弯渠水绕山崖。
女 小马你往那里看，
男 蛤蟆滩里扬稻花。
女 小马你往这里看，
男 池塘鲤鱼戏鹅鸭。
女 这边瞧——
男 电气化。
女 那边听——
男 响马达。
女 这边看——
男 美如画。
女 那边望——
男 眼看花。
女 你把这蓝图来对照，
男 一笔一划也没落（念“拉”音）。

女（白）小马啊，你看看，
这蓝图本是一张宏伟规划，
为什么“四人帮”气急败坏抢走它？

男 “四人帮”抢走蓝图是把阴谋耍，
为的是给夏书记硬把罪名加。

女（白）对呀，小马，你说到点子上啦！
老书记他几十年革命功劳大，
小马你年纪轻怎能了解他。

男 驱日寇，

女 他跋山涉水抢救伤员抬担架；

男 求解放，

女 他舍生忘死挂过花；

男 保祖国，

女 朝鲜战场猛冲杀；

男 修水利，

女 他浑身上下沾泥巴；

男 治山河，

女 他顶风冒雨把蓝图画；

男 几十年，

女 夏书记忠心耿耿为大家。

像这样和咱们心连心的好干部，

“四人帮”却下毒手要打倒他。

男（白）大娘，我全明白啦。

女（白）小马，你再看哪！

男 一面面鲜艳红旗迎风刮，

女 一阵阵劳动号子把劲加，

男 一把把铁锤飞舞往下打，

女 一排排劈山大炮炸开花。

男 你来看悬崖上闪出人两个，

女 两把大锤手中掐。

男 铁锤当当地动，

女 钢钎噌噌冒火花，

男 汗水滚滚干劲大，

女 笑声朗朗震山崖。

男 （白）大娘，那不是你家大爷和县委夏书记吗！

女 （白）老夏！

一见老夏我心似江水开了闸，

千言万语我再也不能往下压。

（白）老夏呀，你寒腿老病还没好，

你又把汗水山上洒。

你过去没有这样瘦，

你一头青丝变白发。

你受尽折磨不减当年勇，

还是那么一股劲儿把革命车一个劲儿往前拉。

可恨“四人帮”这些伤天害理的大恶霸，

想把老干部都打垮，

把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来糟蹋。

男 多亏党中央粉碎“四人帮”，

夏书记你革命青春又焕发。

夏书记你一桩桩一件件革命事迹教育了我，

大娘你一句句动心话儿字字往我心里扎。

我立志学习革命老前辈，

誓将青春献给四个现代化。

合 东风吹开万树花，

党的光辉照万家。

同心协力奔“四化”，

凯歌阵阵传天涯。

1977年获辽宁省曲艺汇演优秀作品奖

亲家俩(二人转)

逢吉录 唐连绪

男 (唱曲一) 喜事在身精神抖，
走起路来一趋蹶。
别看今年六十六，
越活越觉有劲头。
紧跟党中央大步走，
纲治国争上游。

(白) 我，姓刘。名就一个字，叫刘有。一辈子耍手艺摆弄铁锈。胡子拉撒老来福，光剩喜事没忧愁。这不，党中央喀嚓砸烂“四人帮”，乐得我没少喝喜酒。队儿里学大寨，治了坡又治沟，多少辈子土地翻跟头，粮往地外流。二小子当上机耕队的拖拉机手，今秋治山去岗后，自个对了象，还是半拉天突击排的小头头哈……喜事一宗接一宗，福气不断流哇。今个大年三十，队里车不停人不休，我也参加大干去岗后，抻抻老筋露两手。老伴那家伙真会插个节骨眼儿，没有抗啊，这不，昨下晚带灯跑了半宿油，硬叫我捎给没过门的媳妇代春秀。大年间叫孩子吃饱喽，大干有劲头，学大寨争上游哇！哈……

(下)

女 (唱曲二) 心中高兴喜挂腮，
迎着日头大步迈。
千家万户批“四害”，
学习大寨乐开怀。
闺女把刘家小子爱，
去趟工地表表态。

(白) 俺姓蔡。闺女她爹姓代。俺都老半辈子啦，才上了两天半识字班，起个大叫蔡凯。昨个晌午歪，她老婶的二成子大步流星跑家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刷地一声把口拆。闺女说，她在岗后治山工地对个象，小伙子挺不赖。家住二台沟，名叫刘小来。闺女叫妈到工地去瞅瞅，老人对心思就订下来，等岗后工地大干完了，就把面条呔。哈……闺女她真会划道给妈走，俺再老啦，心眼也透明

白。我昨下晚忙活多半夜，又剁猪肉又切菜。姑爷是半拉儿啊，丈母娘做点好吃的伺候伺候也应该！哈……（下）

男 （唱曲三）心急赶路大步跨，
走上山岗把汗擦。
红旗飘飘像年画，
人山人海战山崖。
二小子他能在哪？
把饭送给春秀她。
见位妇女在坡下，
何不喊她把伴搭。

（白）喂——前头那个老姊妹等等咱！

女 （唱）忽听坡上有人叫，
男 她放慢脚步把手招，
女 老汉拐筐带小跑，
男 咱俩搭伴把路抄。

女 （白）哎呀，这不二台沟刘铁匠吗？你这大工人也挺忙啊！

男 （白）哎哟，看样面晃晃，可不敢咬准当……

女 （白）你是贵人多忘事儿，还是肿了下眼皮儿。

男 （白）哎！老姊妹，你怎么说话还带味？

女 （白）你忘了，土改那阵儿，我在妇女会儿，你在基干队儿，咱常在一堆儿，斗大肚子分田地儿。

男 （白）哎——对，对，对，咱还扭秧歌，演过剧，你演过《兄妹开荒》，我演过《夫妻识字》儿。

女 （白）可不是怎的儿，你上台，小手一扭一个劲儿，（唱）“我刘二走来好畅”，唱得真是味儿。

男 （白）哎呀，我想起来啦，你不叫小换弟吗？

女 （白）啧啧啧！看你该死样，你怎说出口，都老婆子了，还把俺小名抖擻出来，真老没有出息儿。老会长不是给俺起个大名，叫……

合 （白）蔡——凯！

男 （白）还没改从小那模样。哎呀，老喽！呸！身子骨还呛一阵儿。

女 （白）还行啊。今儿个大三十，不在家过个舒坦年，你慌忙急躁有啥事儿？

男（白） 退休不能在家没事儿，队儿里搞大干可真有个热火劲儿，咱也到工地去干一阵儿。咳，儿大爹妈心事多，老伴给做了点“嚼咕”，逼我捎给二小子儿。顺便还有点旁的事儿。

女（白） 哎呀，都一样啊，人到什么时候，就有什么心思儿。你瞅瞅，好吃好喝，俺这筐也装得满满的儿。

合（白） 哈——

男（白） 闻你那筐香喷喷，不知有些啥东西儿？

女（白） 看俺手拙得像鸡爪子，摆弄什么也断不了土腥味儿。

（唱曲四）糯米碾成粉儿，

白糖来打滚儿，

怀揣芝麻粒儿，

（数）放到锅里不沉底儿，

（唱）个个白头皮儿。

男（白） 哎呀，他婶啊，你真是耗子啃碗——句句咬“词”儿，本来是元宵，还破了个谜儿。

女（白） 哈——

（唱）还捎来两条鸡大腿儿，

一碟酸芽炒肉丝儿，

韭菜对虾包饺子儿，

吃饱了抡大锤浑身有力气儿。

男（白） 你捎得可真全乎，这阵筐里还冒热气儿。

女（白） 闻你筐装的香滋辣味的，准能有些新奇玩艺儿。

男（白） 瞎拙索呗，闹不出个滋味儿。

（唱曲五）小麦磨成粉儿，

猪肉剁成泥儿，

白菜净刷心儿，

（数）擀成面皮夹馅儿，

（唱）个个大肚滚儿。

女（白） 哈——你真能唬咱不识字儿，明明是烫面饺还闹个出诗答对儿。

男（白） 哈——

（唱）还有粉皮拌虾米儿，

油炒一碗花生仁儿，
肉片俏上地豆丝儿，
两条干炸大头鱼儿。

女（白）哎呀，你老伴造一气儿，办置得全乎又实惠儿。

男（白）他婶啊，干活看个手头，吃东西尝个火口，咱俩麻溜点走，叫孩子吃饱了争上游。

女（白）好！走！

合（唱曲六）梯田修得一层层，
土暄塍直山削平，
女 今年亩产八百整，
男 来年超千准挂零。
女 越看心里越高兴，
男 越走两腿越觉轻。
女 咱俩把这小沟蹦，
男 走个捎道奔正东。

女（白）他大伯啊，你几个孩子啦？都出窝啦？

男（白）就两个小子，大的前几年当兵，二的在队里开六十马力“东方红”。

女（白）哎呀，这个差使可不赖呀。俺闺女打念书前就眼气，下学后，碰头撒野地找书记，又哽叽又申请，到了儿没弄成。

男（白）怎个事情？

女（白）你听啊，

（唱曲七）俺闺女，
太野性。
膀大腰粗，
走道带风。
家里留不住，
白黑在队中。
春天赶牛种地，
伏里摆弄粪坑。
秋天扬场又垛草，
放炮治山战寒冬。

男（白）哎呀，他婶啊，你闺女这不当小子用了吗？

女（白）咳！当妈的磨破嘴呀，人家当作耳旁风。

（唱）老书记，
早相中。
广阔田地，
让她猛冲。
培养三年整，
带头领女兵。
年年坚持学大寨，
全县之中有名声。

男（白）哎呀，你闺女真隆兴呀。看俺那二小子一天到黑闷不出的，捺一千锥子不知出血，推不动攘不动的，跟你闺女正好一反一正。

女（白）好哇！俺就希罕那样“慰着”孩子，你要是摊上个大转头，像牛舐，小鬓角，用手撵，喇叭裤子、花汗衫，说句话，就瞪眼，不是拳打，就脚卷，那样死冤家遭死心啦！

男（白）这倒不能啊，俺那二小子一说话就脸红，上不了大庭广众啊。

女（白）这么说，你二小子那不赶上大闺女啦。

男（白）真是酒盅和面——你怎么“猜”的呀！

（唱）高中毕业后，
立志治山村儿，
为了机械化，
刻苦读书本儿，
就在这时候，
有人吹邪气儿，
说他搞白专，
路线不对劲儿。
夜里老书记，
亲自登上门儿。
鼓励二小子儿，
坚持不松劲儿。
农机配上套，

技术大革新儿，
社员拍手乐，
夸他有志气儿。

女（白）哎呀，你说希不希罕死人啦！她大伯啊，不怕你见笑，我做梦都想找这么个姑爷。

男（白）这是怎么说的？

女（白）真个的。俺闺女野刺刺的，你儿“慰慰着着”的，他俩要闹一块匀乎匀乎，你说里里外外有多顿儿？

男（白）哎呀，他婶啊，如今年轻人都兴自由对象啊。

女（白）可不怎的，像咱这老东西就是心里有个谱啊，也是擤鼻涕抓眼皮啊，

男（白）怎么啊？

女（白）使不上劲呗。

合（白）哈——

男（白）他婶啊，你瞅日头都晌歪了，咱们麻溜点走吧！

女（白）走！

合（唱曲九）大道修得滴溜平，
条条渡槽架山中。

女 岗后工地人潮涌，
男 炮声隆隆震长空。

女 南头在叫声，

男 北头打冲锋。

女 小伙子推车犟，

男 丫头把镐争，

女 大车左边跑，

男 铁牛右边拱，

女 大喇叭哇哇叫，

男 表扬不住声。

女（白）他大爷，你看地北红旗摆，上面写字是不是红盖？

男（白）八成是红盖。

女（白）丫头的围巾带色彩，不是小子把帽戴，大概——

男（白）咳！你是给闺女送饭菜，还是给小子送饭菜？

女（白）闺女自己孩儿，小子吃点也应该！

男（白）闹了半遭你闺女小子都来啦？

女（白）咳！你怎还不明白！上岁数人心眼发呆，越怕人，事越掰不开，我实打实地来。闺女在工地，相中了二台沟刘小来，丈母娘看姑爷空手来见脸上不光彩，带点好东西叫他们吃饱了，更好地学大寨。

男（白）哈——这可是大水冲倒龙王庙！

女（白）照你说，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这可有点怪！

男（白）现在不要乱胡猜。

女（白）你真有些死故事眼子，说话不脆快！

男（白）好！我就把事给掰开。我的二小子就叫刘小来。我找的是你丫头春秀，工作在红盖三八排，说错啦，可别怪我不识好歹。

女（白）唉呀呀，闹了半天，咱俩还真是儿女亲家啦？啧啧啧！你说该不该！

男（白）哎呀，你闺女能文善武好人才！

女（白）你儿心灵手巧，有能耐！

男（白）这个事要订下来，咱小子有点高攀了吧？

女（白）啧啧啧，死样，庄稼人有啥见外！

合（白）哈——

男（白）好、好、好！亲家母啊！

女（白）哎！

合（白）哈——

男（白）咱赶快走，饭都快凉了，叫孩子吃得饱撑撑的，

女（白）对！

合（白）抓纲治国，大干快上，阔步向前迈！

（唱曲十）唱的是亲家俩，

送饭对上茬。

党中央领导万般好，

新事传万家。

大批促大干，

上阵要冲杀。

学习大寨掀高潮，

遍地开红花。

1979年获辽宁省曲艺汇演优秀作品奖

夫妻进城（二人转）

唐连绪 张柯夫

合 老帽山下九条沟，
沟沟岔岔尽石头。
从前穷得石头瘦，
如今富得山冒油。

女 头道沟住着一家小两口，
男 夫妻俩日子过得不别扭。

女 男的名字就叫——
男 我叫李金斗。

女 俺是金斗的对象——
男 她叫仇二妞。

女 金斗他长得俊眉清目秀，
男 仇二妞矜拉巴几小脸儿一勾勾。

女 虽然说丑媳妇家中宝过日子是好手，
男 总不如花容月貌看也顺溜。

女 为此事金斗他闷闷不乐常把眉头皱，
二妞俺百般殷勤给他解心愁。

男 上工时——
女 亲亲热热俺送他到大门口。

男 下工时——
女 俺给他掸土擦汗洗脸又梳头。

男 吃饭时——
女 俺给他夹菜又倒酒。

男 睡觉前——
女 俺给他温水烫脚，
一天一遍，一年到头不分冬夏和春秋。
也不是俺二妞天生的下贱兽，

男（白）那为啥呀？

女 为的是——

男（白）为啥呀？

女（白）为的是十个麻子九个俏，丑女尽把美男子找。这俊男丑女一掺合呀！下一辈再不把那丑根儿留。

男（白）啊啥！她看道儿还挺远呢！

女 这一天仇二妞正在家里喂鸡喂狗，

男 大门外走来我金斗乐悠悠。

你别看俺老婆模样长得丑，

没曾想丑媳妇她倒有个好舅舅。

她舅舅在香港把大买卖做 读“奏” ，
来大连住在二妞她姨的家里头。

大港商发财还家探亲访友，

拍来了加急电报他找二妞。

常言说交葛上绸缎庄好穿绫罗绸，

攀上个卖肉的还沾一身油。

现如今谁不想摊个海外好亲友，

跟财神沾点襟它就宽头。

这也是李金斗我命里就有，

我可得快跟二妞她进城认舅舅。

女（白）金斗，你回来了！ 为之掸尘 俺给你打盆洗脸水去。

男（白）哎，不，不用了！我说二妞呀！

家里的活计多原本就够你受，

我怎能再让你事事侍候！

咱本是恩恩爱爱小两口，

累在你身上痛在我心头。

女 莫非你在外边喝醉了酒，

回家来笑颜开贱巴喽。

几年来侍候你身前身后，

从来是老阴天老脸一嘟喽。

男 那都是因为我心里别个扣，

我不该鸡蛋里边挑骨头。

二妞呀！不看过往你看今后，

（白）从今天起，咱就来个先结婚后恋爱——
我领你进城去逛悠逛悠。

女 （白）领我进城逛？你就不怕俺长得对不起观众，掉你的价儿啦？

男 （白）瞎！这你说到哪儿去了！慢说咱们是王八瞅绿豆——对眼了。就是你真丑那
老人古语说得好——丑媳妇是家中宝，他们打着灯笼还没处找呢！

女 听此言不由俺心神一抖，

为什么今日里西山出日头？

我这里用话套话探他个三六九，

看看他今天究竟耍的什么猴？

金斗啊！你不嫌弃俺还嫌俺丑，

俺不能三花脸出场自找把人丢。

要去你就自己走，进城去压马路俺可没兴头。

男 房前地来河边柳，最近不过小两口。

要去咱就一块儿走，形影不离咱不分手。

（白）二妞，快收拾收拾，咱走吧！（扯女手）

女 （白）去你的吧！

家里养帮张口兽，

谁不当家谁不愁。

哪有心思陪你溜，

你别跟俺耍磨磨丢！

男 （白）哎，二妞！我实话告诉你吧！

有一位大港商百万富有，

年纪迈思故乡回国旅游。

他跟咱是连着襟的实在亲友，

在大连叫咱进城去会舅舅。

女 （白）舅舅？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守着骆驼你不说牛。

你娘她姐两个兄弟无有，

哪来的舅舅你纯牌儿胡诌。

男 我没舅舅你不是有？你舅舅那不就是我舅舅。

女（白）啊！我舅？

我舅舅他三十年音信无有，

男 赤子心龙的传人海外漂流。

女 都说他穷途潦倒早喂了狗，

男 在香港开商场“环球”大楼。

女 发了财他吃喝玩乐坐享福寿，

男 有道是落叶归根他来把亲投。

男 鼎鼎大名张茂有五十八岁他属牛。

女（白）不错，正是俺舅。

金斗你怎么知道这子午卯酉？

男（白）二妞，你看！

这电报它从头到尾细说根由。

女（白）噢！

男（白）二妞！真的，你舅他才从香港回来，从大连你老姨那里知道你的地点，特地拍来电报，叫你马上去见见面呢。二妞，快收拾收拾，咱俩走！

女 接看电报

果然是舅舅回国探亲友，

不由俺又惊又喜又忧愁。

俺有心去认未见面的亲娘舅，

又恐怕俺粗鲁丑陋露槿头。

有心不见舅舅在家守，

又怕金斗他不罢休。

虽然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俺也得夫唱妇随跟他应酬。

想到此急忙收拾俺就要走——

（白）金斗！走，我这就跟你进城去！

男（白）好！

乐得我连蹦带跳活像个猴。

女 二妞俺凤凰车子推到大门口，

金斗啊！老规矩俺骑车子你坐后头。

男 老婆骑车子载男人实在少有，
你不怕别人骂咱是耍猴。

女 你自己气管不好体质又瘦，
谁有劲谁就骑哪来的穷讲究。

男（白）好好好，我坐后头。
为进城拜财神我不好跟她拗，
别让她摔耙子来个不侍候。

女 二妞俺蹬起车子出了村子口，
男 一路上丰收的美景眼底收。

女 举目望，秋日秋风摆秋柳，
男 秋田秋野跑铁牛。

女 秋山秋水添锦绣，
男 秋粮秋草似山丘。

女 秋场秋园垛果篓，
男 秋庭秋院起小楼。

女 秋花秋蝶舒广袖，
男 秋莺秋燕放歌喉。

女 一路的丰收美景看也是看不够，
男 金斗我心不在焉絮叨不休。

（白）哎，我说呀！
见到了你舅舅要说福道寿，
少报喜多报忧见钱就收。

女 你这人脸皮能有鞋底儿厚，
光屁股抢元宝你图财不知羞。

男 说话间前面来到了沙河口，
女 开放城市新大连真有个新派头。

男（白）哎！你快蹬吧。

女（白）你着的什么急呀！
前面就是姨娘的楼梯口，
男 敲开门一头就拱进屋里头。

女 表哥表姐看见来了二妞和金斗，

男 忙领着他们夫妻俩上前认舅舅。

（白）二妞，金斗！这是舅舅。

女 （白）啊，舅舅！舅舅！您老好！

男 （白）好！好！好啊！

舅舅我一把拉住外甥们的手，

止不住幸福的泪水腮边流。

多少个不眠夜舅舅我望北斗，

多少年思故乡想得我白了头。

听了个多少场风暴雨骤，

看了个多少事国恨家仇。

良药不能治母丑，

好酒不能解真愁。

此一番回大陆见江山锦绣，

实在是山外青山楼外楼。

今日里能见到亲人骨肉，

纵然是骨埋他乡我心愿已酬。

二妞啊，你丈夫仪表人才香港也少有，

金斗啊，丑媳妇家中宝好日子没有溜。

你夫妻要互敬互爱和睦长久，

勤劳动力节俭细水长流。

现如今咱国家经济还落后，

你两个住乡下生活不宽头。

这点钱给你们礼轻义厚，

舅舅的一点心意你们可得收。

（白）这是舅舅的一点小意思你就收下吧！

女 （白）不！舅舅！

男 （白）谢谢！舅舅！ 接过纸包，女上前夺来

女 （白）金斗！

二妞俺在一旁打开纸包瞅，

原来是二百张大白边儿号头还挨号头。

舅舅呀！外甥女现如今粮钱都有，

俺不能见钱眼开把重礼收。

男 这时候一旁急坏了李金斗，
伸手拽过来这个傻二妞。
我领你见舅舅就等着这一手，
你怎么到手的财宝往外丢！

女（白）你！

二妞俺又气又急一甩袖，

男 差点把我甩个大跟头。

女 舅舅呀！您老的心意俺领受，
这钱说啥俺不该留。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的富民政策来到俺山沟。

二妞俺养猪养鸡大显身手，

金斗他承包土地赶车使唤牛。

头一年俺两口就剩了五千九，

第二年一使劲儿盖座小洋楼。

家里头吃穿够用花钱凑手，

再不用缺粮少钱东借西求。

这几天俺正要出外取经走一走，

来年春开个工厂更上一层楼。

舅舅呀！您一生奔波劳累筋骨瘦，

做生意四海漂泊受尽苦头。

这钱你临行买些人参虎骨酒，

要好好保养身体莫替俺担忧。

叫金斗你别怕给舅舅的礼物拿不出手，

快送上家乡的花生苹果芝麻油。

男（白）哎！好。

女（白）舅舅，这可是咱家乡的特产，您老一定得收呀！

男（白）噢！这个我收下，收下了！

外甥女厚礼盛情我接受，

年迈人心潮涌周身热血流。

只以为三字经横念人性苟，
没料想农家女不卑不抻。
中国人自立自强光照宇宙，
搞改革振兴中华有奔头。
二妞呀，对外开放吸收外资政策里有，
咱爷俩合营办厂舅舅把资投。
孵化厂养肉鸡外贸出口，
进一套联合设备马上把产投。
到年底利润分成我四你六，
三年后这全套设备归你二妞。

女（白）好！舅舅，咱爷俩合资办厂，一言为定。

男（白）好！这有合同书，咱马上就签合同、办手续。

女 刹时间合同书一挥而就。

男 二妞啊，舅舅我回香港，这厂长就是你二妞。

女（白）好！舅舅您老只管放心好了！

二妞俺天大的困难决不袖手，
办不好厂俺二妞再也不见舅舅。

男 金斗我木头眼镜怎么没看透，

二妞她有内秀成了大气候。

二妞呀，从今后我情愿给你当助手，

咱来个颠倒个我侍候你二妞。

女（白）你侍候我？

男（白）对。

女（白）你怎么侍候我哪？

男 现成的套数不用现凑，

女 搬不倒葫芦洒不了油。我上工——

男 我亲亲热热送你到大门口。

女 我下班——

男 我给你掸土擦汗、洗脸洗手又梳头。

女 我吃饭——

男 我给你夹菜搯肉再斟杯葡萄酒。

女 我睡觉——

男 我给你温水洗脚，一天一遍，一年到头不分冬夏和春秋。

女 五尺高男子汉侍候老婆你不怕丢丑？

男 周都督打黄盖咱是甘心认头。

女 你不是说俺侍候你是因为长得丑？

男（白） 嗐！那是多咱呐！

现如今我看你越看越风流。

白仇厂长，我载你回家喽！

合 小两口欢欢喜喜往家走，

兢兢业业把实业谋。

致富路上情意厚，

恩恩爱爱到白头。

1989年获大连市曲艺汇演一等奖

画真价实（单弦）

沈兆福

- 众 祖国处处放光华，
自谋职业开新花。
唱的是——
玉甲玉霞兄妹俩，
开画铺、画玻璃画，工作中一段小摩擦。
话说这一天，
日出满天霞，
小画铺进来个老头浑身有泥巴。
兄妹俩迎上前满面笑容挂，老头他打开包把玻璃往外拿。
- 丙（白）小掌柜的——
俺这玻璃画，
画鸳鸯戏荷花，
这四块玻璃得花多少钱？
俺特地绕道送给你们俩，
你们可好生画别叫俺抓瞎。
玉霞量尺码，
玉甲他把算盘抓，
老头他在一旁等着回答。
- 乙（白）大爷——
这价钱按规定不算大，
- 丙（白）多少钱啊？
- 乙 画一块整整一元——
- 丙（白）一元？
- 乙 整整一元八！
- 丙（白）噢，行，行啊！
- 众 老头他转过身去没说啥，
一推门遇上付荣华。

付荣华悄悄地拽了他一把，
到墙角贴他耳边叽叽喳喳，
你一言我一语说不完的话。
画铺里妹妹玉霞把火发。

甲（白）哥哥——
你不该违背规定加价码，
老头的玻璃怎能算一元八！

乙 你不了解情况少说话，
别在这里瞎巴巴，
有多少领导干部要把玻璃画，
咱怎敢要他们把手工费拿？
似这样长此下去咱们就得垮，
我只得在“乡巴佬”身上把工钱加。

甲（白）不对，哥哥——
党对咱待业青年关怀大，
咱怎能不走正路坑害大家，
你不该把这手腕耍，
“大人物”来画玻璃更应把钱花。

众 兄妹俩争着吵着打了架，
从门外走进来了付荣华，
水汪汪的大眼睛一个劲地眨，
粉红的脸蛋上把香粉擦。
没放下手中的玻璃就搭了话，
嘴甜得就像蜂蜜又把糖加：

丁（白）哟，二位小经理——
有件事要麻烦你们俩，
这玻璃请画上鸳鸯戏荷花。
你们俩是大手笔画得不会差，
我不在乎多把手工费拿。

众 玉甲他直点头不敢插话，
低声下气回答她：

乙（白）大婶呀——

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兄妹，
我哪能跟您要钱花，
您就把心来放下，
画好了亲自给您送到家。

丁（白）哟，瞧你说的，不用，不用！

三天后我自己来不用劳驾，
你跑腿我可不理这个茬。

众 这女人边走边笑往门外跨，
在一旁玉霞她又把火发：

甲（白）哥哥——

她的面子为什么这么大？
不跟她算价钱这是为什么？

乙（白）玉霞，唉！

提起她真叫我害怕，
咱命运还不在她男人工商局王股长的手中掐。
半月前她傻闺女要来学画，
你说这是来混钱顶了她，
为这事愁得我饭都吃不下，
现在她来画玻璃正好解疙瘩。

众 玉霞她听了玉甲这番话，
对哥哥又是可怜又恨他。
她心里着急又稳住了架，
单等那冰消雪化春风刮。
那一天，火红的太阳快西下，
那老头来把玻璃画拿，
他接过发货票眼睛睁大，

丙（白）小掌柜的——

为什么一块玻璃不收一元八？

甲（白）大爷呀——

上一次是我哥哥说错了价，

你四块玻璃应该把四块钱花。

众 老头他交了钱不再说话，

大门开又走进来了付荣华。

丁（白）哟，小女经理呀，就你一个人？

甲（白）嗯，您的玻璃画好了，交钱吧！

丁（白）啊？交钱？交多少钱哪？

甲（白）您是四块玻璃，按规定交四元。

丁（白）哼，嘿嘿，哈哈哈哈！

众 付荣华一阵大笑把柜台拍打，

怒冲冲手指小玉霞：

丁 你们俩欺负“土老卡”，

这把柄可叫我亲手抓，

这八块玻璃都是给我画，

那老头他是我的老亲家。

我回家就告诉孩子他爸，

叫你们俩不关门也得把款罚！

众 付荣华得意洋洋乱比划。

那老头急忙伸手把她抓。

丙（白）亲家，亲家——

这事呀你可出了岔，

这玻璃人家没收一元八。

丁（白）啊？

众 付荣华接过发票眼睛都不眨，

从屋里走出了玉甲他。

乙（白）大婶呀——

没想到你也能把手腕耍，

就不怕别人笑掉牙？

现在是改革时期潮流大，

你可别让你男人丢了乌纱！

众 一席话说得她无言对答，

急忙从包里把钱拿，

拽着亲家转回了家，
兄妹俩嘻嘻哈哈来逗打，
高唱着“誓让青春放光华”。

1984年获大连市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活动三等奖

樱桃园（二人转）

滕守仁 刘永峥 卢全利

男 层层梯田绕山峦，
女 山峦片片樱桃园。
男 园里樱桃一串串，
女 枝枝杈杈都压弯。
男 社员们樱桃园里忙把樱桃下，
女 摘呀笑呀，摘呀唱呀，心里比蜜甜。
男 这时候从树趟里走出来人一个，
女 她本是创业队长李玉兰。
 玉兰我正想把老队长找，
 只见他王志宽坐在山头泪水涟涟。
 （白）大叔！您为啥辛酸落下泪？快对玉兰说一番。
 （白）大叔，您倒是说呀！
男 （白）玉兰哪，今儿是几号啦？
女 （白）七六年五月十三……啊，老队长，是咱县委田书记五年前被抓走的那天。
男 （白）对，玉兰啊！
 田书记他为了改变穷山成了罪犯，
 每当这一天怎么能够不辛酸？
女 想当年这里是荒山一片，
男 青石板铺满地枣棘子镶边。
女 社员们望穷山长嘘短叹，
男 走来了县委书记咱的老田。
女 田书记从肩上撂下铺盖卷，
合 社员们围前围后问长问短别提多喜欢。
女 （白）田书记，您又背行李到咱这蹲点来了？
男 （白）不，是来这安家来了！
女 （白）安家？
男 （白）对 有人说我是“辛辛苦苦的走资派”……

女（白）田书记，我们就喜欢您这样的“走资派”。

第二天田书记起早把山上，

男 看完了前山看后山。

女 沟沟岔岔全都走遍，

他又是画又是圈，面露笑容来到我面前。

男 不能捧着金碗去要饭，

常言说守海吃海守山吃山。

咱们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叫荒山变富山，建起樱桃园。

女 田书记一番话好似吹风扇，扇起咱社员心中火一团。

女 呼啦啦众社员齐心大干，

田书记带领咱打炮眼、撬石板、叠石坝、修梯田，山上土 山下搬，一筐筐，一篮
篮，筐筐篮篮、篮篮筐筐把沟填，老书记忘记了多年的关节炎。

男 转过年一开春，树苗没钱买，

咱只好到公社去求援。

女 没料想信贷社不给咱们把款贷，

弄得我白跑一趟两手攥空拳。

（白）田书记……

男 （白）哭什么？挺起腰来嘛。

女 他不给贷款还不算，

他不该乱扣帽子刁难咱。

他说你是个漏网的走资派，

他说俺没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

男 扣帽子打棍子是他们家常便饭，

他们是上下勾结狼狈为奸。

不给贷款咱也要照样干，

看他们卡脖子能够卡几天？

顺手撸下手表一块，

回手又把那衣兜翻。

存折上还有六百块，

不给贷款也难不倒咱。

（白）给，玉兰，拿去！

女 （白）田书记，您……

男 （白）玉兰！

你不要和我多争辩，不建成樱桃园我不心甘。

女 苦战三年穷山巨变，

男 樱桃花红艳艳春色满园。

女 这一天田书记正把树盘铲，

男 忽然间一辆吉普车冲上山。

女 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

男 自称是县里的什么“群专”。

女 揪住了田书记就把牌子挂，

男 未开口对老田就是一拳。

女 我问你栽樱桃走的是什么路？

男 走的是富裕路穷山变富山。

女 我问你以粮为纲为什么不照办？

男 “全面发展”四个字它们紧相连。

女 我问你栽樱桃还吃饭不吃饭？

男 以副养农才能实现美好明天。

女 你纯粹是走资派为钱红了眼，

男 要甩掉贫穷的帽子岂能没有钱？

女 我勒令你亲手把这樱桃树砍，

男 这是社员血汗换砍它我无权。

女 姓田的你放明白到底砍不砍？

男 头可断、血可流、可坐牢、可罢官，要砍这樱桃树难上难！

女 一句话说得他们无理可辩，

 暴跳如雷举钢鞭。

 朝着老田刚要打，

 闪出个姑娘李玉兰。

 栽樱桃是社员共同心愿，

 这件事与老田根本无关。

 你们不要难为他，矛头对着我，

栽樱桃犯了什么罪由我来承担。

男 田书记被“群专”强行带走，

女 社员们捶胸顿足喊地叫天。

男 今年五月十三又把樱桃下，
想往事怎能不让我辛酸。

女 昨夜晚从城里捎来口信——田书记进医院已经好几天。

男 快摘些大樱桃去把老田看，
再把咱家乡的情况对他谈一谈。

女 大伙早有这个打算，
他们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把又红、又大，
光甜不酸的樱桃摘了一大篮。

男 心急似火把路赶，
山高路远只等闲。

女 只走得夕阳西下星光闪，

男 只走得一轮明月挂天边。

女 只走得鸡叫三遍晨星落，

男 只走得东方发白亮了天。

女 穿街绕巷直奔县医院，

男 见一位大夫走近面前。

（白）同志，请问田书记在哪个病房？

女 （白）你们是他的什么人？

男 （白）我们是，是老田的亲人。

女 （白）在那啦。你们来晚了，他已经……

男 （白）啊！田书记，樱桃熟了，我们给你送樱桃来了。

合 （白）老田！老田！
春季里咱们一起担水来浇灌，
夏季里咱们一起打药铲树盘。
秋季里咱们一起来把果树喂，
冬季里咱们一起剪枝上高山。

女 实指望今年的樱桃你能尝一口，

男 没成想你闭上双眼离开了咱。

女 紧紧拉住田书记的手，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不知从哪谈。

合（白）田书记，老田，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女 花开花落整五年天天把你盼，
男 年年只见樱桃红不见你回还。

女 黑夜里梦见你捧着樱桃笑，
男 白日里谈起你两眼泪不干。

女 过年时想起你喷香的饺子难往下咽，
男 年三十不见你怎么过年？过年不团圆。

女 风风雨雨没把你折磨倒，
男 为什么，为什么你却死在今天？

女（白）不，田书记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和咱一起奔向富裕路，

男 和咱一起再度闯难关，
女 和咱一起改天把地换，
男 和咱一起再把高峰攀。

女（白）田书记呀！
男（白）老田啊！

合 我们永远在一起，笑迎樱桃花盛开的艳阳天！

1988年获辽宁省曲艺汇演优秀创作奖

快板 快书

孙大娘护税（山东快书）

滕守仁

说的是离城不远有个孙家庄，
孙家庄里有个孙大娘。
你别看她人老年岁大，
村里事情她都比别人做得强。
别的事情咱不表，
单说维护国家税收事一桩。
这一年十月一日国庆节，
孙大娘想到城里去逛逛，
天晴气爽正是好时机，
孙大娘和她老头来商量，

（白）“香她爹！”

“干吗？”

“听说今天是十月一日国庆节，
城里热闹不寻常；
咱有二年没进城，
今天想到城里去逛逛。”

老头关心老伴说：“城里车辆挺乱的，路又这么远，
弄出差错可不相当。”

孙大娘听完忙开口：“咱听说城里交通有规矩，
行人右侧通行走两旁；
何况坐着合作社的大车去，
道路远点有何妨。”

老头觉得老伴说得有道理，
只得顺口答应：“好，去就去吧，可要早还庄；

顺便给捎上二斤好黄烟，
再买些烧酒我尝尝！”
孙大娘见到老头没阻挡，
兴高采烈的两个嘴唇并不上。
孙大娘刚换上去年做的新衣裳，
只听得门外有人高声嚷：

（白）“孙大娘，走啊！”

这可忙坏了孙大娘，
别的事情她不顾，
随手挎起小竹筐；
赶紧走出大门外，
车上的人急急忙忙给她让地方。
孙大娘坐在合作社的大车上，
车老板子就把鞭子扬，
飞快的大车转过山头奔公路，
呵！上城的男女老幼闹嚷嚷。
一路上的风光咱不表，
单说进到城里的这个孙大娘。
她看着青松的牌楼过街旗，
大幅的标语粘满墙，
工人的队伍前头走，
农民的队伍紧跟上。
五星红旗头前来领路，
音乐队的鼓号声音到处响。
这一边是学生的腰鼓队，
那一边是高跷秧歌拉成一大行；
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挤得风雨都不透，
“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喊得真响亮。
孙大娘一直逛到下半晌，
她越走越累越饿得慌。
孙大娘正想到饭铺去吃饭，

忽然想起事一桩，
临走老头嘱咐买点好烟和好酒，
若把这事忘掉可不相当。
孙大娘一直奔向黄烟行，
见一家铺子门口摆着线麻、黄烟和纸张；
这家掌柜本姓刁，商号名叫福隆昌，
他有个外号名叫“刁小鬼”，
是个一贯偷漏国税狡猾的私商。
他一看来是个乡下老太太，
一声假笑忙开腔：

（白）“老太太，买什么？买什么？”

“咱想买点黄叶烟。”

掌柜说：“若是买烟你算来对了，看看这个烟叶有多黄，
不信我装上一袋你尝尝。”

刁掌柜花言巧语拿起秤，
这可乐坏了孙大娘：

“好烟你给称上二斤，
价钱高点也不妨。”

掌柜拿起三把一称正好是二斤，
孙大娘掏出五元票一张；
刁掌柜找回她两元六角整，
她把这剩下的零钱就往腰里装。

掌柜的看她是个“屯老二”，
不开发票也不妨。

若是大明大白拿着走，
税务局查出可不妥当。

刁经理老奸巨滑有主意，
看到孙大娘挎着竹筐往外走，
急忙扯住她的新衣裳：

“老大娘，这份好烟就这点，
有多少亲朋要买我都没答腔；

今天看你这个老太太挺好的，
才把这份好烟匀出二斤给你尝。
你这样拿着往外走，
若叫我亲戚朋友看见可不相当。
我的意思放在你怀里，
不知你的意见怎么样？”
孙大娘信以为真说声“好”，
说罢拿起二斤烟叶就往怀里装。
哪知道孙大娘衣裳做得挺可体，
把衣裳弄得鼓鼓囊囊不像样。
孙大娘好容易装进一斤半，剩下半斤放在筐。
刁掌柜害怕这半斤在外边被税局来查露，
急忙又找张报纸把它来盖上。
孙大娘把烟藏好扬长去，
刁掌柜嬉皮笑脸嘴里没说心里笑，
这一招耍得可真太漂亮。
孙大娘顺着马路往东走，
一直奔向吃喝行。
走不远见到一个煎饼铺，
门外站着掌柜的忙开腔：
(白) “吃什么？屋里请！
家常便饭馒头和煎饼，还有甩袖汤！”
孙大娘喝了一碗烩豆腐，
还吃上半斤煎饼整三张；
孙大娘不多一会儿吃完了饭，
喊声掌柜的算算账。
孙大娘给完钱就往外走，
有个店员喊住孙大娘：
“老大娘，等我开完发票你拿走，
不开发票要漏掉税收理不当。”
孙大娘说：“咱吃饭要那张发票有啥用项？”

店员急忙告诉她：“不要发票就给私商偷税造空当。”
孙大娘不懂这道理，
又向店员问端详，
直到最后才了解：
原来是私商根据发票总额上国税，
照章纳税、卖钱开票，早就规定在税法上；
他不开票你不要，
不法私商抓住这个机会怎能放。
孙大娘听了这些话，
不由心里细思量：
怪不得人家说买货应当要发票，
原来是发票里头有文章。
孙大娘接过发票就往外走，
她一面走来一面想：
刚才买烟让我放在怀里，
恐怕就是为的这一桩。
孙大娘越思越想越不对劲，
不由一阵一阵想往常：
解放前那个穷日子，
吃不上来又穿不上；
自从来了共产党，
咱分了土地又分房，
庄里的事情咱样样都带头干，
几次的大会小会受表扬。
今天宁肯不买这二斤烟，
决不放过这偷税商。
孙大娘越想越来气，
迈开她的大步走得忙，
一边打听一边走，税务局就在眼前的那座大瓦房。
孙大娘进了税务局，
迎面出来个王同志忙开腔：

(白) “老大娘你到这儿有事吗?”

“咱来检举一个偷税商。”

王同志急忙让孙大娘屋里坐，
税务局的同志热情招待不平常，
拿椅子，倒茶水，
还送棵烟卷给大娘。

孙大娘把买烟的经过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讲，
税局干部细心倾听一字不漏都记上。
孙大娘讲完，税局派人找来了刁掌柜，
这时王同志正言厉色开了腔：

“刁掌柜，政府屡次对你来教育，
怎么还是偷税不醒腔？
今天有多少卖货没开票，
详细谈来老实讲！”

刁掌柜老奸巨滑心眼多，
他摇头晃脑装洋相：

“我自从政府上次宽大教育后，卖货开票，照章纳税，
不知今天叫我谈的是哪一桩？”

王同志说：“你快把花招收起来，
别在那里信口开河瞎嘟囔，
人证物证事实在，
你再别把那好人装！”

刁掌柜正在千方百计来对付，
这时气坏了屋里的孙大娘。

孙大娘推门忙走出，
刁掌柜一见心里可就发了慌。
孙大娘迈出了门槛将要开口来问话，
刁掌柜假笑一声忙开腔：

“对啦，我今天卖了二斤烟，
因为事情忙忘了开票给大娘，
这是一时疏忽把错犯，

以后保证卖货开票不违章。”

孙大娘一听这话不对劲，

站在一旁忙搭腔：

“告诉你掌柜的，

你说的这些都不对，

胡诌八扯丧天良。

你要诚心给我开发票，

叫我把烟放在怀里为哪桩？”

刁掌柜一听没办法，

若不承认处罚一下可够呛：

“王同志，我……我，我承认，

今天是不想开票给大娘，

王同志你千万可别处罚我，

以后保证守法经营，照章纳税，样样都要做得强。”

王同志说：“罚不罚请示领导来决定，还得看看今后你的表现怎么样。”

且不表刁掌柜垂头丧气往家走，

咱再说说这位孙大娘。

孙大娘说：“我过去不知干吗要发票，

对检举偷漏国税更外行。

这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今天才知道发货票有用项。”

王同志看到孙大娘的思想真开窍，

不住地对着大娘来表扬：

“希望你老今后继续来检举，

检举那不法偷税的私商，

检举偷税就是爱国家，

国家不受损失人民也沾光。”

孙大娘说：

“只要我知道的，你就心放宽，

若发现一个偷税漏税不法分子，我也不能放。”

孙大娘说罢就往外走，

王同志把大娘送到大街上。

王同志说，

“你老进城请到屋里坐。”

孙大娘说：

“你要下乡请到咱家去逛逛。”

这都是新社会里的新气象，

可是谈到护税我们还得学习孙大娘。

1955年参加辽宁省财政厅“公私合营”宣传税法演出

大公无私（山东快书）

滕守仁

闲言碎语咱不讲，
铜板一敲就开腔，
翻身全靠共产党，
葵花结子靠太阳，
社员收入靠着社，
小孩成人靠爹娘，
庄稼丰收靠着粪，
当模范就得思想好来劳动强。

说的是：

朝阳大队社员王金作，
思想好，劳动强，忠心耿耿，日日夜夜为社忙。
都因为他以社为家爱集体，
家里省、市、县、社发给的奖状挂满墙。
六二年六月三伏天过晌，
社员们吃罢午饭都到柳树底下歇风凉，
庄稼人净说庄稼话，
三句话不能离本行。
这个说，今年满山庄稼长得好，
那个说，今年的苹果更比去年强，
这个说，粮果丰收感谢党领导，
那个说，社会主义的大道越走越宽敞。
大家正在高兴来谈论，
从东头来了个老头肩挑粪桶走得忙，
社员们一看是王金作，忙打招呼大声嚷，
（白）老二爷子过来歇一会再干吧。
王金作摆手连说追肥任务紧，
哪有闲空歇风凉。

肩挑粪担往前走，
“牛巴头”老于开了腔，
“老二爷子啊”，
“啊”，
你为啥不到咱家去挑粪，
茅房已经攒满了溜溜一大缸。
王金作一听心纳闷，
停住脚步忙搭腔。
头晌我看你的缸没满，
怎么一晌午的工夫就满了缸，
（旁白）真出鬼啦！
要不相信你去看，
我敢和你打赌来击掌。
“好。”
“走。”
老于迈开大步往前走，
王金作挑着粪桶紧跟上，
来到老于家里就把厕所来检查，
气得他紧皱眉头转身出茅房。
（白）老二爷子你怎不挑啊？
你这哪是人粪尿，
明明装的是水一缸，
队里要的是大粪，
挑水何必跑到你茅房。
老于一听忙辩护，
我看你是庄稼人说话不在行，
大粪缸里不装大粪水，
你说该把什么东西装？
应该装啥你知道，
何必跟我耍花腔。
大爷，别看我的粪水稀，

可是它的质量非常强。
质量再强我不挑，
我是不做欺骗社里的坏勾当。
老于一听心里暗叨咕，
这个老头真偏犟，
真是张飞胡子不开面，
亲邻不分一勺量，
常言说，在事能把人来交，
免下事撞南墙，
挑粪不是自家用，
挑给队里差点质量又何妨，
遇着人情不会送，
偏和我来作对逞刚强。
越思越想越来气，
“叭叭”紧磕烟锅冒火光。
你真不挑？
真不挑。
老于一听更来火，
脸红脖粗大声嚷，
你不过是个挑大粪的，有啥了不起，
不卖这粪我也不至穷得慌。
（白）老二爷子，你要知道，
咱们是老亲古邻低头不见抬头见，
为这事掰了和气那有多么不相当。
全队大粪你来管，
说好说坏都由你下账，
今天你对老侄能把贵手抬，
永久不忘你的好心肠。
（白）你说什么？
这样说话不害臊，
你的思想比粪还肮脏。

我问你，生产队那是谁的家？
“咱们的呗。”
再问你，生产队吃亏谁遭殃？
“嗯…也是咱们呗。”
这些道理你都懂，
为什么心眼不正偏想坏主张。
清水若能当作大粪卖，
谁还积肥设粪缸。
你要知道，骗队就是骗自己，
没有好粪就要影响地打粮，
少打粮食大家少收入，
我们的幸福生活怎保障？
生产队和居家过日子是一样，
弟兄们总得一条心来一条肠，
要是三心二意不顾集体，
小日子就难在一起过久长，
全国人民若是心不齐，
国家怎能富强，人人过上自由幸福的好时光。
咱队社员若是都像你，
生产队很快就得“黄”。
我不能为了讨好欺骗队，
叫社员指我的后脊梁。
他们吵闹惊动了众社员，
男女老少早就来了一大帮。
这个说，老二爷子做得对，
那个说，老于做事欠思量，
这个说，为了个人发财损害大家多丢脸，
那个说，这样怎能对起众老乡。
这一言来那一语，
臊得老于无处躲来无处藏。
正在这个节骨眼，

于大嫂急忙走出房，
帮助老于来遮盖，
对着王金作笑开腔，
（白）老二爷子啊！
你侄本是个“二唬头”
胡言乱语瞎嘟囔，
缸里是我对上水，
为浇园里茄子秧。
他不知道底细乱讲话，
惹得你老心里不顺当，
快到屋里别生气，
我装袋好烟你尝尝。
老于一看老婆来解围，
借梯下台大声嚷，
你为什么不早说，
闹出这事多么不相当。
王金作心里明白笑点头，
大侄啊，你们两口子躺在炕上想一想，
应该知道肉肥汤才肥，
只有社富咱才能沾光。
说完话来往外走。
老于的脸上好像挨巴掌，
“孩子他妈？”
“啊？”
这都怨咱一时想得错，
今后决心改正坏思想。
这件事教育了老于夫妻和众社员，
王金作大公无私受表扬。
说书的一气说不完王金作许多模范事，
下回再表他雨夜抢救药水缸。

1963年发表于复县“歌唱农业劳模王金作演唱材料”

智取炮楼（快板书）

郭成亮

滚滚黄河卷巨浪，
巍巍太行红旗扬，
茫茫平原烈火起，
军民携手并肩痛打日寇狗豺狼。

说的是：一九四三年，
小鬼子垂死挣扎扫荡进太行。
为了配合山区军民反扫荡，
有一支小分队开进敌后方。
他们扒铁路、炸桥梁；
割电线、破沟墙，
直闹得敌人胆战心又慌。
这一天小分队正和民兵挖地道，
英雄们浑身汗水透衣裳。
同志们你追我赶齐奋战，
从远方跑过来民兵队长大老张。

（白）“报告排长”

话音没落人群里走出人一个，
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方脸膛。

要问他是哪一个，
他就是八路军排长共产党员贫农儿子赵勇刚。

（白）“什么情况？”

“龟田狗急跳墙生奸计，
集中兵力前来包围张家庄……”

赵勇刚闻听鬼子来扫荡，
仇恨怒火满胸膛。
他立刻召集开会把敌情讲，
同志们听罢，摩拳擦掌斗志昂。

李虎子说：“排长，你下令咱们就打吧！

我这几天急得手心直发痒。

敌人胆敢来侵犯，

我们给他点炒豆尝一尝。”

“对！排长。咱们民兵早已准备好，

铁西瓜我们给他准备了十大筐。”

赵勇刚边听边思考：

群众有无穷智慧和力量，要依靠群众想主张。

“同志们，咱们马上召开干部会，

要群策群力详细把作战方案来商量。”

赵勇刚综合了大家的意见，

胸有成竹把话讲：

“同志们！据侦察，大部分鬼子跟随龟田走出炮楼来扫荡，

他中心炮楼兵力一定空虚少提防，

现在敌人正向各村抓车夫，

妄想把抢去的粮食运往县城库里藏。

同志们咱们就将计就计把敌人打，

如此这般趁其不备打他个冷不防。”

同志们听罢争先恐后把话讲：

“排长，放心吧，刀山火海咱敢闯！”

（白）“好！就这么办！”

第二天正傍晚，

有十几辆大车出了高家庄。

英雄们乔装打扮坐在大车上，

真好似猛虎下山梁。

马蹄飞，车轮快，

转眼来到炮楼旁。

“同志们，前面就是中心炮楼，

看来敌人戒备森严，岗哨又加强了。

我们要沉着冷静机智顽强，

共产党员斗顽敌胸有红太阳。”

“排长，放心吧，
有毛泽东思想来指航，
咱浑身上下添力量。
不怕它施尽毒奸计，
不怕它怎样逞凶狂，
不怕它张牙又舞爪，
不怕它狗急来跳墙，
今天要砸烂它的五脏，
定叫它进山美梦成空想，
为劳苦大众都解放，
愿把青春献给党！”

“好，按原计划行动吧！”

高大伯就在那个前面走，
英雄们赶着大车往里闯。
伪哨兵一见有人来，
吵儿八火地乱嚷嚷：

（白）“站住，干什么的？”

“高庄的，来拉粮。”

“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耽误了事情要遭殃。”

嘿，这小子装起大尾巴狼啦。

他这一吵吵不要紧，
从炮楼里走出了日寇小队长。
这家伙，又阴又险，又毒又辣，没有一点好心肠。

这小子长了一对母狗眼，
驴脸能有二尺长，
板牙龇出半寸多，

那胡子就像屎壳郎趴在嘴皮上，人送外号叫“驴脸狼”。

这小子来到赵勇刚跟前
贼目鼠眼上上下下细打量：

（白）“你的住哪里？”

“家住城东高家庄。”

“高庄？高庄我的常去，怎么没见过你呀？”

这小子耍开了鬼花腔。

赵勇刚一见微微笑，

态度不卑又不亢：

“太君到了我们高庄，

这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

见不着我这赶车的可太平常。”

“哦，你是赶车的？

你赶车的技术怎么样？”

赵勇刚见这小子紧盘问，

一语双关开了腔：

“自从你们来到这平川上，

我就干上了这一行。

不管它严寒和暑热，

哪怕那雨暴风又狂。

马行千里远，

重载车上装，

稳坐车头鞭一扬，驾！

什么调皮难逗的牲口到了我手里，

定叫它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敢再猖狂！”

驴脸狼一听这些话，

真好像当头挨了个大巴掌。

“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硬，

好像有点不寻常。”

这小子狗眼一转生一计，

回头就叫伪班长：

（白）“何的！”“有。”

说话间，从炮楼里走来了伪班长。

“何的！你的见过八路，

看看这个像不像？”

赵勇刚一见这伪班长，
不由得心里暗思量：
这不是那个何小康吗？
上次被我抓住在铁道旁。
对，我要主动进攻，攻心为上，
一定要控制住这伪班长。
“哦，何班长，你好哇，
近来的日子怎么样？
我们的人可都来啦，
光大车就有十几辆。”
伪班长听罢抬头看：
“啊！这不是铁腿夜眼神八路，
侦察排长赵勇刚吗？”
何小康一见赵勇刚，
当时吓得脸都黄啦。
上次巡逻被他抓，
宽大处理把我放，
驴脸狼叫我来认人，
真叫我进退两难无主张。
我要说他是八路军，
我这小命活不长，
要是说我不认识，
可赵勇刚已经和我搭上腔。
伪班长心慌意乱正在想，
一旁气坏了驴脸狼：
（白）“喂，你的认识？”
伪班长支支吾吾刚想来回话，
赵勇刚抢上前去忙开腔：
“不但认识，我俩还有老交情呢，
从前我们俩是邻居，
现在还经常有来往。”

伪班长听了这番话，这才醒过腔，忙说：

“对！我托您捎的是红豆，
这事望您多帮忙。”

“只要你能信得过我，
这个委托我定帮忙。”

何小康一块石头落了地，
急忙报告驴脸狼：

“太君，他是有名的车把式，
他的底细我知的详。”

驴脸狼这才松了口气，
回头来叫赵勇刚：

“赶车的，你的良民大大的，
粮食今天运完怎么样？”

“放心吧，保证留不下一粒粮。”
驴脸狼一听哈哈笑。

“哈……你们统统地装车，
为皇军出力我大大的有赏！”

驴脸狼这才朝炮楼里面晃。

勇刚见这小子进了炮楼，
便指挥着同志们把粮装。

不大会粮食装满车，

勇刚低声对高大伯把话讲：

“高大伯，你马上把粮食连夜运进山，
要抓紧时间分秒不能让。”

“勇刚，放心吧！
这任务包在我身上。”

突然间，就听一阵哨子响，
鬼子兵慌里慌张集合在炮楼旁。

驴脸狼对着这群小子们发命令，
看样子情况突变很紧张。

“龟田队长来命令，

说赵勇刚不知去何方，
让我们中心炮楼做准备，
防止他袭击炮楼抢走粮。”
鬼子兵一听吓破胆，
跑进炮楼里去抄枪，
叽哩哇啦乱嚷嚷。
赵勇刚一见这个情景，
沉着冷静不着忙：
“同志们，看来情况有了变化，
可能是龟田找不到我们发了慌。
我们要掌握主动权，
提前行动防止敌人另打鬼主张。
一班长，你封住敌人弹药库。
李虎，你到炮楼顶上夺机枪。
同志们按计划准备好，
听我鞭响齐开枪。”
“是！”
这时跑来了驴脸狼，
一边跑着一边嚷：
“哎，赶车的，统统地卸车，
粮食一点不能装……”
这小子话音还没落，
赵勇刚冷笑一声开了腔：
“粮食已经装上车，
要想卸车咱们得细商量。”
嗯？和你商量，你是什么人？”
“我就是八路军排长赵勇刚！”
“啊！”驴脸狼一听真好像当头挨了一棒。
这小子垂死挣扎死顽抗，
抽出战刀直扑赵勇刚，
赵勇刚鞭子一挥“啪”地一声响，

同志们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交锋仗。
“刷”，驴脸狼挥刀来砍赵勇刚，
赵勇刚用鞭杆往外搪。
只听得“啪”，“哎呀”一声当唧唧，
鞭杆正打在这小子的胳膊上。
战刀飞出去有一丈，
驴脸狼一看红了眼，
真是狗急要跳墙。
咕噜噜一滚把战刀抢在手，
赵勇刚手急眼快，“蹭”一个箭步窜到他身旁，
“当”，照这小子脸上就一拳，
“噉”，打得这小子顺着鼻子往外冒血浆。
赵勇刚接着往旁一侧步，
来了个顺手倒牵羊。
驴脸狼“扑”地一声倒在地。
赵勇刚夺过战刀“咔嚓”给他来了个大开膛。
鬼子兵一看要完蛋，
垂死挣扎乱开枪。
一班长一梭子子弹打出去，
这群小子见阎王。
李虎跑到炮楼上，
见一个鬼子正在放机枪。
他一个箭步窜过去，
“啪”，照这小子脑后就一枪。
这小子“噉”地一声倒在地，
当时就回老家见天皇了。
李虎把机枪抄在手，
“哒哒哒”扳机一搂开了枪。
敌人被打得晕头转了向，
就好像毛驴陷进了乱泥塘。
无处躲来无处藏，

一个个举手投了降。
这时候，大老张把炮楼点着火，
霎时间，敌炮楼成了侵略者的火葬场。
英雄们烧掉炮楼拉走粮，
又继续斗争在平川上。
这就是，赵勇刚智取敌炮楼，
下一回赵勇刚爆炸军火列车凯歌扬。

1975年发表于《辽宁群众文艺》

砸盐税局（山东快书）

赵修君

石门山茫茫林海无边际，
怪石横生路崎岖，
左边是高山接峻岭，
右边是悬崖连峭壁。
这一天山路上过来人两个，
赶着驮盐的马一匹。
当年他才二十一。
赶马的是个愣小伙，
名字就叫贺炳乙。
只因为家中贫穷没饭吃，
弟兄们结伙贩盐做生意。
他们是顶着星星动的身，
直走到太阳挂在半空里。
炳乙说：“大哥，歇会儿吧！
半夜咱就动了身，
饿得我浑身出汗直发虚。”
贺龙说：“兄弟，动身时在家没吃饭？”
“没吃干的喝稀的，
喝了八大碗稀饭。”
“那还饿？”
“这饭有点太稀了，
光见野菜不见米。”
（白）“喝的野菜汤！”
贺龙包里一伸手，
掏出两个圆东西：
“兄弟拿去吃了吧，
吃个菜团子垫垫饥。”

贺炳乙接过菜团子，
三口两口咽到肚子里：
“大哥，菜团子蒸得真好吃，
胜过吃顿燕窝席！”
“财主家吃肉都不香，
穷人咽糠甜如蜜。”
“可不是吗，穷人就是遭罪的命，
老财们讲吃讲穿讲阔气。
今年我都十八岁了，
没穿过一件新布衣。
吃顿窝头算过年了，
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包饺子。
（白）大哥，饺子什么味？”
“饺子就是饺子味，
说实话，有年头我还没见那东西！”
“大哥，要是卖盐赚了钱，
让俺娘包顿饺子吃。”
“哎！这年头种粮食的没粮吃，
做衣服的穿破衣。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老百姓泡在苦水里。
穷人要过好日子，
得杀尽天下贪官污吏。
兄弟，你看这地方悬崖绝壁多险峻，
进可攻退可守，打仗地势最有利。
有一天，我领穷兄弟们造了反，
把石门山当作根据地。”
“大哥领穷人造了反，
兄弟我冲锋陷阵打先锋，把脑袋别在裤腰里。”
“好！兄弟，咱一边走着一边谈，
离巴茅溪还有十几里。”

（白）“走！”“走！”
两个人行走来得快，
“哐”地到了巴茅溪。
在路旁设立盐卡子，
围着人马一大批。
当中一老头高声骂，
冲着路北盐税局：
“地痞歪脖李，
流氓麻子七，
恶霸无赖胖头于，
不该抢我的老母鸡！”
这个老头蹦高地骂，
手里握着砖瓦石。
旁边围着一群盐贩子，
拳头握得紧紧地。
贺龙进前开言道：
“老大爷，怎么回儿事？
说出来我们大家帮助你！”
老头说：“小伙子，只因为老伴得了病，
家穷没钱抓药吃。
穷人家没啥好卖的，
只有两只老母鸡。
实指望卖鸡抓付药，
给俺老伴把病治。
俺刚来到巴茅溪，
碰着恶霸胖头于；
这家伙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
五毒俱全一地痞。
仗着有钱有势力，
养了兵丁十好几，
左膀右臂俩打手，

歪脖李和麻子七，
也是俺倒霉碰上他，
抢走了俺的老母鸡。
好话说了三千六，
他俩眼一瞪翻脸皮，
一脚将俺踹倒了，
枪把子往俺身上捋。
幸亏了贩盐的乡亲赶到了，
他们才罢休扬长去。
俺越思越想没活路，
豁出老命和他拼个死。”
贺炳乙气得猛一蹦，
“老大爷，走！咱到县里告他去！”
“小伙子你不知道，
他和县长有亲戚。”
“什么亲戚？”
“我听说胖头于管县长他舅子媳妇的娘家哥
哥丈母娘他姥姥的外甥闺女叫二姨！”
“这叫什么亲戚？”
“是亲戚！”
贺龙说：“天下穷人是一家，
有钱的老财是亲戚，
穷帮穷，富向富，
官老爷向着有钱的。
弟兄们！咱们大家凑凑钱，
帮助大爷抓药把病治。”
贺龙的话音刚落，
可不好了！
盐税局门前炸了集。
“咣”！“咣”！两面铜锣紧着敲，
台阶上站着恶霸胖头于。

这家伙身高能有四尺半，
粗细倒有三尺一，
大脑袋瓜短脖子，
远处看，像肩膀上放着个肉丸子。
旁边站着盐税兵，
都提着枪噘着嘴没有一个好东西。
台阶前押着一大汉，
五花大绑紧紧地。
麻子七手提皮鞭指着大汉高声嚷：
“哎！老乡们！你们看着点，
这就是不交税钱的盐贩子。
那一个再敢不交税，
五花大绑游大集！”
大汉闻听高声喊：
“你们讲理不讲理，
抢我的马夺我的盐，
还绑人，这是什么法律！”
“好小子还敢犟嘴，
老子我给你松松皮！”
麻子七举起皮鞭刚要抽，
“住手！”
贺龙急忙上前去：
“不许打人。”
麻子七回过头来看，
见眼前站着个盐贩子。
他看贺龙凛凛身材好威风，
膀宽腰细有力气，
浓眉毛，大眼睛，
留着漂亮的小胡须。
身上穿着破衣裳，
“噢！原来是穷鬼挡横的——

吃饱撑的管闲事，
今天我教训教训你。”
举起皮鞭往下抽，
一伸手抓住他的手脖，
底下就是一绊子，
只听见“啪嚓”一声响，“扑哧！”
麻子七摔了个嘴啃泥。
当时门牙磕掉了俩，
鼻子上馐去一块皮，
疼得这小子一声喊：
“哎哟！”
把牙咽到肚子里。
歪脖李吓得傻了眼，
胖头于破锣嗓子像叫驴：
“盐贩子要造反呀！小的们！”
“噫！”
“把他抓起来，把他抓起来……慢着点！”
他一声比着一声低。
只见贺龙两只眼睛冒怒火，
大义凛然一团正气。
身后边跟着一群盐贩子，
个顶个把袖子撸得高高地，
咬着牙，攥着拳，
一步一步往前逼。
“哎……盐贩子，走路去走你的路，
少在这里管闲事。”
（白）“为什么绑人？”
“过卡子不交税，
坏了我巴茅溪的老规矩。
有钱交税过卡子，
没钱交税我就绑人扣东西，

我扣他的马扣他的盐，
把他押进监牢里。
三天内交钱完了税，
给他的马给他的盐，
放他出去做生意。
三天之内交不上税，
我没收他的马没收他的盐，
一顿棒子把他赶出去。”
胖头于说罢一挥手，
“小子们，把他给我押进监牢狱。”
打手们闻听不怠慢，
吆吆喝喝把大汉押进盐税局。
门外边剩下一群盐贩子，
摩拳擦掌七言八语干着急：
“贺龙大哥怎么办？”
“贺龙兄弟，咱这日子没法过了，
走到哪里都受人欺，
逃过今天有明天，
逃过三十有初一。
你想个办法吧！”
贺龙说：“天下老鸦一般黑，
天底下穷人都受老财欺，
天不翻穷人的日子没法过，
咱砸了他的盐税局。
夺了枪救了人，
造反起义上山去！”
弟兄们连说：“对，对，对！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贺炳乙说：“大哥快动手！”
贺龙却说：“先别急。”
“怎么不急？”

“咱们赤手空拳，硬拼咱们死吃亏。”

“那怎么办？”

“咱们大家分头准备家把什，
到了晚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打他个措手不及，咱夺枪救人造反上山！”

“对！就这么办啦！”

当天晚上，山路上过来人一伙，
他们直奔盐税局。

贺龙就在头前走，
两把菜刀拿手里。

贺炳乙提着大斧头，
身后边跟着小伙二十几，
手里拿着扁担棍棒小刀子，
全是贩盐的穷兄弟。

来到盐税局门前停住脚，
但只见黑漆门关个登登地，
起脊瓦房四合院，
墙头高有一丈几。

贺龙说：“你们在外边等一等，
俺俩进去开门探消息。”

贺龙炳乙翻墙头，
轻轻跳到院子里。

见前院里静悄悄，
东西厢房黑漆漆，
北屋里边点着灯，
贺龙叫声贺炳乙：

（白）“兄弟”，“大哥”，“开门去”，“哎”！

贺炳乙刚要到前院开大门，
就听见北屋有声息，
吱扭一声开开门两扇，
走出俩人醉醺醺地说话嘴里喷酒气：

(白) “歪脖李，” “麻子七。”

“喝多少？” “七八两。”

“你不如我，
烧酒我喝了两碗半，
少说能有一斤一，
吃了肉吃了鱼，
吃了半只老母鸡。
酒足饭饱想的多，
又想起白天那件事。”

(白) “什么事？”

“盐贩子把我的门牙打掉了俩，
今天晚上我是囫囵半片咽的鸡。
有一天，我抓住这个盐贩子，
我抽他的筋扒他的皮，
挖他的心肝下酒吃！”

(白) “麻子七，喝多了说胡话？”

“不多，酒不够，
再来半斤没关系……，
不好，要呕……呕！”
把鸡鸭鱼肉吐一地，
扑！又吐出一只鸡爪子。

“麻子七，你这人酒风真不好，
喝醉了就吐没出息，
我这就没毛病，
就是不能吃油腻，
吃点鱼肉喝点水，
就觉着肚子里咕咕噜噜怪涨地，
看样子马上要厕稀。

(白) 不好，我得上茅房。”

歪脖李歪歪扭扭往前走，
贺炳乙后边跟上去。

贺龙这里不怠慢，
提菜刀直奔麻子七。
麻子七呕得俩眼冒金花，
耷拉着脑袋浑身上下没力气。
贺龙照他脖子上一菜刀，
麻子七脑袋身子两分离。
扑哧一声倒在地上，
前边惊动歪脖李：
“麻子七，睡觉你回屋里睡，
你别躺在院子里！”
他一边说着回头看，
（白）“啊！”
见贺炳乙斧头高举起，
一斧头他给开了瓢了，
歪脖李脑袋成了烂酸梨了。
贺炳乙忙到前院开大门，
贺龙直奔北屋里，
一脚踢开门两扇，
一个箭步窜进去。
胖头于正偎在床上抽大烟，
姨太太给他烧烟泡侍候局，
一抬头见贺龙拧着眉毛瞪着眼，
两把菜刀血淋淋地往下滴。
姨太太“噢”地一声叫，
伸伸腿挺挺脖翻翻白眼咽了气了。
（白）吓死了。
胖头于一见事不好，
大烟枪照着贺龙打过去，
贺龙他猛搂身子一上前，
大烟枪扔到院子里。
胖头于借着机会跳下床，

抬脚就把桌子踢，
八仙桌朝着贺龙倒过来，
贺龙的动作敏捷真麻利，
噌的声早地拔葱窜过去，
提菜刀直奔胖头于。
胖头于伸手墙上去摸枪，
贺龙举菜刀往他头上劈，
一菜刀把他脑袋劈两半了，
胖头于变成偏口鱼。
贺龙他摘下手枪往外走，
见院子里站满了贩盐的好兄弟，
他们把盐税局兵丁全杀光，
夺了枪后院打开监牢狱。
贺龙冲里边高声喊：
“弟兄们，要活命跟我造反上山去！”
这就是贺龙他两把菜刀闹革命，
在石门山上举义旗。

1977年大连市文艺汇演优秀作品奖

转 变（对口快板）

李太俊

- 乙 什么事你这样美？
上台你就咧着嘴。
- 甲 我心里高兴脸上笑，
听我给你来介绍。
- 乙 看你这付高兴样，
准是找了个好对象。
- 甲（白）哎，
- 乙（白）对了吧？
- 甲（白）错啦！
- 乙（白）啊？
- 甲 我刚刚开完奖模会，
激动得现在还流泪。
我们班的王小茂，
他在会上做了报告。
- 乙 哎，我创作正好缺材料，
你能不能给我来介绍？
- 甲 行啊，这得从头给你讲，
他是去年才进厂。
- 乙（白）是位新工人。
- 甲 他入厂后的第二天，
马上分到了我们班，
那一天他刚报到，
把全班同志吓一跳。
- 乙（白）怎么啦？
- 甲 上穿的衣服是花布，
下穿绿色的喇叭裤，
鬓角长，还带弯，

- 头发烫得净是圈，
说起话来直运气，
噢，原来是功夫带子腰里系。
- 乙 这身打扮真够呛，
工人哪能这个样。
- 甲 班长说：小王来到工厂要进步，
好好学习钻技术。
- 乙（白）说得对。
- 甲（白）班长，好说，哥们有技术。
- 乙（白）有技术？
- 甲 “哥们拳击打得好，
就你这砣一拳就能给放倒。
大连市里咱怵谁，
不知我假李逵。”
- 乙（白）假李逵？
- 甲 “咱这外号不虚传，
美名扬过全大连。
头上的角身上的刺，
碰上一下就有事。”
- 乙（白）嚯！
- 甲 “班长，不是跟你夸大口，
不管干啥是把手，
你要有事说一声，
哥们为你打冲锋！”
- 乙（白）啊？要打仗！
- 甲 “要打仗咱不怕，
哥们人多力量大，
拉他十个八个不费事，
嫌少给你来个方块队。”
- 乙（白）这要游行啊！
- 甲 “小王，这些事以后谈，

咱们现在看眼前。
当前社会有股风，
给我们思想敲警钟，
一切都要学外国，
穿衣打扮更别说，
我想这样有问题，
否则道路要偏离，
咱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
看看我们的差距大不大？”

白 “班长，你的意思是让哥们换衣服？”

乙 “最好把衣服换一换，
要不样子太难看 啦 。”

甲 “行，要换衣服那好办，
哥们明天保证换。”
第二天他把班上，
从头到脚全变样。

乙 这说明他想进步，
自己说话就算数。

甲 脑袋剃了个光秃子，
衣服撕了个大口子，
裤子露着裤衩子，
脚上穿了个鞋趂子。

乙（白）啊，这要搞忆苦啊！

甲 班长说：“小王，你这样做哪像样，
这不完全出洋相吗？
新中国的青年要学好，
千万不能邪路跑。
你快把衣服换一换，
从今天开始跟我干。”

乙 你们班长真不赖，
亲自要把他来带。

- 甲 有一天，下了班，
他抱着个吉他街上玩。
大街小巷来回逛，
哼哼呀呀把歌唱。
唱一段流行歌曲
- 乙 嘿！看来他学歌挺用功，
这段唱得还挺好听。
- 甲 他唱着歌往前走，
有个小伙开了口。
- 乙 可能他唱得挺有味，
小伙想要学两句。
- 甲 “哥们越听越想笑，
唱得简直像驴叫。”
- 乙（白）噢，骂上了！
- 甲 “吆嗬，你的胆子还挺肥，
不仔细看看我是谁，
毗了人得睁开眼，
你是不是有点想挨揍？”
他说完上去动了手，
给对方头上开了个口，
对方吃亏不算了，
说晚上还要打单挑。
- 乙 看来事情要闹大，
小王得赶紧想办法。
- 甲 为了打好这一仗，
他马上调兵又遣将。
找了灯泡找洋蜡，
找了螃蟹找大挂，
找了三毛找二狗，
还找了猴子和漏斗。
- 乙（白）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哥们今晚要打单挑，
你们的任务把各个路口都把好，
看我的眼色来行事，
打完了明天咱们渤海饭店喝一顿。”

“大哥请放心，
为朋友哥们两肋插干针。”

乙 （白）好嘛，这要治病啊！

甲 他们商量定了还没走，
对方已经来到家门口。

乙 （白）找上门了。

甲 他们来的人很多，
什么铁蛋钢炮和虾婆，
啤酒瓶子砖头块，
人人都把东西带。

乙 这帮小子可够愣，
弄不好今天要玩命。

甲 有个大块走上前，
把眼一瞪开了言：

（白）“假李逵是他吗？”

乙 （白）对。

甲 “管你李逵和武松，
在哥们眼里全是丁，
你到社会访一访，
哥们外号叫菜蟒。”

乙 （白）你听这些外号，除了虾婆就是菜蟒。

甲 “多余了，小菜！
哥们不管你毒蛇和菜蟒，
照样把你来放躺！”
话音没落进了攻，
“乒”！给对方来了个乌眼青。
他还觉着不过瘾，

- 一拳更比一拳紧，
对方马上乱了营，
有个小伙给他来了一酒瓶。
- 乙 那就赶快上医院，
去找大夫看一看。
- 甲 不行啊！他被对方围中间，
就他一人来奋战。
- 乙 他哥们弟兄快点上，
小王可能要够呛。
- 甲 别提那三毛和二狗，
他们已经都溜走了。
- 乙 （白）嘿！
- 甲 他头上流血真不少，
昏昏沉沉要往下倒。
有两个小伙砖头手中拿，
对准小王就要砸。
- 乙 （白）啊！
- 甲 猛听着一声喊：“住手！”
这帮小子傻了眼，
扔下砖头到处跑，
以为来的是人保。
- 乙 这个哥们真不善，
关键时刻来参战。
- 甲 我说你别乱猜想，
来的不是别人是班长。
- 乙 （白）是班长？
- 甲 我们的好班长，
经常找他谈思想，
今天如果不是他，
小王可就难回家。
- 乙 （白）真是一位好班长。

- 甲 班长和他上医院，
去找大夫看了看，
包好伤，吃完药，
又送他回家睡了觉。
- 乙 班长对同志真关心，
这阶级感情比海深。
- 甲 第二天他没上班，
把班长急得冒了烟，
午休马上去一趟，
看看又出啥情况。
去一看他瞪着眼噘着嘴，
一个劲地说后悔。
- 乙 （白）哎，知道后悔就好哇。
- 甲 什么呀，他的意思你没懂，
后悔没有拿刀捅！
- 乙 （白）啊？！
- 甲 “小王，你幸亏没有这样做，
要不就得闯大祸，
作为一个青年人，
应该怎样度青春。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怎样才能对起党 啊 。”
- 乙 要想觉悟来提高，
必须从思想来开刀。
- 甲 “小王，‘四人帮’希望天下乱，
我们要分清是非界线，
什么长刺又长角，
为什么不提倡把社会秩序来搞好？
什么反潮流对着干，
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来搞乱。
在这些流毒的影响下，

- 我们怎能安心搞四化，
安定团结不能忘，
千万不要再上当 啊 。”
- 乙 班长的话讲得好，
对他教育不能小。
- 甲 他们白天谈、晚上谈，
不解决问题不算完。
班长和家属联系好，
进一步对他来引导。
- 乙 思想工作大家做，
堡垒定能攻得破。
- 甲 星期天全班在他家里开了会，
小王在会上流了泪。
他心情激动难开口，
紧紧握住班长的手。
- 乙 （白）他怎么说的？
- 甲 “班长，我错了，我入厂已经三个月，
想想心里很难过，
师傅们都在大干四个现代化，
（白）可我……干脆你打我两嘴巴！”
- 乙 （白）噫！知道错了就好嘛。
- 甲 “师傅们经常找我来谈心，
比父母对我还要亲。
我光想当英雄做好汉，
思想越来越混乱。
班长你放心，从今后我要学好，
坚决要听党领导！”
- 乙 毛泽东思想指路灯，
是非界线看得清。
- 甲 班长对他抓得紧，
以身作则把他引，

联系实际讲传统，
步步都往正道领。
思想工作威力大，
功夫下到有变化，
过去他是假李逵，
如今赛过真张飞。

乙（白） 啊？又赛张飞了？

甲 赛张飞可不虚传，
各项工作走在前，
就在今年上半年，
他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乙 小王进步可真大，
班长功夫没白下。

甲 有个星期天上午十点正，
全班都在看电影，
看完出了电影院，
小王始终没来看，
班长感到很纳闷，
心想是不是出了事。

乙 看来事情有变化，
注意不到要出岔。

甲 班长决定不回家，
先到他家看看他。
班长他一进了门，
一看屋里坐满了人。

啊！啤酒瓶子放两箱，
砖头瓦块兜里装，
有个小伙卡着腰，

乙 看他们今天这个样，
可能又要去打仗。

甲 班长进屋没声响，

正听着小王把话讲。

乙（白） 做战斗动员？

甲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
请你们仔细来体会。
安定团结最重要，
我们千万不能再胡闹！”

乙（白） 噢，他这做思想工作呐。

甲 原来这帮小子要闹事，
让小王帮助出出气。
他宁肯电影不去看，
把利害关系讲个遍，
由于他工作做得好，
这件事情才拉倒。

乙 他这事处理的真不错，
班长心里一定乐。

甲 是啊，班长拉住他的手，
推开门就往外走。

乙（白） 干吗去？

甲 和他一块去吃饭，
陪他再把电影看。

乙（白） 噢，补上了！

甲 如今小王大变样，
大干四化学闯将。
我介绍的情况不全面，
你最好能去看一看。

乙 好！感谢你今天对我讲，
明天我一定去采访。

1977年获大连市文艺汇演优秀作品奖

要相片（山东快书）

朱 强

说有个小伙叫小田，
找了个对象叫小莲。
小田是炼铁厂的技术员，
小莲是前进商店的营业员。
小莲常见小田的面，
小田经常看小莲。
小青年一块比贡献，
小感情真比蜜还甜。
自从小莲下到服务点，
半月没见小田的面。
这一天，
小莲刚刚回商店，
工会的小管来找小莲。
（白）“小莲同志：”“啊，”
“工会找我有什么事？”
“什么事？”
“自从你被评上了优秀服务员，
几次请你去照相片。
不是不在商店里，
就是下到服务点。
明天就要挂光荣榜啦，
就少你的大相片。”
小莲说：
“为人民服务理当然，
挂什么相片不相片呀。”
“你这是揪着胡子闹牵须 谦虚 ，
给我急得可出了汗了。”

你看这事怎么办？
领导上催我要相片。
今天照吧来不及，
弄得俺两面真为难。”

小莲想：
看样真得上光荣榜了，
现在去照来不及，
上哪弄这个大相片？
咳，小田那里有一张。

“小管同志：
明早上班我就给你大相片！”

小管一听心高兴：
“好，好，好，
明早我定来挂相片。”

小莲等到下了班，
蹬上车子找小田。
这时小田没在家，
他娘早就做好饭了。
两眼一个劲往门外瞅，
只盼小田早下班。

忽听房门一声响，
老大娘这里开了言：
“今天你表现得还不错，
比昨天回来得早一点。
哟，是小莲呀！”

大娘拉住小莲的手，
又倒茶，又端碗。

“闺女你坐下歇一会，
喝完了水再吃点饭。”

“大娘我来有点事。”

“什么事？”

“着急拿我的大相片。”

“拿相片？”

大娘听了猛一愣。

两眼直勾勾看小莲。

“孩子呀，

你怎么着急拿相片呀？”

“我……我……”

小莲她有心对大娘讲，

又想到：

自己刚刚做出成绩一点点，

何必露水又显山。

“大娘是这么回事：

工会的那个小管找我谈了……”

“哦，就是那个复员兵大高个，

高高的鼻梁大黑眼呀？”

“对！就是他。

后来我同意了。”

“同意了？”

“啊，给他一张大相片。”

“孩子呀，

你怎么能给他相片呀！”

“是呀，我是那个……他不是他那个……”

大娘以后再说吧。”

小莲不知该怎讲，

不觉得自己红了脸。

转身进了小田的屋，

大娘背后可犯了难了。

“哟，这个闺女，

不喝水，不吃饭，

进门着急要相片。

问她为什么要相片，

她吞吞吐吐不开言。

不开言还红着脸，
这里一定有道眼。”

大娘想罢进了小田的屋，
见小莲摘下了相框拿相片。

大娘一看着急了，
势必要拿不要紧，

小田马上要下班，
等会再走也赶趟。

是不是你俩再见见面吧？”

“大娘：
小田的工作也很忙，
不必耽误他的时间。”

说完话，小莲她拿着相片出了屋，

（白）走了。

小莲一走可不要紧，
急得大娘瞪了眼了。

等小田下班刚进门，
大娘心急开了言。

“孩子呀，
你要早回来一步有多好啊！”

“娘，什么事？”

“咳！
这些日子我就觉得不太好，
你看到底还是出了麻烦。

头一次我叫你看小莲，
你说你要干连夜班。

第二次叫你看小莲吧，
你说你搞技改没时间。

这会不用看小莲了。”

（白）“娘，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你上屋里看看吧，
墙上的相框露了天了。”

小田他进屋一打量，
少了小莲的大相片，
小田看罢心纳闷，
大娘这里又开了言：

“小莲刚才到咱家，
进门着急要相片。

我留她吃饭她不吃，
转身进你屋里面。

她低着头红着脸，
要拿相片给小管。

我留她与你见见面吧，
她说不必没时间。

我看这事八成要想黄，
别看你娘我年老岁数大，
早知道年青人的小心眼。

看看人家小年青的，
一个个溜精又八怪。

下班没事谈谈心，
逛逛马路遛公园。

越谈俩人越热乎，
就像粘豆包都粘一块了。

你娘我那时不兴谈恋爱，
你爹要像你现在死心眼呀，
我早就把他扔一边了。

（白）你倒好，
整整半月不见面，
人家不和你离的远一点。

告诉你：
街坊邻居都知道，

我将来的媳妇是小莲。
这件事要是弄不好，
我可不能在众人面前丢这个脸。
你要是和小莲闹两半了，
别说我往外扔你的铺盖卷！”
大娘说罢转身走，
就听着又碰盘子又摔碗。
小田他心如乱麻泄了劲，
躺在床上瞪了眼。
小田想：
小莲呀小莲呀，
咱俩半月没见面，
你就急得翻了脸。
如果真是这么回事，
你觉悟低得太可怜了。
记得咱俩刚相识，
互相帮助常见面。
共同学习求进步，
突破了多少困难关。
后来咱俩表心愿，
为了四化早实现，
比比干劲比贡献吧。
刚刚才比上半个月，
你就和俺撕破脸。
如果不是这么回事，
不管这事怎么的，
明天得亲自见小莲。
有话当面讲清楚，
见面时我还得冷静点。
第二天，
小田他中午休息绕了个圈，

来到商店找小莲。
满腹的话不知从何讲，
在商店门口打转转。
小田低头正寻思，
没留神，咣！脑袋撞到框上边。
抬头一看是光荣榜，
头一张挂的就是小莲的大相片。
上写着：
优秀营业员莲玉兰。
小田看罢心里想：
“这不是拿走的那张大相片吗？”
小田看相片：
云消雾散真相白，
越看心中越觉甜。
“小莲同志：
自从咱俩比贡献，
没想到你跑到我的头前面。
小莲呀，我的小莲，
你闹得我一宿没合眼呀。
我要奋起直追赶上你，
争当先进技术员。
到那时我也上上光荣榜。
请我照相我也不去，
到你家，
也拿我的大相片。
叫你的相框也露露天！”

1978年大连市第一届职工文艺汇演一等奖

火树金花照丹心（山东快书）

王克

六八年灾难降临邪风刮，
贼林彪、“四人帮”狼狈为奸紧勾搭。
搞什么阶级队伍大清理，
设“牛棚”抓人又抄家，
翻出了海外来信说你叛国当特务，
翻出了银元旧币说你出身资本家。
旧账本硬说那是变天账，
外文书硬说那是密电码！
这一天，陈火金正在爆炸工地搞实验，
他把计算的数据来复查。
身边有得力助手周家良，
他二人边干活来边拉话。
（白）老周说：“老陈！
专政队最近几天猛抓人，
你可要小心把你抓。
你成天不抓革命埋头搞生产，
很可能找你别扭找你碴儿。
他们笔头一歪可就够你呛，
整不死也叫你趴下！”
陈火金闻听笑了笑，
站起身来把眼镜擦：
“早早晚晚有一天，
抓我人还要抄我家。
因此我尽量往前赶，
争取早日搞成它。
这本是国防工程很重要，
谁不知保密代号一零八。

周总理亲自挂帅来安排，
谁敢打乱这计划！”
正说着忽听汽车喇叭叫，
开到了门前刹住闸。
一伙打手往下跳，
闯进门来就哇啦：
（白）“陈火金，你被群众专政啦！”
“专政？我有什么罪？”
“他妈的！”
“臭老九你还敢梗梗，
不用装‘彪’又卖傻。
你和苏联专家照过相，
不就是苏联特务吗？
你自己安装一台大号收音机，
干什么？不就是为给敌台把电报发！
就凭以上这两条，
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百分之百定下啦！”
周家良连说：“不可能，
陈火金老实本分谁不了解他。
打击敌人可要稳准狠，
掌握政策不能乱把好人抓。”
领头的闻听一撇嘴：
“你不了解内情一旁歇着吧！”
陈火金闻听心暗想：
“给我扣的帽子真够大。
现行反革命要遭罪，
肯定是皮鞭抽来棍棒打。
莫须有的罪过岂能来承认，
硬要把我折磨垮。
真若是生命有危险，
可怎么完成一零八。

这国防工程一定要成功，
决不能半途而废放弃它。
怀揣着实验数据的笔记本，
资料宝贵我得想办法，
赶紧交给周家良，
可这么多眼睛怎么能够交给他？”
陈火金正把办法想，
领头的这边发了话：
“陈火金，工作服弄得真够脏，
浑身上下油渍麻花，
快快把它换一换。”
陈火金一听有办法。
急忙回答：“好，好，好。”
心里话：“这身衣服救了驾啦！”
忙对老周瞟了一眼，
周家良心领神会跟着他。
领头的忙说：“别跟着。”
老周说：“陈火金有高血压。
万一他要头发晕，
我在一旁照看他。”
他二人忙把里屋进，
陈火金脱了上衣下衣脱裤衩。
领头的一看不耐烦：
“咳，脱这么光溜干什么？
叫你换换工作服，
谁叫你背心裤衩一起往下扒！”
还是老周反应快：
“允许他简单洗洗擦一擦，
弄了身炸药有毒不卫生，
容易生疮起疙瘩。
别人都得受传染，

住牛棚不同住他自己家。”

（白）“动作要快！”

“好，好，好！”

领头的说完去抽烟，

其余的蹲在门外去歇乏。

这时间，陈火金、周家良，

在里屋好像变戏法。

见机行事动作快，

急三火四擦了擦。

老周帮助换衣服，

陈火金忙把笔记本往老周兜里插：

“周家良我的好同志，

你千万要妥善保存它。

这可是咱的心和血呀，

我睡觉都把它压在枕头下。

计算数据和方案，

完整无缺半点都不差。

我万一不幸回不来，

你照此方案继续实验它。

我个人生命中断不惋惜，

决不能半途废止一零八！”

陈火金说着说着掉了泪，

周家良两眼湿润含泪花。

（白）“老陈哪！

为一零八，累得你犯病吐了血，

为一零八，你把工地当成家。

为一零八，你不分白天和黑夜，

为一零八，你一分一秒不糟蹋。

你舍不得时间看戏看电影，

你舍不得时间探望你那多年没见的老妈妈。

我老周在你的精神鼓舞下，

我娘老了都没请上一天假呀！

咱这都是为了谁呀？

拼死拼活干什么？”

陈火金连说：“挺起来，

社会主义蓝天不会塌。

历史终究有见证，

乌云散尽满天霞。

你要继续实验搞成功，

我死也瞑目无牵挂！”

他二人激昂慷慨正表肺腑话，

专政队员进门直哇哇：

“暖和暖和上了炕啦，

什么时候穷磨牙！”

连推带搯上了大汽车，

逼着老陈把腰哈。

陈火金不顾这些忙喊话：

“一定搞成一零八！”

老周这边忙摆手：

“老陈你就放心吧！”

眼看汽车无踪影，

心里如同刀来扎。

这就是——

陈火金把一切献给党，

铁骨锐气压不垮。

知识分子好榜样，

全国劳模人人夸。

为了四化搞爆炸，

炮声响好似火树闪金花。

火树金花照丹心，

陈火金红专路上大步跨！

1980年获大连市文艺调演优秀作品奖

买饭碗儿（快板书）

段德义

打竹板儿，点对点儿，

听我唱段小快板儿。

昨天我去供销社，

买了一摞小饭碗儿。

碗底中间盘彩龙，

碗边全镶金花点儿。

又好看又耀眼儿，

又轻快，又舒展儿，

谁见谁爱这小碗儿。

我手捧一摞碗儿，

刚要进门坎儿，

正好跟我妈，

撞了个脸对脸儿。

“冒失鬼儿，小心点儿，

什么事乐得眯眯眼。”

我把饭碗的事情说了一遍，

我妈当时就变脸儿。

“哼！咱家有，大花碗儿，

大格碗儿，大白碗儿，大海碗儿，

蓝碗儿紫碗儿黄碗儿绿碗儿，

瓷碗儿铝碗儿塑料碗儿，

还外加一套布鸽碗儿。

碗摞碗儿，碗压碗儿，

碗挨碗儿，碗碰碗儿，

碗柜里边尽是碗儿，

你又买小碗儿干啥用，

留着以后下小崽儿呀？”

我妈妈越说越来气，
差点犯了支气管儿。
我说：“妈妈您别生气，
别气伤您的身子板儿。
听我把话说明确，
然后您再表观点儿，
我要是说得不在理（呀），
您就狠狠掐我脸儿。”
“哼！你要是说得有差错，
我拿这擦小碗儿摔你脸儿。
然后再用烧火棍，
专敲你那个小腕板儿！”
“妈，妈，您说吃饭是用海碗儿，
还是用大碗儿，
用深碗儿还是用浅碗儿，
用中碗儿还是用小碗儿，
海碗儿、大碗儿、深碗儿、浅碗儿、
中碗儿、小碗儿，到底该用什么样的碗儿？”
“什么碗儿碗儿碗儿碗儿碗儿碗儿碗儿碗儿！
我就知道用大碗儿！
俗话说：‘干活白瞪眼，吃饭挑大碗儿’。
大碗多实惠，
大碗多露脸儿。”
“妈，您说现在人吃饭，
最多能吃多少碗儿？”
“那也不一样，
看饭量多大点儿。
你二舅那年到咱家，
吃饭专用大海碗儿。
我盛一碗儿他吃一碗儿，
一碗一碗接一碗儿，

一气吃了八大碗儿，
他多少一松裤腰带，
扒拉扒拉又一碗儿。
打那以后他再来，
我干脆拿铝盆当饭碗儿。
省得来回紧盛饭，
累得我两腿都发软儿（了）。”
“妈！前天二舅到咱家，
大米饭总共吃几碗儿？”
“这回你二舅到咱家，
他喝完酒，吃完菜，
我又把铝盆儿端跟前儿。
你二舅冲我这么一乐，
说：我不用铝盆用饭碗儿。’
我盛了一碗大米饭，
还使劲往下按一点儿，
刚端饭桌前，你舅直了眼儿，
冲我一摆手，
说：‘你给拨一点儿。’
我给拨一点儿，端到他跟前儿，
你舅一摆手，
说：‘再给拨一点儿。’
我再拨一点儿，
端到他跟前儿，
你舅一摆手，
说：‘还得拨一点儿。’
我说：‘那猫肚也不能吃那么点儿，
拨一点儿，又一点儿，
拨来拨去剩空碗儿，
干脆再把饭盆搬跟前儿，
你愿吃多点儿盛多点儿，

累得我都上了喘（啦）。’
你二舅一见我不高兴，
说：‘我吃饭怎么还能装假脸儿，
这溜鱼片、炸蛋卷儿，
红烧海螺炒木耳儿……
今天我喝得晕道道，
光菜榜我都看花了眼儿，
你让我再吃那么多饭，
那还不阻到嗓子眼儿，
过去我外号，
有名的‘八大碗儿’，
可现在换了号，都叫我‘板油满儿’，
看看我体格，瞅瞅咱身板儿，
过去的肋巴条儿，变成了圆腰板儿，
你兄弟媳妇呀，是小脸变大脸儿，
长脸变圆脸，
窄脸变宽脸儿，
大眼变小眼，上下一般粗。
走道踉呀踉儿，
她现在整天练健美，
把那小腰练得不细点儿。’”

“对！二舅说到这，
乐得闭不上眼儿，
妈，您用大碗盛饭他不要，
他偏要用小碗儿，
妈妈您当时，
闹了一个大红脸儿，
所以我今天，才买擦小饭碗儿，
我买小碗妈生气，
我马上回去退饭碗儿。”

“好！你现在赶快回商店，

给我退掉这擦碗儿。”

（白）：“啊！真退碗儿（呀）？”

“你这擦碗还有点大，
再给换擦小一点儿。”

1984年大连市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活动一等奖

老一套（山东快书）

周 伟 王德财

车间主任大老肖，
人送外号老一套，
他思想僵化又保守，
两眼总是往后瞧，
（白）就怕犯错误，
穿衣戴帽很单调。
春夏秋冬老一套，
衣服全是蓝色的，
别的颜色全不要，
蓝裤子，蓝上衣，
头上戴个小蓝帽，
蓝鞋蓝袜蓝手套。
遇上哪天刮大风，
嘴上还捂个蓝口罩，
他老伴给他买件白上衣，
这可难坏了大老肖。
穿上吧？太轻飘，
不穿吧？这对老伴不礼貌，
怎么办？穿！
大老肖真有办法，
在外面又套上一件蓝棉袄！
（白）这不抽疯吗！
这一天，老肖下班往家走，
猛听得俱乐部里笑声高，
他伸着脖子往里瞧，
可不得了！青年们正在把舞跳。
成双成对手挽手，

大老肖一看火气往外冒，
又撸袖子又叉腰，
又瞪眼来又跺脚，
你说这火气有多大，
口又干，舌又燥，
嘴角上当时起了仨小泡！
他推开门高声喊，
“别跳了！你们搞的是哪一套？”
“主任，今天是团委活动日，
青年们文化生活很需要。”
“需要？你们需要这一套？
你们需要手拉手？
男的需要搂女的腰？
搂住腰还直晃摇，
不知羞耻和害臊，
走……还需要呢？！
告诉你，这种活动不要搞，
谁要再跳，我把奖金全取消！”
“那我们……”
“你们下班之后快回家，
吃了晚饭就睡觉，
醒了吃饭去干活。”
“干完活……”
“干完活回家吃饭再睡觉！”
（白）真是个老一套！
老肖说完转身走，
回到家里气没消：
“老婆子，现在的年轻人可不得了，
思想品质太糟糕，
穿的花花咱不讲，
还男女混合把舞跳，

告诉你，咱们的孩子要管好，
千万别跟他们学。

从今后，儿子不要穿西服，
姑娘少擦雪花膏，
擦多了掉眉毛脸发烧，
能烧得脸上起大泡。”

“老头子，你脸上怎么起大泡？
一定是偷擦咱姑娘的雪花膏了？”

“我没擦。”

“没擦？脸上怎么起大泡？”

“我这是……”

老肖转身往里屋进，
一推门看见女儿肖苗苗，
只见她身穿可体的新衣服，
抱着椅子把舞跳，
老肖一看心纳闷：
这搞的又是哪一套？

（白）“干啥，苗苗？”

“没干啥，爸爸。”

“没干啥，咋抱着椅子满地跑？”

“俺抱椅子是练……练摔跤。”

“你这个姑娘不学好，
怎么抱着椅子练摔跤？
不对，摔跤那玩艺我见过，
你是不是练习那一招？”

“哪一招？”

“又拉手，又搂腰，
两个人满地直晃摇。”

“爸爸，厂里召开联欢会，
全体青年把舞跳，
俺刚学，跳不好，

一迈步，就踩脚，
脚又疼，脸发烧，
俺的面子往哪搁。
所以俺偷着练一练，
爸爸，会跳你给教一教！”

（白）“不……不会！你就抱着椅子练啊？”

“啊”“你留着我那椅子吧！”

你的胆子真不小，
敢跑到家里练晃摇，
最近你越来越差劲，
就说你穿那个衣服多不好

（白）那叫什么衣服？”

“这是紧身服。”

“身上紧它什么？宽宽头头那多好？”

“美个屁，体形紧了……多难瞧！”

纯是资产阶级那一套，
穿这样的衣服，还不往国外跑！”

大老肖这里还要讲，
忽听得电视机里面歌声飘，

（唱）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大老肖越听越来气，

“这是看的哪频道？”

哼哼呀呀净滥调，
让人越听越烦躁。”

气得老肖一伸手，
啪啪啪，把电视机拨到八频道。

八频道，北京正在开联欢会，
中央首长全来到，
个个身上穿西服，
和青年们手挽手地把舞跳。

大老肖越看越糊涂，
两眼瞪得像灯泡，
两只手摸后脑勺，
“那个老同志，你跳舞不怕闪了腰？”
他老伴过来开言道：
“闪了腰？……人都说有腰肌劳损都能治好。”
“能治好？”
“啊，能治腿能治腰，
提精神，解疲劳，
常跳舞的身板好，
有病你都甭吃药！”
“越说越玄啦。”
“不信你就跳一跳，
我保你不气喘，不心跳，
不感冒，不发烧，
不晕不喘不咳嗽，
你的个头还增高。”
“我都六十岁还长个？”
“啊……你的智慧能增高。
走起路轻飘飘，
干起活劲道道，
一说话底气高，
一咳嗽，就像两个响的二踢脚，
咳儿……咳儿……”
“怪吓人的——”
“甭管吓人不吓人，
你仔细看看学一学，
别死木头疙瘩不开窍，
一天到晚老一套，
吃了晚饭就睡觉。”

“嘿嘿嘿……”

“嘿嘿嘿……”

这时候电视上的联欢会到了高潮，

音乐动听歌声飘，

一个个，又文明又礼貌，

团结合作品格高，

共同迈出一个步调，

陶冶了人们的好情操。

他三人盯着电视机仔细瞧，

老肖的脸上带微笑，

不知不觉消了脸上仨小泡，

站在她娘俩的身后面，

随着乐曲直晃摇，

啦啦啦啦啦啦。

怎么那么巧，

一脚就踹着了肖苗苗，

“哎呀——爸爸，

你不让跳俺不跳，

怎么还朝俺后面踹一脚？”

“哎——孩子，

对不起，没看着，

最近几天我腰不好，

活动活动我也准备去摔跤！”

1984年大连市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活动三等奖

山乡新歌（快板书）

杨清良

走上台来乐悠悠，
家乡新事唱不休。
自编自演小快板，
唱唱俺们牛柳沟。
我登上高坡仔细瞅，
崭新的瓦房一溜溜。
房前屋后绿油油，
只见清粼粼的渠水哗啦啦地绕山流。
水流渠道浇葡萄，
葡萄栽在牛柳沟，
串串葡萄直点头，
恰似珍珠挂枝头。
看着葡萄想当初，
葡萄地里尽石头，
怪石林立秃山头，
荒草丛生“鬼见愁”。
就连兔子也不到那牛柳沟，
嘿！三中全会下达的文件是个红字头，
像一股和煦春风暖在亿万农民心里头。
承包土地有劲头，
惟独不包牛柳沟。
牛柳沟有个牛老头，
毅然包了“鬼见愁”。
有人说他是个傻老头，
“牛老头今年六十六，
身患风湿还直‘喉喽’，
怎么竟敢承包牛柳沟？”

别自找苦吃昏了头！”
牛老头低头不语摇摇头，
手掰着指头心里鼓劲头：
“豁出这把老骨头，
牛柳沟不变样我就不姓牛！”
他带领老伴儿子媳妇孙子齐动手，
不分夜晚与白昼，
披星戴月捡石头，
一块一块撬石头，
颤颤悠悠运石头。
三伏天头顶毒日头，
渴饮井水润喉头，
饿了啃口凉馒头，
十冬腊月冻骨头，
牛老头抡锤甩镐光着头，
双手磨出了水泡鲜血流，
困难吓不倒牛老头，
他们又从五里远的周沟口，
肩挑车拉运来好土盖上牛柳沟，
嗨！黑油油的泥土真暄头。
牛老头全家的汗水洒遍牛柳沟，
共用坏了八百八十八个抬筐，磨秃了四十四把尖溜溜的铁镐头。
第一年，
选枝挖沟压葡萄，
栽上了“玫瑰香”“大龙眼”“狮眼”“牛奶”好品种，
精心管理就像伺候孩子小丫头。
第二年，
葡萄长大爬架头，
为预防虫害给葡萄打了七千七百七十七斤的普尔多，
迎来三年后金秋葡萄大丰收。
牛老头乐得眼泪流，

摸着自己的秃光头，
蹲在葡萄架下眼睛直勾勾，
情不自禁数葡萄：
一嘟噜二嘟噜三嘟噜四嘟噜五嘟噜六嘟噜七嘟噜八嘟噜九嘟噜，
九九八十一嘟噜；
一嘟噜一嘟噜一嘟噜，
一嘟噜一嘟噜一嘟噜，
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全都是又甜又酸的葡萄圆溜溜，
咳！数了半天也数不到头（啦）。
牛老头为庆丰收买好酒，
茅台西凤洋河大曲人参葡萄酒，
海参干贝外加一个大猪头。
他乐颠颠地往家走，
穿松林，趟急流，
过小桥，越山头，
喜鹊叽叽喳喳唱枝头，
美坏了憨厚的牛老头。
“畅饮美酒醉心头，
要想富裕栽葡萄，
致富门路到处有，
政策对头吃穿不用愁！”
到秋后，
牛老头向国家卖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斤好葡萄，
收入了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六角六分还出了头。
他盖了一座二层楼，
欢天喜地他一口气放了七十七挂闪电炮和一千一百一十一个钻天猴，
又带领老伴儿子媳妇孙子乘坐飞机来到首都北京去旅游，
这正是：
牛老头是个硬骨头，
勤劳致富跑前头。
尝到甜头有干头，

甩掉贫困昂起头。
昂起头，有奔头，
四化建设记心头。
我们都要学习六十六岁的牛老头，
致富路上不回头！

1984年大连市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活动二等奖

两包酸杏干（山东快书）

潘永波

说了这么一位大老关，
平时就爱把便宜沾。
这一天进城往回走，
半路上，小卖店买了两包酸杏干。
开店的大娘一马虎，
多给他找了四元钱。
老关一看心高兴，
急忙接过揣了兜里边！
转身就走上了路，
别提心里多喜欢！
一边走一边想，
老关我今天真走点儿，
伸手赚了四元整，
多亏这两包酸杏干。
他掏出一包打开吃，
耶！怎么这么难吃这么难咽？
抬手刚要给扔掉，
又一想这是花了钱。
老关他一包杏干吃下去，
忽听后边有人喊，
（白）“大兄弟——！”
他停住脚步回头看，
啊！是开店的大娘把他撵。
吓得他抬腿刚要跑，
又一想我让人当成了小偷怎么办？
可不跑她若追上来，
明摆着也得犯缠缠。

要么说人急能生智，
这位老关不简单，
他往树后一闪身儿，
换了个姿势把路赶。

（白）什么姿势？

只见他，头一低，腰一弯，
嘴歪眼斜打战战。
手脚发硬迈方步，
就像得了脑血栓。

（白）这模样——！

大娘后边追上来。

（白）“大兄弟——！”

（白）“老姐姐。叫我吗？”

大娘一看傻了眼！

暗想这大道没别人儿，
从哪钻出个脑血栓？

“俺问你看没看见一个人，
挺高的个儿黑黑的脸？”

（白）“没看见，没看见。”

大娘一听犯了难，
放慢了脚步四下看。

老关说：“老姐姐，你找那人什么事啊？”

“咳！他买了俺两包酸杏干。”

“噢，一定是你没算账，

他买货忘了给你钱（吧）？”

“咳，货钱本来很清楚，
俺为的是那两包酸杏干！”

（白）“酸杏干怎么啦？”

“酸杏干里有问题，
他吃了俺会有麻烦。”

（白）“什么麻烦？有毒——？”

老关忘了在装病，
头不低来腰不弯，
手脚全都归了位，
直挺挺地瞪着眼。

大娘一看心纳闷儿，

（白）“呀！你怎么病好啦？
这事与你啥相干？”

“老姐姐，买酸杏干的就是我。

有什么问题快开言！

刚才我已经吃了一包，
你快说会有啥麻烦？”

大娘仔细一看真是他，
不由心里生疑团。

“哎？那你为啥不站住？

为啥怕俺把你喊？

为啥有意躲着我？

你为啥装成脑血栓？”

（白）“我……

你快说酸杏干里啥问题！”

“你快说为啥装成脑血栓！”

“你快说！”“你快说！”

“老姐姐，我觉得肚里不舒坦！

人命关天是大事儿，

说明白，好对症下药去医院啊！”

大娘一听更不急了，

“你去不去得俺不管，

你若当真出了事儿，

俺顶多把工作失误的责任担。

给你拿点丧葬费啦，

再给你家里赔点款。”

“啊！你可真会做打算，

这打算成了我可完了！

再这样继续拖下去，

说不定生命有危险！

说了吧，老姐姐别见笑，

刚才你卖酸杏干，

算账时候一马虎，

多找给我四块钱。”

（白）啊，这什么事——？

大娘一听“噗哧”笑，

笑罢之后开了言：

“原来你就为这点事儿，

跟我装成了脑血栓？”

“哎呀老姐姐，酸杏干里啥问题，

你快说别再兜圈圈。”

“噢，酸杏干是我刚从小贩手里批发来，

批来了没尝甜和酸。

你买了两包刚刚走，

俺打开一尝齁齁咸，

咸得简直没法吃，

这样的货俺不能让顾客来受骗。

我急忙出门把你追，

为的是，向你赔礼来退钱。”

“啊——！”

1994年大连市优秀作品

歌声伴着笑声飞（群口快板）

荆 泉 史福兴

众 改革春风北国吹，
 辽沈大地尽朝晖，
 改革开放二十年，
 群众文化换新颜。

乙 想当初，农村文化很落后，
 乡长我，重视程度也不够。

众 乡长只为抓生产，
 群众文化你不管。

乙 没有文化脑筋旧，
 经济发展太滞后。

丙 身边出现一些人儿，
众 烧香磕头拜庙门儿，
甲 看风水、跳大神儿，
众 抽签儿、算卦、修祖坟儿，
丁 有的好像丢了魂儿，
众 追求圆满练“法轮儿”。

甲 文化工作松一松，
 歪门邪道就进攻。

乙 这时我才认识到，
 群众文化太重要。
 教训使我明了理儿，
 从此后，下定决心抓到底儿。

众 对，领导重视投入多，
 制订规划有依托。

众男 我出物，
众女 我出钱，
合 修了座——

- 众 文化中心科技园。
- 甲 请跟我去瞅一瞅，
- 众 男女老少全都有。
- 丙 王家姑娘在看报，哎，在看报，
- 丁 张家媳妇儿翻资料，哎，翻资料，
- 乙 哟！“麻坛老将”李老七，
- 众 聚精会神看信息。
- 丁 赵大爷，您七十多岁不服老，
还每天坚持学电脑！
- 甲 要想赶超新潮流，
必须得有新追求。
- 丙 我看你要谈恋爱，
想上网找个老太太。
- 甲 小伙子，别歪想，
了解世界才上网。
像你成天到晚打麻将，
老婆孩子全都忘。
赌钱输得穷兮兮，
愣管媳妇儿叫么鸡。
- 众 今天怎么没去赌，
却在这，看着荧屏学炒股？
- 丙 咳！家中积蓄全输掉，
全家老小哭又闹，
砸酒杯，摔灯罩，
瞎骡子哪能拉里套！
气得老婆咬牙根，
“我坚决跟你打离婚”。
- 众 你这人儿，不争气儿，
一辈子让你打光棍儿！
- 丙 不管老婆怎么闹，
我的恶习没改掉，

- 可文化中心一建好，
再找赌友没处找。
- 众 别人都在忙致富，
你得赶紧走正路。
- 丙 没人跟我来凑手，
不走正路也得走。
从此后——
- 众 你下定决心不自卑，
努力学习往前追。
- 丙 文化中心成我家，
依靠科技养大虾。
过去我，赌钱输成穷光蛋，
现如今，一年能赚几十万。
- 众 好！浪子回头金不换，
祝愿你，金银财宝可劲赚。
- 丙 饮水一定要思源，
我要为，群众文化出点钱。
开了一个家庭会，
决定先办个百人锣鼓队。
- 众 你敲锣，他打鼓，
我们练得挺刻苦。
- 甲 这支队伍很突出，
我不夸别人夸我姑。
- 众（白）你姑是谁？
- 甲 她是谁，谁是她，
我表妹管她叫亲妈。
- 众 废话！
- 甲 我是说女人不容易，
可就数我姑最卖力。
年龄大，鼓谱多，
累得她几次要休克。

切菜有板又有眼，
连刷牙都讲节奏感。

众 捅破腮帮切破手，
还坚持要按旋律走。
风里忙，雨里累，
严寒烈日无所谓。

丁 还有农民管乐队，
众 闻名遐迩更可贵。

丁 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己夸，
众 这可是，锦绣神州第一家。

丁 拍过电影出过国，
众 赞美之声绕山河。

丁 我海水养殖是大户，
众 吃穿住行都很酷，
丁 刚开始，趾高气扬咧着嘴，
众 洋洋得意特别美，
丁 轿车兜风很有趣儿，
众 住着洋房更带劲儿。

丁 可后来，吃着山珍也不香，
嚼着海味像吃糠。

众 你这是，物质丰富精神空，
千万别练“法轮功”啊！

丁 这时候，管乐队的好朋友，
介绍我去当乐手，
萨克斯，我喜爱，
它那声音真不赖，
就是模样有点怪，
越看越像水烟袋。

众 咳！

丙 萨克斯，是挺好，
就是没嘴吹不了。

众（白） 哪那么多俏皮话！

丁 自从吹上“水烟袋”，
我从心往外觉得帅，
我明白，只有两手一齐抓，
才能遍地开鲜花。

众 对，经济工作创一流，
文化事业新追求，
光顾经济没文化，
就好比，沙滩上面盖大厦。

众女 管乐一件件，锣鼓一面面，
苦练一遍遍，汗洒一片片，
个个庄稼汉，年年五洲转。
常常晋北京，处处都赞叹。
管乐悠悠尽情吹，
锣鼓阵阵扬神威。
农村文化欢歌笑语伴东风，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立新功。

众 对。农村文化花烂漫，
城市文化更灿烂。

乙 广场晚会顶呱呱，

众 男女老少都参加，

乙 相声小品舞伴歌，
看得大伙乐呵呵。

众 巡游表演掀波浪，
彩车一辆接一辆。
“米老鼠”“唐老鸭”，
七仙女飘然来散花，
“咪咪猫”“葫芦娃”，
风火轮上有哪吒，
秧歌扭、旱船游，
有一群狮子滚绣球，

银龙舞、风筝飞，
白蛇许仙笑微微。

丁 服装展演真叫响，
世界名模齐登场。

丙 那头发黄、眼睛蓝，
我想跟她来交谈。

甲 那个一笑俩酒窝，
我想跟她唠唠嗑。

乙 身段美，穿得浪，
我想跟她搞对象。

众 耶！

乙 我五十多没成家，
这些模特都是花儿，
在她们当中选一位。

众 也就算，你没白活几十岁。

乙 走到跟前仔细看，
当时吓我一身汗，
原来都是老大妈，
少说也有七十八。

丙 “你要把我领回家，
活活找回一个妈。”

众 老太太呀！

乙 刚才我没理会儿，
原来是老年模特队儿。

众 咳！

甲 坚持改革和开放，
群众文化一年一个大变样。

众 对。群众参与热情高，
形式多样水平高，
内容丰富品位高，
锣鼓齐鸣浪潮高。

合 敲起锣鼓声声脆，
众 告别无知和愚昧。
合 敲起锣鼓咚咚响，
众 文化强省在成长。
合 敲起锣鼓笑微微，
众 经济文化比翼飞。
合 敲起锣鼓心花放，
众 “三个代表”指航向！

2001年辽宁省第五届艺术节金奖，第十一届全国群星奖银奖

扒炕（对口快板）

史福兴 荆 泉

- 合 改革春风吹辽南，
渤海之滨佳话传，
城市建设在扩大，
很多农村城市化。
- 甲 农民们，一下转成非农户，
欣喜之情难描述。
- 乙 从此后，拆了平房住高楼，
家家户户喜心头。
- 甲 您这话说得太极端，
甜中有时也有酸。
- 乙 有什么问题你快讲，
我帮你把办法想。
- 甲 耳闻不如亲眼见，
咱俩演给大家看，
戏里共有两个人儿，
老公公和儿媳妇儿。
我把角色分一下，
你演儿媳我演爸。
- 乙 我的年龄比你大，
你演儿媳我演爸。
- 甲（白）没问题！
老头可是不好演，
动不动地就翻脸。
- 乙 你演媳妇儿也不太像，
去打扮打扮怎么样？
- 甲 您的主意我同意，
我到后边化妆去。 下

乙 他去化妆咱别冷场，
我把剧情对你讲：
这一家，三世同堂四口人儿，
老头儿子媳妇儿和孙子儿，
儿子孝顺媳妇贤，
孙子小嘴格外甜，
不愁吃、不愁穿，
小日子，像芝麻开花往上窜。
可就是，老头脾气有点犟，
不爱睡床爱睡炕。
老头想：搬进新楼样样全，
没有火炕让我烦，
哎，趁着孩子都上班，
偷偷弄来几块砖。
咱从小就是泥瓦匠，
自己动手盘火炕。
累得我，气直喘，
还得玩命往前撵，
要赶在他们下班前，
把这火炕给盘完。
到时候，木已成舟树成椽，
谁再反对也没辙啦！

甲 （上）披长发穿花裙儿，
你看我，像不像个大美人儿？
描描眉，抹抹嘴，
我比巩俐还要美。

乙 臭美！

甲 自从转成非农户，
我心里边，就像久旱逢甘露，
如今搬进新楼房，
全家老少喜洋洋，

可就是，公爹喜中露愁相。
肯定是，舍不得那小火炕，
我顺着门缝往里望：
哎呀！他背着我们盘火炕，
这老爷子，脾气犟得不得了，
我必须，拐弯抹角来引导，爸：

乙 哎！

甲 我听说，您老脑袋有点晕，
给您买了“脑白金”。

乙 不用。

甲 我听说，您老睡眠不太足，
给您买了“爸妈福”。

乙 花那钱！

甲 我听说，您老两腿有点酸，
给您买了“延更丹”。

乙 啊？

甲 给您买了“活络丹”。

乙 吓我一跳！

甲 爸，你要有啥不如意
就说出来，别憋在肚里生闷气。

乙 儿媳妇别再绕了，
你那点心思我知道，
你们两口对我好，
可火炕我确实离不了。

甲 席梦思，软乎乎，
睡在上边多舒服？

乙 睡火炕，那多好，
从头一直暖到脚，
又解乏、又壮体，
席梦思和它没法比。

甲 席梦思，嫌不好，

- 买个水床赠您老。
- 乙 水床啊，对面邻居有一张，
睡在上边直晃荡，
一做梦，就抗洪，
睡那玩意儿可不行。
- 甲 咳！木板床，铺毛毯，
比睡火炕还要暖。
- 乙 傻孩子，你不懂，
火炕的优点有多种，
那炕洞土是宝贝，
种粮种菜卖得贵，
无污染，无公害，
绿色食品人人爱。
- 甲 农家肥，固然好，
可那点炕土实在少。
再说啦，大楼上边没烟囱 筒 ，
火炕冒烟可咋整？
- 乙 你这人，真可笑，
厨房里，家家都有排气道。
- 甲 排气道，可不中，
楼上楼下全贯通。
你在下边火一点，
呛得大伙翻白眼。
- 乙 翻白眼儿，我心有底儿，
每家送瓶眼药水儿。
- 甲 没听说过！
- 乙 要不……玻璃窗上掏个洞，
用铁皮烟囱往外送？
- 甲 啊？那又冒烟又有灰，
新墙熏得一片黑。
这个办法不可取，

成了损人不利己。
爸，你老人家回头看，
咱家乡，天天处处都在变：
新型社区建起来，
各式建筑排成排，
梧桐树，路边栽，
四季鲜花长年开，
路灯亮、步道宽，
健身器械两边安。
山青青、水蓝蓝，
花园小区胜花园，
草绿绿、花香香，
姹紫嫣红吐芬芳。

天上飞小鸟，
地下宠物跑，
草里昆虫叫，
水里鱼儿笑，
在这生活赛神仙，
你老喜欢不喜欢？

乙 喜欢。可依我看，经济效益排第一，
养鸟不如多养鸡。

花园不如小菜园儿，
自给自足还能卖钱儿。
种上萝卜脆生生，
种上黄瓜水灵灵，
头刀韭菜它最鲜，
茄子辣椒栽两边，
我坐在炕上往外看，
有红有绿金灿灿。

甲 爸。咱这里，一年四季很分明，
你说这些夏季行，

初冬可要寒霜降，
到那时，光秃秃的不像样，
北风一刮全是灰，
石头在走沙在飞，
外加上，您的火炕黑烟冒，
这不是，给花园小区上“眼药”？
要来了外宾好朋友，
飞机上面往下瞅：
“O K，真不错、真挺美，
又有山来又有水，
草挺多、树挺高，
长空万里彩云飘。
嗯？N O！这个地方不安全，
好像导弹在冒烟。”

乙 你这眼神真够呛，
那不是导弹是火炕。

甲 “火炕？有飞毛腿，有爱国者，
火炕牌儿导弹没听说。
一定是，这老头研究的新成果，
目标正好对着我。
赶紧调头往回返，
否则小命就玩完了！”

乙 走了！
冒黑烟，是不好，
把外国朋友都吓跑了。

甲 还有哪，社区的规定贴墙上，
谁都不准盘火炕，
消防工作要做好，
发生火灾不得了。

乙 听了你的这句话，
我的心里有点怕，

- 可我老寒腿就得烙，
没有热气难睡觉。
- 甲 这件事，我来管，
给你买条电热毯。
- 乙 电热毯，可不妥，
忘关电源能着火。
- 甲 科学技术大发展，
咱买条，电脑控制的电热毯。
定温度、定时间，
你老不必把心担，
又干净、又实惠，
比那火炕强十倍。
- 乙 电褥子，带电脑，
这样东西可挺巧，
有了它，真叫棒，
好孩子，赶紧帮我扒火炕。
- 甲 来了！
- 合 爷两个，笑哈哈！
欢天喜地把炕扒。
这正是：一件小事儿看观念，
山水变，人更变！
天也变，地也变，
全面小康定实现！

2003年获大连市戏剧曲艺比赛银奖

鼓 曲

吕传良（西河大鼓）

刘景泉（词） 陈晓晖（曲）

- （念） 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在，比不上毛主席。这是一个瘫痪的阶级兄弟的诗句，说起他悲惨的遭遇还得旧话重提。
- （唱） 说的是辽宁省金县亮甲店，
有位贫农他叫吕传良，
旧社会一家人辛辛苦苦忙劳碌，
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住的是外边不下屋里漏的两间破草房。
吕传良他从小就懂事聪明伶俐真爱人，
他的心又灵来手又巧，
拿几根柳条就能编个小篮子儿。
他每天都帮助妈妈把活干又洗碗又洗盆扫完了屋地扫院子儿，
他又拾柴禾又捡粪，
九岁的孩子硬装小大人儿，
他有的时候看见妈妈发愁掉眼泪，
他把小嘴一张会哄人儿：
- （妈） 您看我这胳膊多么有劲儿，
您等我长大了跟哥哥一块干活，
过年的时候咱们也吃饺子儿。
- （白） 像传良这样的好孩子谁见了不喜欢哪？
要在今天的新社会他早就戴上红领巾啦！可在那个年月啊——
- （唱） 初生的幼苗没等成长，
一阵冰雹把他打得塌了秧。
那一天传良他把牛放，
牵牛来到细柳塘。

传良他疲劳在地上躺，
谁知道那头牛给他惹了灾殃，
牛进柳塘把柳条啃，
招来了富农林老大这条恶毒的狠心狼。
林老大大喝一声似狼叫，
一瞪他那蛤蟆眼睛赛铃铛。
滚起来！你叫牛把我的柳条啃，
我叫你给我的柳条把命偿。
说着话就把传良打，
啪啪啪！一连就是几个大耳光，
只打得小传良两眼发黑两耳嗡嗡响，
只打得小传良顺着嘴角流血浆。
这恶狼拳打脚踢不解恨，
一脚把传良踢倒在地上，
举起粪叉子拦腰打，
只打得小传良昏死在烂泥塘。
林老大这才冷笑一声扬长去，
可怜的小传良浑身是伤泡在了烂泥塘。
也不知时间过了有多长，
太阳落山风冷水凉冻醒小传良。
他忍痛洗去身上的泥和血，
强打精神手扶牛背一瘸一拐出柳塘。
他一边走来一边想，
这事可得瞒着娘。
娘要知我被打得这个样，
她一定心里着急疼得慌。
两腿疼埋怨今晚路不好走，
眼前黑只怨今晚月无光。
挣扎着来到家门口，
手扶着门框整了整没干的破衣裳。

（白） 妈：我今天不能帮你干活了，

- (唱) 我今天实在有点累得慌，
说完他一头就扎在炕上，
疼得他咬紧牙关不敢声张。
小传良昏昏沉沉做噩梦，
恍然间见林老大他凶恶满面张牙舞爪直扑他的身旁。妈！
- (白) 孩子！别怕妈在这儿哪！传良你怎么啦？
- (唱) 你为什么这样害怕这样惊慌。
小传良再也忍不住满腹委屈无限恨哪，
小传良他一头扑到妈妈怀里叫声娘。
都只为牛把林老大的柳条啃，
他把儿打得浑身都是伤。
老妈妈急忙搂过仔细看，
只见他浑身青肿鲜血湿透衣裳。
传良爹一见气难忍，
去找那林老大给孩子来治伤，
林老大瞪起一双蛤蟆眼，
就像那一条疯狗它直汪汪！
- (白) “你孩子毁了我柳条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哪，你还敢来找大爷的麻烦！”
“我要告你去！”“好哇！大爷等着你！”
- (唱) 传良他爹回家收拾要进城去告状，
他的老伴急忙上前拉住他的衣裳。
- (白) “孩子他爹，你算了吧！人家有钱有势，他的兄弟的小舅子在衙门里当刑事咱惹不起，这年头哪有咱穷人说理的地方，你快来看看孩子吧！
只见传良浑身发烧似火烫，一阵比一阵疼得慌，老两口眼看着孩子没办法想。既不能报仇又没有钱来买药治伤。谁曾想小传良从此一病再也起不了炕，一天天全身瘫痪腿不能伸来手不能张。从此以后再不见孩子帮助妈妈刷盆洗碗扫庭院，再不见用那灵巧的小手编篓又编筐，再不见孩子欢蹦乱跳把歌唱，再不见孩子放牛去柳塘。
- (唱) 如今是孩子瘫痪在炕上躺，
一家人愁眉苦脸好凄凉，
儿子伤痛妈心疼，

妈妈落泪儿悲伤。
妈妈为儿把心都操碎，
十三年日日夜夜守在旁，
操劳过度病沉重，
临死前把传良的三哥叫到身旁。

(白) “传义呀，妈不行了……以后就是家里再穷也要把你那残废的兄弟拉扯大呀！”

(唱) 但盼那老天爷睁开那瞎了眼哪，
好给你那受难的兄弟雪冤枉。
老妈妈说完就闭上了眼哪，
小传良想最后看一眼他那死去的娘，
可叹他身瘫痪起不了床，
他心想妈妈伺弄我十三载，
心血熬干把命亡。
我怎能再给哥哥添累赘，
像我这种人死了倒比活着强。
可是他一想到富农林老大，
就好像一团烈火烧胸膛。
不！仇恨未报我不能死，
活下去我要看看姓林的到底落个什么下场。
活下去早晚我要出这口气，
活下去早晚我要雪冤枉，
吕传良日也盼来夜也盼，
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
也不知熬过了多少苦难的时光。
看当年塘边的细柳长大成树，
可躺在炕上的吕传良还是三尺长。
革命风雷席卷三座山，
春满大地换人间。
过去的愁容今天的笑脸哪，
两样的世界两样的天，

吕传良可盼到了全国得解放，
他盼到了穷人翻身掌大权。
盼到了斗争会亲自斗倒了林老大，
盼到了满肚子苦水都吐完。
吕传良心情激动眼含热泪高声喊：

(白) 毛主席万岁！

(唱) 我受苦受难多少年，
可盼到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
新社会好比阳春三月暖，
党政军领导经常来慰问，
还专门给我派来了护理员。
帮助我政治进步赠毛选，
鼓励我武装思想意志坚强永向前。
旧社会我受病痛折磨没钱治来没人管，
新社会党对我关怀备至设法给我治病残，
旧社会我从小就想念书难如愿，
新社会四十一岁的吕传良，
当上了校外辅导员红领巾戴在我胸前。
旧社会我没离开过那间破房半铺炕，
新社会党救我出火坑见了青天。
那一天我参观了造船厂，
看到了我们祖国自造的万吨大轮船，
看到我们祖国大海是多么辽阔，
不由我回想起九岁那一年：

(朗诵词)

那时我看大海好像死水一样，
天也黑地也暗，阴沉的一眼也望不到边，
看今天的大海多好哇，
跑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大轮船，
这真是国家变了你也变，
你也跟我一样得到解放把身翻。

他心想，原来我们的国家这么可爱，
原来我们穷人还这样不平凡，
能把国家变得这么强大，
真正脚踩着地来头顶着天。
这时候忽然想起了他自己，
不由得一阵心酸热泪流腮边，
传良啊传良，
旧社会我受了那么多的折磨那么多的苦，
新社会我才有今天这样的甜。
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我救，
我在那破房冷炕还不知要再躺多少年，
那痛苦折磨哪天才受完？
现在我参加了贫下中农代表会，
这是党叫我也当家做主掌大权。
可是我全身残疾不能把活干，
我这还算是个主人哪，
只能享福不能给党把劲添。
别人在辛辛苦苦地搞建设，
我坐着等吃心不甘，
党对我越是照顾我越惭愧，
我要能站起来那有多好哇，
也为祖国建设添几块瓦搬几块砖。

吕传良的苦闷心情党是了解的，经常启发他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听了党的话，每天坚持学习，这一来，吕传良的心一下子就亮了。

(唱) 毛主席著作把他心照亮，
他懂得了为什么过去苦为什么今日甜，
他懂得了自己的仇恨就是阶级的仇恨，
他懂得了我就是万恶旧社会的活见证。
我要控诉我要宣传，
毛主席著作给他革命的乐观主义，
他心里燃起了新的生命火焰。

吕传良与病斗争坚持锻炼，
刻苦学习不怕难，
学习心得天天写，
天天写日记写了几十篇。
难为他十个指头不分瓣，
你看他用指缝夹笔杆，手无力腕又软，
一笔一划，一字一字，几个字一写就是大半天。
他写下了翻身不忘阶级苦，
他写下了忆苦才知今日甜，
他写下了身虽残废要革命，
他写下了毛主席呀共产党指引大路，
我们大步奔向前，
幸福生活万万年！！

1965年参加辽宁省新曲艺观摩会演出

仨女婿拜寿（山东琴书）

刘作贤

甲 弯弯那个岭下有一个大老于，

乙 老两口没有儿，

合 光生了仨闺女。

甲 于老汉今年六十六，

乙 （白）六十六吃闺女块肉哇！

今天是他的生日，

你看他忙里忙外高高兴兴跑前跑后迎接仨女婿。

甲 老汉我擦了酒杯又擦桌椅，

乙 老婆我摘菜切肉又洗鱼，

合 老两口正忙得汗巴流水喘粗气，

（白）哟，你看，来了一个挑担的，准是咱那大女婿。

乙 大女婿挑来一担祝寿礼，

颤巍巍美滋滋大步流星走得急。

甲 老丈爷沏茶又端水，

乙 丈母娘扫炕席，又把那个火柴递过去，

甲 大女婿他刚刚点上了过滤嘴，

又听见那门外头汽车喇叭响得急。

乙 二女婿他开来了一辆大解放，寿礼拉来了两箱子。

甲 哎哟哟那二女婿，蓝制服白衬衣，三截头的皮鞋是新的，他走起了那个路来，咔咔的，挺胸腆肚多神气。

合 老两口越看心越喜，

乙 紧跟脚又来了老闺女的对象三女婿，

甲 老丈爷急忙迎到了大门外，

乙 丈母娘顺手接过三女婿捎来的包袱皮。

甲 老丈爷一看这包袱拉下了脸，

好像那乌云遮日变了天气。

乙 老头子，今天是你六十六大寿喜日子，

要图个吉利，那闲话要少提。

甲（白）哼！非提不可，现在这政策要是再富不起来，那才是丢人现眼呐。今天让老三受教育，想发财就得向他两姐夫好好学习。

乙（白）我说老头子，咱可是没有儿呵，你要是把女婿得罪了，那可是六月天生炉子——

甲（白）咋回事儿？

乙（白）没人靠你的前呗，你就闭住那个嘴吧！

全家人酒席宴前团团坐，

都要给老丈爷、丈母娘敬酒表心意。

甲 先别敬酒，听我把话提，咱今天喝酒先立个新规矩，

寿礼拿来的都不少，

样样都是那贵重的，

今天比一比谁的最高级，

我还要听一听你那致富的大道理。

看一看谁的经验最先进，

我，我就和他干一杯，以示鼓励。

乙 老丈爷话音刚落地，

大女婿把话提，

我承包果树二十亩，

银行存款两万一。

今天献给你的大寿桃，

不是买的也不是蒸的，

本是我那树上自己结的。

你看看这是我培植的新品种，

皮薄肉嫩甜如蜜，

全市鲜桃评比大会我得了金牌数第一。

甲（白）哟，这桃子真稀罕人哪！

水灵灵的鲜桃俊无比，

王母娘见了笑嘻嘻，

三月三蟠桃会咱送上几个比一比。

乙 我计划明年产量增一倍，

净剩利润两万一，
盖上那二层楼得要洋式的。
把你二老请进去，
俺两口侍候你，管叫你舒舒服服自自在在过上那一辈子。

甲 说得老汉抿嘴乐，
口口声声夸女婿，

乙 好样的，好样的，还是俺大丫头有福气。

甲 丈母娘话音刚落地，
二女婿他捧起寿桃把话提，
岳父岳母啊，
这寿桃暄扑扑，像一个面团子，
它本是食品厂里加工的，
牛奶鸡子儿白糖和的面，
里面有青丝玫瑰和枣泥，
吃一口，甜如蜜，还能补身体。
我去年买了一辆大解放，
运输拉脚挣了两万七，
我又想明年再买辆大客车，
叫你外甥当司机，
你二老要想游览风景地，
咱南京北京都可以。

乙 二女婿好样的，一下说到俺的心坎里。
南京北京先不去，俺老两口先到大连逛特区。

甲 二女婿把致富的经验说一遍，你看我——

乙 我看你，都等着老三女婿……

合 的好主意——

乙 岳父岳母别生气，
我一没有祝寿桃，
二没有祝寿礼，
带来了几瓶桃子汁，都是非常高级的。
我自从中专毕业后，

立志改革创奇迹，
我成立了罐头制品厂，
能造罐头果子汁，
苹果罐头、梨罐头、山楂罐头更出奇，
橘子汁、桃子汁、保质保量数第一，
不光好吃营养高，这里面有A B C D还有E来。

甲（白）你等等，你说的啥！怎么还有爷爷和姨？

乙（白）你听差啦，我说的是维生素。

甲（白）噢！味口素啊！那可是鲜溜货。

乙（白）哎！不是味口素，是维生素，你听我说！

营养高，增食欲，强身活血健身体，
不少外商来订货，
国际市场有声誉，
我还要发展扩大营业，
欢迎姐夫俩一同合伙做生意，
大姐夫的鲜桃我全包了，
二姐夫运输全部包给你，
咱来个农工商的联合体。

甲 好好好，是是他三妹夫，

大胆革新了不起，
来来来，咱爷俩碰一杯，

乙 三丫头有眼力，

找了一个中专生，知识分子好女婿，
党的政策好，
搞活经济，
八仙过海显威力哟呀咳，
八仙过海显威力。

1984年获大连市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活动三等奖

买橘子（京东大鼓）

段德义

老张得病躺在家里，
浑身难受就像抽筋儿，
口干舌燥心发闹，
就想吃点酸东西儿。
忽听吱扭门声响，
进来他的女儿小玉珍儿，
玉珍今年九岁正，
刚上小学三年级儿，
聪明伶俐学习好，
天真活泼真可亲儿。
大眼睛，双眼皮儿，
圆圆的脸蛋薄嘴唇儿，
粗胳膊大腿体格壮，
线条长得就像李谷一儿，
她满脸带笑叫声爸，
从身后拎出一包大橘子儿。
老张见橘子心欢喜，
紧接着又是一愣神儿，
“我说玉珍呀，这么多的橘子是哪来的儿？
是不是你爷爷给买的橘子儿？”
“这……”
“再不是你把爸爸钱动了？
你说了爸爸也不怪玉珍儿。”
“这……”
“要是别人给的你跟爸爸讲，
咱可不能白吃人家东西儿！”
“这……”

“你是不是搞了什么歪道儿，
再不说我可要扒你的皮儿。”
玉珍说：“爸爸有病消消火儿，
听我解开这个谜儿，
自从爸爸得了病，
玉珍天天挂在心儿。
从那以后，你每天给我钱买冰棍儿，
我就自己暗暗地下决心儿，
回家就说吃了冰棍儿，
渴了我喝凉开水儿，
馋了我就咬咬牙根儿，
看见同学们吃冰棍儿，
有时我也想买一根儿，
一想到爸爸身有病，
掏出的钱又握在手心儿，
到今天才买了这包大橘子儿，
这事本想不跟您讲，
怕爸爸知道了会伤心儿。”
老张听了这番话，
一把搂住小玉珍儿，
那热泪就往下滴儿，
“我的好孩子，都怨爸爸将你错怪，
让你好心受了委屈儿。
你妈妈连日出差不在家里儿，
爸爸我这一有病，也顾不上你玉珍儿。
每天给你一毛钱，
让你把那冰棍买，
你却把这些钱，
全都买了橘子儿。
好女儿，是谁教你这样做？
你怎么能想到买橘子儿？”

玉珍说：“爷爷也是常闹病儿，
您请医抓药给打针儿。
平时省吃又俭用，
常给爷爷买好吃的东西儿，
有山楂糕、核桃仁儿，
奶油蛋卷，还有烧鸡儿，
香蕉、西瓜、肉馅饼，
海螺、螃蟹、大虾仁儿。
玉珍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儿，
您要问是谁教我这样做，
爸爸呀，是您教我买橘子儿。”

1986年获大连市曲艺汇演一等奖

鱼塘风波（东北大鼓）

冯秉权

说的是渤海湾靠山小屯儿，
五业兴六畜旺喜煞个人儿。
奔小康齐致富共奏丰收曲儿，
切莫忘也有那不谐调的音儿。
这一天太阳刚刚离地皮儿，
从屯儿里走出来父子俩个人儿。
爹爹对养殖有兴趣儿，
是十里八村的“小能人儿”。
承包了西滩三亩地儿，
修了个鱼塘养鲤鱼儿。
又买了群鸭子水上放，
立体养殖有窍门儿。
要说儿子也不“善劲儿”，
组织了七八个年轻人儿。
开了个电镀小工厂儿，
为一家大厂镀齿轮儿。
投资小来效益大，
财源滚滚挺实惠儿。
爷俩吃罢早饭办正事儿，
一路上说说笑笑有精神儿。
老汉说：“你帮我到鱼塘去放点水儿，
顺便看看鸭子和鲤鱼儿。
那鸭子长得可真叫劲儿，
鲤鱼长得更稀罕人儿。
再有十天八日就上市儿，
净剩两万没问题儿。
秋后咱就张罗办喜事儿，

赶快把媳妇给你娶过门儿。”

儿子说：“你不用操心我的事儿，

咱有钱不愁娶媳妇儿。

我今天给你交个底儿，

到年底我净挣这些差不离儿。”

（白）“五千？”

（白）“五万。”

（白）“这是真的？”

（白）“撒谎我是你养的！”

（白）“废话，你不是我养的是谁养的？”

（白）“不，我是说，撒谎就是驴养的！”

“你，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冒傻气儿。”

“我，我这是一时激动乱捅词儿。”

爷俩个边走边说正来劲儿，

远见鱼塘边围了一群人儿。

爷俩越看越纳闷儿，

急匆匆走近鱼塘都愣了神儿，

不少鱼都浮上了水儿，

呼哧呼哧像没魂儿。

有些早就断了气儿，

直挺挺地晾肚皮儿。

那鸭子也有点不对劲儿，

一个个趴在岸上不吃食儿。

（白）全这模样 学 “嘎——！”

老汉他“扑哧”一声坐在了地儿，

哭天嚎地都岔了音儿，

“风里来雨里去费了一年劲儿，

起五更爬半夜扒掉一层皮儿。

哪曾想一宿工夫丢了血本儿，

老天爷咋不可怜我这苦命人儿？”

小伙子眼睛瞪得像葡萄粒儿，

挨个审视这一群人儿：

“一定是有人冒坏水儿，
塘里投毒丧良心儿。
我家好过他‘气不愤儿’，
今天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儿！”
老汉他“忽”地一声站起身儿，
咬牙切齿接过话题儿：

“谁投毒我叫他家死八辈儿，
九辈子也休想娶媳妇儿。
娶媳妇她也生不了儿，
生了儿他也不长肚脐儿。”
老汉他骂得正来劲儿，
突然走过来一个人儿。
手里拿个笔记本儿，
落落大方挺和气儿：

“大爷，您老别再乱骂人啦，
投毒者，不是别人是你儿。”

（白）“什么？！是我？你有病呀？

请问你是哪一份儿？
跑到这里装大神儿？”

“我是乡里的环保员，
姓王名叫王淑芬儿。
通过化验摸了底儿，
你电镀的废水是祸根儿。
它顺着上边流下来，
渗进鱼塘毒死了鱼儿。
责令你，照章罚款八千元，
停产整顿立即关门儿！”
小伙立时泄了气儿，
干瞪眼睛没有词儿。
这时候，只见老汉憋足了劲儿，

“啪！”一个嘴巴赏给了儿：

（白）“原来是你这个畜牲，你、你、
你真是个驴养的！”

小段不大唱到这儿，
反映了一个大问题儿。

环境保护是大事儿，
关系千家万户人儿。

2000年辽宁省戏剧曲艺比赛一等奖

家常菜（京东大鼓）

张 柯（词） 刘 珠（曲）

唱的是村长王大春儿，
满面春风露笑纹儿，
外商投资要办厂，
参观考察到山村儿，
看罢了土地看河水儿，
看罢了道路看树林儿，
一上午看得眼花乱，
腿肚子差点扭成筋儿。
大春说，
“别看咱村底子穷，
可个个都是实实惠惠热情人儿，
咱们中午到饭店撮一顿儿，
请外商OK米西别客气儿，
请请请！”
外商个个刚落座，
服务员就把酒菜端上席儿，
活鲤鱼眨眼皮儿，
一个劲一个劲地直蹦起儿。
活海参满身刺儿，
乌龟王八一大盆儿，
大对虾一个四两重儿，
小乌鸡一个半斤沉儿，
巴掌厚的“牙片鱼”切成片儿，
海碗大的鲍鱼切出纹儿。
十八个热菜盘擦盘儿，
十八个凉菜盆挨盆儿，
王大春儿端起茅台站起身儿，

微微一笑亮嗓门儿：

“这些个都是家常菜儿，
请外商OK米西别客气儿，
酒席完后签合同，
白纸黑字再定锤儿，
这一顿就算是垫垫肚，
晚上咱们再找卡拉OK换换味儿，
吃！吃！”

一顿饭吃了三钟头，
王大春喝得直驾云儿，
厕所去了五六趟，
眼珠子红得像隔潮的鱼儿。

回到酒桌一愣神儿，
只剩了村里陪酒的人儿，
（白）“外商都哪去啦？
赶快签字订合同……”

“外商说他们有急事儿，
留了个字条是中文儿。”

（白）写的啥？
“家常菜”很吓人儿，
一顿能吃掉两车轮儿，
左想想右想想，
给你们留下一句词儿：
在此投资要办厂，
三年之后给回音。

2003年获大连市戏剧曲艺比赛金奖

后 记

大连曲艺自20世纪40年代便开始形成和发展，曲艺创作则是7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本地区的特点和风格。像相声、评书、二人转、单出头、快板、快书及鼓曲类都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喜爱。80年代以来，大连地区的曲艺已经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并跻身全国五大曲艺城市之中，一跃成为全国的“曲艺之乡”“故事之乡”……

大连曲艺作品在省、全国获奖多，影响也比较大。本书由于容量有限，编委会特制定了选编的原则：一是要选编60年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品，并在省、全国获奖，在本地区产生一定影响的佳作；二是长期从事曲艺创作、表演者，其作品在本地区获奖，受观众欢迎，也被收录其中；三是虽然没在全国、省、市获过奖，其作品却是产生于建国初期，是历史的重要印记，且比较珍贵，所以也收录本书。凡收录本书的作品原则每人只收录一篇，但有的作者的作品在省、全国大赛中获奖，很有影响，因此，破例多收录一篇至两篇。

本书在选编中，我们很难忘记为大连曲艺事业奉献一生的已故曲艺活动家：庄瑞祥、张河、王世元、许新章、李成琏、陈万起……他们虽然没留下名篇佳句，没在电视荧屏上留下脍炙人口的段子，但却给大连曲艺编织成完整的一张网，去一次次撒下艺术的海洋，捞起明天曲艺的希望。

本卷编者

2005年3月

DALIAN YOUXIU WENXUE YISHU ZUOPIN 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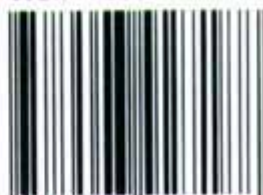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张洪宇 程晓红
封面设计：关慧良

长篇小说卷 · 短篇小说卷 · 诗歌卷 · 评论卷 · 摄影卷 · 舞蹈卷 · 曲艺卷 · 杂技卷 · 戏剧卷 · 儿童文学卷 · 民间艺术卷 · 音乐卷 · 书法卷 · 影视卷 · 散文卷 · 报告文学卷 · 民间文艺卷 · 曲艺卷

大连文艺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全集17卷，文字卷12册，光盘5张，收录十七大文艺门类（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报告文学）、诗歌、儿童文学、文艺评论、戏剧、音乐、美术、书法、摄影、影视、民间文艺、曲艺、舞蹈、杂技）

ISBN 7-5039-2718-6



9 787503 927188 >

ISBN7-5039-2718-6/I-1235

定价：全12册420.00元 本册35.00元